

没什么特别的预感，一切一如往常。

这一天值完夜班，回到家刚好是早上八点。平介一走进四叠（叠是日本人用来计算铺在日式房间的榻榻米张数。一叠榻榻米大约长 1.8m，宽 0.9m，面积约为 1.62 m²）大小的和室，便打开了电视。纯粹只是想知道昨天的相扑比赛结果而已。今年即将四十岁的平介相信，今天也一定和之前的三十九年一样，是个平淡无奇的日子。不，对他来说与其是相信，倒不如说是个既定的事实，一个比金字塔还难以撼动的事实。

所以，就算是拿着遥控器转台的时候，他也从未想过画面上会出现什么惊人的新闻，就算是发生了引起舆论轰动的事件，他也认为这些一定与自己毫无关联。

平介转到每次值完夜班必看的节目。这个节目大致介绍娱乐圈的八卦新闻，或者是前一天所发生的事件，揭晓运动比赛的结果。内容很浅，但涉及面很广。主持人是一位颇受主妇欢迎的播报员，看起来一副老好人的模样，平介并不讨厌他。

但是，最先出现在画面中的，并不是那位主持人平日的笑脸，而是一座不知名的雪山。画面看起来像是从直升机上拍摄的，螺旋桨的引擎声几乎要盖过男播报员的声音。

发生了什么事？平介只是这么想着，根本无意了解详细情况。现在他最关心的，只不过是喜爱的相扑选手到底赢了没有。对那名选手来说，今年的比赛关乎他是否可以晋级到大关（大关，相扑比赛中仅次于横纲的力士）。

平介用衣架把那件胸口绣有公司名称的外套挂在墙上，然后搓摩着双手，走进了隔壁的厨房。虽然已进入三月中旬了，但由于一整天都没暖气，木质地板冰冷得让人受不了。他赶紧穿上拖鞋，那是一双印有郁金香图案的拖鞋。

他打开冰箱，中间那一层有一盘炸鸡和土豆沙拉。他取出这两种食物，把炸鸡放进微波炉，设定好时间，便按下启动键。然后，他将水壶加上水，放在了火上。在等水烧开的这段时间，他从碗篮中拿出一只碗，再从碗柜的抽屉中取出一袋速食味噌汤包。撕开袋口，将汤料倒进碗里。冰箱里面还有汉堡和炖牛肉，明天早上就吃汉堡吧！他决定就这么办。

平介在一家汽车零件制造厂工作。前年才晋升为组长。工厂里的员工分成好几班，每班的工作时间是两周日班和一周夜班。而他们组这个星期便是轮值夜班。

夜班完全打乱了生活节奏，而且对于年近四十岁的平介来说，在身体上是不太能吃得消的，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好处之一是有加班费，另外则是可以和妻子女儿一起吃饭。

这一年，也就是一九八五年，平介公司里的经营状况，也和其他公司一样出奇的好：生产量不但稳定增长，设备投资也相当活跃。因此，像平介这种在第一线工作的员工，必然也会非常忙碌。虽然正常的下班时间是五点半，但是加班一两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有时甚至会加班三个小时。如此一来，加班费的金额也变得相当可观。加班费比基本工资还高的情形，早已见怪不怪了。

但是，待在公司里的时间一长，也正意味着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减少了。平介经常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根本无法与妻子直子和女儿藻奈美一起共进晚餐。

如果值夜班的话，就可以在早上八点回到家。而这时候刚好是藻奈美吃早饭的时间：一边与马上就要升上六年级的独生女闲话家常，一边吃着妻子亲手做的菜，对平介来说，这种幸福快乐的感觉无可取代。只要看见女儿的笑容，那些值夜班的疲惫，马上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也因此，值完夜班后，一个人吃早餐的感觉，让平介感到乏味无聊。而且这么寂寞的早餐，从今天起会持续三天，因为直子带着藻奈美回长野的娘家去了。由于直子的堂兄病逝了，所以直子要回乡参加堂兄的葬礼。因为之前她便被告知堂兄已是癌症晚期，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即便死讯突然传来，也不会感到特别惊讶。直子她们甚至为了这场丧礼，早就准备了新的丧服呢！

本来，是直子一个人回长野，谁知道在临行前一刻，藻奈美突然说要一起去，想去那里滑雪。直子的娘家旁边有几处小型滑雪场，自打去年冬天，藻奈美首度体验滑雪的乐趣之后，就深深地被它的魅力所吸引。

难得女儿放了春假，平介却因工作的繁忙无法好好陪伴家人。因此对于平介来说，这未尝不是一次补偿的机会。于是他决定一个人忍受寂寞，让藻奈美跟着妈妈一起去。此外，他还考虑到，要是藻奈美没跟着去，当他值夜班时，女儿就必须独自待在家里，他也于心不忍。

水壶里的水烧开之后，平介泡好一碗速食味噌汤，再把热好的炸鸡从微波炉中拿出来，放在托盘上，端到隔壁和室的矮脚饭桌上。炸鸡、土豆沙拉，还有预定明天要吃的汉堡和后天的炖牛肉，全部都是直子事先做好的。平介对于下厨几乎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甚至连米饭也是直子在出门前先煮好一大锅，再装进保温瓶里，每天分配固定的分量。到了第三天，想必瓶中的白饭都变黄了，但是，平介实在没有资格抱怨。

他把食物摆好，便盘腿坐了下来。先喝一口味噌汤，稍稍犹豫了一下，才将筷子伸向炸鸡。炸鸡是直子的拿手菜，也是平介的最爱。

平介一边享受那股熟悉的味道，一边将电视机的音量调大。画面上那位熟面孔的主持人正在说话，然而脸上却看不到平日的笑容。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僵硬、神色紧张。即使如此，平介并不在意这些事，他只是发着呆，心想怎么还不快点播出昨天比赛的结果？平介总会在夜班中间的休息时间，打开电视机观看相扑比赛的结果，但是他昨天碰巧没看到。

“现在我们再把镜头转到现场，看看目前的情况。山本先生，听得到吗？”

主持人说完之后，画面便被切换到外景，看起来似乎是刚才出现过的雪山。穿着滑雪服的年轻男记者，表情严肃地面对镜头。他身后有几名穿着黑色防寒服的男子匆忙地走来走去。

“是的，这里是事故现场。目前搜救人员依然在搜寻生还者。截至目前，已经发现四十七名乘客，两名驾驶员。根据客运公司提供的消息，这辆巴士共载有六十三名乘客，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有六名乘客尚未被发现。”

听到这里，平介才开始认真地看着电视画面。是“巴士”这两个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即使如此，他依然没有特别关心，只是不断地把土豆沙拉往嘴里送。

“山本先生，找到的乘客目前状况如何？根据刚才的报道，死亡人数好像不少？”演播室的主持人问道。

“是的，根据目前得知的情况，包括发现的遗体在内确定已有二十六名乘客罹难。其余的生还者都已送往当地的医院急救。”记者一边看着记录，一边播报。“不过，即使获救的生还者，也都身受重伤，情况相当危急。目前医生正在极力抢救中。”

“情况相当令人担忧！”主持人感叹道。

这时，画面右下方出现一排手写字：“长野县发生一起滑雪巴士翻落山谷事件”。

这时候，平介才放下筷子，拿起遥控器转换频道。可是，无论转到哪一台，出现的都是相同的画面，最后他把频道停留在NHK（日本放送协会），刚好有一位女记者正要开口说话。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起巴士翻落的事故。今天清晨六点左右，一辆由东京开往志贺高原的滑雪巴士，行经长野县长野市的国道，不幸翻落山谷。这辆巴士属于总公司位于东京的大黑交通公司……”

听到这里，平介的脑子开始轻微的混乱。因为好几个关键词接二连三地传进了他的耳朵。志贺高原、滑雪巴士，还有大黑交通。

这次回娘家，就为到底要搭哪种交通工具好这件事，直子着实伤透了脑筋。她的娘家位于电车无法直达的地方，过去，她都是和平介一起开已买了十年的私家车回去的。然而直子并不会开车。

虽然不方便，也只能搭电车了。这是他们暂且得出的结论。不过直子马上有了新的想法，她想倒不妨搭乘年轻人常坐的滑雪巴士。在滑雪旺季，这些滑雪巴士从国铁东京站发车，有时一天多达二百多个班次。

凑巧的是，直子刚好有个朋友在旅行社工作，因此就请她安排。结果真就发现一辆有空位的滑雪游巴士，因为刚好某个滑雪团在出发前临时取消行程。

“真是太幸运了。这么一来，只要请他们到志贺高原来接我们就好了，我们也不用提着笨重的行李走来走去啦！”一得知还有空位，直子显得非常高兴，拍着手说道。

没错！平介回想当时的情景，感觉就好像在黑暗中走下楼梯一般，步步都充满了恐惧。

记得直子说是大黑交通，是十一点从东京车站开往志贺高原的滑雪巴士。

平介想到这里，顿时感到全身灼热，接着开始冒汗，心跳越来越快，能清晰地听到耳根后的脉搏在跳动。

同一家客运公司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发出许多班次前往同一个地方。

平介凑近了电视机。现在，他绝不能错过半点关于这则新闻的小细节。

“罹难者当中，通过身份证已经确认身份的名单如下……”

画面中出现一排排的名字，女播报员缓慢地念出死者名单。对于平介而言，这些都是非常陌生的名字。

他已经没有食欲了。此时觉得口干舌燥，却无法完全体会，这个悲剧也许与自己有莫大的关系。他虽然担心会听到杉田直子和杉田藻奈美的名字，但心里仍觉得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在自家人身上……

女性播报员停顿下来，经确认身份的罹难者名单已经念完了，并没有直子和藻奈美的名字。平介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但也不能完全放心，因为尚未确认身份的罹难者仍有十多人。平介努力回想母女俩身上是否有什么东西能够验明正身，但是他想不出确切的答案。

平介拿起茶几上的电话，想要打给直子的娘家。说不定她们早就到了呢！也许平介只是白白担心了一场！不，他祈祷情况确实是如此。

但是，当他拿起话筒，正想按下按键时，却停了下来。电话号码是多少，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直子娘家的电话号码只要用一种谐音去记，很容易就能记住，他曾经记住了，可现在想不起谐音是什么。

没办法！只好在柜子里翻找电话簿了。在一堆厚重的杂志下，总算找到了。他急急忙忙翻到“ka”那一页。因为直子的旧姓是笠原（笠原，kasahara）。

终于找到了，号码的最后四位是七〇五三。现在就算看到这组数字，他仍然想不起来当初是用哪种谐音记住的。

平介再度将话筒拿起来，就在按下号码的同时，电视中的播报员又开始播报。

“根据最新消息，刚才被送往长野中央医院的一名女性乘客和一名女童，应该是一对母女，搜救人员在那名女童随身携带的手帕上，发现绣有‘杉田’二字。再重复一次，刚才被送往长野中央医院……”

平介将话筒放了回去，直挺挺地端坐在那里。

播报员接下来说了什么，平介根本没听到。耳边一直有个声音在响，过了一会儿，才发现那是自己喃喃自语的声音。啊，对了！他想起来了。七〇五三，就是直子名字（日语发音）的谐音……

过了两秒钟，他才回过神，猛然站了起来。

02

平介开车奔驰在陌生的雪地上，抵达长野市的医院已经是傍晚六点多了。又要跟公司联络，又要忙着确认医院的位置，所以延误了出发的时间。

都已经是三月天了，停车场旁仍然残留着积雪。平介急忙把车停好，以至于车子的保险杆扎入了雪堆。

“平介！”

一进入医院大厅，就听到有人叫他。直子的姐姐容子走了过来，她身穿毛衣牛仔裤，脸上也没有化妆。

容子的丈夫是入赘的女婿，他们留在娘家继承了荞麦面店。

“她们在哪里？”平介连招呼都来不及打，便急忙地问道。

平介在出门前就已经和容子联络过了，其实容子早就得知车祸的消息，并且打了好几次电话到平介家里，但由于那时平介还没下班，所以没联络上。

“听说还在昏迷当中，现在医生正在全力抢救。”

平时看起来总是双颊红润的容子，现在的脸色却是一片苍白。平介从未看过她像这样紧锁眉头。

“哦……”

并排摆放着长椅的等候室里，这时有个人站了起来，平介一看，是岳父三郎。在他身边还站着容子的丈夫富雄。

三郎表情难过地走到平介面前，一见到他就不断地点头，这可不是在对他打招呼。

“平介，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三郎向他赔罪道：“要不是我叫直子回来参加葬礼，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都是我的错！”

三郎的体型原本就不算高大，现在看起来更加瘦小，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此刻，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到平日擀着荞麦面时的那股豪爽神采了。

“别这么说，是我让她们母女俩回去的，我也有责任啊，再说，现在也不见得没希望啊！”

“是啊，爸，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祈祷她们母女俩平安脱险才对呀！”就在容子这么说时，平介瞥见一道白色的身影，一名看似医生的中年男子，出现在走廊的另一端。

“啊，医生！”容子赶紧趋前询问。“她们俩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这位医生好像是直子和藻奈美的主治医生吧！

“啊，这个……”医生才开口，就将视线移至平介身上，接着问道，“你是她的先生吗？”

“是的！”平介回答。由于他太过紧张，声音有些嘶哑。

“麻烦你跟我来一下。”医生说道。平介全身僵硬地跟着他走去。

平介被带到的并不是直子他们的抢救室，而是一间小小的诊疗室，房间里的灯墙上挂着几张X光片，半数以上都是脑部的片子。这些是直子的？还是藻奈美的？或者是两人的？甚或是不相干的人的？平介根本搞不清楚。

“我有话就直说了。”医生站着说道。但他的语气听起来有种难以启齿的感觉。“现在的情况非常危急。”

“你指的是哪一个？”平介也站着问道：“我老婆还是女儿？哪一个？”

对于这个问题，医生并没有立刻回答。他避开平介的视线，嘴唇微张，却又不知如何开口。

平介因而察觉到事态的严重。“你的意思是……两人都很危险？”

医生轻轻地点头。

“你太太的外伤非常严重，许多玻璃碎片刺进她的背部，其中一片还深达心脏。她被救出来时，已经失血过多了。一般来说，由于失血过多而导致死亡，这也不足为奇。现在就只能看她那奇迹般的体力能撑多久了，只要她撑得过去，情况就有可能好转。”

“那我女儿呢？”

“你女儿啊……”说着，医生抿了一下嘴唇。“她身上几乎没有外伤，但是全身受过强力压迫，导致无法呼吸，因而影响脑部……”

“脑……”平介将视线移至灯墙上的X光片。

“那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接着问道。

“我们现在是用人工呼吸器来维持她的生命，即便如此她也很有可能像这样一直昏迷下去。”医生压抑着情绪说道。

“也就是说，她会变成植物人？”

“是的！”医生冷静地回答。

平介感觉全身的血液倒流，他试图想开口说话，但是脸部仿佛麻痹了一般，嘴唇发颤，牙齿格格发抖。这一瞬间，他浑身无力地跌坐在地上，四肢陡然发冷，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杉田先生……”医生将手放在平介的肩上。

“医生！”平介跪在地上叫道，“求求你，救救她们！无论如何，救救她们！要是能把她们救活，要我做什么都可以，花多少钱我也愿意。只要能救回她们，我什么都愿意……求求你！”他跪在地上，将额头贴在瓷砖地面上。

“杉田先生，请起来！”

此时，传来一名护士的叫唤声。“医生，安在医生！”

原本站在平介身边的医生赶紧走到门口。“什么事？”

“成年女病人的脉搏突然减弱了。”平介抬起头来。她说的是不是直子？

“知道了，马上过去。”医生说完之后，又转身看着平介。“请你先回到家人身边吧！”

“一切拜托您了！”望着医生的背影，平介再度低下了头。

他一回到等候室，容子马上跑了过来。

“平介，医生怎么说……”

平介想要强颜欢笑，但面部表情因极度悲伤而变得扭曲。

“情况好像不太乐观……”

“啊！”容子用双手捂住了脸孔。坐在一旁的三郎和富雄也低下了头。

“杉田先生，杉田先生！”护士从走廊另一端跑了过来。

“怎么样了？”平介急着问道。

“你太太在找你，请你赶快过去！”

“直子她？”

“请这边走。”

护士转身跑回去，平介也紧跟在后。

护士跑到挂有“集中治疗室”牌子的房间时停了下来，打开门，对里面的人说：“病人的先生来了！”

这时，隐约传来一个声音：“请他进来。”护士向平介示意，于是平介踏进了房间。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张病床，一眼望过去，躺在右侧床上的正是藻奈美。她那张熟睡的脸庞，与不久前在家里看到的并没有两样。直到现在，平介仍然觉得藻奈美随时会醒过来，但是她身上的许多插管，又将平介拉回了现实。

直子躺在左侧的病床上，重伤的情况令人一目了然。她的头部与上半身都裹满了厚厚的白色绷带。

直子的床边站着三名医生，他们看到了平介，像是要给他让开一条道似的，都自动退开了。

平介缓缓地靠近床边。直子的双眼紧闭，脸上竟然意外地没有受伤。平介认为这是她唯一值得庆幸的地方。

直子！正当他想要叫唤时，直子睁开了眼睛，从她的举动可以感觉到她是如此虚弱。

直子的嘴唇微微地动了一下，听不见在说什么，但是平介知道妻子想要说什么。“藻奈美呢？”这正是直子想问的。

“没事！藻奈美没事。”他凑近直子的耳边说道。

然后，平介看见她脸上出现放心的表情。接着她的嘴唇又动了。“我想见她！”她是想这么说的。

“好，让你看看她！”

平介蹲下来确认床脚有轮子后，再把轮子上的止滑器松开，轻轻推动直子的病床。

“杉田先生！”护士想制止他。“没关系！”其中一名医生表示同意。

平介把直子推到藻奈美的床边。然后拿起直子的右手，让她握住藻奈美的手。

“这是藻奈美的手！”他对妻子说道，并用双手紧紧包覆着母女俩的手。

直子缓缓地笑了。在平介看来，她的微笑就像圣母般地慈祥。

突然间，直子握着女儿的那只手变得好温暖，但是紧接着就变得软弱无力。平介惊讶地望着她的脸庞，一丝泪水从她的眼角流下，划过脸颊。直子仿佛是为了却最后一桩心愿似的，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啊，直子，直子！”平介大声呼唤。医生赶紧上前确认脉搏、检查瞳孔。然后再看看时钟说道：“病人去世了，下午六点四十五分。”

“啊……啊啊……”平介的嘴像金鱼一样一张一合，感到浑身无力，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此刻的气氛变得可怕又凝重，他的双腿再也承受不住体重。

平介一下子蹲在了地上，手里还握着直子那骤失体温的手。他觉得自己就好像跌进了一口深井。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当他回过神来时，医生和护士早就离开了。

他撑起像被灌了铅似的沉重身体，勉强站了起来，又看看双眼紧闭的直子。

“光是在这里叹息也没用……”他对自己说道。死者已矣，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考虑生者的事才对。

平介转身探视藻奈美，握住了直到前一刻还一直由直子紧握的藻奈美的手。他下定决心，即使用自己的生命交换，也要全力保护这个天使。就算藻奈美无法恢复意识，起码她还活着。

我一定会保护她，直子。我一定会好好守护着藻奈美。

像是在念咒似的，平介不断地在心里重复这句话。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忍受痛失一切的悲伤。

他用双手握住藻奈美的手，他很想紧紧地握住她，但是年仅十一岁的女儿，手是那么纤细，平介生怕自己太用力，就会把它折断了。

他闭上眼睛。此时，许多影像在他脑海里一一浮现，都是美好快乐的回忆。记忆中的直子和藻奈美，笑得多么灿烂。

平介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泪水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有几滴滴在他和藻奈美的手上。

这时候……

平介感觉手里有些异样，并不是泪水滴在手上的感觉。他发现手中的确有东西在动。

他惊讶地望着藻奈美的脸庞，原本像个洋娃娃般沉睡的女儿，竟然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03

杉田平介的家，距离三鹰车站坐公交车只有几分钟的车程，位于巷道狭窄横竖交错的住宅区东北角。他在六年前买下这栋带有近一百平方米院子的二手房。当时，要不是直子热切期望，他根本没想过会买房子，而且还是一栋独栋住宅。直子认为与其每个月缴纳房租，还不如拿去缴纳房贷呢！

“从现在开始，就算缴纳三十年的贷款也比较安心啊！三十年以后你应该还在工作吧！”望着对于必须支付庞大贷款而面有难色的平介，直子这么说道。

“我们公司规定六十岁就必须退休了！”

“没关系！现在的社会已经趋向高龄化了。到时候退休年龄可能已经提高到六十五或七十岁了呢！”

“真的吗？”

“是啊！再说，难道你打算到了六十岁就不再工作了吗？那样也太娇气了！”

听她这么一说，平介也没有回嘴。

“不管怎样，现在买下来就对了，要是现在不买，恐怕你一辈子就不会买房子了，咱们永远都得寄人篱下。你也不喜欢这样吧！一定也想有个自己的家吧！既然想就趁现在吧！”

经不起她的鼓动，平介终于点头了。才一答应，直子的行动竟出乎意料地迅速。当周周六，房屋中介公司带着他们四处物色房子，隔周他们就付了订金。从如何支付贷款到搬家前的准备，全都由直子一个人亲手操办。对于平介来说，这感觉就好像一回过神来，已经住进新家了。他的贡献仅止于收集直子需要的资料罢了。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他深深体会到，当时买下这栋房子是一个明智的抉择。那时候如果没有买房子，钱不见得就能省下来，存款也不会增加。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动产的价值不断在飙涨，尤其最近的情势更是让人傻眼，专家认为房地产还有上涨的空间。在距离杉田家约两百公尺（1公尺=1米）处，有一栋面积差不多的二手房要卖，卖方出的价是平介目前绝对买不起的价格。

“你看，我说得没错吧！要是什么事都让你做主的话，我们也不会有今天呢！”直子总是以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说道。虽说对自己挑选的房子满意是自然的，不过直子确实非常中意。她最喜欢这个庭院，这里放了好几个盆栽，种着她喜欢的花草。她在照顾这些花草的同时，还会哼哼唱唱。她哼的曲子有时候是“狗儿警察”，有时是“拳头山的狸猫先生”。可能是常常和藻奈美一起收看儿童节目吧！每次从庭院绕到大门口去取邮件的时候，她便会哼唱“山羊邮差先生之歌”。

出车祸以后的第四天，平介将佛龕设在一处可以看到小庭院的位置，并将直子的骨灰坛放在上面。在车祸发生的第二天，虽然已经在当地举行过公祭，但是昨天才算是真正的守灵，并且今天就在附近的殡仪馆举行丧礼。其实，本来应该在直子喜爱的这个家里举行的，但由于房子前面的巷道太窄，再加上前来吊唁的宾客太多，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事实表明这个决定是对的。

前来吊唁的客人相当多，竟然还有许多电视台的记者闻风而至，将场内挤得水泄不通。如此嘈杂混乱的场面，要是发生在这个宁静的住宅区，平介就要在事后向邻居们致歉了。

丧礼已经结束了，但是媒体仍然不肯放过平介，无论他走到哪里、做什么，总是有镁光灯如影随形。原本极力排斥这些狗仔队，但这两天却很无力。

在许多罹难者家属中，平介之所以会如此引起媒体的注意，其实是有原因的。他同时体验到幸与不幸的滋味。不幸的是，失去了爱妻；而幸运的是，女儿竟然奇迹似的醒过来。

“夫人的丧礼结束之后，请描述一下您现在的心情！”

“关于大黑交通公司所做出的结论，您的看法如何？”

“听说您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对于这些人，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事实上，他们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变化。对平介来说，根本不需要花太多脑筋思考，只要重复相同的答案就够了。所以他觉得这些人太肤浅了，或许这就是这些人仅能想到的问题吧！

但是，每当问到以下的问题，平介就哑口无言了。“请问您该如何告知藻奈美，她母亲已经去世的事实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请教你们呢！平介差点脱口说出这句话。他很困扰，就是想不出一个好答案。于是他只好这么回答：“这是我今后要思考的问题。”

到底该怎么说才好呢？……他对着妻子的牌位，喃喃自语。最近不曾和女儿好好说话的父亲，该怎么做，才不会伤害一个脆弱幼小的心灵呢？幼小的心灵，脆弱又容易受伤的说法，并不是他亲身感受得到，只不过大家都这么说，他才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吧！但是如何脆弱，又如何容易受伤？这是他从未想过的问题。

要是死去的是我，而直子必须将这个事实告诉藻奈美，她一定能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处理得很好。平介到现在还在想这种毫无意义的事。

佛龕摆好之后，平介脱下丧服、换上家居服。墙上的时钟，指着下午五点三十五分，应该是医院的晚餐时间了。平介边想边把钱包和车钥匙放入口袋。他在心里默念，希望藻奈美今天能够好好地吃顿饭就好了。

藻奈美虽然奇迹似的恢复了意识，但是并不代表她已经完全康复。她身上似乎还有许多垂死挣扎的反应，那就是她的表情和语言。另外，还有一般少女的反应。她虽然可以点头或摇头来示意，但是平介却听不到充满朝气的声音，就算对她说些鼓励的话，她也只是用一双无神的眼睛，呆呆地凝望着半空。

在医学上而言，没有任何异常症状，这是医生诊断的结果。虽然她曾经一度被诊断为植物人，但是现在她的脑部功能已经完全恢复了。

医生认为她现在的情况，也许是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所造成的。不断地付出耐心与爱心来照顾她，是目前唯一、也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昨天中午，藻奈美转诊到小金井的脑外科医院，那里的检查结果也是一样。主治医生对于藻奈美经历了这么严重的事故，却能毫发未损，感到相当惊讶。

下午六点整，平介抵达医院。在停车场停好了车，先确认一下附近是否有媒体驻足。由于媒体希望能抢先报道死里逃生的藻奈美的样子和声音，因此相当积极。但是，平介总是推托藻奈美目前的状况还无法接受采访，请大家见谅等，拒绝过很多次了，看来今晚他们也会遵守诺言。

走进藻奈美的病房，刚好值班的医护人员送来晚餐。今天的晚餐有烤鱼和煮蔬菜，还有味噌汤。平介接过装有晚餐的餐盘，把它放在床边的桌上，然后看看女儿的情况。藻奈美正熟睡着。

平介拿起一把椅子，在床边坐了下来。这几天的疲惫，就像沉重的污泥堆积在身上，让他累得不得了。

藻奈美熟睡时几乎没有一丝呼吸的气息，胸部和腹部也没有上下起伏。有时候平介甚至会以为她已经停止呼吸了。不过看到她红润的双颊，就安心了不少。肌肤的血色，也比昨天红润了不少。

能够救回藻奈美的命，对平介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欣慰，要是连心爱的女儿也失去了，自己铁定会发疯。

但是，即使陪在奇迹般生还的女儿身边，那种获救的感觉，仍然比不上直子死亡的悲痛强烈。接着，平介心中充满了愤怒：为什么咱们就得受这种折磨？咱们根本就不算幸运，而是不幸，极不合理的不幸……

平介很爱妻子。

虽然她最近稍微发福，眼角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但是平介还是最喜欢她那张讨喜的小圆脸。虽然她有点唠叨、也很霸道、相当独立自主，但是她不拘小节、直率的个性，让人感觉和她在一起很舒服，也很快乐。她是一个聪慧的女人。对藻奈美而言，也是一位好母亲。

平介望着藻奈美熟睡的脸庞，脑海中不断地浮现与直子交往的一切：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与她约会的情景、前往她的单身公寓的情景。

直子比平介晚三年入社。两人交往了两年，平介向她求婚时，只是很简单地说了一句：“嫁给我吧！”直子听了，不知为何竟笑弯了腰，然后才收敛起笑容，应了一声：“好！”

新婚生活、藻奈美的诞生、接着……

回忆不经意地跳到了数天前的守灵夜。平介独自坐在椅子上，有一个男人走过来跟他说话。这名年约三十岁、体格健壮的男子是当地的消防队员。据他描述，是他们那组队员把直子和藻奈美从悬崖下抬上来的。

平介深深地低下了头不断地向他道谢。要是没有他们，连藻奈美的命也保不住了。

但是男子却摇摇头。“不，保住您女儿性命的并不是我们。”

“咦？”平介歪起头。男子接着说：“当我们抵达现场时，在车体残骸下发现一名成年女性。仔细一看，才发现那位女士压着一个小女孩。为了保护小女孩，那名女士趴在了女孩的身上，虽然有很多玻璃碎片插进她的身体，她浑身是血但是小女孩却毫发未伤。”

那对母女便是您的夫人和千金。他继续说：“我觉得这件事无论如何都必须让您知道，所以才会向您提起。”

听了他的话，平介感到胸口一阵剧烈的疼痛，号啕大哭了起来。

再度想起消防队员的话，平介又是一阵鼻酸。其实，他最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哭，只不过今天哭得比较早罢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皱巴巴的手帕擦眼睛，由于鼻水也流出来了，他又擦擦鼻子，手帕立刻湿了。

“直子，直子，直子……”他坐着弯下腰，用手抱着头，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

这时候，他听见了一个声音。

“老公……”

平介吃了一惊，抬头往门的方向看去。他以为是谁走进来了！但是门紧闭着，走廊上连个人影也没有。

正当他怀疑自己是否听错的同时，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老公，这里……我在这里。”

04

平介惊讶地差点从椅子上弹跳起来。呼唤他的是藻奈美！刚才还像个洋娃娃般熟睡的女儿，现在却睁大了双眼望着他，那种毫无情感的眼神已经消失了。在她黑色的双眸中，闪烁着急欲诉说的光芒。

“藻奈美……啊，藻奈美，你终于说话了。啊，太好了，太好了！”

平介站起来，想仔细看看女儿的脸，没想到泪水却模糊了视线。还是先去叫医生过来吧！于是慌慌张张地走到门口。

“等一下……”藻奈美发出虚弱的声音。

平介握着门把，回过头来问道：“怎么了？哪里疼吗？”

藻奈美轻轻摇摇头。“你先……过来，听我……把话说完。”虽然说起话来断断续续的，但她拼命发出声音。

“我会听你说，但是现在还是先找医生过来吧！”她听了又摇摇头。

“不要叫别人过来。总之，你先过来……求求你！”平介很困惑，但还是照着她的话做，他以为她只是想撒娇。

“好了，我来了。怎么了？有什么话就说吧！”他温柔地说道。

但是，藻奈美没有马上开口说话，只是一直凝视着他的脸颊。平介看到她的眼神，心中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他觉得她的眼神好奇怪，一点也不像藻奈美，不！应该说是根本就不像小孩子该有的眼神。但是，这个眼神却让他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是谁曾经有过这样的眼神呢？

“老公……你会相信我说的话吗？”藻奈美问道。

“会啊，我相信。只要是藻奈美说的，我都相信。”平介对女儿笑着说道。但是，随后他产生了一个疑问。老公？

藻奈美仍然凝视着他，并说道：“我，不是藻奈美。”

“嗯？”平介仍然保持着微笑，但是脸上的肌肉凝固了。

“我不是藻奈美！你知道吗？”

现在，他的脸部肌肉开始痉挛。即使如此，仍然维持着笑容。

“你在胡说什么啊？哈哈哈！这么快就开老爸的玩笑！哈哈哈，哈哈……”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藻奈美！你应该看得出来呀！是我，我是直子啊！”

“直子？”

“是啊，就是我！”藻奈美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

平介看着女儿的脸，然后把她刚才所说的再回想一遍。字面上的意思是懂了，但是话中的含意，却让他乱了头绪，并产生了抗拒的反应。最后，他又一次挤出笑容。

“你又来了！”他这么说道，“开什么玩笑，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

但是，才短短几秒，他就自行收回了笑容。因为他看见藻奈美露出真诚又哀伤的表情。

平介再度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门边。他打算把医生找来，因为他觉得女儿疯了。如果不是女儿疯了，那就是自己疯了。

“别去！”藻奈美说道，“别找人过来，你先听我说……”

平介回头。她继续说道：“我真的是直子。你不相信，我也能理解，因为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但这是事实。”

藻奈美哭了。不，是有着藻奈美容貌的少女哭了。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平介心想，根本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

他很激动，但不是因为他不相信她所说的话，事实正好相反。她说话的口气真的就像妻子。一想到这里，平介又看看藻奈美，从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并不像小学生，而是一种成熟女性的感觉，而且是平介很熟悉的感觉。这一点他很明白。

“不，可是……这……怎么会有这种事……这……”

平介摇摇头，他甚至开始害怕看到藻奈美的模样。

她继续哭着，哽咽的声音，传进了平介的耳朵里。他用眼角瞥了一眼病床。

她用左手捂着双眼不停地哭着，接着用右手轻轻盖着左手，右手中指像在抚摸左手无名指的根部似的。

平介相当吃惊，因为这正是直子的习惯，每次只要夫妻吵架，她就会边哭边出现这种举动。她总是用右手抚摸左手的婚戒。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事吗？”平介问道。

“我怎么可能忘记！”她含着泪回答，“我们去看了一部潜水艇沉没的片子啊！”

“不是潜水艇，是豪华客轮。”平介说道。

从那以后，虽然《海神号遇难记》这部片子已经看过很多次了，但是直子总是以为海神号是一艘潜水艇。

“看完电影之后，我们还去山下公园。”

她说的没错。两人坐在长椅上，欣赏海面上的船只。

“那我第一次去你家的事呢？”

“我也记得，那天好冷喔！”

“嗯，真的好冷。”

“你脱掉长裤，里面竟然还穿着睡裤。”

“那是因为我早上来不及脱啊！”

“骗人，你明明把它当成秋裤来穿！”说着，她就呵呵地笑了起来。

“真的啊！现在哪有人在外裤里面穿秋裤的？”

“那时候，你也是死不承认。”

“你别只记得这些奇怪的事好不好？”平介走近病床，跪在地板上。具有藻奈美身躯的少女凝视着他。平介接受了她的眼神，也凝视着她。接着，他用双手捧住她的脸颊。

“那天晚上……”她说道，“你也是这样托着我的脸！”

“是啊！”那时候，他吻了她。

但是，他现在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在他眼前这张脸不是直子的，他用问题取代了亲吻。

“你真的是直子？”他的语气微微颤抖。

她深深地点点头。

05

据直子说，她是在被送进病房不久，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在那之前，她只觉得昏昏沉沉，对于遭遇车祸，在生死边缘挣扎，完全没有印象。

后来，她恢复了意识，却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每个人都叫她藻奈美？这一点让她很困惑。

她很想告诉大家，不是，我不是藻奈美，我是直子啊！但是，好像有什么制止了她。她直觉要是真的这么做了，也许后果会不堪设想，所以她才一直保持缄默。

后来她终于发现，自己的身体被女儿的身体取代了，但还以为这只是一场噩梦，不然就是自己的脑袋出现了问题，所以才急着想恢复正常。

但是，今天看到平介流下了眼泪，才真正了解这不是噩梦，而是事实，所以就接受了。

“这么说……”平介在听完她的话之后，问道，“那么，死的是藻奈美吗？”直子躺着，默默地点点头，眼眶顿时红了起来。

“这样啊！”平介低下了头。“原来是这样啊！死的原来是藻奈美啊！”

她——拥有藻奈美躯体的直子将毯子往上拉，遮住了脸孔，毛毯下隐约传来了啜泣声。

“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要是活着的不是我，是藻奈美就好了！我活着也没有用……”

“你在胡说什么啊？怎么可以这么说！很多人在这场意外中死了，你能活着我就很满足了。就算只有你……”平介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看到藻奈美活生生的躯体，实际上却已经死了。这与亲眼目睹她的死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悲伤。

两人都不说话，只是哭着。“不过，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

平介的情绪逐渐缓和，他仔细端详女儿的脸。不，应该是妻子的脸吧！

“连我也不敢相信！”她用手背拭去脸上的泪水。“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吧！”

“什么意思？”

“没有，我只是想，这种症状可能治不好吧！”

“治疗……这是一种病吗？”

“嗯，我也不知道……”

“如果这是一种怪病，吃吃药或动手术就可以让藻奈美恢复意识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治疗。”她斩钉截铁地说道。

“但是，果真如此，那你自己的意识呢？”平介问道，“你的意识会不会就这样消失了呢？”

“要是这样也无所谓。”她说道，“只要藻奈美能复活，我很乐意消失。”

她凝视着平介，一双大眼睛闪烁着真挚的光芒。平介想起藻奈美曾经为了不想去补习，就向他保证一定会让成绩进步的那种神情。他觉得，此刻直子眼神和藻奈美的一模一样。

“直子！”平介看着女儿的脸，呼唤着妻子的名字。“别再说这些傻话了。”

“但这很正常啊！本来死的应该是我呀！”

“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无论我们怎么做，藻奈美也不会回来了。”平介说着，便低下了头。

沉默的气氛持续了几秒钟。

“嗯”，她先开了口。“你觉得我们今后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就算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也不会有人相信吧。就算告诉医生，他们也是束手无策吧！”

“说不定还会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呢！”

“是啊！”平介双手交抱，低声附和。

她一直凝视着沉思中的平介，忽然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问道：“今天是出殡的日子吗？”

“嗯？啊，是啊！你怎么知道？”

“要不是举行丧礼，你也不会穿上白衬衫。”

“啊，对啊！”平介摸摸自己的衣领。他本来想换掉丧服，结果也只是在白衬衫外加了一件毛衣罢了。

“是我的吗？”她问道。

“啊？”

“是我的丧礼吗？”

“嗯，嗯！是你的。”他点点头，接着又说，“但是，你还活着，还活着！”

“所以应该是藻奈美的丧礼了？”她说到这里，便热泪盈眶。

“我夺取了那孩子的身体，把她的灵魂赶出去了……”

“你是救了藻奈美的身体啊！”平介紧紧握住了妻子纤细的手。

06

这栋建筑物比想象中还雄伟，而且非常崭新。原来我们缴的税金就是这种用途啊？平介有了新的认识，不过也认为似乎没有必要将这种建筑物弄得如此金碧辉煌吧！至少那个不起眼的中庭和毫无价值感的艺术装饰品都是多余的。

上一次来图书馆，还是高中的时候。不过，当时并不是为了找书，只是想在有冷气的阅览室里和朋友一同准备升学考试罢了。也就是说，这是平介第一次为了找书才进的图书馆。

他一进门，径直走向咨询台。那里有两名工作人员：一名中年男子和一名年轻女孩。那名男子正在讲电话。

“请问……”平介问那名女职员，“脑部的相关书籍放在什么地方？”

“脑？”

“脑，头部。”他指指自己的头。

“哦！”那名女职员恍然大悟似的点了点头，从柜台走出来。

“在这边，请跟我来。”

她好像要带路啊！没想到这么亲切，平介很放心地跟着她。

藏书室相当宽敞，有许多并列的书架，每座书架上整齐排列着许多厚重书籍。令人讶异的是，站在书架前看书的人却很少。平介心想，现在喜欢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女职员停下了脚步，对他说：“这一区就是了。”

“啊……”

这一区好像是医学丛书专区。分类牌上注明消化器官、皮肤、泌尿器官等，以器官类别来区分这些书籍。女职员所指的“这一区”，就是陈列着许多脑部医学书籍的书架。

在其他区域看书的人不多。奇怪的是，在这一区找书的人倒是不少，而且都是男性。虽然长相各异，不过每张脸孔看起来都一副很聪明的样子。

平介站在书架前，仔细阅读每本书的封底。《关于大脑边缘系与学习》《脑部荷尔蒙》《脑与行动学》……对平介来说，光是看这些书名就搞不懂内容在说什么了。即使如此，他还是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是《从脑部所见的精神与行动》。

人脑未具有特异机能的广大皮质部分，称之为连合性皮质。根据传统的脑类科学指出，具有特异机能的皮质部分却在这里形成连结，并且在这里统合所接收到的讯息。人类利用脑部的联合性皮质，把接收到的情报统合成情绪或是记忆，所以懂得思考、下决定、做计划。例如顶叶的联合部分，是主宰体性感觉皮质所传送的情报，也就是与身体的位置或是动作有关的皮肤、肌肉、膝、关节等传送的讯息……

平介将书合上，光是读到这里，他的头就开始疼了。

他又走向柜台，刚才那名女职员讶异地看着他。

“不好意思！”他搔着头问道：“请问有没有关于灵异方面的书？”

“嗯？”

“嗯……很常见吧。像是不可思议的灵异事件之类的，不知道有没有那种书？”

“你不是要找脑科医学的书吗？”

“是啊，不过我已经看完了，现在想找一些关于灵异方面的书。”

“嗯……”那名女职员一脸狐疑地望着他。“这种书应该归类在休闲娱乐区吧！”

“休闲娱乐区？”

“那一区就是。”女职员指指远处说道，“后面有一区是超异常现象丛书，像是 UFO 这种书也应该摆在那里。”

看来，这次她没有给平介带路的意思了。“这样啊，谢谢你！”平介说完，便独自往那个方向走去。果真看到了很多相关书籍：《神秘集团》《奇异现象》《灵异学》……许多经常在电视的特别节目上耳熟能详的字眼都出现在书架上。

平介随手拿起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是《超异常现象事典》。作者是林·皮克奈特，一个连听都没听过的名字。

他先翻到目录，想找“人格移转”或是“灵魂交换”这样的字眼，但是这本书并没有提到。不过，他却找到了“附身”这个字眼。翻开那一页，文章中的前言如下：

在人类演化的最初阶段，部落社会刚刚形成的时期，有极少数人能够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进而取得一些颇具价值的讯息。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会用一种异于平常的声调说话，周遭人可以感觉到有其他灵魂一时之间附在了他们的身上。这也就是“附身”的起源。

写得太离奇了，平介这么想。但是文中所提到的与藻奈美的情况非常相似，根据之前的对话，他觉得直子的灵魂的确进入了藻奈美的身体。

但是“一时之间”这个字眼却与事实不符。藻奈美，不，在直子将这个震惊的消息告诉他以来，已经过了两天，这种奇妙的状态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她仍然坚持自己是直子。

平介又继续读下去。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对“附身”的看法各不相同。在文明初期，“附身”被认为是“神的介入”：但是到了纪元前五世纪，希波克拉提斯却提出了“与肉体上的其他疾病相同，与神的行为无关”这种论调。

但是，在古代的以色列有一种颇具权威性的说法。“那是一种被恶灵附身的状态”。虽然早期的基督徒也主张“圣灵附身现象是每个人极为期盼的神迹”，但是大部分的人都认为，附身其实是恶灵搞的鬼，所以必须举行驱逐恶灵的法事。

平介想起以前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驱魔师》。啊，对了，应该就像那样吧！但是，平介难以想象那个停留在藻奈美的身体里，自称是直子的灵魂会是恶灵。那明明是平介最亲近的妻子，绝对不会错。

历史上记载最有名的附身实例便是一六三〇年，发生在法国的“僧尼集体附身事件”。被附身的僧尼，事后曾说出以下的话，“口中说出粗话或是亵渎神的言语，另一个自己正在一旁侧耳倾听，却无法阻止自己口出秽言。这是一个奇妙的体验。”

从此以后，“附身”便被一般人认为是一种双重人格或是多重人格的表现了。

平介抬起了头沉思。双重人格吗……

果真如此的话，科学上的观点还是成立的。他开始将藻奈美的状态与这种情况作比较。也就是说，其实那不是直子在说话，而是藻奈美的另一种人格。

但是，平介马上注意到，即便如此也有解释不通的地方。继续读下去，这本书也写出了平介所质疑的事。

但这仍然无法解释附身的一种最常见的形式——巫术。（中略）这种巫术可以使被附身的人了解他之前所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原来是这样啊！从藻奈美口中说出许多连她原本不可能知道的事，像是平介与直子的第一次约会……

果然，与其说藻奈美的性格变得与“直子完全相同”，还不如说是直子的人格附在藻奈美身上，这样比较容易让人接受。

平介快速地浏览了这本书。结果，他发现在“附身”这个单元之后，便是“多重人格”了。他仔细阅读了一下，其中提到几个实例，都是说明当这种现象无法用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时，就称为附身。

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个极为戏剧化的例子，称为“不可思议的瓦西卡”。一八七七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名为瓦西卡的地方，有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名叫露兰西·威纳姆。有一天，她由于癫痫症发作，而失去了意识。在失去意识的这段时间中，她曾被许多其他的灵魂附体。其中最具“控制力”的灵魂名叫玛丽亚·萝弗。她是一个死于十二年前的少女。在往后大约一年内，玛丽亚便取代了露兰西。她（据玛丽亚家人的描述）的言行举止像极了生前的玛丽亚，一切关于萝弗家族的生活习惯等，她都了若指掌。过了一年，“玛丽亚”说了句“我必须回天堂了”，之后露兰西便马上恢复了意识。

平介睁大眼睛，重复阅读这个部分。这个故事简直就和在藻奈美身上发生的情况如出一辙！

这本书还提到另一个故事，也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在一九五四年，发生在一个名叫比尔·莱鲁·嘉多的少年身上的事。比尔罹患了天花，所有人都认为他没救了，但是他却奇迹似的生还了。只是劫后余生的他，个性完全变了。事实上，他是被一个几乎在同一时间死亡的婆罗门少年的灵魂附身。比尔对于这名死去的少年了若指掌，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左右，他自己的人格才又恢复正常。

平介逐字念着，看来直子和藻奈美的情况和这个例子几乎完全一样。虽然很不可思议，但是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许多前例。

这么说来……

目前的情况持续了一阵子，搞不好直子的人格突然消失，藻奈美便会苏醒。这才真的是直子的死去，和藻奈美的复活。平介合上书本，心中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藻奈美若醒了，恢复原状，这当然是令人期待的事，但是到时候他就会失去直子，并且是与直子永远地分离……

他搔着头，很想大叫一声：“够了！”一开始因为爱妻身亡而悲伤，接着还要承受痛失爱女的痛苦。现在，情况又有可能再一次发生逆转，他真的很想说，让我选择一个明确的结果吧！因为现在这种无法预知的状态，只会让他继续深陷在悲痛与悲痛无法得到升华的空虚的泥沼中，而且永远侵蚀着他。

平介将书放回原位，用拳头狠狠敲了一下书架。这时，他感觉旁边有人好像被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转头一看，一名女子怯生生地站在那里。

“桥本老师……”平介认得她，赶紧摆正了姿势，“嗯……您什么时候来的？”

“看上去像是您，所以才走过来确认。您好像很专心在查什么资料。”

“啊，没有，其实算不上查资料啦！”他露出亲切的笑容，并且摆摆手说道，“只是刚好看到这边有一些奇怪的书，就顺手翻翻罢了。”

“这样啊！”她扫了一眼架上的书，看到一排诸如《超异常现象事典》之类的奇怪的书名，一时之间也不知该说什么。

她——桥本多惠子，是藻奈美的班主任，年龄大约刚刚二十五岁吧！平介第一次见到这位身材姣好的美女老师，是在直子的丧礼当天。这之前只在电话中打过交道。

“桥本老师怎么会来这里？”平介问道。

“我是……来找资料的。”

“啊，是啊！学校老师来图书馆是理所当然的呀！”哈哈！平介发出了笑声。这时，周围有几个人白了他一眼。

“啊……这个，我们去那边聊好了，那边有许多椅子。”

平介指着入口处说道。“那里的椅子是专为阅读者摆放的。”桥本多惠子苦笑了一下，小声地说道，“我看我们还是到外面去好了。”

“啊，好的，好的！”

才走出图书馆，平介就大大地伸了一个懒腰。

“一到这种地方，就会无缘无故地变得很紧张，连肩膀都好酸痛呢！”平介一边扭扭脖子说道，“不过也有好多人在里面打瞌睡呢！”

“嗯！平时中午有许多上班族来这边午睡！”桥本多惠子说道。

“嗯？是吗，原来对于外勤人员图书馆还有这种功能啊！”

“杉田先生在工厂里上班吧！”

“是啊！”平介看着她说道，“奇怪，桥本老师怎么知道？”

“藻奈美在作文里提过，爸爸在工厂里工作，每三个星期之中，就有一个星期必须上夜班，当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他还要工作，好可怜啊！我记得她是这么写的。”

“哦，这样啊！原来她是这么想的啊！”

即将迈入青春期的藻奈美，这一阵子已经很少主动跟父亲说话了，对于父亲的工作也不是那么感兴趣。甚至给平介这样一种感觉——只要你好好工作，按时给我零用钱就好了，在不在家都无所谓。当然，这不可能是她装出来的吧！不过，她也并不是完全不在意父亲。一想到这里，平介的心中便感到一股暖流。但是，那个藻奈美现在已经不在了。

图书馆的前面有一座小公园，里面有一处像玩具一样的小喷水池，围绕着喷水池有几张长椅。平介与多惠子并肩坐了下来，在坐下前一秒，平介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给她在椅子上铺条手帕比较好吧。但他最终并没有这么做。

“藻奈美的情况怎么样了？”多惠子一坐下来便问道。

“嗯，托您的福，她现在慢慢康复了。让您费心了，真是不好意思。”平介低着头说道。

藻奈美恢复意识并开口说话的时候，平介也已经打电话告诉桥本多惠子。但是，关于藻奈美的人格变成直子的人格这一点，他当然没有对她说。

“听说下个礼拜就可以出院了！”

“是啊！只需要再做一次精密检查，要是结果都正常，应该就可以出院了。”

“这样的话，她就赶得上新学期了。”

“是啊！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升上六年级，她本人也很高兴呢！”

“那在她出院之前我可以再去看看她吗？小朋友们也很担心呢！我会带几个小朋友一起去。”

“啊，好啊！随时都欢迎，我想直子一定也会很高兴的。”

平介此话才一说出口，多惠子的脸上就出现一种困惑的表情。

为什么会有这种表情呢？猛然一想，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啊！不是，不是直子，是藻奈美。我想藻奈美一定会很高兴。”桥本多惠子听了，稍稍从椅子上挪动了身体，挺直了后背。

她的表情看起来比刚才严肃了许多。

“杉田先生，对于您家发生这么重大的变故，我深深感到抱歉。我想，夫人的去世对您的打击一定很大。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希望尽可能开导藻奈美。您也是，只要我帮得上忙的地方，尽管跟我说，请不要客气。”

她的语气诚恳、眼神真挚地说道。平介从她的话中，感受到年轻老师特有的纯真与活力。她一定以为是因为还没有脱离丧妻之痛，他才不小心说出直子的名字的。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平介双膝并拢，低下头施了礼。但是，他同时正想着另一件残酷的事实，那就是现在的藻奈美的人格，其实比你大了十几岁呢！

07

平介在图书馆相遇桥本多惠子两天之后，她带着五个小朋友来到医院。三个小女生，两个小男生，好像都是藻奈美最要好的同班同学。

“我在电视上听到藻奈美的名字，吓了一跳呢！刚开始还以为是同名同姓，后来想想，藻奈美这个名字很少见，而且年龄又相同，我想一定不会错的，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只好哇哇大哭。”说话的小女孩，名叫川上国子，一脸好胜的表情。虽然脸上挂着笑容，眼眶却开始红了。这一点平介也看得出来，或许她又回想起刚得知事故发生时的冲击了吧。

接着在一旁倾听的藻奈美，也就是直子，眼眶也跟着红了起来。

“是啊……是啊，你一定吓了一跳吧！藻奈美和川上经常形影不离，连圣诞节也厚着脸皮去川上家打扰，作为礼物你们还让她带了一个大蛋糕回来……”她吸吸鼻子，用手按着眼睛，继续说道，“那时候也是，藻奈美在车上一直念叨着，要给川上和其他小朋友买哪种土产才好呢？谁知道后来会发生这种事……”

她的口气完全就像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平介听到这些话的一瞬间，眼眶也不禁湿热了起来，但是他立刻察觉这哪是悲伤的时候啊。小朋友们和桥本多惠子都正用诧异的眼光望着藻奈美。

“啊……对，对呀，藻奈美！出发前你就说过要给小朋友们买礼物的呀，藻奈美，这个爸爸也记得呢，对吧？藻奈美？”

听了平介的话，拥有藻奈美容貌的直子的脸上出现了困惑的表情，但是好像又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马上改口说道：“嗯，是啊！真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她转头面向同学们，并深深地低下了头。

“你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吗？”桥本多惠子问道。

“是啊！托大家的福，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不会出现诸如头痛的症状吗？我听说过车祸会出现很多后遗症。”

“嗯！到目前为止都还好。不过，以后的事也无法预知。也听说有些病人深受这些后遗症的折磨！总之，我再也不敢坐滑雪巴士了。”

她本人已经尽量在注意自己的言行了，尽管如此，从藻奈美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却一点也不像个小学生。果然，桥本多惠子皱了皱眉，不过随即又恢复了笑容。

“听说你赶得上新学期，大家都很高兴！但是也不用太勉强！要是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勉强自己上学。”

“嗯，谢谢您。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就在藻奈美再次低头致意的同时，一旁的一个小男生，捧着一束花，向前跨出一步。“这个……送给你。祝你早日康复！”

“哇！”藻奈美的脸上一下子闪现光彩。然而下一秒，她的视线并没有停留在花束上，而是投向了那名少年。

“啊！你是……今冈吧！”

“嗯！”他点点头，却感到很疑惑。

“咦……”从藻奈美的口中发出了惊叹声。

“真是长高了不少呢！上次看到你的时候，你应该才二年级……”

“好大一束花啊！”平介赶紧插嘴，慌忙把花束接过来。

因为直子又说出奇怪的话了。

“等你出院以后，把这些花带回去装饰在家里吧。嗯，这些花真漂亮！你说是吗？藻奈美！”

“啊？啊！是啊！得买支花瓶来装呢！”

接下来，对话仍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藻奈美那种奇怪的语气，却没有多少改变。她也努力试用小孩子的口气对大家说话，但是这样反而更不自然。

“很多人寄给我慰问礼物和鼓励信，嗯……这个，实在很想一一回礼，但是我想了好久，又不知道要买什么礼物才好……这种感激之情，真是一言难尽啊……”

哪一个小学生会用“一言难尽”这个词吗？平介在一旁听得直冒冷汗。

终于，桥本多惠子和小朋友们都起身准备离开。平介等他们出了病房不久，便悄悄地尾随在后。这一行人正在等电梯。

“藻奈美有点奇怪呢！”川上国子说道。

“嗯，是啊！她说话的口气好像我妈妈呢！”另一个女孩也表示有同感。

“也许是因为很久没见面了，有点紧张吧！”桥本多惠子说道，“而且她才刚恢复说话能力，所以还不太会表达吧，我想一定是这样！”

“哦，原来如此。好可怜啊！”川上说道。

听到川上国子的话，其他小朋友也点头赞同。

看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了这一点，于是平介便放心地回到病房。但是，他觉得必须提醒藻奈美，不，是直子，说话的语气要更像个小孩子才行。当他走到门口正准备开门时，却听到藻奈美的啜泣声。平介心中一惊，静静地打开了门。

藻奈美把脸埋在枕头上，嚤嚤地啜泣着，瘦小的肩膀不停地颤动着。平介走近她，轻柔地抚摸着她的背。

“直子！”他呼唤妻子的名字。

“对不起！”她哽咽地说道，“我看到这些孩子，突然感到一阵心酸，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藻奈美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只要一想到这里，就觉得他们和藻奈美都好可怜……”

平介一言不发地抚摸着她的背。此时此刻，他想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08

平介把行李全部塞进大背包，正要拉上拉链的时候，最后放进去的苹果却卡在上面，怎么塞也塞不进去。苹果是来探望直子的亲戚送的，没办法平介只好把它拿出来，在袖子上轻轻抹了两下，便一口咬了下去。几滴汁液溅在他脸上。

“没忘带什么东西吧？”对着刚刚换好衣服的直子，平介问道。

“嗯，应该没有吧。”她环视着病床四周说道。

“再仔细检查一下比较好吧，去年参加林间夏令营的时候，你不是忘了带运动服吗？”

“那是藻奈美，又不是我！”

“嗯？”平介回过头看着女儿的脸，“啪”的一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道，“啊！是啊，是啊！”

“你还是快些习惯的好！我现在就算照镜子看到藻奈美的脸，也不会感觉很别扭了。”

“我知道，刚才只是一时忘记了！”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平介说了一声“请进。”

直子的主治医生山岸推开门走了进来。

“啊，这阵子真是麻烦您了！”平介低头道了谢。

“今天出院，又是个大晴天，真是太好了！”山岸说道。

“是啊，至少在这一点上算是幸运的！”

山岸点头表示同意。他是一个瘦高的中年人，可能是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的缘故吧，总给人一种无法信赖的感觉。但是，他将看上去已经康复的藻奈美的出院日期往后延，又进行了多次的精密检查，对于他的慎重与责任感平介相当佩服。

“山岸医生，非常感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等我们安顿好之后，择日一定登门道谢。”直子也披着运动外套，弯腰道了谢。

山岸医生苦笑着看着平介说道：“您女儿真是太懂事了。说起话来像个大人一样。”

“不、不，这……这孩子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

“哪里，您一定也很自豪吧！”

“没有、没有，快别这么说。她也老大不小了，有时候却还像个小孩子一样，伤脑筋，真是的！”正在哈哈大笑的平介，看到山岸医生一脸疑惑，才惊觉自己说错了话。“啊，不是……”他连忙摇摇头，补充说道，“她明年就要上中学了，这种孩子气不改不行啦！”

“您太严格了！不，应该是谦虚吧！”医生边笑边将目光转向直子。

“你要乖乖听爸爸的话，好好地活下去。要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就要赶快请爸爸带你来医院，知道吗？”

“好的，我知道。谢谢您！”直子再次低下头，声音却有些颤抖。

与照顾直子的护士们一一告别之后，平介提着行李，与直子一起走出医院大门。就在这时，一群人从停车场方向蜂拥而上。这些人有男有女，其中有几个人手持麦克风，还有人架起电视摄像机。

“杉田先生，恭喜您！令爱终于出院了。”一名女记者抢先说道。

“谢谢！”

“您能用一句话形容一下现在的心情吗？”

“嗯，暂时松了口气吧。”

“藻奈美小妹妹，请你稍稍朝向这样一点，谢谢！”一名摄影师说道。

“请问您什么时候去您夫人的坟前上香呢？”

“先等我们安顿好再说吧！”

女记者略微点了下头，将手上的麦克风递到直子面前。“藻奈美小妹妹，你的住院情况怎么样？”

“没有怎么样啊！”直子面无表情地回答。

“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最辛苦？”

“没有什么特别辛苦。我先生……我爸爸什么事都会替我安排好。”

“你现在最想做什么事？”

“泡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好好放松一下。”

“不好意思！对于我女儿的问题，请问到这里为止吧！”平介对那名女记者说道。

这时，麦克风又转向他，记者提出的问题都是与客运公司交涉的事情。平介牵着直子，一边走向停车场，一边回答问题。最后，他们就在一行人的目送下，开着爱车离开了医院。

到达家门口，正要开门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叫道：“哎呀，是藻奈美啊！”闻声一看，原来是隔壁邻居吉本和子提着购物袋走了过来。

“你今天出院啦！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平介心想不妙，怎么一回家就遇到这位爱唠叨的阿姨。她有两个分别念大学和高中的儿子，她可是社区里的消息通，不过心眼儿不坏，只不过是爱管闲事罢了。

“啊，你好啊！”直子马上回应，“听平介说举行丧礼时，你还帮了不少忙，真是不好意思！”

听到藻奈美说话的口气一点都不像小孩子，吉本听了一脸茫然，但随即又恢复了笑容。

“干吗那么见外啊！别跟我客气啦！对了藻奈美，你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吗？”

“托您的福，好多了！”

“真的啊！那就太好了，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呢！”

“谢谢您的关心！嗯，家里还有很多东西要整理，改天再去登门拜访吧！”

“啊，好啊、好啊！你要多多保重！”

直子打开家门，迅速溜进屋内。平介想起她曾经说过：“吉木和子只要一打开话匣子，不聊上一个小时是不会罢休的，说不定还会追到别人家聊天呢！”

“那，我们先进去了。”平介说完，正打算进屋。

这时，吉本和子凑近他耳边低声说道：“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不过几天不见，藻奈美变得像个成年人似的！可能是母亲的死让她决定要坚强一些吧！”

“哈哈，我也不太清楚。”平介挤出笑容，紧接着逃跑似的躲进屋里。

直子正朝着佛龕双手合十，佛龕上摆着她自己的照片。

从旁人的角度来看，这只不过是女儿藻奈美正在母亲的灵前祭拜。

过了一会儿，直子回过头看着平介，脸上浮现出一抹寂寞的笑容。

“好奇怪的感觉，看着自己的照片摆在佛龕前。”

“可是总不能把藻奈美的照片放上去吧。”

“说的也是，有时候会有客人来访。”

“不过，这么做也不是毫无意义啊！”

平介拿起那个装着直子照片的小相框，打开盖子，取出里面的照片。原来有两张照片重叠在一起的，在直子照片后面，还藏着藻奈美的照片。那是去年郊游的时候拍的，藻奈美对着镜头，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你看！”平介将照片递给妻子。

直子眨眨眼睛，哭笑不得地望着平介。

“感觉好像好久没看到真正的藻奈美了。”

“这不代表直子是冒充的哦！”平介说道。

接着，他做了一顿简单的午餐——泡面。还把豆芽菜和叉烧肉铺在上面，对于烧饭一窍不通的他，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直子已经十分感动了。

“偶尔让你一个人在家也不是什么坏事吧！”直子边吸着拉面边说道。

“什么话呀！要是认真起来，法国料理也难不倒我呢！”

“哦！开始说大话了，那你试试看啊！”

“我只是不想而已。”

以前，只要藻奈美和他们一起吃饭，是绝对不可以看电视的，这是直子定的家规。所以，现在吃面的时候，一向喜欢看电视的平介，也没想到要去开电视。直到直子吃完，他从地上捡起遥控器时才忽然想到一啊，对了，藻奈美已经不在。

刚打开电视，画面上便出现了一栋他们曾经见过的建筑物，那是直子所住的医院。

“啊，你上电视了！”直子指着电视机说道。

电视上正在播出刚才平介与直子被记者包围的情况。看到一两个小时以前才发生的事，现在就出现在电视上，那种感觉真奇怪。

画面上，平介拉着藻奈美，也就是直子的手，快步走向停车场，后面还跟着一群记者。

“关于赔偿问题，请问您今后有什么打算？”一名女记者问道。

“关于这一点，我们全权委托律师处理。”

“您是否对律师提出什么要求呢？比如说像赔偿金额之类。”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只希望对方能够拿出诚意。因为这场车祸不但夺走了藻奈美的生命，连直子也身受重伤。”

平介快速回答记者的问题之后，便与直子钻进车子里。

镜头播放到他们驾车急驶而去，随后又转回那名女记者身上。

“杉田先生对于女儿藻奈美的平安出院，感到很欣慰。但是当问及关于客运公司的责任归属问题时，他却将妻子和女儿的名字说反了。虽然杉田先生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其实内心还是隐藏着痛苦。以上是记者在现场为您所作的报道。”

“啊，原来我说错啦！”平介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咂了咂嘴。

接着，电视上出现最近绯闻曝光的男艺人访谈画面。平介拿起遥控器转台，却找不到任何有关自己的新闻，于是便关掉了电视。

“喂……”直子开口问道，“以后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觉得我该用什么方式生活？”

“嗯……”平介双臂交叉沉思着。

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不过，平介对于目前的异常状况渐渐地适应了。表面上看来，直子也能接受。但是，若要其他人接受这种事实，根本不可能。别人一定会以为她的精神异常，搞不好连平介也得承受这种异样的眼光。就算能证明这个事实，到时候一定又会引来大批好奇的媒体和看热闹的群众。

平介独自念叨着什么。他虽然想到一个方法，却又在犹豫该不该说出来。

这时，直子说话了。“你要不要听听看我的想法？我倒想出一个法子。”

“啊，好啊！”平介调整坐姿，坐正了身子。

“我啊！”她凝视着丈夫的双眼。“今后想以藻奈美的身份生活！”

“是啊……”平介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之后便没再开口。

“我的身份不再是杉田直子，原来的生活也要改变。虽然这样一来会觉得寂寞，但这也是最好的方法了。不管怎么说，我不可能再以杉田直子的身份生活下去了。不论怎么解释，也不会有人能像你一样接受这个事实。”

“说的也是……”

“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啊！其实我才想问你愿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实在说不出口。”

“是因为直子这个人将从世界上消失吗？”

“嗯，可以这么说。”

“但是……”直子低着头，抿了抿嘴，又抬起头说道，“对你而言，我不是还活着吗？”

“当然啦！对我来说，直子就是直子。”平介说完才想到，与其说直子就是直子，应该说藻奈美就是直子才对。但是若这时改口，恐怕会破坏此刻的气氛。

直子吐了一口气，伸起双臂，舒服地伸了伸懒腰。“把心里的话说出来真痛快。我想了很久，最后才下定了决心。”

“这也是没办法啊！”

“我觉得生活应该要向前看，就当做是人生能够重新来过的机会吧！虽然身体不是自己的。”

“但也不是毫无关系的人的哦。”

“嗯！很多人都说藻奈美跟我小时候长的很像。”

“也有人说咱们的女儿是个美人坯子呢！”

“是啊！不过鼻子比较像你，有点朝天鼻。”

“什么话啊！就因为这个鼻子才迷人啊！”

“嗯……真的吗？”直子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但是却笑了。

平介也笑了。自从车祸发生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

直子说：“我去泡茶！”然后就起身去厨房。她从碗柜中拿出茶壶，放进茶叶，一举一动都是直子所特有的。

她用托盘端着两只倒满茶水的茶杯，回到了客厅。

“藻奈美已经六年级了，不好好念书可不行。我可不想让成绩退步，给那孩子丢脸。”

“藻奈美很用功的！不过好像常常被你骂。”

“那孩子，明明是个女孩，偏偏数学和理科最拿手，国语和社会学却差一些，一定是出自你的遗传。”

“你的数学和理科还好吧！”平介笑着问道。

“不太好，必须要好好努力才是啊！”直子无精打采地把热茶放在平介面前。

“唉，你知道那孩子未来的梦想吗？”

“梦想啊……”平介又盘起了腿，双臂交抱。

“要是可以的话，我希望替她实现梦想。有了这个目标，就可以支持我继续努力下去了。”

“我记得……”平介啜了一口茶。

“我记得藻奈美好像说过，要当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普通的家庭主妇？”

“嗯！她说将来想做一个像妈妈一样的家庭主妇。”

“什么啊！那不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不！”平介捧着茶，望着直子说道，“这样太奇怪了！”

“怎么了？”她才这么问，突然恍然大悟般看着自己的手，随后视线转回到丈夫那里，脸上露出不自然的笑容道，“别说傻话了，我会永远待在你身边。”

平介并没有搭腔，只是继续喝着茶。

“啊，对了。你知道我的戒指放在哪里吗？”

“戒指？”

“婚戒啊！当时在滑雪巴士上我还戴着呀！”

“啊，应该是放在佛龕的小抽屉里了吧。”

直子打开抽屉，找到一个小塑料袋。袋子里果然放着她曾戴在无名指上的婚戒。那只婚戒看起来像是用一条白金绕成的一个细细的圆圈。而平介的无名指上也戴着相同的款式。

直子把戒指套在无名指上，但是太大了，就算套在中指上，仍然嫌大。最后，她将戒指戴在拇指上，总算刚刚好。

“怎么可以把戒指戴在拇指上呢？”直子看着自己的手，叹了一口气。

“再说，小学生戴戒指不是很奇怪吗？”平介说道，“而且还是这种很朴素的戒指。”

“可是，我想把戒指带在身边啊！”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但是……”

“对了！”直子双手一拍，然后起身走出房间，上了二楼。

没多久，她又回来了。右手还拿着一只泰迪熊，左手提着针线盒。

“你想干吗？”平介问道。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直子拿出一把剪刀，将泰迪熊头部的缝线拆开，露出一条裂缝。这只泰迪熊是直子给藻奈美亲手做的玩具，直子的针线活相当拿手。

她把戒指塞进泰迪熊头部的裂缝里，再用针线仔细缝合。

她的动作非常熟练。

“好了！”她说道。

“怎么样？这个布偶！”

“藻奈美生前最爱这只小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抱着它。所以我也要把它放在身边。这么一来，就可以时时提醒自己，我是你的妻子。”

平介对于她的这番话，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应。他突然觉得，这些话是否另有含意？

“这只泰迪熊的秘密，只有你我都知道哦！”直子说着，将小熊紧紧地抱在怀里。

第一天上学，便是阴雨绵绵。直子站在家门口，正犹豫要不要穿雨靴上学。

“穿运动鞋就可以了！反正雨也不大。”平介在背后说道。

“但是天气预报说，从下午开始雨势就会变大了！这样的话，运动鞋就会沾上泥水了。这双鞋是上个月新买的，藻奈美一直舍不得穿，还说要等到升上六年级再穿。”直子拿起这双崭新的运动鞋说道。

平介打开大门，抬头望望天空。“但是，这种天气还用不着穿雨靴吧。”

“等到雨下大了就来不及了。嗯，我决定了，还是穿雨靴好了。”说完，直子便从鞋柜中拿出一双塑料材质、带白边的红雨靴。那是直子不知何时在超市抽中的赠品。

“你說的雨靴，就是這雙啊？”

“是啊！”

“穿這雙鞋去，不太好吧！”

“為什麼？”

“因為藻奈美老是嫌這雙鞋子土氣，一直不肯穿啊！”

“我知道呀！但是有鞋子不穿，豈不是太可惜了？”

“所以說啊！”平介將大門关上，繼續說道，“這是你自己的想法吧！但是，直子已經不存在了，而藻奈美要穿的衣服或鞋子，必須由她自己來決定呀！所以啊，藻奈美主動穿這雙鞋子上學，不是很奇怪嗎？”

有著藻奈美容貌的直子，呆呆地望着丈夫的臉，然後“啊……”地說道，“說的也是！”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了！”直子點點頭，將右腳的雨靴脫了下來。“那，我穿運動鞋好了，這樣總可以了吧！”

“這樣比較好！”

“但是運動鞋沾上泥水了，怎麼辦？”直子一邊嘟囔着，一邊穿上運動鞋。

平介实在不放心让直子一个人去学校，于是便决定陪她一起去，顺便和桥本老师打声招呼。藻奈美念的小学，每隔两学年才会更换班级。因此，她的班主任——桥本多惠子将继续带领同一班。

“你根本就不用跟我去，我一个人没问题啦！”直子穿好鞋后说道。

“可是，这种情况下，还是一起去跟大家打声招呼比较好吧！”

“真是这样吗？”直子歪着头、睨着丈夫问道，“你没有其他目的吧！”

“目的？什么目的？”

“桥本老师啊！人年轻又漂亮，身材又苗条，刚好是你喜欢的类型。”

“傻瓜，胡说什么啊？赶快走啦！拖拖拉拉的，开学第一天就要迟到了！”平介推推直子的背说道。虽然外貌和以前不一样了，但妻子果然是了解自己，有着令人慑服的敏锐观察力。其实在他心里，多少也有点期待能与桥本老师见面。

他们打着伞，刚走出大门，又遇到邻居吉本和子出来倒垃圾。

“哎呀，藻奈美！今天开学啦？”

“早啊！托您的福，赶得上新学期了。”

“这样啊！今天爸爸也一起去吗？”

“是啊。”平介答道。

“我都叫他别去了，这家伙偏偏不听，硬要跟去。”

“嗯？哦，这样啊……”吉本和子虽然笑着应道，却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们。等到走得比较远，平介才对直子说：“你刚才称呼我‘这家伙’让别人听着有点奇怪吧！”直子用手捂着嘴叫道：“嗯？我刚才有这么说的吗？”

“你说啦！所以邻居太太才会觉得很奇怪。你要多注意一点才行啊！真是的！”

“对不起，我还没适应吗！”

“嗯，其实我也一样。一想到今天千万不能露出马脚，就有点紧张。”

“啊，对了。今天你不是要去参加集会吗？”

“嗯，在新宿。不知道几点才结束，不过应该不会弄到太晚。”

“知道了，为了藻奈美，你要加油啊！”

“为了藻奈美还有直子啊！”平介说道。

这个集会就是受害者家属的聚会。他们已经举办过几次，以决定今后的诉讼方向。基本上，这些聚会都选在假日举行，但是这次为了配合律师，才改在今天举行。平介向公司说明缘由，才获准休息。正因如此，今天才能陪直子上学。

在前往学校的途中，会经过一个大十字路口。当他们等红绿灯时，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一名少年正朝着他们挥手。起初并没有留意，后来平介才发现，那名少年似乎正在向直子打招呼，他身材瘦高而且五官清秀、发型清爽自然。

“喂，那个男孩好像是藻奈美的朋友吧！”平介小声地说道。

“好像是啊！”直子也低声回答。

“是谁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直子迅速转身朝向平介，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

那是藻奈美五年级时，全班郊游时所拍的集体照。平介知道直子是想用这张照片来记住全班同学的长相和名字。因为藻奈美曾经在照片背面按照每个人的位置写上名字。

“喂，怎么办？绿灯了，再不过马路，人家会起疑心的！”

“嗯……”就在过马路的同时，直子将照片递给平介。“这个你先拿着。”

“嗯？我拿这个干什么？”

“你赶快找找他的名字啊！找到以后再悄悄告诉我。”

“嗯……”

那名少年满脸笑容地注视着他们过马路。平介心想，这种爽朗的笑容很适合出现在教育杂志的封面上。

“杉田，从今天起你就可以上课了吗？”少年问道。语气显得很成熟。

“是啊，托大家的福！”直子答道。接着，她抬头看了平介一眼，并介绍说，“这是我父亲。”

“您好！”少年低头行了一个礼。“啊，你好！”平介也慌忙地回礼。

少年开始往前走，直子赶紧跟上。于是平介便跟在他们后面，为了避免被少年发现，小心翼翼地偷看照片。郊游的地点是高尾山，照片中孩子们的身后是药王院，看起来应该是初夏时节。所以大概是十个月以前的事吧。

“我本来也想去看你，但是不知道你的病情到底严不严重，实在不好意思去打扰。不过后来听川上她们说，你的气色看起来很好，我就放心多了。”

“啊，谢谢你……”

“不过，你现在看起来没什么精神啊。怎么了？”

“没有啊，没事！”直子回头瞥了平介一眼，示意他赶快找出这男孩的名字。这时候，平介在照片中找到了一名看似这个少年的人，虽然感觉略微不太像，不过他想或许是发型的关系吧！照片背面对应的位置写的是田岛刚，应该就是田岛刚吧！

“喂，藻奈美，你过来一下。”平介叫住了她。直子回头应道：“什么事？”平介用伞挡住少年的视线，并将照片递给直子。“应该是这个孩子！”他指着田岛刚这个名字低声说道。“田岛，岗……还是刚？”直子歪着头沉思。

“怎么念？我也不知道。”

“好吧，算了。嗯，爸爸！我知道了。”为了让少年听到直子故意用很有活力的声音说道，并跑回少年身边。

“让你久等了！”小学生哪会说“让你久等了”这种话呀，平介心想。

“怎么了？”

“嗯，没什么。”直子说着，又往后瞥了平介一眼。

“嗯，我爸说，他想多知道一点……田岛君的事。”

“嗯？”平介在一旁听了，瞪大了眼睛。接着平介才意识到直子的用意。其实是她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话语中与藻奈美过分亲昵的少年的事。

“为什么？”少年问平介。

“哎呀，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下藻奈美的朋友罢了。”平介笑着说道。

“嗯……”少年看起来很困惑。平介觉得他会有这种反应倒也正常。

“家里是做什么的？一般上班族吗？”平介问道。

“谁家？”

“当然是田岛君家了。”

“卖鱼的。”

“嗯，海产店啊。真不错！”平介的话毫无意义。海产店哪里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放春假时，有没有去哪里玩？”直子问道。

“我去了三浦半岛！”少年高兴地回答，“亲戚家的伯伯有一艘游艇，我们就开着船到海上钓鱼，我钓到好多大鱼，有鲷鱼、火鱼，冰桶装得满满的。”

“这样啊！”直子边听边点头。家里不是一整天都看得到鱼吗？为什么还要去钓鱼。平介也觉得很奇怪，或许平常习惯了与鱼亲近，所以才会喜欢钓鱼吧！

“尤其是火鱼，钓到好多条。后来就把它送给附近邻居，每条鱼都好大，大家看了都吓了一跳呢！”

“嗯……白送给人家啊？”直子问道。

“是啊！”

“为什么不卖呢？”

“我才不是财迷呢！”少年反驳道。

拿来卖钱多好呀！平介听了，心里也这么想。肥美又新鲜的火鱼一定能卖到好价钱吧！

“我说田岛君……”平介开口说话了。

“成绩怎么样？最擅长的科目是哪一科？”

“嗯，怎么说呢？”少年歪着头。

“应该是……数学吧！”

“嗯，好厉害啊！那成绩一定很好。”

“其他科目也不错！国语、物理，还有社会学。”

自己夸自己，旁人听起来还真有点别扭。

“哦，那么是优等生了。”

“是啊！”少年不动声色地说道，“啊，不过，不太擅长体育。”

“哦，是吗？”少年那双修长的腿，平介心想，实在看不出来呢，一走到学校附近，朝同一个方向走去的孩子们也渐渐地多了起来，充满了嬉闹声，果然是个小孩子的世界。

“藻奈美！”不知道何处传来了叫唤声。直子仔细一看，川上国子正挥手朝她跑了过来，身上的花格裙随风摇摆着。

川上跑到直子身边说道：“什么啊！原来你们等不及一起上学啦！真讨厌！”她看看少年又看看直子，随后回头向平介行了一个礼。

“早安，伯父！”

早啊，平介正要回答时，她早已转向直子滔滔不绝地说起昨天的电视节目。直子只能静静地聆听着。

平介不断地回想国子刚才所说的第一句话。“什么啊！原来你们等不及一起上学啦！”是什么意思？听她的口气好像在调侃他们俩似的。果真如此，难道他们俩在学校是公开的一对？真不像话！小学生，怎么可以？

眼前就是学校，校园里共有三栋旧的水泥校舍。藻奈美的教室在哪里，平介也不知道，他想，也许直子知道吧！后来他想起直子曾经参加过好几次教学观摩。

有一名体型略胖的男孩子走了过来。现在的天气算是有点寒冷，但是他的太阳穴周围却挂着几滴汗珠，想必是个很怕热的孩子。

“嗨！”这个小胖子向直子他们打招呼。

“你好吗？”

“阿刚，你怎么好像又胖了。”直子身旁的那名少年说道。

“才没有呢，和之前一样啊！”小胖子嘟着嘴说道。接着又瞄了平介一眼，显得有些胆怯。

走到大门口，平介便与直子他们告别。直子回头看了他一眼，还对他眨眨眼睛。像是在说，放心，我绝对不会有问题。

平介环顾了一下学校四周，仔细一想，才发觉自己连教职员办公室在哪里都不知道。

这时候，刚才那个小胖子又跑了回来，他望着平介问道：“请问……”

“什么事？”平介问道。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嗯？”平介低头看着这个小胖子。

“……什么意思？”

“因为……”小胖子不时地回头望，说道，“听说您问了很多关于我的事……”

“什么？”平介感到很疑惑，后来才明白过来。他指着小胖子问道，“你，是田岛君吗？”

小胖子一股劲儿地猛点头。

“啊……这样啊！原来你就是田岛君啊！家里是卖鱼的？”

“是的！”

“这样啊！哈哈，原来如此。不是的，我并不是只想知道你的事。直子……不，藻奈美班上的同学我都想认识呢！”

“那，您还需要问我的吗？”

“没有了，啊，等一下！刚才那个男生叫什么名字？就是跟藻奈美走在一起的那个男生。”

“你是说远藤吗？”

“啊，原来他叫远藤啊？谢谢你！再见，要好好读书哦！”

田岛听了平介的话，脸上带着讶异的表情，然后迈着他那双小短腿跑开了。平介望着他的背影，怪不得说他不擅长体育呢！

平介重新拿出那张照片，对照名字与人，这时才发现，照片上的那个少年与现在这个小胖子确实是同一个人，但是身材实在差太多了。田岛在这十个月，体重似乎增加了一倍。

他把照片反过来，在名单中找到了远藤直人这个名字，详细确认位置之后，从照片中找到了他。

远藤就站在班主任桥本多惠子的旁边。但是当时他看起来很稚气，身材也很瘦小，与桥本多惠子站在一起，看起来像是母子。与田岛刚好形成对比，这十个月来，他长高了不少，也成熟了许多。

平介抬起头望着直子他们走进的校舍。

直子，那是一个你不了解的地方，一定要多加小心啊……他在心里为妻子祈祷。

10

下午果真开始下起大雨，气温也下降了许多。平介穿着运动外套，罩上一件雨衣就出门了。今天早上跟直子一起走过的路，现在已经满是积水了。直子一定在为今天早上没穿雨靴出门而后悔，平介一想到这里便在伞下吃吃地笑了起来。

距离新宿车站西口约十分钟路程，有一家市区饭店，里面的会议室目前已经成为受害者家属集会的场地。门口摆着桌椅，一名年轻女孩坐在那里负责参会者的签名工作。平介到签名处签了名之后便走进会场。

会场内摆放着许多排桌椅，近百人已经就座，几乎填满了一半以上的座位。在那场车祸中丧生的共有二十九人，身受重伤、目前还在医院治疗的有十人以上，理所当然需要准备一间这么大的会议室。而且这种会议的出席率，从来没有因为天气，或是非假日的关系而减少过。

由于出车祸的是滑雪巴士，所以受害者几乎都是年轻人，其中大部分是大学生。因此出席这场会议的家属，看上去几乎都是这些年轻人的父母这一年龄阶段的人，平介在里面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原本以为出席者以女性居多，结果谁知男性人数占了一半以上。平时不参加社区集会的人，一定也为了今天的会议而特地请了假吧。

平介的斜前方坐着两个人，看起来像是一对夫妇。男的头发花白，却理得很整齐，年纪应该超过五十岁了，女的看起来比他稍微年轻一点。男人不时小声地对女伴说话，女人则轻轻地点头，并不时用手里那条乳白色手帕擦拭眼泪。

他们痛失了爱子还是爱女？无论是谁，都是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人啊！父母一定对他们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平介想起自己失去藻奈美的痛苦，想到试着理解这些人的感受，没想到却无法感同身受。或许每个人心中的痛苦都是他人所无法理解的吧。

“您是……杉田先生吧！”隔壁有人向他打招呼。平介看到一名年约五十岁、皮肤黝黑的男子，脸上挂着不太自然的笑容。

“是的。”平介回答。男子放心地吐了一口气。

“果然没错，我在电视上见到过您。”这样啊，平介点点头。曾经有不少人因为他上过电视而主动找他攀谈，所以也习惯了。

“新闻记者什么都播啊！”

“是啊！您女儿的身体还好吧！”

“是啊，托您的福。”

“那太好了，至少您女儿一个人获救，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男人不断地点头说道。

“不好意思，请问您是……”

“啊，不好意思！”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这是我的名片。”

男子经营一家印刷厂。名片上印着某某有限公司，藤崎和郎，公司地址在江东区。

平介也礼貌性地递了一张名片给他。

“您太太在这场车祸中不幸去世了吧！”藤崎一边将名片收好，一边问道。

“是的。”平介应道。

藤崎点点头继续说：“我太太三年前因病去世了，这场车祸又夺去我女儿的生命，我现在是孤家寡人，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来。”

“我也这么认为啊！”平介接着说道，“那么在车祸发生之前，您的处境就跟我现在一样，也是父女俩……”

这时，藤崎苦笑着摇摇头。

“不，是父女三个人。”

“嗯，但是……”

“我有两个女儿。”藤崎竖起两根手指头说道，“是双胞胎，两人穿着一样的衣服，一起死去，连死时脸上的表情都一样！”说到这里，藤崎的语气开始哽咽了。

胸口一阵沉重，悲凉感油然而生。

“要是她们其中一个能够生还，我也会感觉到另一个也在身边。但是她们却一起走了，老天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藤崎的脸因为极度的悲伤而扭曲了。

命运就是如此捉弄人，平介心想。如果直子和藻奈美之间的转换，发生在这对双胞胎身上，说不定任何人或连生还者自己都不会意识到呢！大家会认为仅救活了其中一个而已吧。

平介回过神来时，会议室里已经是一片啜泣声了。唉，不幸尚未结束啊！

这个集会共有四名干事，都是在第一次集会选出来的。一位看起来好像是某大企业的高级主管、一位店家老板、一位已经离群索居的长者，还有一位是家庭主妇。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交集，其实他们四人无一例外表情严肃看上去很有担当，只要交给他们应该没问题吧！第一次见到他们时平介就十分确信这一点。

首先，由名叫林田的高级主管（是否真是如此也无人知晓）向大家说明目前为止的事情经过。客运公司承认这场车祸的起因是人为过失，同意尽可能地负起赔偿责任。此外，也怀疑是否因司机操劳过度才会造成这起意外，这一点有必要向客运公司追究责任。平介在电视上也得知长野县警方以违反道路交通法的规定，在对大黑交通的公司内部信息进行搜索。

接下来轮到律师向井发言了。他体格健壮，留着五分头，看起来像个柔道选手。他尽量用大家都听得到的音量解说赔偿金的部分。我们预期是不论年龄或性别的差异，为大家争取到平等的赔偿金额，如果哪位对于赔偿金额有所不满的话，就需要自行与客运公司进行交涉。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该要求多少赔偿金？向井律师毫不迟疑地答道：“八千万日元的底限。”照他的说法，或许这就是上限金额了吧！平介这样想到。

八千万日元……是一个看不出高低的数字。并不是金额越大，悲伤就会随之减少啊！

但是受害者家属当中，也有许多比平介更加现实的人。有人问，能不能争取到一亿日元？邻座的藤崎听了也点点头，想不到很多人早已想好了赔偿金额。

“当然，我们会尽量提高赔偿金额。但毕竟还是要经过交涉，必须双方都能接受才行。相信大家也不愿意让这件事情拖太久吧！”

在场有不少人同意律师的话，平介也是其中之一。他希望这件事能够尽早解决。

但是，绝对不能忘了这场事故，每个人都必须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这样惨痛的故事是不能被遗忘的。

林田再度起身发言，向大家说明今后的方针。他还特别强调，今天所讨论的结果绝对不可以泄漏出去，尤其对媒体更要格外小心。

“媒体对于赔偿金的问题最感兴趣，他们一定会扭曲事情的真相。”林田皱皱眉说道。平介心想，这个人一定受过媒体不负责任的报告的伤害吧！

“嗯，还有一件事必须向大家报告。”林田的语气突然变了，表情也显得僵硬。

“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坚持要与大家见面。”他觉得一口气把这段有点难以启齿的话说完比较好。于是便继续说到，“她就是梶川女士。”

在一阵沉默之后，又引起一阵哗然。

“请问，这位梶川是不是……”有人开口了，是一名中年妇女。

“是的。”林田点点头继续说道，“她是客运司机的妻子，已经来到现场，就等我们的讨论告一段落。梶川女士再三表示无论如何也想亲自向大家道歉。”

原本闹哄哄的气氛，顿时静默了下来。这时候，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热血沸腾，平介也是。他发觉自己的脸孔发烫，手脚却像被麻痹了一般变得冰冷。

突然间，座在平介前面的一位男士“咚”地一声站了起来，是刚才那对夫妇中的丈夫。他小声地对妻子说了一声：“我们走！”这简短的话语揭示了他的立场，他没有什么想对梶川女士说的。

那位女士点点头表示同意，随后起身，在众目睽睽下，跟着丈夫慢慢地走向后门。林田并没有叫住他们，现场也没有人出面阻止。接着，陆续又有几个人退席，他们都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林田看看在场的其他人，问道：“现在可以请梶川女士进来了吗？”大家都毫无反应，这使得林田很困惑。

平介开始同情林田，觉得他很可怜。相信他自己也不想迎接这位肇事者的妻子。

“那么，山本女士……”林田向干事中唯一的一位女干事示意。

她点点头，然后走出前门。凝重的气氛持续了一两分钟，然后门开了。

山本由加利探出头来说道：“她来了。”

“请她进来吧！”林田说道。

一名身材瘦小的女子跟在山本由加利身后，在日光灯强烈的照射下，显得可怜兮兮，脸色也很难看，身上白色针织外套的肩部已经湿透了。她可能是淋雨过来的吧！

“我是梶川的妻子。”她微微低着头，开口说道。声音与其体型一样细弱。“由于我丈夫的过失，导致大家的亲人们不幸遇难，真的非常抱歉。”说完，便深深地向大家鞠了躬。单薄的肩膀不停地抖动，即便是座在远处平介也看得一清二楚。

场内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而所有的压力似乎全部重重地压在她那瘦小的身躯上。似乎马上就要将她压垮了。但是，她却缓缓抬起头说道：“虽然我丈夫已经死了，但是我愿意尽可能地替他承担这个责任。无论如何，我都想亲口向大家致歉，所以才请求干事让我出席这场会议。”才说到一半，声音就开始颤抖，她用手帕拭了拭眼角的泪。

“林田先生！”这时候，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士起身说话了。“为什么叫这种人过来？”

“因为……”当林田正要解释时，梶川的妻子说道：“是我执意要来的，是我拜托他让我过来的。”

“请你闭嘴！”西装男士打断了她的话。

“我现在问的是林田先生！”

梶川太太赶紧闭上了嘴，冰冷的语气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

“嗯，关于这件事有两个原因。”林田说道，“一是梶川女士希望亲自向大家道歉，另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驾驶员疲劳驾驶的问题。为了证实这一点，梶川女士的证词也相当重要，所以才想让她早点跟大家见面。”

他的话言之有理。那位西装男士似乎不再有异议了，但是在坐下时，嘴里却小声嘟囔道：“有必要让她和我们见面吗？”

“你啊，根本不需要特地来道歉。”不知从哪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平介循声看到一名坐在最前排的四十多岁妇女，她对梶川女士说，“反正闯祸的又不是你，你心里也是这么想吧！但是出于舆论压力，如果不出面做点什么，一定会饱受批评，所以你只好出来向大家道歉，对吧？这种形式上的东西，说再多也没有用啦！所以你还是别说了。”

“没有，我并不是这样……”梶川太太想要反驳。

“好了，好了！不用再说了，你这个样子站在那里，让外人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欺负你一样。”说完，那名中年妇女还叹了一口气。此刻，场内寂静得连她的叹息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她这番话或许正是在场者的心声。“就是！就是！”场内顿时鼓噪起来。事实上，平介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明知道梶川太太也饱受丧夫之痛，但是自己绝不会与她站在同一阵线。

“那么，梶川太太，我看这样就可以了吧！”林田对着垂头丧气的梶川说道。语气显得十分轻描淡写，与整个场面格格不入。

梶川太太微微点点头。林田向山本使了一个眼色，山本便扶着梶川太太从前门离开。

就在刚刚打开门时，坐在平介旁边的藤崎，站起来说道：“你丈夫是杀人凶手。”这句话铿锵有力。

一瞬间，会场顿时定格下来，过了一会儿才开始动作。山本扶着欲哭的梶川太太走了出去，有些人抬起头来望着藤崎，有些人则将目光从梶川太太身上移开。

大家是怎么想的，平介并不知道，但是他唯一确定的是，这里没有人会因藤崎的那句话而得到解脱。藤崎说了不该说的话，现场的气氛变得沉闷而冰冷，就连刚才最前排那名发言的妇人，也露出了明显不悦的表情。

但是，在场的每个人都无法开口责备藤崎，只能装作充耳不闻。

“嗯，那么……”林田看看大家并说道，“还有什么问题吗？”

11

走出饭店时，雨下得更大了。平介撑着伞，独自朝新宿车站走去。给直子带个蛋糕回去吧……于是平介就在新宿车站附近徘徊。说来也奇怪，当直子还是以妻子身份活着时，他几乎不曾想过要给她买什么礼物。

由于找不到好的蛋糕店，平介决定去小田急百货公司逛逛。这时，他看到一个女人蹲在车站旁一根柱子背后，是梶川太太。平介以为她身体不舒服，仔细一看，好像又不是那么一回事。她蹲在那里抽烟，还不时伸出手，把烟灰弹到旁边的烟灰缸。虽然她的蹲姿不难看，双腿并拢，但是一个女人蹲在公共场所抽烟，让别人看到实在不雅。或许她太累了吧！虽然看起来年纪最多四十岁上下，但是驼着背的身影看起来像个老太婆。

平介决定视而不见，但是太迟了，梶川太太似乎已经瞄到他了。她空洞的眼神突然睁大，张开嘴巴轻轻地叫了一声：“啊！”

平介只好低下头示意。她一定是在电视上看过他。女人立刻站起来，并对他点头致意，然后快步走开，似乎想逃离现场。但是才一跨步，她就一个站不稳，双手像是想抓住什么似的在空中舞动着，然后跌倒在地，接着便发出微弱的呻吟。平介赶紧跑过去。路上的行人毫不客气地盯着他们二人，但是，愿意出手相助的只有平介而已。

“你还好吧？”平介伸出右手问道。

“啊……是啊，我没事。”

“你刚才差点晕倒。”

“是啊，突然站起来，有点头晕。”可能是蹲久了又突然站起来的缘故吧！而且她看起来没什么体力。

“请抓着我。”平介伸出了右手说道。

“真不好意思。”她说完便抓着他的手准备站起来。一瞬间，她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而且立刻跌坐在地上，揉着右脚。

“脚扭到了吗？”

“没有，没关系！真的……”她试着自己站起来，但是脚踝好像扭到了。平介好不容易将她扶起来，但是她好像不太能走路了。

“你家住哪里？”平介问道。

“啊……没关系，你不用担心。我自己可以回去！”梶川太太双眉紧蹙，说道。

“嗯，没有人来接你吗？”

“嗯，那个……我能自己回去。”

梶川太太似乎很坚持，不想让平介来照顾自己。她的心情他能体会，其实平介也很想撒手不管，但是以她现在的状况，又怎能放任不管呢？

“你住哪里？如果你不说，我就真的没辙了。”他试着用较严肃的语气说道。梶川太太稍有惊讶，略微迟疑了一下。

“嗯……在调布。”

“调布。那跟我同方向，我们坐出租车好了。”

“啊，不用了，我没问题，可以走路回去的。”

“已经不可能了！很多人盯着我们看，你还是照我的话做吧！”她的随身物品是一只黑色手提包、百货公司纸袋和一把折伞。

平介的右手拿着这些东西，左手搀扶着她，总算能慢慢往前走了。

在车上，他们几乎没有交谈。她能说的就只有“真的很抱歉”，而平介每次都回答“哪里”。

车子停在一栋二楼公寓前。那是一栋仅由木板组合而成的简单的建筑物。平介原本打算付车钱的，但是梶川太太坚持要付，结果只好两人平均分摊。

她说：“我在这里下车，您就直接坐车回去吧。”

但是平介还是陪她下了车。因为听说她家住在二楼。两人好不容易才爬上二楼。也许是想到这样让杉田先生回去了不合适，于是梶川太太便说道：“请您进来喝杯茶再走吧。”

“啊，不用客气了，我把东西放好就走。”

“怎么可以，让您特地送我回来……我马上叫人泡茶。”

这句话让平介很好奇。马上叫人泡茶？

门旁挂着一个名牌，写着梶川幸广，旁边写着征子、逸美。征子应该是她的名字，逸美应该是他们的女儿吧！门一开，梶川征子就朝里屋喊道：“逸美、逸美！”里面马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一名短发、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跑了出来。她穿着牛仔裤与运动上衣，看到平介，她显得十分惊讶。

梶川征子向女儿说明事情的始末，逸美却一脸不耐烦地说道：“真丢人！”

“反正你先替杉田先生泡杯茶，再把坐垫准备好。”梶川征子命令道。平介觉得此刻的气氛很尴尬。

梶川征子低着头对他说：“让您见笑了。请您一定喝杯茶再走，拜托了！”

她一脸憔悴地恳求他，平介觉得如果再推辞下去就太过孩子气了，于是脱掉鞋子说道：“那就打扰了！”

梶川家的格局属于两室一厅。一进门便是略为宽敞的饭厅兼厨房，里面有两个并连的房间：一间西式房间、一间日式房间。平介心想，日式房间应该摆着佛龕吧！因为里面飘出线香的味道。

突然间，梶川征子蹲了下来。平介以为她又头晕，其实她是跪在他面前。

“杉田先生……这次实在太对不起您了。关于您夫人的事，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向您道歉才好。”说着她低下头贴在地板上。

“梶川太太，别这样，请您快起来，拜托！”平介抓住她的手，想将她扶起来。难道她是为了向我赔罪才请我进屋吗？平介心想。

扭伤脚好像很痛的样子，她皱起眉叫了一声：“好痛！”

“啊，你还好吧！”平介慢慢地扶着她，让她坐在椅子上。

梶川征子叹了一口气。“对不起，无法好好向您致歉。”

“真是的，请你以后别再做这种事了！”平介说道。

尴尬的气氛弥漫着整个房间。水壶发出了水开的蒸气声，逸美关上煤气，拿出茶壶开始泡茶。

她把一杯茶端到平介面前。那只杯子看起来像是个赠品。“谢谢！在念中学吗？”

“二年级！”

“是吗？比我女儿大两岁啊。”

平介说这句话其实别无他意，但是梶川征子似乎不这么想。

“害您女儿也遭遇不幸……我也应该亲自向她道歉才是。”平介其实很想说，我女儿已经死了。你看到的只是她的肉体罢了，而我太太却失去了自己的躯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先生的错……

“我爸爸……”梶川逸美站在那里，突然说道，“当时真的很累。”

“真的吗？”经平介这么一问，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从去年年底开始，他几乎没有休息过，连过年也一样，每次一回家倒头就睡，总是累得半死。自从接下客运公司的工作后，几乎连打盹儿的时间都没有，实在是非常辛苦。”

“这样看来，确实是疲劳过度所致！”平介对征子说道。征子也点点头。

“尤其是一二月的时候。公司本来替他们在滑雪场的饭店里准备了休息室，但是一遇到长假，游客太多，连休息室也变成了客房，他们只能在食堂里迷糊一会儿。虽然每辆车由两名司机轮流驾驶，但是在车内根本无法休息。一旦停靠在休息站，还得检查车子是否有故障，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啊！”

“真是辛苦啊！”平介附和着，但是并没有因此同情他们。在他听来，这些说法只是推托的借口。他用一种略带讽刺的口吻说道，“但是保证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是职责所在吧。”

梶川征子的表情就好像挨了一记耳光似的。她眨眨眼睛，低下了头。

“因为，我们很穷。”逸美说道，“爸爸为了多赚一点钱，一直在勉强自己。”

“如果很穷，不可能住得起这种房子吧！”

“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逸美刚一说完，便立刻转身走进了房间。

“真对不起，女儿不懂事，乱说话。”梶川征子低头道歉。

“没关系。”平介说着便喝了一口茶。淡淡的糙米茶。

“那么我先告辞了。”正当他起身时，电话响了。电话机就放在墙角一个小型的组合棚架上。

当征子正要接电话时，房门开了，逸美高声叫道：“是骚扰电话！”征子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接了起来。

“喂，请问找哪位？”她瞬间皱起眉头，把话筒稍稍从耳边移开。

过了几秒钟，静静地挂上电话。

“果然是吗？”平介问道。

她点点头。“其实最近次数已经少多了。但是这些人有时又好像想起似的，突然打电话来。”

也许今天已经打来好几通这种电话了，应该都是逸美接的。

这种感觉令人不快。为了消除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平介立刻起身。

“那，我先走了。”

“啊，今天真是太谢谢您了。”

正当他要穿鞋时，电话又响了。征子抬头看着他，一脸悲凄，然后准备去接电话。

此时，平介轻轻地压住她的手，征子一脸惊讶。平介对她点点头，接起了电话。

“杀人凶手！”一个仿佛来自深井的声音，低沉得令人无法分辨其性别。

“你还想苟活到什么时候，快去死吧！除了死，你还能做什么补偿？明天凌晨两点以前，上吊自杀吧！要不然……”

“说够了没有！”平介气得叫道。

对方没料到接电话的是男人，就赶紧挂断，留下嘟嘟嘟的声音。

他把听筒放好，问道：“你们有没有报警？”

“没有，听说警察不太管电话骚扰。”

或许吧！平介也这么想，因此便不再多说什么。这种骚扰电话的动机这么明显，她可能也不好意思报警吧！

平介留意到话机旁边有一张小卡片。他拿起来一看，是某家公司的员工证，上面有征子的照片，还盖着一个“准”字，这表示她并非正式员工，而是像季节劳工一样的约聘社员。

“田端制造所……是金属加工厂吧！”

“是啊，您怎么知道？”

“这家公司是我们的下游工厂，我去过很多次！”

“啊，这样啊！那您是在 Bigood 上班吗？”

“是的。”平介点点头。Bigood 股份有限公司是平介工作的地方，由于创办人名叫大木，英文可以念成 BIG WOOD，所以 Bigood 便是取其缩略音。“什么时候开始在那里工作的？”他问道。

“去年夏天。”梶川征子答道。

颇意外的答案！平介原本以为她是丧夫之后，为了生计才不得不出去工作的。

“现在跟您说这种话也许很奇怪，但是我们真的很缺钱。”征子仿佛察觉到他的疑虑，接着说，“我先生不停地工作，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钱总是不够用。”

“花了钱当然就没钱了。”

“我们从不乱花钱！”

“既然你先生如此超负荷工作，想必赚的钱也不少吧！”

“但是他的薪水真的很少，每个月必须省吃俭用，才不会入不敷出。”

“他们公司的给薪制度到底是怎么订的？”平介感到很疑惑。

“我也不清楚，我先生从来不让我看薪资明细单，家里的生活费都是他从银行取出后才给我的，那点钱真的很难生活，所以我才决定打零工贴补家用。”

“也许你先生很节俭，把钱通通存在银行里。”她听了平介的话，猛然摇头。

“他也没有多少存款，所以我不得不出来工作。”平介觉得很奇怪，客运司机的薪水如果真的那么微薄，谁还会愿意做？但是，梶川征子看起来又不像在说谎。

“我想，关于客运公司的劳工福利，今后将会逐渐明朗化吧！”平介以一个旁观者的口气边说着，边穿上鞋子准备离去。

他并不是不同情这家人的遭遇，而是无法将她看做是同一战线的人。

否则，那就形同背叛了那些受害者家属。

“打扰了，请多保重！”平介客套一番便离开了。

梶川征子似乎还在说什么，但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12

今天的晚餐是竹笋拌饭、茶碗蒸和照烧鳕鱼，都是平介喜欢吃的东西。

“竹笋拌饭会不会太咸啊？”虽然直子这么问，平介却感觉和往常没什么不同。相当注重盐分摄取量的直子，总是喜欢叨念着“会不会太咸呀”。

“今天早上的事，后来怎么样了？”

“什么事？”

“田岛和远藤啊！我不是把他们搞错了吗？”

“啊！”直子笑着说，“是啊，还差点露出马脚呢！不过，还好没人发现。”

“那就好，不过小孩子真的长得很快呢！才一年就变了这么多。”

“我今天一整天也很辛苦的！小学六年级的孩子，不仅是体型，连长相也变了好多呢！我只好重新对照着长相和名字再记一遍了。”

“已经记住了吗？”

“怎么可能，只好一边敷衍一边记了！”直子边吃着竹笋拌饭边说道。她用的并不是藻奈美的碗，而是她自己的，这种感觉有点奇怪。

“对了，那个远藤到底是何许人啊？为什么和直子……应该说是和藻奈美这么亲密呢？”

“你很在意？”直子神秘兮兮地笑着。

“干吗？笑什么笑！”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你一定很在意，因为连我都很好奇呢！”

“别卖关子了，你调查过了吧！”

“嗯！那个远藤君啊，是藻奈美的第一男朋友呢！”

“第一？什么意思？”

“就是说，像阿拉伯国王不都会有第一夫人、第二夫人吗？他们就是这种关系啊！”

“胡说八道，难不成她还有第二、第三男朋友啊？”

“嗯，不过谁排名第二或第三，目前还看不出来，反正远藤目前算是排名第一。好像是今年冬天他们的关系才迅速发展起来的。”

“什么啊！明明还是个小鬼，就学大人搞这一套。”平介愤愤地说道，然后吃了一口茶碗蒸。汤头用柴鱼熬成的，味道十分鲜美可口，不愧是直子的手艺。平介想。

呵呵呵，直子笑了。

“你可能会觉得很无聊，不过藻奈美在学校似乎很受欢迎呢！连经过走廊也会引起其他班男生的注意，还故意开她玩笑。”

“那不过是恶作剧罢了。”

“你真笨，这种年纪的小男生，为了想引起喜欢的异性注意，总会故意找对方麻烦。你还记得吧！”

“我哪里记得啊？这种事……”

吃完饭，平介帮直子洗碗。他将直子已经擦过洗洁精的碗用水冲干净。

“你以前可是从来不做家事的！”直子有感而发道。

“明知藻奈美的身体里面是你，但是看到这么纤细的手，我不能不管啊！怕盘子摔破会不小心割到你的手。”

“没错啦！但是不论身高还是手掌大小，藻奈美都和我差不多呀，只不过她的手指更加纤细而已。”

“是啊，确实很纤细。”平介附和着。他想起直子原来的样子，身高一米五八，体重约五十公斤。

“还有，你可能不知道，藻奈美最近已经很会做家务了！像今天的菜，恐怕她都会做呢！”

“嗯？真的吗？”

“她也很会缝衣服呢！你那件铁灰色上衣的扣子是她缝上去的！你没发现吧？”

“我根本没发现，那孩子真是能干多了呀！”平介盯着直子，也就是藻奈美的样子。心想，我得要好好珍惜那颗扣子。

“只是……”直子扭动着右肩说道，“她没什么力气，碗常常洗到一半，手腕就会酸痛。”平介心里嘀咕着，她的两只手加起来只有你的一半大呢！

“对了，集合进行得怎么样了？”

“嗯，没什么特别大的进展。”

平介把赔偿金的事情告诉她。直子听到八千万日元这个数字也没什么反应，只是应了一声：“这样啊！”

“目标是订在八千万日元，也许会比这个数字少很多呢！”

“一定是这样啦！”直子洗好碗盘，再用热水把沾在手上的洗洁精冲洗干净。

“会议结束后，还发生一件奇怪的事。”

“奇怪的事？”

“嗯！”平介把梶川征子来道歉的事，回家的路上偶遇梶川征子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直子。她一边听着，一双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

“很不好受吧！辛苦你了。”

“嗯，算是突发状况吧！”

两人洗好碗，回到了客厅。如果是以前，一定会立刻打开电视。这时候，直子说话了：“刚才听你那么一说，我想起一件事。”

“什么？”

“巴士里的事。”

“什么事？”

“我隐约听到两个司机的谈话内容，当时车子应该停在休息站吧！其他乘客都下车休息，只有我和藻奈美还留在车上。嗯，因为那时候藻奈美睡得很熟，我不想吵醒她，正在犹豫要不要下车时，就听到司机的谈话。我们的座位离司机很近，前面有个位子留给司机轮班休息的，再前面就是驾驶座。”

“他们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也没有啦！不过有句话让我有点在意。他们提到喝点提神饮料比较好啦，什么咖啡因会起作用的。但具体是谁跟谁说的，我也听不太清楚。”

这样啊，平介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光凭这几句话就可推测他们的工作的确超时。

“要不要把这些事告诉警方？”他倾着头沉思。事实上，车祸发生之后，长野县警方曾经请求平介允许他们替藻奈美做笔录，他们想把证明事故原因的所有证言都搜集起来。那时候，平介以女儿的精神严重受创而无法开口说话为借口，拒绝了警方。几天之后，县警再次提出同样的要求，因为他们从媒体得知藻奈美已经能够开口说话的消息。但是，平介还是拒绝了他们。他的理由是女儿的精神状况还不稳定，而且车祸发生时她正在熟睡，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他只是不想让其他人接近藻奈美。其理由不用说也知道！

“有什么关系啊！如果只是提这些事……”直子说道。

“是吗？”平介点点头。但还是不想让直子站到证人台上作证。

“对了，还有下文呢！”

“什么？”

“不知道是哪个司机说的？他说：‘你这样子太累啦！至少今天休息一下有什么关系？赚那么多钱干吗？’”

“嗯，他们也发现自己是在疲劳驾驶啊！”

“这不是重点！你不觉得‘赚这么多钱干吗？’这句话很奇怪吗？梶川太太不是也说他们家经济拮据吗？丈夫拼命加班也赚不了多少钱啊！”

“她是这么说过……”

“要是加班也赚不了多少钱，那就不会说出‘赚这么多钱干吗？’这种话了。由此可见，与此相应的应该可以拿到不少钱吧！”

“这只是个人的感觉啊！”

“但是，以你今天亲眼所见，梶川太太并不奢侈啊！”

“可以这么说。”

两室一厅的小公寓、廉价家具、看起来像赠品的茶杯。“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赚了不少钱，家里却穷得要死？”

“也许是这样子吧！”

“梶川赚的钱并没有拿回家，而是另有用途吧！”

“太有可能了！”

“赌博吗？”

“女人？”

“嗯！”这也有可能。

应该说可能性比较高吧！“关于这一点，梶川太太倒是什么都没说。”

“她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装傻。两者都有可能吧。”

“或许真是如此吧。”平介的脑海中浮现梶川征子憔悴的脸庞。

她看起来不像在撒谎，还是她的演技太精湛呢？突然间，直子笑了。平介吓了一跳，她不像是因为什么好笑的事才笑出来。那双微微上扬的大眼睛，正盯着半空中。“怎么了？”平介问道。

“突然觉得很可悲。”直子说道。这时，她的嘴角浮起了难以言喻的微笑。

“很可悲？为什么？”

“因为……”她看着平介说道，“一想到事故的原因，你不觉得很可悲吗？虽然不知道司机是不是拿钱去养女人，还是去赌博，但是为了赚钱他勉强自己加班，结果导致事故发生，许多无辜的人都死去了。我和藻奈美也变成这副模样。”

“死得真不值得。”她又补上这一句。她的每句话都像冰冷又锐利的碎冰。

“我会调查清楚的。”平介说道，“梶川到底为了什么，必须赚这么多钱，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不用了，你不必这么做，我只是发发牢骚罢了。”直子笑道。这次她的微笑很自然。

“不，不能让这件事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平介这么说着，拍头望着佛龕上直子的照片。

13

平介一时情急所做的承诺，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仍然未采取任何行动。

虽然他也知道必须赶快进行，但苦于一直没有时间。目前日本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所以平介的公司也需要经常加班。他目前工作的场所是电动燃料喷射装置制造厂。所谓的电动燃料，就是利用电脑控制引擎所需的燃油，以取代从前的人工加油方式。平介觉得这象征着产品的升级换代。星期二的午休，他一如往常与牌友在老地方打牌。老地方指的是工厂门口的休息室。里面有一张桌子，一圈摆着几张铁椅。而牌友就是同一条生产线上的同事，有三十年资历的老员工，也有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他们最常玩的是桥牌，而且还要下赌注，然后每个月再以月结的方式计算。而平介从来没有赢过。

“啊，又来了！”差点就赢了，却被邻座的小伙子抢先一步，他是入社两年的拓朗。

平介敲打桌上的牌说道，“拜托手下留情啊！我有一阵子不上夜班了。”

“嗯？下礼拜不是轮到我们上夜班吗？”拓朗问道。为了不弄乱用摩丝定好的发型他总是把工作帽斜着戴。

“只有我不用上夜班，你们还是要照常轮值啊。好好加油吧！”

“嗯？为什么只有组长你例外？”

“不为什么！我现在就是不能上夜班而已。”

拓朗似乎还是听不懂，正想开口说话时，旁边的中尾达夫顶顶他的手肘制止了他。似乎在说“你也太迟钝了”。

“课长同意了吗？”中尾顺势问道。他比平介大两岁，曾经在寿司界拜师学艺。

“嗯，他希望我利用值夜班的工时协助B组。”

“这样啊！我听说B组的人手不足，你如果调过去，倒是能帮很大的忙呢！”

这时候，拓朗才恍然大悟似的，默默点了点头。

在事故发生后，平介上班的第一天，便对小阪课长提出想要取消夜班的要求。如果他继续值夜班，那么整整一周的晚上直子都必须独自待在家里。把一个女人独自留在家中，就已经很不安全了，更何况直子的外表还是个小学生。

小阪课长答应考虑看看，直到前几天才有了答案。没有优厚的加班费虽然有点心疼，但若等到家里真出了什么事的时候再请假就太晚了。

“喂，我听说啊……”中尾望着门口说道。这时，小阪刚好走进来。

“还在玩啊，谁赢啦？”小阪一边看计分表，一边问道。他长得不高，脸型却很宽阔，脖子又粗又短，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头部直接连着身体似的。

“哦，是拓朗啊？那平介呢？”

“老样子！”大家异口同声说道，接着都笑了。这表示平介从来没赢过。

“等一下就会赢啦！你们等着瞧吧！”平介将帽檐转到后面，伸手拿起桌上的牌。

“容我打个岔吧……”小阪望着平介说道，“你可以过来一下吗？有事想请你帮忙。”

平介咂咂嘴，将刚伸出的手又收了回来，起身说道：“哎呀，我有预感这一把会赢的！”

“我才觉得可惜呢！输的人要走了。”

平介作势要敲拓朗的头，接着便与小阪离开了“赌场”。

他们在离这边较远的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

“我想拜托你今天下午跑一趟田端。”

小阪说道，“公司不是委托他们试作 D 型注射器吗？他们说喷油嘴的开口位置很难调整，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想请合作伙伴去看看情况，如果你能一起去的话就帮了大忙了！”

“嗯，这样啊！好呀，我也觉得应该要过去看看比较好。”D 型注射器是他们公司预定明年推出的产品。目前委托田端制作所试作，再由大木的技术人员进行产品测试，做最终的确认。等正式生产时，便由平介负责这条生产线。所以在试作阶段所出现的问题，他也必须摸得一清二楚。此时，他又想起了工作之外的另一件事。梶川征子也在田端制作所工作。

“这样太好了，那我先去通知技术员。”

“好的！”

对了，课长压低声音问道：“你女儿的状况怎么样？已经稳定下来了吗？”

“嗯，好多了！”平介答道。只要一提起这个话题，他就低着头敷衍一番。

“那就好，一直想不开也不是个办法。”小阪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不过啊！一个大男人要养大一个小孩子可是很辛苦啊！尤其是个小女孩。”

“这一点我很清楚。”平介随口答道。其实，他根本不觉得自己在带孩子，而是和妻子共同生活。

“嗯，现在可能还不是时候！不过早晚还是要考虑一下吧！到时候你别客气，可以找我商量。”小阪拍拍他的膝盖说道。

“什么？”平介望着小阪的大脸问道：“课长说的是什么呀？”

“当然是再婚的事啊，替你女儿找个新妈妈。”

“啊！……”平介张大了嘴，连忙摆手说道，“不，我不会考虑的，我没想过再婚。”

“没关系、没关系！”小阪说道，“你现在当然会这么想了，只要把这件事暂时搁在心里就好了。等你改变主意时，再来找我吧！”

课长拍拍他的肩。“哦”平介应了一声。

“那就这样了。”小阪站起来，走出工厂。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平介想起了两件事：一是小阪爱管闲事，另一个就是小阪是他和直子的证婚人。

下午，平介随同两名技术员前往田端制作所。这两人都是他的好友。其中一位叫木岛的负责人年纪比平介略小，另一位川边大约二十来岁。平常在生产线上工作时，他们常常碰面，以至于都要把对方的脸看腻了。

田端制作所位于府中。建在一片茫茫旱田之间，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锯齿状的屋顶很像社会课本里的某种记号。

与井然有序的大木工厂不同，在这里各种机具随处可见，虽然凌乱，但是乱中有序。可能是为了应付总公司的各种要求，自成一套系统吧。

平介、木岛和川边一起视察 D 型注射器的喷油嘴开孔过程，并听取负责人的报告。由于他们是从总公司派来的人，所以那位比平介还要年长的组长明显显得十分紧张。平介很想告诉他，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有身份的人。

关于喷油嘴的讨论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便结束了。对于那个组长来说，这些结论的确具有参考价值。虽然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但是接下来的工作便交给这些技术员了。木岛和川边喝着速溶咖啡，似乎正在严肃地讨论什么问题。

平介借口说要跟一位老朋友打招呼，便离开了他们，独自在厂里走着。场内约有一千以上的作业员，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女性员工则以负责事务性工作为主。这家公司的制度应该也和大木一样，不会有兼职的办事员吧！

至于厂里的女作业员，多半都集中在卷线部门。

平介边走边了解到这个部门的工作是把电线卷入装有磁石的马达中，做成导线。据说比较适合女性。

卷线部门位于工厂的一角。约有十来名女作业员面对卷线机，正在工作。由于她们都戴着帽子和护目镜，所以看不清楚长相。平介边走边找，为了避免她们起疑心，他刻意保持距离，并若无其事地审视每个人的长相。

这时候，一名女作业员停下了手头上的工作，抬头凝视着他。当平介与她四目相视的时候，她慌忙地低下了头。由于她的脸庞非常瘦削，所以帽子和护目镜看起来显得格外大。

她离开了生产线，走向一名看起来像领班的男人，不知对他说了什么。这个男人看了平介一眼，便点点头，对她说了几句话。

然后，她小跑向了平介，并摘下帽子和护目镜，果然是梶川征子。

“上次真的谢谢您，多亏您的帮忙！”她低下头说道。

“你的脚怎么样？”

“嗯，已经好多了。真的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

“别客气！你现在离开生产线没关系吗？”

“我已经跟科长打过招呼了。”

“这样啊……” 她到底跟科长说了什么？平介有点在意。

为了避免影响到其他同事工作，他们走到一座大型高频波电脑的背面。依平介的经验，这具看起来像衣柜的机器，可以利用高频波加热金属排档。

“今天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才过来，顺便来找你。” 平介说道。

“这样啊？” 梶川征子似乎很紧张。

“其实是因为你上次跟我说的这些话，我一直无法理解。”

征子听他这么一说，抬起了头，露出了受伤的表情。“我觉得你先生的收入应该不少吧！这是我从别处听来的消息。即便的确是少，也绝对到不了你不得不出来工作的地步。”

“但是……” 她又低下了头。“我们真的没什么钱。”

“会不会是因为你先生把钱用在其他地方？” 平介明知道这句话很残酷，但还是说了出来。

征子抬起眼睛看着他，说道：“你是说我丈夫在外面有女人？”

“也有可能是赌博，或是欠人家钱。只是你不知道。”

她摇摇头。“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据我所知，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

但是，丈夫背着妻子在外面借钱的情况也不少啊！平介想说却说不出口。

“记得你曾经说过，你从来没看过他的薪资明细表！”

“是啊！” 她点点头。

“一次也没有吗？难道你从来没有过想知道他的基本工资有多少的时候吗？”

“对不起……” 梶川征子低下了头，像一个被老师训斥的学生。

“我实在不敢相信！” 平介叹息道，这是他出自内心的感受。

如果是问直子，他这个月的薪水有多少，相信她一定会马上回答出来。

“那个人……” 征子断断续续地说道，“很少跟我提他自己的事。”

“但是，你们在一起不是也好几年了吗？”

“六年。”

“嗯？”

“我们结婚六年了。”

“啊啊……” 不知道为什么，平介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逸美的脸。“这么说，你女儿是……”

“是我跟前夫生的孩子。”

“这样啊！那么，你是和你前夫离婚了？”

“不，逸美的父亲在十年前因癌症去世了。”

“这样啊！”

平介突然开始同情眼前这个女人了。同时，她也觉得逸美很可怜。这六年中，她适应了這個新爸爸吗？

“你先生是第一次结婚吗？”

“不，听说他很早以前结过婚，不过他从来不跟我提那时候的事，所以我也不清楚。”

“这样啊！”平介心想，我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居然在这种场合，打听她的私事。

“总之，看起来你丈夫这么拼命赚钱应该不是有外遇或是赌博的关系吧！”

“绝对没有！”虽然声音很小，但却回答得很坚决。由于不能让她离开工作岗位太久。

平介看看手表说道：“啊，我也得走了，不好意思打扰你工作。”

这时，她却说道：“嗯……请您等一下好吗？我马上回来。”

“什么事？”

“嗯……这个，请等一下……”她一路小跑过去，是与卷线部完全相反的方向。

几分钟后，她跑了回来，手里拿着一个白色包裹。“这是送给您女儿的！这也是别人送我的，真不好意思！”

包裹约有录影带的大小，从包装纸上的印刷便可知道里面的东西——白色巧克力。可能是谁从北海道带回来的特产吧！

“不用了，你还是带回去给你女儿吧！我想送礼的人一定也这么想。”

“没关系，人家送来了两盒，而且逸美也不太喜欢吃甜食。”

梶川征子意外地非常坚持，执意平介收下。连经过的推车的年轻工人都以奇怪的目光看着他们。

“这样啊，那我就收下了。”要是坚决不要的话，就显得太孩子气了，于是平介便收下了。

“那我先回去了。”梶川征子又回到工作岗位。像是完成了一项任务似的，她脸上的表情轻松了许多。

三人决定用川边开来的车回大木。在回公司的路上，平介在车上将包裹打开，请两位同事吃白色巧克力。要是吃不完的话，他决定分给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虽然直子喜欢吃甜食，但要是知道这是梶川征子送的，她一定会不高兴。

“杉田先生不吃吗？”木岛拿着糖果盒问道。

“嗯，我吃一个好了。”平介拿起一颗如棋子大小的巧克力，放入口中。令人怀念的甜味慢慢融化在口中。他想，有多少年没吃巧克力了？随后便想起来了。由于吃甜食容易生蛀牙，除非在特殊场合，否则直子禁止藻奈美吃巧克力。

14

平介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快九点了。他原本打算早点回家，结果又加了两小时的班。

直子在客厅看电视，一看到他便说：“回来啦！我马上去做饭。”说完便站了起来。

平介在二楼的卧室里换上运动服和毛衣，再下楼时，厨房中已经香味四溢了。

“今天是鸡肉盖饭吗？”平介边用鼻子吸着香味边问道。

“答对了！”直子说道，“外加蛤蜊味噌汤。”

“好棒啊！”平介边说边在饭桌前坐了下来。鸡肉盖饭和蛤蜊味噌汤都是他的最爱。他正想看报纸时，眼角瞥到了放在房间一角的书和笔记本。走过去拿起来一看，原来是数学课本和笔记本。夹在课本里的白纸上印着数学题。

“你刚才在做功课吗？”平介对着厨房的方向问道。

“啊，那是家庭作业。”直子大声喊道，因为抽油烟机的噪音太大了。“明天要交的。”

“嗯，真是辛苦你了。”

“什么辛苦你了？你等一下也要帮忙啊！”直子端着一只放着两碗鸡肉盖饭的托盘走进来。平介望着那双纤细的手，真怕她拿不动。

“什么？要我帮忙？”

“当然了！不找你找谁啊？”她稳稳当当地将两碗饭端到餐桌上，又折回厨房。应该是要去拿味噌汤吧。

“记得你好像说过，不能替孩子写作业的吧。”

“我可不是你的孩子啊！”她端着味噌汤说道，“你帮我看看吧，这真的很难啊！”

“与其说难倒不如说令人怀念啊！是鸡兔同笼的题吧。”平介看看那张习题。

“你会啊？果然是高专毕业的！”

“不管怎么说！小学六年级的数学，你应该也会吧！”

“我根本不行。一般的加减乘除还好，但是一遇到应用题或是图解题，我就不会了，从以前就这样。”

“哦！”

“我开吃了！”平介双手轻轻合十，拿起筷子。不管是鸡肉盖饭或味噌汤，都是十分的美味。他确信直子的手艺一点都没有下降。

直子的厨艺如此精湛，数学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平介虽然这么想，但是现实生活并非这么简单。

“喂，要是藻奈美的话，她遇到这种问题会怎么办？她会哭着向我求救吗？”

“应该不会吧，那孩子和你很像，数理科很强。老实说，我真的很伤脑筋！”直子皱着眉头。这种表情与她那张还是小学生的脸十分不相衬。

“发生什么事了？”

“倒是没什么事，只是感觉一种无形的压力。周围的同学们都以为我是个数学很强的女孩子，事实上正好相反。我反而还想请教别人呢！可是我又不能说数学突然退步了，连老师都露出那种‘这个问题绝对难不倒杉田’的表情。我只好拼命地笑，但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啊！一想到这里，我就开始焦虑不安。”

“这样啊！”平介应了一声，喝了一口味噌汤。“只不过是小学生的数学啊！”

“你不要说得这么简单好不好？”

“你都三十六岁了还……”平介说到这里便住了嘴，他也不知道应该说现在的直子是几岁为好。不过她对于三十六这个数字似乎还能接受。

“这跟年纪没有什么关系吧，不懂就是不懂啊！念小学时解不开的问题，又不会因为年纪大了就突然会了。”

“说的也是。”平介夹了一些小菜配着吃。电视上正在播映时长两小时的连续剧，只要一看到出演者都有谁，就可以猜得出谁是凶手了。

“那好吧，吃好晚饭稍微休息一下，就给你来个数学训练吧！”

“我觉得压力好大啊！不过，这也没办法。”直子也夹了一点小菜。两人的嘴里都发出了咀嚼声。

饭后，关掉电视，餐桌变成书桌，数学训练开始了。

但是，平介才教了一个小时，就发现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什么啊！原来这么简单啊。”直子把整张习题都做完了，便说道。

“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顺利做完数学作业啊！”直子睁大眼睛说道，“不愧是平介，还是你教得好。”

“不会吧！我不觉得是因为我教得特别好啊，一般水平吧！”

“嗯，但是全部都懂啦，为什么之前一直理解不了呢？真是不可思议！”

“难道是因为……”平介望着她，然后将视线往上移。“连智力也发生变化了吗！”

“嗯？”她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头。“意识是属于直子的，不过大脑却属于藻奈美的呀！像是才艺或拿手学科，都是由大脑决定的，所以说现在的直子拥有和藻奈美相同的资质吧！”

“啊，是这样子啊。”直子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既然身体已经发生了改变，当然智力上也会有这种变化！要是能早点发现就好了。

“不过，我可没办法像藻奈美那么喜欢数理科啊！”

“真的吗？在刚刚的训练前后有没有什么差别？应该会有改变吧！难道你现在还是很讨厌数学？”

直子凝视着自己的双手，垂下了长长的睫毛。“我也不知道。”她抬起头说道，“不过，现在即便想到明天有数学课，肚子也不会痛了。”

“之前会肚子痛吗？”

“会痛得不行！”她说说着便笑了起来。“我去泡咖啡！”

“嗯，好啊！”

直子摆正一条腿，正准备站起来，突然脸上却浮现出一种不适的表情。她皱着眉，扭着头。

“啊，奇怪！”

“怎么了？”

“好奇怪啊！”

“到底怎么了？”

“等一下……”直子慢慢地站起来，看看平介，朝他眨眨眼之后便迅速离开客厅，走进洗手间。可能又肚子痛了吧！平介这么想，便打开了电视。新闻已经开始了，正好在播职棒比赛的结果。他的注意力马上被这则新闻吸引，因为他是巨人队的球迷。

体育新闻过后，进了一段广告，直子却还没出来。直到开始播放天气预报的时候，她才从洗手间出来了。直子脸上的表情很复杂，看起来好像在沉思，又好像是发现了什么奇妙的东西。不过，已经不像刚才那么严肃了，所以平介也以轻松的口吻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呜……”她呻吟着。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嗯，没有不舒服。”她又坐回到原处。但是平介觉得她似乎坐立难安。这时，她羞涩地盯着他说：“明天要吃红豆饭了！”

“嗯？”平介一时之间还搞不清楚。不过，他也没那么迟钝，立刻就明了她的意思。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啊，是那个吗？”

“没错！”她点点头。“我现在才想起来，那孩子的月经到现在都还没来呢！听说有些比较早熟的女同学，五年级就来了！”

“这样啊！”对于平介来说，这是一个无法评论的话题。“那，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嗯，就是那个来了以后。”

“嗯……”直子脸上的表情缓和了许多。“不会呀！我早就习惯生理期了，毕竟我和它已经相处了二十多年了！而且第一次也不会来很多。”

“现在怎么办？”

“现在？当然用卫生巾了！用我自己剩下的，不过尺寸大了一点。”

“哦！”

这时候，除了“哦”之外，还能说什么？平介搔搔头这么想。就算是藻奈美发生了这种情形，自己的反应也一定像现在这样迟钝吧！

“那真要恭喜你了！”

“谢谢！”直子低头致意，便呵呵地笑了起来。

“如此一来，藻奈美的身体也渐渐成熟啦！只要别像我一样，生理期一来就痛得半死。也只有这一点，不是得自平介的遗传吧！”

“是啊！”对于她的玩笑话，平介却笑不出来。前面那一句“身体也渐渐成熟啦！”总是在他脑海里回荡着。现在直子的心智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这次身体也变成熟了。照这样下去，两人之间的关系到底该怎么办？

杉田家的浴室，从整个房子的面积来看，算是相当宽敞。浴缸大得足以让一个成人泡在里面，轻松地伸展双脚，与此相应的冲澡的地方也十分宽敞。可能是以前住在这里的人家很喜欢泡澡吧！平介之所以中意这个房子的第一理由，也可以算是这间宽敞的浴室了。

平介一边洗澡，一边环顾四周。墙上的吸盘挂钩上挂着一顶小浴帽。他想，直子最近应该也用过那顶浴帽吧！在放着洗发露和香皂的架子上，有一把粉红色的安全剃刀，那不是平介的。他不擅长使用剃刀了，每天早上都是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这把粉红色剃刀是直子用来刮腋毛的。不过，她现在也用不着了吧！平介这么猜想。在杉田家，每位成员每天都会泡澡，但是今晚由于是直子生理期的第一天，所以她不能泡澡。平介一个人洗澡的情况，也是从直子住院之后才开始的。在事故发生之前，除了值夜班那周以外，都是和直子或藻奈美一起洗澡。为的是充分利用这间宽敞的浴室。

不过，他觉得也许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和直子一起泡澡了吧。要是般的夫妻，一辈子一起洗澡也无所谓。但是现在的她，是直子又不是直子，外表看上去明明是自己的女儿藻奈美。

在平介的朋友当中，也有几个人的女儿年纪与藻奈美相仿，他们最近都在感叹女儿已经不愿意再和自己一起洗澡了。要是藻奈美还活着，平介也会遇到这种情形吧！虽说这是不为外人所知的私事，但即便是在家里做这种事也实在不妥吧……

越想就越摸不着头绪，脑子一片空白。他把湿毛巾放在额头上，从浴缸里站起来。

直子在客厅里为明天的课程做准备。她把课表放在桌上，并把需要的课本和笔记塞进书包里。

“我刚才在想，你为什么在这里做这些事？”平介一边从冰箱里拿出一罐三百五十毫升的啤酒，一边问道。

“嗯？不行吗？”

“没有啊，我只是想藻奈美明明有自己的房间，却放着不用。”二楼的那间有六叠大的西式房间是藻奈美的卧室。

“嗯，话是没错啦！”直子吞吞吐吐地答道。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只是……只是不想用那个房间。”

“为什么？”

“嗯，你可能会觉得我很无聊。”直子看着平介说道，“那个房间里一直维持着藻奈美生前的样子。”

“嗯？”

“桌上的东西，床上的棉被，我尽量保持原状，除非要拿课本或笔记时，我才会碰它们。至于其他东西，我会很小心地避开。”她凝视着自己的手说道。

平介听到这里，停下了开啤酒罐的动作，心里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连这种事她都想得到？他气自己粗心大意，到现在都不曾留意藻奈美的房间是什么样子？直子每天以藻奈美的身份去学校，回家还得打扫整理，她一定每天都在烦恼如何处理女儿的房间。

“原来是这样啊？”

“对不起，虽然我也觉得这很愚蠢。”

“我可以看看吗？”平介起身说道。“藻奈美的房间吗？”

“嗯。”

“当然可以。”两人便走出了客厅。

杉田家的二楼有两个房间，一上楼有一个通道，右边是藻奈美的房间，左边则是杉田夫妇的卧室。

轻轻打开右边的房门，迎面飘来一股洗发露的香味，里面一片漆黑，平介不知道照明开关在哪里，正在墙上摸索着，直子在一旁迅速按下开关，日光灯闪了一下之后，整个房间顿时亮了起来。“原来如此！”他从嘴里轻轻地吐出了这句话。

毫无疑问，这果然是藻奈美的房间。靠窗的书桌上放着一本杂志，封面是某个少男偶像团体，团员们个个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墙上也贴着一张这个团体的海报，团名叫少年队，这是平介不久前从藻奈美那里听来的。书架上整齐地排放着一排少女漫画。那张小小的床上，铺着格子床单，枕头旁边放着一只泰迪熊……是那只泰迪熊。床铺表面有一处微微凹陷，那正是藻奈美躺过的痕迹。平介突然有一种感觉，说不定伸手去摸还可以感受到她的体温呢！

“有打扫吗？”平介问道。“我只用吸尘器吸吸地板而已。”

“那过不了多久，整个房间都是灰尘了。”

“嗯，”直子点点头说，“我也知道不可能永远保持原状。”

“是啊！”平介大大地叹了一口气。他将视线移到藻奈美的椅子上，上面铺着一个有草莓图案的小坐垫。他记得这个坐垫，那时候藻奈美还小，嫌坐在这张椅子上高度不够，所以直子便做了这个垫子给她。即使后来她长大了，还是一直使用。

“直子，你到那里坐一下好吗？”

“椅子吗？”

“嗯。”

直子并不想碰触其他东西，所以小心翼翼地将椅子拉出来，慢慢地坐下。她望着平介说道：“这样可以吗？”

平介双手叉腰，望着直子坐在椅子上的样子。这一瞬间，藻奈美回到了他的世界，他感觉好像在看一张令人怀念的照片。“藻奈美……”他低声自语。

直子很清楚丈夫现在看到了什么。“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她说道，“你可以替我拿面镜子过来吗？”

“镜子？”他立刻明白她的用意。“镜子放在哪里啊？”

“尽量拿大一点的。”

“我知道了！”他的脑中立刻闪过一个念头。“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拿。”平介走出房间，跑进对面的卧室，里面是日式房间的格局，墙边有两个衣柜，靠窗的位置摆放着直子的化妆台。这些都是结婚时她的嫁妆。

平介走近化妆台，双手抱起镜面，使劲儿将它扛起来。他在搬家时就发现这面镜子可以拆下来。

完全拔出后，他搬着镜子回到藻奈美的房间。“好厉害，亏你还想得到！”直子深感佩服。

平介将整面镜子立在地上，向着直子的方向。“怎么样？”

“往上移一点，再往左边移一点点。嗯，这样就可以了。”

直子终于能够从镜子中看到女儿完整的模样了。她凝视着镜子好一阵子后，眼眶湿润地看着平介。

“我想拍张照片！”

“我去拿相机！”

“不，不用了。”她的口气听起来，好像觉得即便拍下来也没什么意义。直子再度望着镜中的女儿，时而改变着脸的角度，时而动动手脚。

“用这个房间吧！”平介说道，“该打扫的时候就好好打扫吧。”直子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微笑着应道：“好吧！”现在，两人都在楼上，索性铺上被垫准备睡觉了。自结婚以来，他们都是睡在一张双人被垫上。就在平介快要进入梦乡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他睁开眼睛，直子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怎么了？”他昏昏沉沉地问道。

直子先是一副别扭的表情，接着说道：“我问你，那个啊，要怎么办？”

“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啊？”

“就是……那个啊！那、个……”

“那个？”她指的是什么？平介一时无法会意。但是当他恍然大悟时，睡意也全消了。

他睁大眼睛问道，“你是指那个吗？”

“嗯！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当然不能啊，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还能怎么办？”

“是啊，我们又不能做……”

“那还用说！别傻了。我怎么可能……跟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且还是个小学生。”

“但是，你受得了吗？完全不做的話，不是很难受吗？”

“不管能不能忍受，就算我知道你是直子，但是看到你的模样，还是感觉怪怪的。我又不是变态。”

“说的也是，那你会去找其他女人吗？”

“啊！”平介起身，在棉被上盘腿而坐。“我倒是没想过这个问题。对了，那你呢？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欲望？”

以前有过。她曾经在半夜醒来，靠着平介小声地说：“喂，我们做吧！”

“但是现在啊，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即使脑子里想着这些事，也没什么感觉。应该说是身体没什么反应。”

“太不可思议了。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啊！”平介认为，若是小学生一想到性，生理就会起反应，这才是有问题呢！“无论如何，这种事也是无可奈何，只好放弃了。”

“是啊。”直子无精打采地点点头。“其实也可以用手或嘴啦！不过还是不太好吧。”

“你在胡说什么？拜托别再说啦！你可能觉得讲这些话很平常，但是在我看来，这些话就像从藻奈美口中说出来的一样。”

“啊，说的也是。那就当做没发生过吧！”

“嗯。”平介又把脚缩进被窝里。但是在盖上棉被之前，他说道，“我有一个建议。”

“什么？”

“就是我们对彼此的称呼。现在，在家里我都叫你‘直子’，而你也会叫我‘老公’或是‘阿平’吧！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改变一下。”

“你是说我们应该像在外面一样的称呼对方吗？”

“嗯。我觉得我们必须适应，往后的日子还很长呢！”

“是啊……”直子望着天花板想了很久。这时候，平介看到她睡衣上的图案，是各式各样的猫咪插图：生气的猫咪、哭泣的猫咪、微笑的猫咪、装模作样的猫咪。

“我知道了！”她终于说话了。

“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

“是吗？”

“从今晚开始，你就不是阿平，而是我爸爸。”

“没错！”

“那，晚安。爸爸！”

“晚安……藻奈美！”

平介钻进了被窝，但是睡意全无。不久，传来了直子规律的鼾声。果然还是小孩子，这么容易就入睡了。

他一边头脑清醒地凝视着黑暗，一边想着，我到底是失去了妻子？还是失去了女儿。

站着的男人，双颊微微抽搐，脸上泛着油光，连距离他较远的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紧贴在头皮上的稀薄的头发，看起来就好像是被晒干的海苔。他可能很喜欢打高尔夫球，因为连宽阔的额头都晒得黝黑。即便如此，他黝黑的脸现在似乎也因争辩而变得面红耳赤呢！

“从四千万日元到四千四百万日元。”这个男人说道。声音回荡在空中，这句话打破了寂静。可以说，这是一场攻防战的开始。平介不太喜欢参加这种场合，但是又不能逃避。

“我们会把这个数字列为赔偿金的参考范围。同时我认为有必要根据性别、年龄来区分，酌情增减。”

发言人是黑交通的总务部长，一个叫富井的男人。真是件苦差事！平介虽然立场与他敌对，但是却很同情他。因为肇事者又不是他。

被害人家属自救会与黑交通之间的赔偿金交涉，照例在新宿某家饭店内的会议厅举行。车祸发生至今已经三个月了，也许正逢星期六，自救会几乎是全员参加。而客运公司方面，除了富井之外，还有五名代表和一位顾问律师出席。客运公司的人都坐在会议室的最前方，而对面则是自救会成员的位子。这场面好像在召开记者会啊。平介心想。

“您所说的赔偿金额是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呢？”代表自救会的向井律师问道。

刚刚坐下的富井又站了起来。“这个……我们也是根据以往的事故经验来判断，本公司尽可能以接近上限的金额来补偿各位。还有，交通部也指示我们必须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做善后处理。”

这时，林田干事举手了。

“您所说的‘以往的事故经验’，我想应该是针对无法预测的，不可抗拒的意外发生时，所做的补偿吧？例如气候突然恶化，或是其他车辆阻碍行车安全等。但是这次的意外恐怕与这种情况不同吧！”

“什么意思？”

“我们认为这不是一场单纯车祸，而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说明白一点，这场车祸也相当于过失致死！难道不是吗？让精神状况不佳、没有充分休息的司机驾驶这么危险的滑雪巴士，谁都知道早晚会出事。公司还收了钱，让乘客坐上这种危险巴士，这种行为不就等于犯罪吗？致乘客的性命于不顾，你们的行为，根本就是草菅人命啊！你们做了这种事，竟然还敢参考过去的案例，难道一点都不觉得过意不去吗？”

林田激动地讲完这段话，便坐回了自己的位子。有几个人轻声鼓掌。

此时，无例外客运公司的代表，脸上表情都很难看。听到过失致死这类字眼儿，不论是谁都无法冷静下来。况且，这也是他们无法否定事实。

不久前，劳动标准局才发布了一则消息：两名大黑交通的主管，疑似违反劳动标准法，已移送东京地检署侦办。而在事发之前，关东交通局对大黑交通进行了特别保安监察，发现他们明显违反了超时驾驶禁令。为了确保运输交通安全，政府对他们实施处分，并提出八辆观光巴士必须停运十四天的禁令。根据调查结果，公司里将近一个月以上未曾休息的驾驶员竟然有四名，光是这一点就违反了交通运输事业法规所制定的超时驾驶禁令了。

再加上长野县警方仍以违反道路交通法，持续对大黑交通进行搜查工作。依据调查结果，很可能又会有新的处分。

对于被害者家属而言，正因为现在有了这么多“靠山”，林田才敢做出如此强硬的发言。

“真不要脸！根本就不肯认罪啊！”平介旁边的一名男子发言了。他就是痛失一对双胞胎女儿的藤崎。“前天我看报纸，他们竟然把违反超时驾驶的罪，推到驾驶员身上！”

“不，这……这是因为……”客运公司有另一名代表站了起来。他是运行管理部部长笠松，平介也是在刚才的介绍中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只是说，超时工作并不是公司的指令，而且也不强制执行。特别是梶川驾驶员，事实上是他自己要求增加工时的。”

平介看着笠松的脸。

“这是真的吗？”藤崎发出了怀疑的声音。“不管再怎么想要钱，也不会有人不眠不休地拼命工作吧！”

“不，是真的！只要进行内部调查就知道了。”笠松以热切的口吻说道。

也许是真的，平介心想。直子说曾经听到两名司机的对话，其中一名司机说：“你这么拼命赚钱干什么呢？”由此可知，另一个人一定是主动要求增加工作时间的。

平介心想，看来梶川果然是很需要钱，但是他到底把钱用在什么地方？

“就算这样，也不能说公司完全没有责任啊！”自救会的律师向井发言道，“依据劳动基本法，不仅禁止公司强制职员超时工作，如果本人要求而公司也同意的话，这也是禁止的法。”

“是的，您说的没错。”笠松低下了头说道，“所以，我们并不是想逃避责任，只是刚才有人对于报上的报道有所误解，我们只是想更正一下而已。关于梶川司机的情況，绝对不是公司强迫他的。”

“但是你们的做法或许和强迫性差不多吧！”林田说道。手里拿着记录本一样的东西。“我这里有一份去年的资料，巴士司机一个月的平均工时比全行业平均工时多出了六十个小时。值勤以外的加班，每个月平均五十小时，是全行业平均的三点五倍，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的基本工资比起其他行业雇员的要低，所以只好以加班费来做补贴了。尤其是最需要子女教育费的三四十岁员工，加班情况更明显。大黑交通应该也有相同情况吧！”

大黑交通的代表完全无法反驳，纷纷哑口无言，甚至还有人点头同意。

“那个，这样的话……”由于话题已经扯远了，原本一直坐冷板凳的总务部长富井开口说话了。

“各位自救会的成员，大体上你们希望获得多少赔偿金？”包括林田在内的四位干事与向井律师小声地讨论。他们比邻而坐，自救会的其他成员将所有事情交给他们处理。最后向井律师终于开口说话了。

“关于赔偿金这一点，不应该有性别和年龄之分，必须一视同仁。这是自救会成员一致的意见。至于金额的话，经过几次开会，已经讨论出结果了，而且我们不希望因金额再讨价还价。这个金额是八千万日元。”

这段话说得如此果断，对于大黑交通的人来说，这就像一记突如其来的重锤，从上方重重敲下，令代表们个个无精打采地垂下了头。头发花白的常务是在场职位最高的负责人，他双手抱着头，沉默不语。社长于前一阵子退休了，现在就由他暂行社长的职务，并于不久的将来，升任社长。但是平介看得出来，他一点也不高兴。

讨论的过程似乎又得延长了，平介郁闷地想到。

关于今天的交涉，大黑公司表示结果需由公司内部讨论之后再做决定。今天的做法，对于自救会是否有利，平介并不清楚。但是看到干事及向井律师的样子，应该算是有所进展。平介走出会议室，大黑交通的人正在走廊上整理刚才开会的资料，只有运行管理部部长笠松，在另一处填写资料。平介走近了他，说道：“嗯，不好意思！”

可能从未想过会有被害者家属主动过来搭讪，所以笠原的眼神充满了惊讶。他把平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之后，便答道：“啊，您有什么事吗？”

“关于刚才提到的事，就是……关于梶川司机主动要求增加工时的事。”

“嗯？”

“梶川先生是不是很需要钱，才会这样勉强自己？不知您是否听说了些什么？”

“没有，关于这些细节部分，负责人并没有跟我说得很清楚。”笠原并没有掩饰他的疑惑。为什么被害者家属会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这时候，平介的后方传来叫唤声。“杉田先生！”

回头一看，是林田。平介向笠原道谢后，走向林田。“杉田先生，这样不太好吧。请不要与对方交涉私事好吗？”

代表干事林田皱着眉说道。“啊，真不好意思。”平介一边道歉，一边想着，并不是进行私人交涉，我是在调查车祸的真相。平介倒是不太关心赔偿金的金额。不，他当然想得到赔偿金，而且越多越好。但是他不想在这件事上花太多精力或时间。比起这件事更让他坐立不安的，就是到现在还无法得知车祸发生的原因。虽然现在大致可以确定，是因为司机超时工作造成的过失。但是到底为什么要如此拼命工作呢？这一点仍然暧昧不明。因为他很需要钱，这是当然的。为什么会需要钱？是生活太过奢侈？还是负债累累？有外遇？还是嗜赌成性？平介很想知道真正原因。要是不弄清楚，根本就没有心情接受现实。

他看到藤崎正在和向井律师说话。他的谈话内容隐约传进平介耳里……当时说至少一亿日元是不是比较妥当？他好像是这么说的。律师露出为难的表情，并解释道八千万日元已经是相当高的金额了。

17

平介在新宿车站正想要买返程车票时，才发现身上没有零钱。于是他找了一家书报摊，想买本周刊换零钱，这样也可以打发坐电车的时间。

但是他找不到那本常看的周刊。这时候，一本男性周刊的封面吸引了他的目光。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封面上那个性感女人的撩人姿势吸引了他。这种周刊杂志的名称《快乐星球》，便让它的存在价值一目了然。

平介从来没买过这种所谓的色情杂志。他曾经在公司的更衣室中看到过这种杂志，但从来不会拿起来看。

买一本来看看吧，但是又不敢买，这倒是事实。书报摊的店员是名年约五十岁的胖女人。平介有点担心会引起异样的眼光。

只要一犹豫，他就更无法下决心了。最后，平介还是拿起一本不太想看的普通杂志，并打开了钱包。这时候，一名看似上班族的年轻男子走到他身边，大概扫了一眼店头

的周刊，便毫不犹豫地拿起了一本《快乐星球》，接着掏出了一千日元的钞票。女店员一副对买卖毫无兴趣的表情，面无表情地将零钱找给他。

原来如此，只要大大方方地买就可以了……

平介假装现在才发现那本杂志，鼓起勇气拿起了一本《快乐星球》，然后与刚才手里拿的那本杂志，连同一万圆钞票一起递给了女店员。他真希望赶快离开那个地方，但是女店员将要找的钱数了好几遍之后，才交给他。当然，至于平介买了什么杂志，她根本毫无兴趣。

在回家的电车上，他翻看着那本普通杂志。《快乐星球》与商讨赔偿金资料一起放在手提包中。他此刻的心情就像是一个刚买到期待已久的玩具的小学生。

下了车，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时，忽然看见桥本多惠子迎面走来。那略带棕色的长发随风飘动。她也马上注意到了平介，便站在原地，微微启口，脸上洋溢着自然的笑容。

“啊，桥本老师，您好啊。好久不见了！”平介点点头，打了一声招呼。

“杉田先生，我刚才正打算去府上拜访呢！但是您不在，本想改天再来的。”

“这样啊！要是您方便的话，不如现在过来吧！”

“但是您现在才回来，一定很累吧！”

“不会啊，反正我也没做什么累人的苦差事。请吧、请吧！”

“这样啊！那就打扰一下了！”桥本多惠子转身，两人并肩走向杉田家。

“藻奈美好像也不在家，她是不是跑去哪里玩了？”

“应该不会吧！”平介看看手表，时间接近下午五点了。“我想她应该出去买晚餐的食材了吧！差不多这个时间了。”

“哦哦！”桥本多惠子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藻奈美最近好像可以代替妈妈做一些事了！”

“是啊，真是难为她了。”

“好厉害啊！我长这么大了，竟然还要妈妈做饭给我吃呢！”

“啊，桥本老师跟父母一起住吗？”

“是啊！他们还希望我早点嫁人呢！”

“像老师这样子，还怕找不到对象吗？”

“才没这回事呢！学校是个很小的圈子。”桥本多惠子赶忙摆摆手，表情竟然那么认真。要是这样的话，我愿意当你的男友候选人，平介想到这句玩笑话，却没有说出口。要是她当真了怎么办？真是太不谨慎了。

到了家门口，平介还是按了一下门铃。但是内线电话的扬声器中并未传出直子的声音。

“她好像还没回来呢！那个，是不是藻奈美在家比较好呢？”平介问道。因为他认为，即使是老师，一个年轻女人只身来男人的家里也不太方便吧！

“不，最好还是直接和您谈。”

“啊，是吗？那，请进。我们家很小。”平介打开了大门，催她赶快进来。倒是桥本多惠子一点也没有不自在的样子，说了一句：“打扰了！”便走了进来。在她经过平介身边的同时，飘来了一阵洗发水的香味。

他请她来到一楼的客厅。这时候要是家里有果汁准备着就好了，平介打开冰箱时心里这么想着。结果里面只有啤酒和麦茶。直子以前就说果汁对小孩子的牙齿不好，所以一直都不肯买果汁。就算现在她自己变成了小孩子，这个习惯也还一直保留着。

最后，他只好倒了一杯冰麦茶端出来。您不用这么客气，桥本多惠子点点头。她坐在电视机前面的一个坐垫上。那是直子嫁过来带来的客人专用坐垫。原本都没什么用，自从车祸发生之后，前来吊唁的客人络绎不绝，所以才从橱柜深处拿出来。若是没有发生那些事，也许今天就不得不先请桥本多惠子站在门口等，而自己得拼命寻找这个坐垫了吧！

“请问您今天专程过来要谈些什么呢？藻奈美在学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没有、没有！”桥本多惠子赶忙摇头并摆手说道，“其实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啦，只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哦？”平介搔搔鬓角。桥本多惠子的口气听起来有点不自在。“嗯，是什么事啊？”

“前几天藻奈美来找我商量……”

“嗯！”

“她说她想念私立中学。”

“嗯？”平介感到相当惊讶。他手上的麦茶险些从玻璃杯中泼出来。

“私立中学，那个……指的是麻布或开成这种学校吧！”

“嗯，若是男校，就像这一类。当然也有等级普通一点，或是更容易申请的中学。”

开成或麻布很难申请吗？平介自顾自地辩解。他对于这方面的事一无所知。开成中学和麻布中学的名字也是从直子那里听来的。

“也有这样的女校吗？”

“当然，像是樱荫或是白百合学园就是。”

“啊啊……”平介开始挠头了。

“怎么说呢？这些校名听起来好像水平很高啊！”

“是的！”桥本多惠子点点头。“这些学校的水平都很高。学生的偏差值必须在六十以上才进得去。”

“这样啊？”平介随声附和着，但完全搞不清楚。事实上，他对于大家热切讨论的偏差值真的一点概念也没有。他闭眼沉思了几秒钟，然后睁开眼睛问道：“这么说，藻奈美想念那种学校？”

“她倒是没提出具体的学校，因为她还没决定。关于升学的事，您完全不知情吗？我还以为她已经跟您商量过了才决定的。”

“我完全不知情。”

“这样啊！那……是藻奈美自己决定的吧！”桥本多惠子说着，便喝了一口麦茶。平介凝视着杯口，脑海中瞬间浮现一个念头：杯口上是否留下了她的口红印？不过，桥本放回桌上的那只玻璃杯并没有唇印。

平介将视线转移，双手交抱胸前。“她怎么会突然说出这种话？”

“她曾对我说过，这是考虑到将来的出路所得出的结果。”

此刻，脑海中浮现直子的脸，他想着“将来”这个字眼儿，突然感觉到一阵不适。这个问题并不是不理睬就能解决。只要直子以小学六年级的藻奈美的身份存在一天，那么作为藻奈美的将来就确实存在。那绝对不属于杉田直子，也不会与平介的将来有所交集。其实这是早已存在的事实，但是至今他不曾正视这个问题，只是自己不愿意去想罢了，拖一天算一天。但是，直子并不这样想，也许对她来说，这已经变成她自己的问题，会深思熟虑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啊……若是为了将来着想，念私立中学比较好吗？”

“现在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桥本多惠子以一名班主任的专业眼神直视着平介的眼睛。“藻奈美考虑了很多，她认为现在努力一点，挤进私立中学，将来的出路就有很多选择的机会。”

“选择的机会……”

“是啊，藻奈美自己说的。不知怎么搞的，她最近的措辞用句像大人一样，有时候跟她聊着聊着，差点忘了她还是个孩子呢。”

平介心想，那当然了！不过他还是得装傻。“她只是刻意装大人啦！”

“不，我觉得她不像您所说的是在刻意装模作样，她的沉着稳重是发自内心的。有一次，班上男生在扫除时吵闹，她还批评了他们，口气比我还严厉呢……”说到这里，桥本多惠子停住了嘴。

“对不起！话题扯太远了。”

“没关系。那……老师觉得怎么样？”

“我不认为一定要念私立中学才会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公立学校也有公立学校的好处。以这个学区来说，就是第三中学。这所学校的校风良好，学生的素质也相当高。但是藻奈美似乎相当坚持，所以我想尊重她的意见。于是就想先来拜访一下，征询您的意见。”

“能有什么意见？我今天才第一次听到这件事。”

“是啊！我也吓了一跳。”

“请问，如果要念私立学校，是不是该做什么准备工作？”

“当然需要！像是搜集资料，选择学校。藻奈美也必须准备入学考试，最好还要参加公开模拟考。”

“嗯？”平介前倾身子问道，“考试……您说还要参加考试，才能念中学吗？”

“是的，这是某些学校的必备条件。”

桥本多惠子睁大了眼睛答道。她的表情仿佛在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

“与其说是考试，应该是像智力测验吧！像益智问答那种测验吧！”

“不是、不是。”女老师摇摇头。“其中有几所学校只考作文，不过这是少数。大部分学校都会考国语和数学，再加上作文。有些学校会加考理科和社会学。”

“那不是和高中联考没什么两样吗？”

“是啊！所以中学入学考试，就是早一步体验高中联考的激烈竞争。藻奈美所说的选择机会，还包含了将来不用再参加高中联考。”

“哦，原来是这样。”

平介心想，直子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这些事情？他很快就得出了答案。一定是自己的脑子里只顾着考虑工作的时候吧！

“但是，我还是不太赞成这么早就让小孩子卷入激烈的升学竞争，所以我要她再好好考虑考虑。”

“我知道了。我会跟她谈一谈。”

“那就拜托您了。站在我的立场，我也不希望藻奈美脱离这个班级。她在班上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班长，若是决定准备升学考，可能就没什么机会与大家相处了，实在太可惜了。”桥本多惠子笑着说道。

正当她要起身告辞时，大门处传来了开门声。

“我回来了！”传来了直子的声音。

“啊。”桥本多惠子看看平介。接着，又传来直子的声音。

“奇怪，为什么会有这双鞋子？”然后她又继续说道，“喂，你知道吗？我在超市发现一个很少见的东西呢！芋头茎，记不记得十年前我们曾经在大阪的亲戚家吃过。现在竟然有在卖啊！这在东京真是太少见了！”

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一边走进来的直子，在门口看到他们便愣住了，像一个电池耗尽的洋娃娃。

“嗯？老师，怎么会？”直子交替地看着班主任和平介的脸。

“嗯，我有事找你爸爸商量。”桥本多惠子说完便将视线移到直子手上的超市购物袋上，袋口露出一根直径约两厘米的红色块茎。“哦？这是小芋头吗？”

“对！这是芋头茎。”

“这样啊……”桥本多惠子一脸无法理解的表情。

“啊，一年前……一年前啊，我们在大阪的亲戚家曾经吃过这种菜。”平介慌忙地找借口掩饰。藻奈美，你真笨啊，刚才怎么说成十年前呢？”

“啊，我是这样说吗？不好意思！是一年前，一年前。”

“哦，是去年啊！那要怎么吃啊？是做成沙拉吗？”

“不是，要煮的，做法也不难。不过要把涩液煮出来就得花点工夫。”

“藻奈美知道怎么煮啊？真是了不起！”

“十年……一年前亲戚煮这道菜时，我也在旁边帮忙。当时的笔记应该还留着吧！”

“你真的好厉害啊！下次也教教我吧！”

“什么时候都可以啊。现在的年轻人……也包括我啦，最近大家都不太会做这种菜了。”也许是话题扯到做菜，她的措辞用句又变成大人的语气了。平介开始担心。

“藻奈美，老师要回去了，总缠着老师可不好吧。”

“啊，是啊、是啊！”直子拿着一堆东西又回到大门。

“对了，你刚才好像说了一句奇怪的话？你说鞋子怎么样？”桥本多惠子穿上鞋子后问道。

“啊，这个，您的鞋子跟我妈妈的一样，我还以为有人把她的鞋子拿出来了！”直子答道。

“这双鞋吗？真的吗？原来是这样啊！”

“真的吗？”平介问道。

直子点点头。

“妈妈很喜欢这双鞋，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老师穿起来更合适，妈妈穿起来太花哨了，她的脚也不像老师这么细。”

“哎呀，不要一直盯着我的脚啦！”桥本多惠子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向平介行了一个礼。“那我就此告辞了！”

“啊，请慢走！”桥本多惠子回去之后，平介将门锁上，此时已不见直子的踪影。平介进屋，就看到她正在厨房里整理刚买回来的蔬菜。

“怎么都没听你提起念私立中学的事？”平介站在她背后说道。

“我本来就打算要告诉你呀！”直子站在料理台前，背对着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擅自主张？”

“又还没决定，我也正想跟你讨论讨论。”

“你倒是把理由说来听听，为什么想这么做？”

“第一个理由，很久以前我就想过这个问题了。”

“很久以前？”

“在发生这些事之前……”直子双手一摊说道，“就是藻奈美还活着的时候。我曾考虑是不是该让她念私立中学？而且最好能直升大学，因为我不希望她将来还要为了升高中和大学而痛苦。”

“其实是你自己不希望将来受苦，所以想趁现在选一条比较轻松的路走，对吧？”平介说道。听得出来他的话中带有挖苦的味道。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的确，当我一想到明年就要升初中时，第一个反应是念私立中学，因为以前我就曾经这么想过。但是，想归想，却一直没有实现。现在，真正要念中学的人是我啊！我还有另一个理由，让我觉得一定要念私立中学不可。”

“什么另一个理由？”

“很简单！”直子靠着料理台，双脚交叉站着。“因为我想念书。”

“嗯？”平介听了，显得相当惊讶，这是他从未料到的答案。惊讶过后，他开始觉得好笑，便一边笑着一边盘腿坐了下来。

“你是当真的？可不是会做小学生的题就能上得了东大（东京大学）啊！”

直子听了，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面无表情地说道：“我是很认真在跟你说这些的……”

她的声音很冷漠。这些话从一个外表像小孩子的口中说出来，更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平介的笑容瞬间消失。

“你知道吗？我变成这个样子也已经三个月了，你觉得我现在会有什么感受？你知道我每天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你以为我还在闷闷不乐，感叹自己的遭遇吗？”

“不。”他摇摇头。

“当然啦！一想到这些事还是很难过，虽然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但还是会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可以的话，我想延续她的人生。虽然我也想重温一家三口的快乐

生活，但是那种日子不会再回来了，既然如此，我只能考虑如何来渡过这第二次的人生。所以我想了很久，到底该怎么办？每天都在思考。后来得到一个答案，就是不要像以前那样后悔。”

“后悔？”平介这么一问，她笑了。

“你忘了吗？你不是也常说，如果趁年轻时多读一点书就好了，其实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这样啊？”

“我曾经把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这种梦想并不是具体希望她成为钢琴家或空姐，我希望藻奈美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不只在心境上，在经济上也是。不用靠男人也能生存的坚强女性，一位杰出的女性。”她的语气非常坚决。

“直子……”平介舔了舔嘴唇，继续说道，“对于成为我的家人有什么不满吗？后悔了吗？”

“没有，很高兴能成为你的妻子，我真的很满意。我可没说过要放弃做个家庭主妇，变成女强人啊！”

“那就是不希望她将来的生活方式和你一样？”直子缓缓地摇摇头。

“不是，独立的女性还是可以做家庭主妇啊！我厌恶的是无法独立的女人，逼不得已才做了家庭主妇。即使她讨厌她丈夫……你别误会，只是举例……为了生活的安定，不得不与不喜欢的对象在一起，自己默默忍耐，这种女人不是很多吗？我可不希望藻奈美将来的生活方式变成这样，非得靠男人才能生存，这种人生你不觉得很可悲吗？我只是运气好，遇到了你，要是对象不是你，而是一个很糟糕的男人，那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的幸福还不是掌握在你手中吗！”

“你曾经觉得可悲吗？”平介问道。直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直视丈夫的双眼。

“我也没有必要再逞强了，我就老实说吧！我曾经觉得这很可悲，而且有过好几次这样感受。”

“是吗？”平介叹了口气。

“对不起！我并不想让你难过，并不是你不好，不好的是我自己。我以前的生活太懒散、安逸，如今没有任何可悲之处。”

“直子是个普通人，会这么想我觉得很正常。”

“我也不觉得自己特别可悲啊。嗯，这很正常，可不可悲全凭个人的感觉。”

平介用指尖敲打着餐桌的桌面。此时，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总之……”直子说道，“我决定代替藻奈美，成为一个自立的女性，人生能以这种方式重新来过，这世上谁会有这种机会？我不想白白浪费这个奇迹。”直子说得如此诚恳热切，平介想起从前有个女孩也让他有过类似的感觉。她是平介中学一年级的同学，在三年级上学期当上了学生会长。

“嗯，我能了解你的想法。”平介说道，接着却讲不出什么具有说服力的话，让他觉得很气馁。

“谢谢！所以，经过仔细考虑，我做出一个结论。如果真的想要念书，就必须让自己置身于那种环境。”

“那种环境指的是私立中学吗？”

“暂且可以这么说吧。但不是每一所私立学校都可以念的，水平不够的学校不行。还有，就算这所中学是某所高中或大学的附属学校，我也不想直升，我会根据自己当时的水平，报考一所最好的学校。”

“这样啊……你的斗志似乎很高昂啊！我感觉自己好像快被你冷落了！”平介抓抓头摆出笑脸说道。虽然听起来是句玩笑话，其实也是他的真心话。他自己也发现这是肺腑之言。

“没有斗志怎么行，考试就像一场战争啊！”直子说完还点点头，仿佛赞同自己的说法。

“但是一定要从中学就开始吗？你可以先念普通中学，之后高中联考再努力，也是一种方法啊！桥本老师说第三中学也是一所不错的学校呢！”

平介才刚一说完，“不行！”直子便猛得摇了一下头坚决否定了。

“她太年轻了，根本就不懂。”

“年轻？她做老师也有好几年了吧！”

“不行啦！她人虽然还不错，但是始终摆脱不了大小姐的娇气。对于现实生活，她的想法还太天真。”

直子的外形看起来是小学生，实际上已经三十六岁了，对于年轻女老师的批评，一点情面都不留。

“你不要说人家的坏话，她可是关心你才特地来拜访的！”

“嗯？”直子歪着头斜睨平介。

“你可真会替她说话啊！”

“你说什么啊？”平介提高了声调。

“没什么……”直子别过脸，接着又回头看着他。

“总之就是这么回事，希望你能认同我念私立中学的打算。由于学费比公立中学要贵，所以需要爸爸的体谅与支持。”

至目前为止都还称呼自己“老公”，现在却突然变成“爸爸”了。时机到了才会这么称呼我的吧？平介心里这么想着，却没有说出口。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答道。除此之外，想不出任何回答了。

“谢谢你！”直子满心欢喜。

“我一定会努力的。好了，我来煮芋头茎吧！”

她转身面向料理台，拿起砧板。晚餐除了煮芋头茎，还有盐烤秋刀鱼和腌青豆。每道菜都是如此美味，特别是用高汤炖煮的芋头茎非常入味，格外好吃。能把十年前吃过的料理，原味重现，平介不得不佩服直子的厨艺。他心想，有这么好的厨艺，又何必埋头苦读，去挤升学的窄门呢？

吃过晚餐，直子马上收拾起来。正在看职业棒球电视转播的平介，听到厨房里的洗碗声，感到很介意。

“洗个碗用不着发出那么大的声响吧，你轻一点！”

“嗯，可是我觉得会浪费时间啊！”她答道，并没有停下手边的工作。直到洗好了碗，平介才了解她的意思。她把双手擦干，也没有坐下来休息，就直接上楼。

“去哪里？”平介问道。

“回房间啊。”她答道。“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每天至少要学习两个小时。”

“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就要开始啦？”

“趁热打铁！”十一岁的模样，却说出这么老气的话，直子一边说着一边走上二楼。

没办法，平介无奈地将视线转回电视上。巨人队与广岛队正陷入苦战：一人出局，二、三垒有人，打者是山本浩二，投手是江川。如果在平时，平介会想象自己在现场，完全融入球赛的世界。但是，现在无法集中精神。

他将目光投向房间角落的手提包，便走过去拿起提包，打开包盖从里面拿出那本《快乐星球》。

翻开封面，一个女人的裸照顿时映入眼帘，曲线优美身材纤瘦，双腿修长。这名模特儿看起来约二十岁左右吧！

那名女模特的特写照片一共有六页，每张照片都摆出足以激起男人欲望的姿势。恍惚的神情容易让人浮想联翩。

好久没做了，他想。记得最后一次和直子做爱是在事故发生的前一天。当时直子一边说着不可在我不在的时候见异思迁这样的话，一边主动伏在了他的身上。

他拿起杂志，蹑手蹑脚地站起来，走进了厕所。

他盯着身材姣好的模特儿，竟把桥本多惠子的脸庞与模特儿的裸体结合在一起。

18

进入七月，接连下了好几天的雨，今天早上却出现了难得的晴天。

“今天可能会很热。天气放晴了，大家一定很高兴吧！”直子放下筷子，望着窗外说道。早餐是昨晚剩下来的天妇罗，平常一定都会有味噌汤，今天却没有。虽然是直子睡过头来不及煮，但是平介知道她是因为熬夜念书才睡过头，所以也不在意。

“天气一热有什么好高兴的？”

“因为今天可以……”直子拿着筷子，做出游泳的姿势。

“哦，真好。游泳啊！”

“好久没游泳了！说不定都忘了怎么游了！”

“游泳和骑自行车一样，只要学会了就不会忘记的。”平介说完，便扒了几口饭。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抬起头问道，“藻奈美会游泳吧？”

“当然会啊。她还上过游泳训练班呢！不但会自由泳，还会蛙泳，什么都会……”直子话才说到一半，脸色就变了。

“啊，蛙泳……”

“没问题吧？”

“问题大啦！”直子摇摇头。

“哇，怎么办？”

平介知道直子只会游自由泳，想起他们年轻时一起去海边玩，直子刚开始说不想让海水碰湿脸，结果一下水，就熟练地游了起来，而且只用自由泳这一个姿势。直子当时皮肤还很嫩，十分水灵，和现在不一样。

“我记得藻奈美去年夏天，还参加校内的游泳比赛呢！而且是蛙泳。”

“那就糟了！总不能说今年就不会蛙泳了吧！没办法，只好假装生理期了。真是的，好不容易是个适合游泳的好天气！”直子显得垂头丧气。她现在的样子，还真像个小学生呢！

平介早一步出门。他刚穿好鞋子，直子突然过来拍拍他。

“对不起，有件事忘了告诉你，昨天傍晚有人打电话找你。”

“谁？”

“梶川太太。应该是那个司机的太太吧！”

“姓梶川就没错了。她有什么事？”

“她没说，只说还会再打来。”

“这样啊！”到底是什么事？平介心想。自从上次在田端制作所见过她，就不曾再联系过了。

“晚上打个电话问问看吧。”直子说道。

“你问过她的电话号码吗？”

“啊，我没问。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我怎么会知道？算了，反正她有事会再打来。”平介虽然嘴里这么说，心里却在纳闷梶川征子为什么会打电话来。不过怎么想也想不透。

一到公司，小阪课长竟然又要平介去田端制作所一趟。

“D 型注射器的喷油嘴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希望你再过去看一下。听说好像利用一种特殊模具，所以你最好也把那个设计图带回来，如果你忙的话，那我找其他人也行。”

“不，我去吧。我也想知道详细情况。”

“好啊！你说的话我就放心多了。我会先打电话和对方联系一下。”小阪似乎松了一口气，然后他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吃吃地笑了起来，脸上的表情从严肃的上司变成了亲切的大叔。

“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听说对方今年三十五岁，应该比你的亡妻小一点吧！并且还未婚。我看过照片，感觉挺不错的！”

平介终于明白他在说什么，连忙摆手、摇头说道：“这种事情我还没考虑过！”

“我知道当事人都会这样啦，所以得由别人敲边鼓才会有结果啊！不管怎样，先见个面看看吧！”

“不，不管怎么说现在说这些都太早了。”

“会吗？不过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强迫推销了。不过……”小阪凑近平介耳语，“你那里怎么样了？一定憋得受不了吧！”

平介明白他所指的是什么。“啊？没有，那方面倒是没问题。真的，我没有那种心情。”

“嗯？真的吗？难以相信啊。”小阪歪起头，一脸疑惑。

“如果没有其他事，那……我这就去田端了。”平介说完，赶忙从小阪身边逃开了。

平介开着公司车前往田端制作所。他很喜欢外出到其他工厂或是下游厂商，准确地说，应该是喜欢路上的时间。在同一个工作场所与老搭档一起进行相同的工作，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被世界遗忘了。这种时候，如果走出公司，即使是一段短暂的时间也好，他也可以确认目前身在何处。

在田端制作所商谈了一个多小时，会议便结束了。商讨内容并非制作上的问题，而是听取对方处理问题的报告，所以这次会谈很轻松。对方的负责人很年轻，也是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

会议结束之后，平介前往生产线的卷线部门，因为他想起直子提到过梶川征子曾经打电话找他。

但是平介并没有在那一排女工中看到梶川的身影，于是便向一位看起来像是负责人的人询问。负责人是一名方脸、眼神温和的男子，办公桌上立着一块主任的牌子。平介心想，他可能对照顾女性员工比较细心吧！否则无法胜任这种工作。

平介问到梶川征子时，主任立刻回答说：“啊，她最近都没来上班呢！可能是身体不舒服吧！我们也很担心呢。”

“是不是住院了？”

“不知道，我没有听说。”主任歪着头说道，“请问，您找梶川有什么事？”

“没有，我们认识，只想跟她打声招呼而已。”平介向他道谢之后，就离开了。

此刻，他的脑海中浮现梶川征子瘦弱的身体和苍白的脸。也许是勉强自己工作病倒了！还得忍受世俗的冷嘲热讽。平介的耳畔突然响起了恐吓电话中的阴冷声音。

但是，那种状态下的她为什么会打电话给我……平介越想越在意。

离开了工厂，平介准备驾车回去。他发动了引擎，正要将手动挡换入低速挡时，瞄到车门置物袋内有一本市区地图。他拿出那本地图，翻到西东京的放大图。

梶川征子的家在调布，从这里开车过去并不远。

他看看手表，现在是十一点，就算赶回公司也该是午休时间了。

于是他换挡，缓缓开动了汽车。

以前曾经坐出租车送梶川回家，所以他马上就想起来该怎么走。他将车停在了那幢还留有印象的公寓前的马路上。

上了二楼，来到梶川的门牌前，按下电铃，见没人应声，室内似乎没有装内线电话。

他正想按第二次时，屋内传来了声音。“来了！”是她女儿的声音，记得她叫逸美。

“冒昧来访，不好意思！我是杉田。”门开了一条细缝。门链还栓在门上。透过门缝可以看到一张神情紧张的脸，是逸美。

“你好！请问你妈妈在家吗？”

平介一說完，她應了一聲：“請等一下！”就將門關上了。但是她並沒有直接將門打開，反而讓平介站在外頭等了一會兒，才聽到開鎖的聲音。可能是將平介的到來通報給她的母親了吧！

“請進！”逸美表情僵硬地請他進門。

“打擾了！”

幾乎在平介進門脫鞋的同時，屋內的一扇門也正好打開。面容憔悴的梶川征子，帶著淺笑和驚訝的表情出現在門口。她穿著一件毛巾質地的長連衣裙。

“杉田先生，您怎麼過來了？”

“剛才去田端製作所，就順便過來看看。聽說你昨晚打電話找我，不巧我不知道你家的電話號碼，所以就來冒昧打擾了。”

“啊，這樣啊！我上次參加你們的自救會時，要了一份名單，上面有您府上的電話。”

“原來如此。”平介恍然大悟地點點頭。

“對了，聽說你最近都沒去上班。”

“嗯，因為身體不太舒服……啊，請您快進來吧！我給您倒杯冷飲。”

“不用了，別麻煩了。對了，你打電話找我有什么事？”平介馬上切入正題。在來此之前，他還暗自發誓，絕對不要進屋。梶川征子也許察覺到他的來訪並非閑話家常，所以不便多說什麼。她低著頭，請平介等一下，就走進了日式房間。

這時候，剛剛還對著水池不知在洗什么东西的逸美，用托盤端著一杯麥茶走過來。

“請喝茶！”

“啊……謝謝！”平介慌忙地接過來。

“你媽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小聲地問道。

逸美猶豫了一下，才開口說道：“是……甲狀腺。”

“哦！”平介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是點點頭，喝了一口麥茶。

既然能說出如此具體的醫學名詞，應該已經在醫院做過診斷了吧！但是甲狀腺不好會怎樣，與此相關有哪些病徵？平介對此一無所知，他甚至连甲狀腺是身體哪一個部位的器官都不知道。

“谢谢你的茶！你今天不用上课吗？”

“不是的！因为妈妈今天的身体状况比平常差，所以我……”

“请假啊？”逸美轻轻地点点头。平介不禁叹了一口气，怎么会有这么不幸的家庭呢？梶川母女的情况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屈指可数。

家中失去了顶梁柱，母亲又卧病在床，这孩子今后该如何生活下去？平介想到这里就一阵心痛。

梶川征子拿着几张纸，从日式房间里走出来。“这是从我丈夫的行李中找到的。”

平介接过这纸，仔细一看，是现金挂号汇单的存根。收款人都是同一个人，名叫根岸典子。款项几乎都在月初或月底汇出，金额大约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偶尔也有超过二十万日元的金额，最早的日期是去年一月份。里面还夹着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收款人札幌的地址。

“这是……”平介看着梶川征子。

她慢慢地点头说道：“根岸这个名字我只听我丈夫提过一次，我记得应该是他前妻的旧姓吧！”

“她是你丈夫的前妻？”

“应该是的。”

“也就是说你丈夫一直在寄钱给前妻？”

“是的。”梶川征子肯定地点点头。

她的嘴角泛起一丝寂寞的笑。平介明白那个笑容的意义，得知丈夫并非只是心系她们母女俩，可能会感到孤独与空虚吧。

“他和前妻大约在什么时候离婚的？”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应该在十年前吧！”

“这段期间他一直寄钱给她吗？”

果真如此，平介就不得不佩服梶川的忠厚老实了。听说通常协议离婚时，虽然约定按月支付生活费和抚养费，但是真正能够将此持续一年以上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我也不太清楚，感觉好像是从这一两年才开始的。”也许她想说这一两年家中的经济状况突然变得拮据吧。

“关于这件事，你丈夫从来都没有对你说过吗？”

“没有，从没说过。”梶川征子哀伤地低下了头。

“对他来说，以前的那个家比我们重要多了。”逸美的声音突然从背后传来。语气尖锐，声音却很阴沉。

“逸美！”她母亲责备了她一句。

原本坐在厨房椅子上的逸美，突然站起来走进房间，砰地关上了门。

“不好意思。”梶川征子向平介道歉。

“没关系。”平介答道。

“有了这些收据就可以知道我先生为什么这么拼命了，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让您知道，您似乎很在意我先生拼命赚钱的原因吧。”

“原来如此啊！我总是说一些赌博或外遇等奇怪的事情，真的很抱歉！”

她摇摇头直说没关系，接着又说：“老实说，我反倒希望他是为了那些原因。”

听了她这几句肺腑之言，平介无言地望着她。或许因为说过这些蠢话而感到后悔，她紧咬着嘴唇。

“那个……他前妻没有与你们联络吗？”

“没有，没了汇款，我想对方应该也很苦恼吧！”

“她知道车祸的事吗？”

“也许知道吧。”

“可是，如果知情的话，至少也应该来给你丈夫烧一炷线香啊，毕竟受到你丈夫那么多照顾。”

“她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吧。丈夫再婚，我想她应该也是知道的。”

“就算这样……”平介的气话说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觉得自己如此愤慨反倒有些奇怪，但是又无法释怀，心里总有个疙瘩。

他的视线移向手里的汇款单存根。“这个，可以给我一张吗？”

“嗯？” 梶川征子睁大了眼睛。“可以是……”

“我想让我女儿看看，因为她也很想知道司机引起事故的真正原因。”

“啊，好的，我知道了。”

平介拿走其中一张存根，将纸条上的地址抄下来后，将剩下的还给了她。

“你的身体还好吧？你女儿为了照顾你还请了假。”

“还好，没什么大碍。那孩子太紧张了。” 梶川征子在脸前摆摆手笑道，动作显得有气无力。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吧！买东西什么的一定很不方便吧？啊，今天晚餐的食材都准备好了吗？”

听平介这么一说，梶川征子开始摆起双手。“没问题、没问题。这……您不需要为我们这么担心。”

她好像真的很困扰。平介看着她的表情，才想起他们之间的立场不同。对她而言，与被害者家属在这里见面，或许本身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吧。

“这样啊！那么请多保重，也代我问候你女儿。” 平介点了一下头，便开门走了出去。

“不好意思！让您特地跑一趟。” 梶川征子不知鞠躬了多少次，她那又哭又笑的表情深深印在了平介的脑海里。

平介回到车上发动了引擎，才想到忘了问梶川家的电话号码。但是他还是发动了汽车，想着今后应该不会再见这对母女了吧！

当天晚上，快吃完晚饭的时候，平介便对直子提起这件事。她边看着汇款存根，边听他讲着。

“事情就是这样子。梶川拼命赚钱，并不是因为赌博或女人。” 平介放下筷子，双手交抱，盘腿而坐。

“这样啊……” 直子把存根放在桌上。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她的反应相当迟钝。平介想她会这样的原因，可能是真相太出乎意料了。

“那个姓根岸的女人完全没与她们联络，实在太奇怪了，要是她知道发生了事故，应该会来参加葬礼吧！”

“是啊？”直子歪着头，把剩下的茶泡饭吃了。

“我想写信给那个女人。”平介说道，“事实上我就是这么想，才会向她要一张汇款存根的。”

直子放下筷子，不可置信地望着平介。“你想写什么信？”

“当然是先把梶川出车祸的消息告诉她了，或许她还不知道这件事呢？然后再劝她过来给梶川上炷香。如果事情就这样子不了了之，实在太奇怪了。”

“为什么这件事非要你来做不可呢？”

“为什么……不这么做我会寝食难安。事情已经做了一半，不能半途而废啊！”直子放下筷子，面向平介，坐直了身体。

“我觉得爸爸没有必要这么做，虽然我也觉得那个梶川太太很可怜。丈夫死了，自己又生病，一定很难熬。但是，我不会那么同情她们，因为我们也很不幸啊！”

“话是没错，但至少我们现在还过得去啊！”

“别说得这么简单，你知道我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渡过难关的吗？”

直子的话就像一记看不见的巴掌打在平介的脸上。他无话可说，垂下了眼帘。

“对不起！”直子马上向他道歉。“这就是爸爸的性格，看到正在受苦的人，无法见死不救。”

“我可没那么伟大。”

“嗯，我知道！爸爸的个性很温和，不会莫名其妙去恨一个人，也不会像我一样，为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气得半死。”直子叹了一口气。“老实说，刚才听你说了那些话，我有点失望。”

“失望？”

“嗯，其实我原本所期待的，是梶川因为赌博或是外遇而缺钱，才会硬撑着开车，结果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这么说虽然有点奇怪啦，不过我真希望如此。”

“为什么？你之前不是还说，要是因为这些原因出事，才是不可原谅的吗？”

“所以说啊！”直子浅浅一笑。“果真如此的话，我就可以不分理由地恨他了。难过的时候，只要把怨气出在他身上就好了。或许你无法体会，每当我不能忍受自己的遭遇时，就希望能有一个让我泄恨的对象。”

“这个……我知道！”

“但是，现在知道他是为了寄钱给前妻，就没办法再那么恨他了。这么一来，我的怨气就无处宣泄了。说不定还会迁怒于爸爸你呢！”

“这倒是无所谓啦！”

“如果爸爸真想给她写信，那就写吧！说不定对方真的不知道梶川已经死了呢！”

“不，还是算了吧！仔细想想，我太多管闲事了。”平介把那张汇单存根揉成一团。

19

越靠近学校，小朋友的嬉闹声就越来越大声，校园广播中偶尔传来女性的声音，那不是桥本多惠子的声音。接着，还传来了《天国与地狱》的曲子。与从前相比学校的运动会一点也没变啊！平介心想。

抵达学校时，将近十二点了。不知是哪个年级的学生正在进行拔河比赛。连口令都和从前一样。

家长席上坐满了孩子们的父母，几乎所有的爸爸们都人手一架相机，这其中也有不少人带着摄像机。平介属于相机一族。

他在会场中缓步前进，寻找直子的身影。今天的天空有些许云，是个适合运动的好天气。直子早上出门之前，还想找借口请假，说不想白白浪费体力。

“运动会这种活动，想去的人参加就好了吧，干吗强迫每个人都要参加呢？真是无聊！”她一边抱怨一边出门。

平介知道她不想去的理由。这几天为了准备升学考试，她一定累坏了。星期天早上还要这么早起床，一定很痛苦。平介找到六年级学生集合的地点，便四处张望寻找直子。

在找到直子之前，先看到了桥本多惠子，她正在点算用于投篮比赛的球数。

可能是感觉有人靠近，桥本抬起头，看到了平介，便露出了爽朗的笑容。其他女老师都穿着运动长裤，只有她穿着白色运动短裤。

“会不会耽误到您的工作？我听藻奈美说，您经常周末还要上班，今天说不定不能来呢！”

“啊，今天没有关系。”平介摸摸头答道。最近他在自慰时，总会想到桥本多惠子的脸。也许因为如此，现在面对面站着，平介却不敢正视她的脸。“拔河比赛应该快结束了吧！等一下就是午休时间了。”

桥本多惠子说着，还看看他空空如也的手。“啊！您没有带便当过来吗？”

“是啊，我来不及准备，所以想带她去外面吃。”只要有家长陪同，学生在午休时间可以外出吃饭。

“那当然也是可以的。”桥本多惠子摸摸下巴，似乎正在思考。

这时候，操场上的拔河比赛结束了，并传来了广播声，到下午一点钟之前是午休时间。

“杉田先生，等您找到了藻奈美，请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好吗？”

“啊，好！”就在平介含糊地回答她时，桥本多惠子早就一溜烟不见了。他没办法只好呆立原地。

“爸爸！”直子头上缠着红头巾、挥动着小手走了过来。

“你站在这里发什么呆啊？”

“没有啦，因为……”平介把刚才遇到桥本多惠子的事告诉直子。她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不久，桥本多惠子回来了，手里还提着一只便利店的白色袋子。

“这个……如果不嫌弃的话，请吃吃看！这是我自己做的，做的不太好……”她把袋子递过来，里面好像有便当。

“啊，这怎么行！这是桥本老师的便当吧！”

“我多带了一份，我想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就多做了一些。你们放心地吃吧！”

“哦，这样吗？喂，你说怎么办？”平介问直子。

“我无所谓。”直子摸摸头发答道。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真的是不好意思！”

“我还带了罐装茶。”桥本多惠子说完便转身走向教师席。

“当班主任还真辛苦啊！连这种事都要考虑到。”听了平介的话，直子以惊奇的眼神望着他。

“你真笨啊！谁会真的多做一个便当呀！”

“哦，但是她刚才不是这么说吗？”

“她不这么说，你会接受吗？我想她啊，现在可能正在吃给教职员工准备的面包吧。”

“真的吗？要是这样的话，就太不合适了，拿去还给她！”

“算了吧！你现在又拿去还给她才奇怪呢！”

直子领着平介走到教学楼的背面，两人并排坐在窄小的楼梯口。从这里完全看不到操场。

“待在这里就完全感受不到运动会的气氛了，我们还是回家长席吧。”

“在这里就好啦！也不太脏。对了，茶给我，喉咙好干啊！”平介从袋子里拿出罐装茶，递给直子。接着又把一同装在袋中的塑料饭盒打开，里头放着许多小饭团和丰富的菜色。

“味道不错啊！”平介吃了一口饭团，说道。饭团里面还有鳕鱼子。

“看起来一般啊。”

“她为什么把便当让给我们？”

“为什么？”直子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口茶，说道，“或许她喜欢爸爸吧！”平介听了，差一点被噎到。

“别乱说，有些玩笑可以开，有些玩笑开不得！”

“我才没有开玩笑呢！她可是很在乎你，今天她一直问我你会不会来。”

“因为我是你爸爸呀！”

“但是你单身，年龄差距也不是问题，再来就要看你们彼此的意思了。”直子盯着平介，说道，“就算你喜欢她，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啊！”

“我怎么可能喜欢她？快一点，直子也吃吃看吧！”他把饭盒递到她面前。

“你叫我藻奈美好不好？至少在今天这种场合要叫这个名字吧！”直子环顾四周，小声说道。

“啊，对不起！藻奈美……”无论过了多久，平介始终无法习惯以女儿的名字来称呼她。

直子伸手拿起一块煎蛋，一口气塞进嘴里。

“味道太重了，好像乡下人做的菜。”她扭着头说道。

桥本多惠子让平介的内心无法平静。真的有可能吗？她对我有意思？但是，心中又有另一种声音说道，就算是真的又如何？自己已经有了直子，绝不能让她看到自己兴奋的样子。

“对了，运动会结束以后呢？要一起去吗？”平介故意转移话题。

“是要去……签名吗？”

“嗯！就在新宿的那家饭店。”

事故赔偿金的交涉已经进入尾声了，今天要在协议书上签名。至少最后一次，要以家属的身份出席吧。这是昨晚平介的提议。

“我还是不去了。”她说道，一边把喝过的那罐茶递给平介。

“是吗？”

“我实在没办法看着自己的生命被别人定价，不管是多高的价钱！”

“我懂了。”平介接过罐子，喝了一口冷茶。

校园内传来了午休时间结束的广播，直子急忙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平介为了向桥本多惠子道谢，四处寻找她的踪影，总算在入场门口发现了她。

平介才一走近，桥本就一脸惊讶地跑过来问道：“便当还可以吧？”

“啊，太好吃了。实在太感谢你了！”平介几次低头向她致意。

“真的吗？那太好了。那……请把饭盒给我吧。”说着她伸出手。

“不行、不行！”他摆摆手连忙说，“洗干净再还给你吧，我女儿说这样才有礼貌。”

“藻奈美？她一直都是这么懂事。”桥本多惠子微笑着说道。平介正想着是不是应该再和她聊聊什么？或许她也正如此期待着，但是平介却想不出新的话题。这时候，一名女老师叫了桥本的名字，她立刻回应。

“那……我先走了。”平介目送她离去，却直盯着她那双小腿。

午休过后的第三项比赛是六年级的赛跑。平介赶紧跑到家长席的最前方。枪声响起的一瞬间，五名选手一个接一个地起跑，是五十米赛跑。参赛者从家长席前面跑过，家长们热情高涨，纷纷大声加油。

平介发现桥本多惠子就站在终点处拎着终点线，她自然没有看见平介，而是以温柔的笑容迎接每一名抵达终点的小朋友。

比赛进行了好几回才轮到直子上场。因为她的身高比较高，所以被安排在最后几组。她看起来神色自若，一点也不紧张。老实说，她脸上的表情到像是觉得赛跑很麻烦。

枪声响了，五名选手一齐加速前进，其中两名暂时领先，直子排名第三，并一直保持这个位置直到终点。在这段赛程当中，平介按下了两次快门。

他忽然想起藻奈美以前也都保持着这个位置。虽然人格上是大人，但肉体并没有改变，因此保持这个结果也是理所应当的吧。抵达终点的直子，看到了他，苦笑着挥了挥手。

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最后，他再度拿起相机。但是，透过镜头所看到的却是拎着终点线的桥本多惠子，她那头褐色长发随秋风飘起，轻轻拂过脸庞，她不经意地将头发撩开。

这一瞬间，平介按下了快门。

五千两百万日元。

平介望着协议书上的金额，没有任何感觉。对他而言，只不过是数字五跟二后面接着六个零罢了。这个数字到底有什么意义，他根本无法体会。不过，这算是一个胜利的数字吧！大黑交通参照以往的案件和新的霍夫曼方式（霍夫曼方式，即霍夫曼式算法。在损害赔偿等方面，计算将来应得利益的一种方式。即用单利扣除中间利息）所计算出来的金额，比这个数字少了许多。

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胜利的感觉。因为这只不过是自己心爱之人被夺去生命这件事的终止而已。

“请问，这样可以吗？”对座的一名男子问道。平介从来没见过他，他隔壁还坐着另一名陌生男子。平介一走进这间房间时，这两人便赶紧站起来向他行礼，也许他们是想向被害者家属谢罪吧！事实上，他们到底拿出多少诚意，根本无人知晓。车祸发生

以后，已经过了好几个月，大黑交通公司连同社长在内，已经撤换了许多人。眼前这两名男子虽然也是大黑交通的职员，却与整件事毫无关联。

平介突然有种感觉，也许整件事就会逐渐被淡忘吧！只剩下眼前一张记录这场悲剧的纸片。他在指定的位置上签名，并依照坐在一旁的向井律师的指示，盖下了自带的印鉴，再写下收款的银行账号之后，一切就结束了。

“辛苦您了，这样就可以了。”向井律师说道，他的嘴角浮出一丝微笑。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辛苦的工作，所以现在会出现轻松的表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多亏您的帮忙，真是太感谢您了！”平介向向井道谢。

他才一起身，对座的两名男子也迅速起身，齐声说道；“真的非常抱歉！”你们根本不需要道歉，因为这件事与你们无关啊……平介很想这么对他们说，但也只是默默地点点头，便离开了。自救会的所有成员们签名盖章之后，全部在会议室里集合。向井律师向大家做了详细的说明，接着关于针对媒体应该发布哪种程度的消息，征询大家的意见。

“比较具体的是关于赔偿金的问题……”

律师说道，“媒体最想知道的应该是这个消息。”

“发布消息之后，有什么好处吗？”自救会干事林田问道。

“这次的意外事件会成为一个先例，往后若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时，将有前例可循。若交由法院判决的话，可能拿不到这样的赔偿金额。”

“对我们来说，并没有特别的好处吧！”

“可以这么说吧。”向井垂下了眼帘。

最后决定采用投票表决。结果全数通过不对外公布实际赔偿金额。

“还有其他问题吗？”向井看看每个人的脸。平介倒是有一个问题，他正犹豫是否该在这种场合提出来。但若不现在提出来，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没有的话，那就……”向井刚说到这里，平介便举起了手。

向井看着他，感到相当意外。“有什么事吗？”

“请问梶川太太那边，是否也可以得到赔偿金？”平介问道。

“梶川太太？”谁呀？律师一时想不起来。

“司机的太太，巴士司机的。”

“哦、哦！”向井点点头。平介的周围也有人发出同样的声音。

“这我倒没听说，她的情形和受害者家属不同。”

“啊，这样啊！”

“我想，多少会有一些慰问金吧。我也不太清楚。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什么……”平介只好坐下来。

其他人纷纷以异样的眼光瞄着平介。

“他们可是这场意外的罪魁祸首啊！”有人这么说。

长达七个月的交涉，就这样结束了。家属们向向井和干事们道谢，和认识的成员们打过招呼后，便三五成群地离开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满足的表情，或许是因为今后必须收敛起愤怒，那种无力感涌上了心头的缘故吧！平介想起直子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当她无法忍受置身的境遇时，希望有一个泄恨的对象。或许就是这种情形吧。

走出饭店，天已经全黑了。他很想喝一杯，但是一想到直子一个人在家里等他，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是买些泡芙回去吧，他往车站方向走去。

20

呼出来的气变成了白色，他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在原地跺着碎步。并不只是因为天气冷，更因为他始终无法静下心来。

从未想过这么快就经历这种事，平介在心里嘀咕着。他以为最快也得等到藻奈美上了高中。

仔细瞧瞧四周，几乎都是家长带着子女一起来的。那些家长看起来都是很有钱、知识水准很高的模样，他们的子女看起来也很聪明。只有他自己这么地沉不住气，这一点让平介越发不安起来。

直子戴着红手套，递过来一包面巾纸给他。“鼻涕流出来啦！”

“啊！”平介说着，便从里面抽出一张来，擤了擤鼻涕。由于周围找不到垃圾桶，他只好将卫生纸放进外衣口袋里。

“你还真沉得住气啊！”平介望着直子的脸说道。

“现在着急也没有用，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话是没错啦！”

“再说……”直子点点头继续说道，“应该没问题吧！我想……”

“你可真有自信满满！”

“要是我落榜了，还有谁考得上？这是一定的吧！”

“那……要是真的没考上，就是我的错了，因为在家长面试时，我表现得不太好。”

当校方询问平介，女儿前来应考的动机时，前半段倒是答得很流畅，但是在最后结语时，原本应该说：“与女儿谨慎讨论之后，才决定报考贵校。”结果却说成：“与妻子讨论……”面试官露出了讶异的表情。他们当然知道杉田家是一个父女单亲家庭。

“这根本就没什么吧！”

“是吗？”

“搞不好会因为这样加分呢！这所学校很虚荣的，你知道吗？”

“虚荣？”

“他们一遇到名人就没辙了，像是作家或是知识分子。”

“那又怎么样？”

“我认为，你刚才说错的那句话，反而会让他们想起我们是那场有名的事故的受害者吧。这么一来，他们就不好意思把我刷下来呀，再说他们也很在意媒体的眼光。”

“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至少不会太差吧！没问题啦！”直子敲敲平介的胳膊。

今天是她报考的那所中学的放榜日。考试已经在昨天结束了，考试前后，直子都是同一副表情。她唯一对平介提过的一件事，便是准备入学金。

布告栏上终于贴出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一排排黑色数字。在场的家长与子女纷纷一拥而上。

平介睁大了眼睛，聚精会神地寻找着直子的号码。二三六是她的号码，平介以九九乘法方式记了下来。

“找到了！”直子先找到了，语气听起来好像不关自己的事。

“嗯？在哪里？在哪里？”

“你看哪里啊？左边一点……”

他循着她所指的方向看过去，确实看到了二三六这个号码。

“啊，真的啊，有了！不错啊！”平介高兴地手舞足蹈。

“我不是说过没问题吗？快去办入学手续，早点回家吧！”

直子一个转身急匆匆地走开了。平介赶紧追上前去，他觉得很扫兴。要是考上的是藻奈美，而直子以母亲的身份站在这里的话，说不定会喜极而泣！她变了。

办妥入学手续，两人来到了吉祥寺。她的学校离吉祥寺不远。他们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又在这里用餐。

“我们好久没到这种法国餐厅吃饭了。有好几年了吧。”对坐的直子高兴地说道。

“是啊！自从藻奈美出生以后，我们只去过普通餐厅呢！”

“因为那孩子喜欢吃汉堡啊！”

平介喝了半瓶红酒后，直子突然嚷着也要喝。“你不是不能喝酒吗？”

“嗯！可是我现在很想喝，而且现在的身体和以前不一样了。娘家的体质都不太能喝酒，现在加上你的遗传，或许可以试试看吧。”

“小学生喝什么酒？”

“我已经是中学生了！”她拿起酒杯，递到平介面前。“帮我倒酒！”

“懒得管你！”平介一边留意周遭的眼光，一边在她的大玻璃杯中倒入一点酒。

不知从哪里学来的，直子将酒杯拿到鼻下轻轻摇一摇，闻一闻味道，才把这杯红色液体喝下。她的表情看起来像是刚吃了一粒酸梅干。

“怎么样？”平介问道。

“一点也不甜。”

“那是当然的了，又不是果汁。”

“不过……”她再喝一口，像是品尝似的嘴巴动了几下。

“倒是蛮好喝的。”

“是吗？”

最后，剩下半瓶的三分之一多都是直子喝的。

他们在餐厅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在途中直子便开始打瞌睡，可能是酒精起作用了吧。但是酒量比以前好，这是不争的事实。平介凝视着她的睡姿，突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她的心灵虽然属于直子，但是身体里面流的确实是自己的血液。

回到家已经九点多了。平介抱着直子上二楼，费力地替她换好睡衣，然后让她直接睡在床上。不知她是在说梦话，还是喝醉了，口中直嚷着：“阿平对不起，阿平对不起！”不断地向他道歉。但是一躺下，又立刻传出均匀的鼾声。

平介走进浴室，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暖和冰冷的身体。他洗好澡，一边看体育新闻，一边还喝掉了一罐啤酒。新闻内容是有关巨人队集训的消息。

他在临睡之前，还到直子的房间看了一下，她抱着棉被睡着了，他替她把棉被盖好，才关灯走出了房间。

平介走进卧室，迅速钻进被窝，闭上了眼睛，但是一点睡意也没有。他马上扭开了床头小灯，旁边放着一本袖珍小说。当他正想拿起来时，才想到这本推理小说早在前几天就看完了。虽然旁边就是书架，却找不出一本能引起他阅读欲望的书。

他趴着将下巴靠在枕头上，呆望着榻榻米。记得刚搬过来时，榻榻米还是青色，经过了岁月的洗礼，现在已经变成了褐色。时间确实在流失着，今后也将继续下去。榻榻米的色泽会变得越来越暗沉，自己也会逐渐老去吧。

突然，一股无法言喻的孤独感袭上心头，感觉自己仿佛被人遗忘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这里看不见之前一直与他同行的直子，只能听见她的声音。而直子已经开始朝向另一个世界走去了，只有自己孤单一人留在这里。

同时，他也开始感到愤怒，觉得自己竟然成了这种毫无道理的事情的牺牲品。我的人生在哪里？难道我就这样过一辈子吗？

平介把右手伸出棉被外，拿起一本放在书架最下层的《品质管理》。这是一本专业书，当然，这并不是他现在最想看的书。他翻开书，里面夹着一张照片，他将照片拿了出来。

桥本多惠子笑得很灿烂，这是上次运动会他偷偷拍的。

为什么我不能恋爱？他想，我也有恋爱的权力啊！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我失去了妻子，也没有可以分享性爱的伴侣。唯一所拥有的，只剩下被扭曲的命运了。

一边望着桥本多惠子的脸庞，一边幻想着一些猥亵的画面，他想自慰。事实上，他看着这张照片已经做过很多次了。但是今晚却不太顺利。他只好放弃了，并把照片夹回书里，将自己的脸埋进枕头里。

平介突然感到一股冷空气，顿时醒了过来。他张开双眼，看到藻奈美的脸。台灯的光正映在她的脸上，她望着平介微笑。

“对不起，把你吵醒了。”直子说道，并钻进了他的被窝。

“现在几点了？”

“才半夜三点。”

“怎么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醒了，我睡了多久？”

“从坐上出租车开始算，应该睡了六个小时以上吧。”

平介打着呵欠说道。“感觉好久没睡得这么舒服了，我每天也只睡六个小时啊。”

“可能是考完试了，比较安心吧！”

“可能是吧。”直子靠着平介，把脸颊贴在平介胸前。

“喂！”她抬眼望着他，一副开门见山的表情说道，“用手帮你吧！”

平介吃了一惊，瞬间想到，难道刚才被她发现了？

“我不是叫你别再开这种玩笑吗？”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要是你不想看到我的脸，那我把脸遮起来就可以了吧！”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真是的！这样行不通啦！”

“是吗？”

“嗯！”

“嗯……或许是吧！”直子挪动身体，再熟悉不过的藻奈美的脸靠近平介的脸，这是女儿的脸，这是自己一直心爱的女儿的脸。

她一直盯着平介，表情看起来像是在沉思着什么。平介以为她要做什么重要的表白，顿时浑身僵硬了起来。

这时候，她的视线却往上移，并伸手拿起了什么。“这是什么？你睡觉前还看这种书啊？”

是《品质管理》。他忘了把它放进书架，这下糟了。

直子和平介的头上哗啦哗啦地翻着书，到底看到哪一页了，平介也不知道。

“全都是数字啊！”

“是吧，很无聊的书啦！”

突然间，直子的表情僵住了，她半张着嘴凝视着某一处。平介发现她的眼睛充满了血丝。

她肯定是发现了桥本多惠子的照片。平介瞬间想尽各种借口：记不得是什么时候照的照片，原本要交给她本人，后来忘了，正在看书的时候，一时之间找不到书签，因此随手拿了一样东西代替……

但是这些借口都没有派上用场。直子默不作声，只是把书本合上，然后把脸埋进他的胸口。

过了一分钟左右，直子悄悄地爬出了被窝，脸上又恢复刚才的笑容。“不好意思！把你吵醒了。”

“要走了吗？”

“嗯，晚安！”

“晚安！”

直子离开之后，平介看到那本《品质管理》已经合起来了，但是里面夹的照片露出了大约五毫米的一角。

他把书放回书架，关掉电灯。

司机谨慎小心地开着车，不到目的地绝对不掉以轻心，连踩刹车的动作都小心翼翼。要是当时的梶川司机有这么谨慎就好了，不过现在说这些也于事无补。

事故发生以后刚好满一年，自救会的干事提议受害者家属集体举行周年忌，经过他们与大黑交通的交涉，最后决定让受害者家属坐巴士亲临车祸现场，由大黑交通免费提供食宿及交通工具，这一点客运公司倒是没有任何怨言。

车门一开，首先下车的是负责导游工作的大黑交通职员。接着，他又回到车上拿起麦克风。

“好的！现在请大家从前门依次下车，慢慢来，不要急。由于地上有雪，会很湿滑，请大家抓好把手，一步一步地下车。”

听到指示，坐在前面的乘客依次下车了，马上就轮到平介他们。

“走吧！”他催促靠窗而坐的直子。她身上披着一件黑色帽衫外套。

车外冷风徐徐，车内的暖气让人昏昏欲睡，刚吹到冷风时感觉还很舒服，不久，双颊就冻得发痛。

“还是很冷啊！”平介喃喃自语。“耳朵快冻掉了。”

“这样就喊冷啊？”直子说道。平介想到她曾说过这里的气候和她家乡差不多。

车祸现场早就恢复原状了，以前经常在报纸媒体照片上看到的那段撞坏的护栏，早就换新了。平介从那段新护栏俯瞰巴士翻落的山谷。

听说斜坡角度大约三十到四十度左右。但由于视觉上的错觉，这段斜坡看起来很陡峭，通向死亡的滑梯长达十几米，坡前还有一条小河。这条河看起来好像就在脚底下。

现在刚好是中午，积雪反射阳光，刺眼得令人张不开眼睛，河面上闪闪发亮。然而，车祸发生的当时，还是略有昏暗的清晨，阳光被浓密的树林遮蔽，整座山谷一片漆黑。

平介的脑海里浮现出巴士在黑暗中滚落山谷的情景，光是想到这里就觉得很恐怖，胃也跟着绞痛了起来。他无法想象当时坐在这具大型棺材里的人的心情。

这时，隐约传来了啜泣声，有人面向山谷双手合十。直子则默默地望着斜坡。

从东京同行的年轻僧人开始诵经，家属们闭上双眼，各自沉浸在缅怀亲人的哀伤中，啜泣声不曾停歇。平介身旁的一名老妇人难过地哽咽着。

诵经声结束之后，一行人把花束抛下山谷。不仅有花，还有人抛出了亲人生前喜爱的物品，当一个橄榄球被抛下山谷时，在场者纷纷发出一阵沉重的叹息声。这名死者生前想必是大学橄榄球社团的成员吧。

一直望着山谷的直子，抬起头问道：“喂，你相信吗？”

“什么？”

“我那时候以为自己就这样死掉了。真不可思议，我想象自己在死时的样子，还以为全身会被很多玻璃刺穿，脑袋像切西瓜一样被剖开而死。”

“别再说了。”

“不过啊，要是真的那样还好，我最不希望藻奈美死掉。如果情况变成那样，我还有什么脸见你呢？我真是太对不起你了。确实很奇怪啊！自己都快死了，还要担心这些事。总之，即便是我死了，也一定要救那孩子。”她说完之后，又再度问道，“你相信吗？”

“我相信！”平介答道。

“而且如你所愿，藻奈美也获救了。”

“虽然只救活了一半……”她缩着肩说道。

平介想，接下来就是我的工作，保护藻奈美的身体与直子的心，正是我的使命。

“混蛋！”不知谁骂了一声。平介闻声一看，是痛失一对双胞胎女儿的藤崎先生，他把双手圈在嘴边，对着山谷又骂了一次。

“混蛋！”

现场的情绪被他激发，有几个人也开始喊了起来，只是喊叫的内容不同。

“永别了！”一名女子如此喊叫着。

平介也想喊，他想到了“安息吧！”这句话。应该没什么不合适的，他想。

于是他面向山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时候，直子上前拉拉他的衣袖。

“俗！”

“嗯，是吗？”

“嗯，走吧！”直子迈开步子走向巴士，平介只好赶紧跟上。

慰灵之旅回来之后的第二天，适逢小学毕业典礼，仪式在学校里的旧礼堂举行。平介坐在设在礼堂后面的家长席的中央位置，看着毕业生依序上台领取毕业证书。

“杉田藻奈美！”轮到平介的女儿了。

“是！”直子以洪亮清晰的声音应答，立刻起身。她和其他毕业生一样走上前去，上台领取毕业证书并向校长行礼。平介从头到尾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典礼结束之后，操场变成了师生话别的场地。尤其是直子，早就被大批同学包围着。她已经考上了私立中学，以后就没有机会和大家见面了。有人要与她握手，有人则递上毕业纪念册请她留言。平介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有个小女孩还哭了，直子轻抚她的肩，好像在安慰她，那副模样看起来不像同学，倒像是一个母亲。

此外，还有更多人包围着桥本多惠子，除了小学生，还有许多家长纷纷过来向她打招呼。她原本白皙的双颊，今天泛起了红晕。但是她并没有流泪。

在离情依依的话别声中，毕业生与家长陆续从正门离开了。工作告一段落的老师们，除了感慨之外，也露出了轻松的神情。

直子终于回到平介身边，她手里拿着装有毕业证书的褐色圆筒。

“久等了！”她略显疲态地苦笑了一下。

“这回过足握手的瘾了吧。”

“手握得好痛，对了！”直子看着一群小学生聚集的地方，问平介，“你去打过招呼了吗？”

“跟谁打招呼？”平介这么一问，直子便皱起眉头。

“当然是她了！这还用问吗？”她抬抬下巴示意，指的正是桥本多惠子。

“哦！”平介摸摸后脑勺。“还是得去跟她打招呼吗？”

直子叹了一口气，移开目光斜睨着他说道：“快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嗯？我一个人吗？”

“嗯！”她低着头，踢踢地上的土块。

“你应该有很多话想跟她说吧，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啊！好好把握，想说什么就说吧。”

一瞬间，平介恍然大悟。那天晚上直子果然发现了书里的照片，那之后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心里一定感到很烦闷吧。她或许在想应不应该认同平介的恋情呢？

“我明白了。”平介说道，“一起去吧！”

“嗯？”直子抬起头。

“我们一起去跟她打招呼吧！”他又重复了一次。

“这样好吗？”

“怎么不好？不一起去才奇怪呢！”

“走吧！”平介伸出右手，直子犹豫地牵起了他的手。

两人一起走向桥本多惠子。“长久以来感谢老师的照顾，老师也请保重……”他说出了这一串普通的客套话。

“不敢当！杉田先生和藻奈美也请多保重。”桥本多惠子笑着说道。

她的表情如同应对一般家长一样，没有任何逾矩。回家的路上，平介一直牵着直子。仔细回想，已经好久没和她手牵着手走路了，这种感觉很奇妙。在车祸发生之前，他和藻奈美一起走路的时候，总会牵着她的手。

直子绝口不提桥本多惠子。

一回到家，刚好看到邮差正准备把什么东西放入他家的信箱中。平介叫住邮差，直接接过邮件，是一张快递明信片。

一看寄信人名字，他吓了一跳。

“谁寄来的？”直子问。

“是梶川逸美。”

“梶川……”

“那个肇事司机的女儿啦！”平介看看明信片的背面说道。

顿时，他感到血液开始逆流，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怎么了？”直子不安地问道。

平介将明信片递给她。“梶川征子死了。”

22

梶川征子的葬礼在她家所在街道的一处集会所举行。古老的平房，狭窄的入口处，马路两旁零零星星地排放着几只象征性的花圈。

平介昨天收到梶川逸美的明信片，上面只写着：

母亲去世了。葬礼应该在星期天举行。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照顾。

至于葬礼的时间及地点，她完全没提到。

于是，平介昨天便驱车前往梶川征子的公寓。但是，他敲敲门，却没有人应答。

正当他想再次敲门时，住在梶川母女家楼下的一位主妇，跑上来告诉他，梶川的葬礼将在一处集会所举行。平介顺便询问梶川的死因，她皱皱眉。

“听说是心脏麻痹，她早上准备出门上班时，在大门刚打开门就当场昏倒了。”

“她做什么工作？”

“听说是大楼清扫。”

她辞掉了田端制作所的工作？但是平介又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她不是辞职，应该是被炒鱿鱼了。

平介回去征询直子，是否可以参加明天的葬礼。

她答道：“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当然可以了！”

集会所的入口在距离大路还有一段距离的巷子内，平介进去之后，看到门口的左侧有一个年约七十岁的瘦小的老人和梶川逸美站在一起。老人到底是谁，平介猜不出来。若是梶川征子的父亲，年龄还算符合，不过长相和梶川征子一点也不像。

很快就轮到平介上香了，因为前来吊唁的人很少。

梶川逸美穿着中学校服，眼帘低垂静静地站在那里。手里握着一条白手帕。平介想，她可能时常用这条手帕擦眼泪吧。

正当他走过逸美面前时，逸美不经意地抬起了头，似乎是感觉到什么了吧！当她与平介四目相视时，微微地露出惊讶的表情。大大的眼睛，一瞬间睁地更大了，这使得平介差点停下脚步。

不过，逸美又默默地低下了头，之后便没再抬起来。所以平介也就继续往前走。集会所中充满了线香的味道。

平介再次与梶川逸美联络是在葬礼过后的那一周周六。因为这一天他到公司加班，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好像是预先知道似的电话八点左右就来了，或许是逸美曾经听母亲提过，平介在周六也有可能去公司加班。

“感谢您来参加母亲的葬礼。”逸美语气生硬地说道。平介的脑海中浮现出这个此时少女的表情。

“不客气！发生了这么多事，你也不容易啊！”平介心想，她能打电话来真是太好了，虽然平介去参加了她母亲的葬礼，却什么都没有搞清楚，也没跟她说上话。

“这个，奠仪（奠仪，也可称为香奠。参加葬礼时送给丧家的钱或物品），怎么说呢？回礼……”

“奠仪的回礼吗？”

“啊，是啊！我想回礼给您。”她的语气很僵硬，似乎是由于不能流畅地表达自己想说的话而感到焦急。

“不用了，不用这么客气啦！”平介说道，“叔叔又没有包那么多钱，你也不用给我回礼啊！”

“大家都这么说……”逸美支支吾吾地说道。“大家”应该是指筹备葬礼的大人们吧！或许是平介没有发现，当天她的亲戚可能也来了。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

“但是……我还是想给您。我有东西想交给您。”

“东西？要给我？”

“是的。”她答道。语气听起来很坚决。

原本想问她是什么东西，但是平介又把话咽了回去，他怕问了之后，就很难决定接不接受了。

“是吗？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收下了。那……要怎么拿？去你家拿吗？”

这时，她停顿了一秒钟才说道：“我已经没有家了。”

“嗯？”

“我昨天从公寓搬出来了，现在住在亲戚家。”

“这样啊，那亲戚家在哪里？”

“在志木。”

“志木？在埼玉县？”

“是的。”

即使听到志木，平介也没有涌现出任何印象。虽然他知道地名，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地方与自己一点关联也没有。他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拿起了交通地图。

“在志木的哪里？那附近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物？”

“我不知道……我也刚搬来没多久。”逸美的声音听起来很消沉。

由此可知，这个收容她的亲戚一定与她不熟。平介一想到今后她的日子并不好过，就感到一阵心痛。

最后两人决定在车站碰面，才结束了通话。

第二天也就是周日这天下午，平介带着直子转乘电车，乘坐东武东上线抵达了志木。原本他打算一个人去，但是直子执意要一起去，他就没多问原因，也许连直子自己也说不出理由。

梶川逸美在车站检票口处倚墙而立，穿着一件只有袖口是白色的红色运动外套。一看看到平介，急忙点头行礼。接着看到直子，却像被阳光刺到似的，眯起了眼睛。

“找个地方吃饭吧。肚子饿不饿？”逸美的表情看起来很为难，只是歪着头沉默不语。这时，一旁的直子说道：“一定是饿了啦！我们去吃饭吧。”

“啊，好呀！那……去找一家合适的餐厅吧。”

志木车站周围比平介想象中的要开阔许多，宽敞的街道对面，有一座大型超市和几栋建筑物鳞次栉比地排列着。车站的一旁就是一家家常餐馆，平介一行人走了进去。

“不用客气，多吃一点！”直子对逸美说道，又看看平介然后说，“我爸刚去赌马，赢了不少钱呢！”

“嗯？”平介疑惑地看着她，他根本没有赌过马，直到她趁逸美不注意时向他使眼色，这才明白直子的意图。

“是啊！只是随便玩玩，没想到竟然中了大奖，正想把它花掉呢！”

逸美听了，原本僵硬的表情才稍稍和缓，她终于把视线移向菜单。

即使如此，她也只不过点了一道咖喱饭，一定是从喜欢的菜找最便宜的吧。接着轮到直子，她点了汉堡、炸鸡等几样小孩子爱吃的食物，然后问逸美：“喂，你要不要吃圣代或冰淇淋？”逸美客气地答道：“都可以！”于是直子又补加了两份巧克力圣代。

平介终于明白直子随行的原因之一。如果只有他单独来，看到逸美表现得如此拘谨，自己一定会不知所措。

“为了你母亲的后事，你也很辛苦吧！现在总算告一段落了。”平介问道。

逸美点点头说道：“不过，我真的吓了一跳。”

“听说是心脏麻痺？”

“嗯，不过医生说到更复杂，反正就是心脏麻痺之类的病。”

她歪着头说道。“这样啊！”

平介喝了一口水。他也知道并没有心脏麻痺这种病名。

“那天，吃完早饭，我正在收拾桌子，听到门口有动静，我跑过去一看，就看到妈妈昏倒了，脚上只穿了一只鞋子，另一只脚还光着。”

“叫了救护车吗？”

“叫了，但是晚了一步。我打电话的时候，妈妈就已经不行了。”逸美低着头说道，“她的脸看起来好像睡着了。”

接着，她从挂在肩上的小袋子中拿出一个用面巾纸包好的小包裹，放在桌上。

“就是这个。”她说道。

“奠仪的回礼？”平介问道。她点点头，平介拿过包裹，将面巾纸打开，里面有一只旧怀表。

“哦，这个东西真是少见啊！”

那是一只直径约五厘米的银色怀表，斜上方还有一个龙头图案。

平介想把表盖打开，可是好像被金属卡住了，指尖不论怎么用力都扳不开。

“盖子好像坏掉了。”

“好像是……”

“父亲……我爸爸生前一直将这只表带在身上，出车祸那天也戴着，所以表盖才撞坏了。”

“原来如此！”平介拿起表把玩，喃喃说道。

“爸爸说这只表很值钱，这是他的财产里最值钱的东西。”

“既然这么贵重，你应该自己留着啊！”她听了猛然摇头。

“要是被亲戚发现是爸爸生前用过的东西，一定会被丢掉的……”

“啊，怎么会？”

不过，看来逸美不像是夸大其词的样子。“真的！”她很哀伤地说道。

平介的心情感到沉痛。看来，梶川司机在那些亲戚眼里简直像个瘟神。

“而且……”逸美抬起头，腼腆地笑道，“我也想对杉田先生表达一点谢意，因为您特地来参加丧礼，我真的很高兴。”

“可是，我并没有做什么……”平介才说到这里，直子就在桌底下戳了一下他的腿，示意他不要多说话只要接受逸美的一番好意就好。

平介拿起那只怀表说道：“这样好吗？把这个送给叔叔……”

逸美肯定地点头。“那我就不客气了。”他小心翼翼地再次将怀表用面巾纸包好，放进裤袋里。

接者，菜一个接一个地送上来了。三人用餐完毕之后，梶川逸美送他们到车站检票口。平介想在临走之前说些鼓励的话，但是又想不出适当的词，要是装腔作势地讲些大道理，一定又要被直子说是“太俗了”。

“那……你也保重了。加油啊！”这么说准没错。

梶川逸美默默地点点头，紧闭着双唇一字不发。

一进车站，平介立刻问直子：“为什么你知道她肚子饿了？”

直子仰着脸看他，叹了一口气。

“那孩子现在不是寄人篱下吗？住别人家怎么好意思多吃一点呢？你连这都不懂！她一定常常吃不饱。”

“啊……这样啊。”平介回头一看，梶川逸美还站在检票口的另一边，用真挚的目光目送他们离开。平介朝她挥了挥手，直子也跟着挥手。瞬间，梶川逸美的脸上露出一副快哭的表情。

23

在平介看来，直子的中学生涯可以算是一帆风顺，身心上的差异也已经调整过来。她那种不自然的措辞用语，在私立名校的调教之下，不再令人感到怪异，也算是个成熟的女学生了。不过，用一帆风顺来形容她的成绩似乎还不太合适。并不是成绩不好，恰恰相反她的学业成绩相当优异，第一次期中考试就考了年级第七名，往后的考试排名也从未落到十名以外。第三个学期的期末考试竟然挤进了前三名。

“您女儿在哪一家补习班上课啊？”在某次家长会，一名男老师问平介。对于杉田藻奈美这名一眼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少女，竟然会有如此出色的学习能力，老师似乎打从心底赞叹。

当平介回答说她从未上过补习班时，老师的惊讶程度可想而知，因此还向他讨教了许多学习方法及教育方式，甚至最后说平介家中有成为学者的血统。

“她学习成绩还可以，我没有特别关心，也从来不干涉。家里很少提到学业成绩。”谁会相信平介所说的话。大家一定认为杉田家有什么秘诀……采用特殊教育方法或是聘请超一流的家教，才能造就杉田藻奈美今天的好成绩。在每次的家长会中，平介总是成为热衷教育的母亲们讨教的对象。

事实上，直子念书并没有使用特殊方法，只不过她平常真的很用功，从来没有偷懒。利用做家务的空当念书，或是学习告一段落时，就做做家务。她也会看电视，或跑出去玩，但纯粹只是让自己喘口气。例如：她规定自己每天只能看一个半小时的电视，就算有很想看的节目，也绝对不会破例。

平介也曾问过她，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她利落地削着苹果，轻描淡写地答道：“只要有一次破例，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不是吗？失败过一次，就会一直失败下去。我以前的人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小学到短期大学这十四年来，就算进了名校，也没学到任何一技之长。我啊，只是不希望重蹈覆辙罢了。那种深深的后悔，经历过一次，就算是死也不愿再经历第二次了。”

接着，她把削得很漂亮的苹果切成四份，用叉子叉好。“好了！”说着便递到平介面前。他一边吃苹果，心里一边嘀咕着：你以前的人生真有那么糟吗？

其实，她也认识到读书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吸收功课之外的其他知识也非常重要。比起从前，她开始广泛涉猎课外书籍，并将沾满灰尘的音响擦干净，听起音乐来了。

“这世界上还有许多美好的事物呢，比如说不用花太多钱就能感到幸福，或是改变世界观。这些很容易就能得到。我以前为什么没发现呢？”只要一遇到令她感动的书籍或音乐，她就会双眼发亮地对平介这么说。

直子也很重视朋友。当然，交的都是些精神年龄比她小很多的朋友。她的成绩好，又会照顾人，所以人缘非常好。

她也会请朋友礼拜天到家里来玩。这时候，直子都会亲自下厨。当大家看到桌上摆满了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时，无一不发出赞叹声。

“好厉害啊！藻奈美，你怎么这么会做菜呢？”

“没什么啦！只要你们愿意学，也可以做得到。现在有很多很方便的厨具啊，不像以前没有微波炉，得用蒸笼蒸才辛苦呢！现在的年轻妈妈可真幸福呢！”

“讨厌啦！藻奈美，你怎么说话像个老婆婆。”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抱着感谢的心啊！”每当快露出马脚时，她总能巧妙地圆场，这一点她也变聪明了。

“那些孩子都是我的老师呢……”等小朋友们回去之后，直子对平介这么说。

“我的意思并不单单指我可以借鉴她们作为中学生的言行举止。和她们在一起时，我觉得以前的旧价值观全部都改变了。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在与她们接触之后，都一一被激发出来，现在看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

对平介而言，这些话字面上的意思他听得懂，却无法真正理解直子的感受。“是吗？那不是很好吗？”他能说的只有这句话了。他不得不承认，他们之间已经开始出现一条无形的鸿沟。

人格虽然属于直子，但是感性与学习能力都是由藻奈美年轻的头脑支配着，平介这么解释。以直子的年龄，应该看不到十几岁的小女生所看到的事物，而现在她却实实在在地看到了。

然而，麻烦的是直子本人也无法真正掌握这种感性的变化，所以平介才跟不上她的脚步。对平介来说，直子的外表虽然看起来是藻奈美，但是人格依旧是自己的妻子。

这一天，平介回到家的时间比平常晚，因为他的部门替两位新职员举办了迎新会，虽然他在聚会未完时就中途离席，但回到家已经快晚上十一点了。他喝得微醺，心情很好。

他在大门处一边脱鞋，一边朝着里面喊：“我回来了！”却没听到回应，索性走到浴室门口，发现里面亮着灯，隐约传来沐浴的声音。

平介打开门，看到了直子小小的背影。她正在用喷头洗头发，顿时惊讶地回过头来，手里的喷头掉在地上，水柱毫无方向地喷洒，连墙壁都湿了。她赶紧将水龙头关掉。

“吓我一大跳，你不要突然闯进来啊！”直子稍微提高了声音叫道。

“啊，对不起！”平介向她道歉，心想，刚才进来先敲敲门就好了。“我刚回来，一起洗吧！”

“啊……我已经洗好了。”

“我想早点洗，浑身都是烟味。”他边说边开始脱衣服。

好久没和直子一起洗澡了。每次他要洗澡时，她总是在学习。他脱光了衣服，走进浴室，直子正在洗脸，平介用脸盆往身上浇了些水，直接泡进浴缸里，发出像是从腹部底部挤出的中年男人特有的呻吟声。

“嗯，今天好累啊！”他边说边躺下来泡进热水里，水漫过他的胸部。“课长今天不太高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晚上要聚餐。他总是觉得我们排挤他，我们还费了不少工夫取悦他呢！”

“这样啊，那很辛苦啊！”直子的口气听起来心不在焉，她把湿毛巾扭干，擦擦脸和头发，一转身，背对着平介开始擦拭身体。这个举动让平介觉得很奇怪。

“怎么了？你不进来泡吗？每次洗完头，不都会进来再泡一会儿吗？”

“嗯，今天不泡了。”她背对着他答道。

直子正要起身走出浴室的一瞬间，平介瞄了她的下腹部一眼。

“啊，喂！”平介叫住了她。

“干吗？”直子只转过头来问道。

“你那里长毛了啊！”平介指指她的下腹部。“我看看！”

他在浴缸里坐了起来。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直子转身背对着他。

“怎么了？看看有什么关系啊！”他伸手揽住了她的腰，想把她拉过来。

“不要碰我！”直子甩开他的手，推了他的肩膀一下。

平介顿时失去平衡，跌坐在浴缸中，瞬间，水倒灌进鼻子里。

直子迅速走出浴室，用力关上门。听声音，她似乎连衣服也没穿就冲了出去。

平介呆坐在浴缸中，并没有立刻回神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可是你丈夫啊！丈夫看看妻子的身体也不行吗？是因为藻奈美的身体吗？可藻奈美是我的女儿啊！我还替她换过尿布呢！一时之间，一种受到不合理对待的怨气跑遍全身，不过没多久就消失了，他开始弄清楚了。这种状况很难用言语来表达，但是他知道自己也许被直子的心思用一根看不见的细线牵引着。

他连澡都没洗完就出来了，这时候才想到刚才忘记拿换洗内裤和睡衣。他原本想请直子替他拿过来，现在只好再穿上刚才脱下来的上班裤子了。

直子不在一楼的客厅。平介上二楼，换好内裤并穿上睡衣，这时才看到对面直子的房门半掩着。

直子穿着红色睡衣，双手抱膝地坐在房间的正中央，手里还拿着那只泰迪熊。她背对着他，但应该知道房门被打开了，却仍然一动也不动。

“喂，怎么说呢？刚才……对不起！”平介搔搔头说道，“我有点醉了，最近不知怎么搞的，酒量变得不太好。”

“哈哈！”他试着发出笑声，但是直子没有反应。正当他决定放弃时，直子说话了。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吧？”

“什么？”他问道。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吧？”直子又重复了一次。

“为了那点小事就发脾气……”

“不会啊！”平介说道，并没有再接腔。直子抬起头，还是背对着他，所以平介看不到她的表情。

“对不起！”她说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讨厌。”

“讨厌被碰到？”

“不仅是被碰到……”

“讨厌被看到？”

“嗯。”她点点头。

“这样啊？”平介叹口气说道。他抓抓鬓角，不自觉地望着指尖。脸上的油垢沾上了指甲，虽然刚洗了澡，但没有好好地洗把脸，这就是中年男子的污垢啊，他自嘲地这么想着。

“对不起！”直子又说了一次。“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绝不是因为讨厌爸爸才这样啊！”平介现在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眼前的女人到底是妻子还是女儿，他也搞不清楚了。无论如何，他知道自己只有一种选择。

“知道了！你别太自责，以后我们分开洗澡吧，也不会在你洗澡时开浴室的门了。”

直子开始抽泣起来，小小的肩膀轻轻地颤动着。

“有什么好哭的啊？”他刻意装出开朗的声音。

“也许这样才正常吧。”直子红着眼眶，缓缓地转过头来。

“我们之间是不是就这样完了？”

“什么完了？别胡说八道了。”平介用近乎训斥的口气说道。

梶川逸美送的怀表，在一年六个月中，一直被放在日式房间桌子的抽屉里。过了这么久，平介之所以又把它拿出来，是因为公司突然派他到札幌出差。

身为生产线组长的平介，很少有机会出差，极少数的几次都是被派去学习新引进的技术。这次出差的目的也一样。

平介的工厂目前正在制造一种能够根据电脑的指示向发动机喷射汽油的喷嘴。而这次公司即将采用一种计测器，可立即判断喷嘴的送油量是否准确。此次出差与平介同行的还有负责生产技术的木岛和川边。而生产这种计测器的工厂就在札幌。

“如果你想当天来回也可以，不过那天刚好是礼拜五，也不用这么急着赶回来。你很久没去旅行了吧？秋天的北海道不错哟，枫叶很漂亮呢！”小阪课长说着，又压低声音补充，“再说啊，札幌也有那种地方……”

“那种地方？”平介歪着头感到不解，小阪皱起眉头，那表情似乎在说，你反应可真够迟钝的！

“提到札幌就想到泰国浴啊！这还用说？”

“啊，是吗？”

“发什么呆啊？这是你自己的事啊，自从你老婆死了以后，你都没出去玩吧？偶尔也该放松一下吧！”小阪压低声音说道，“听说那些洗泰国浴的女孩子很漂亮呢！”说完，还露出泛黄的牙齿笑了。平介倒是没想过特殊浴池的事，不过他也觉得能去札幌很不错，因为他从来没去过北海道。现在的问题就是直子，不过这也容易解决。平介出差去札幌的这段时间，直子的姐姐容子会从长野来东京。容子的独生女今年春天开始在东京念大学，所以她才从以前就一直说要来看一次女儿。

“我应该叫我姐姐一声大姨吧！好期待啊！”她这么说道，还一直傻笑。

提到札幌，平介想起一件事。他打开桌子中自己专用的抽屉，找出一张叠得很小的纸，那是司机梶川幸广汇钱给前妻的汇款单存根。原本想丢掉的，结果最后还是一直放在抽屉里。

地址是札幌市丰平区，看看地图，距离札幌车站似乎并不远。

平介至今还无法忘记梶川母女。从失去了挚爱的亲人这一点来看，她们与其他受害者家属的遭遇是一样的。然而却没有人对这对母女伸出援手。更可怜的是，她们还得忍受世人的异样眼光。

梶川为了汇钱给前妻拼了老命赚钱，没想到却酿成一场重大事故。但是，他前妻在他死后却不曾与梶川家联络，也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梶川车祸身亡的消息，更不用说来上香了。

平介感到很后悔，当初在得知梶川司机给前妻汇款这件事时，就应该与那个叫根岸典子的女人联络才对，至少也要确定她是否知道梶川车祸的消息。

这次去札幌出差，或许顺便可以见见这位根岸典子。见了她，说不定可以解除心中的疑虑。

但是，事故发生至今已经两年半了，现在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梶川征子也不会复活，逸美更不会因此而得到幸福。这只不过是满足平介自己的好奇心而已。

忘了这件事吧！正当他闪过这个念头时，又想起那只怀表。于是从抽屉里找出了那只表。

出差前一天的星期四，平介提早离开公司，前往荻洼的一家钟表行。

“这只怀表很少见啊！”老板松野浩三看着这只表苦笑道。他的双颊松弛，还有些许胡茬，看起来好像撒满了胡椒盐。

“听说挺值钱的。”

“是啊！平介，这只表哪里来的？”

“人家送的。”

“不是你自己买的啊？”

“不是啊，有什么问题？”

“没有，这个……哎呀，盖子打不开！”浩三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一下。

“金属扣好像坏了。”

“可以的话，麻烦你替我修好。”平介说道。

松野浩三是直子的远房亲戚，听说直子来东京找工作时，曾受过他不少的照顾。直子在东京的丧礼，他也赶来参加。平介只记得当时他满是皱纹的脸更加苍老了，也不顾旁人就放声大哭了起来。

浩三膝下无子女，自己在荻洼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钟表眼镜店，与上了年纪的老伴相依为命。虽然招牌上写的是钟表店，但是眼镜的生意似乎比较好。此外，他好像还接贵

金属打造生意，而且只接订单。有的客人会拿着蒂凡尼戒指的照片，指定打造相同款式，他总是能让顾客满意。事实上，平介与直子的婚戒也出自他之手。

平介把怀表拿到这家店，是想估算它的价值。要是价格不菲，他打算把这只表交给根岸典子。到时候便可以向她解释：“经过估价，得知这只表的价值非凡，自己不应该留着，所以想交给你。”

总之，他想要找出一个与根岸典子见面的正当理由，只好如此说服自己了。

“哦，总算打开了。”在工作台修理表盖的浩三说道，手中的怀表表盖已经完全打开了。

“值钱吗？”平介靠着展示台，问道。

“嗯……”浩三苦笑着说道，“该怎么说呢？”

“什么意思？没办法估价吗？”

“估价？硬要估一个价钱的话，应该值三千日元吧！”

“啊？”

“这只怀表是以前很常见的款式，而且又修过很多次。抱歉，它并没有古董收藏的价值。”

“这样啊……”

“不过，它倒是有其他价值，说不定这东西对某些人意义非凡呢！”

“什么意思？”

“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你看！”浩三站起来，将打开的怀表递到平介面前。

平介接过那只表，表盖内侧有一张小照片。这是一张五岁小孩的照片。看起来不像是梶川逸美，倒像个小男孩。

有多久没坐飞机了？平介心想，还从窗户往下看。原本以为会看到海洋，没想到只看到层层白云，再加上座位刚好靠机翼附近，视野被遮住了一半。

“杉田，明天你打算怎么打发？”坐在隔壁的年轻同事川边问道。而隔着他坐在靠走道的是木岛。

“我想去一个地方，后天早上再回去。你们呢？”

“我们明天打算在札幌市观光，然后搭后天傍晚的飞机回去。”

“来都来了，不逛逛太可惜了。”木岛在一旁附和。厂商租了一辆黑色轿车到千岁机场接他们。后座的空间很宽敞，坐了三个人也不算挤。平介笑称颇有政府官员的架势，其他两人都笑了。坐在前座的接待人员也苦笑了一下。

平介一行人来到北海道大学旁的一处接待所，进行预计引进的计量器的测试工作。若是顺利的话，测试很快就可以完成。但是，难就难在经常会出现无法预测的状况。果然在读取资料时，花了不少时间。平介一行人渐渐不说话了，对方可能多少有一点讨好顾客的意思，准备了豪华的午餐来招待他们。但是平介等人却一点胃口也没有，川边还发牢骚说道：“没有酒的法国料理，怎么会好吃？”

晚上六点多，终于将所有资料读取完成。平介他们到札幌市的寿司店吃晚饭，并在大通公园附近的俱乐部接受厂商招待。由于此行的工作已完成，喝起酒来显得格外轻松。平介身旁年轻貌美的坐台小姐，拉着他问东问西，上衣里的半裸酥胸和超短迷你裙下的白皙双腿，让平介感到头晕目眩，很久没有这种脸红心跳的感觉了。

回到饭店已经十二点多了，现在往家里打电话可能太晚了吧，虽然这么想，平介还是打了一通电话。很快就有人接了是直子，她可能还没睡吧。

“这里一切都很好，我刚才还在跟大姨聊天呢！”直子的声音听起来很有精神。

“等一下，大姨要跟你讲话。”

容子接听了电话，平介首先向她道谢。当然，她并没有发现眼前的少女其实是她的亲妹妹，她只是这么说：“藻奈美真是越来越像直子了，连说话的方式或小动作都好像呢！刚才她替我揉肩，连揉的方式都一模一样，让我吃了一惊！”

平介想起直子提过，以前常替姐姐按摩肩膀的事。他想，直子在一旁听了，一定憋着不敢笑出来吧！

“一切就拜托你了。”平介这么说道，便挂上了电话。

第二天，平介起的有点晚，吃过早餐之后，便退了房。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并把写在那张存根上的地址拿给司机看，司机只知道大致的区域。“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地方的红叶特别漂亮？”平介问道。

中年司机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最近的地方应该是藻岩山吧，不过现在这个时期还太早，体育节那时候是最漂亮的。”

“那……至少要下个礼拜过来才对啊！”

“啊，是啊！下个礼拜的风景就很漂亮了。”

平介很难得主动找司机攀谈，其实他也不是真的想赏枫叶，只是找个借口消除紧张感。

“就在这附近了。”司机说道。平介便在这里下车，街道两旁排列着许多小商店，他沿着门牌号码慢慢走，不久就走到一家店的门口。

这是一家小拉面馆，招牌上写着“熊吉”，店面却关着，门上挂着公休的牌子。平介的视线沿着紧闭的卷帘门向上搜寻，看到了“根岸”的门牌。

他在卷帘门上拍了两下，并没有回应。店面的二楼看起来像是居住的地方，窗户也是紧闭着。他又看了招牌一眼，上面以小字写了一排电话号码。于是他从手提包里拿出昨天用来记录数据的笔记本，在封面的一角上记下电话号码。此时，刚好有一辆出租车经过，他拦了车并告诉司机今晚投宿的饭店名称，说完才发现现在离办理住房手续的时间还太早了。

“司机先生，请问，札幌的‘钟塔’离这里很远吗？”

“钟塔啊！”司机透过照后镜眨了两下眼睛，“不远呀，就在这附近。”

“那，麻烦你开到那里吧，我想打发打发时间。”

“哦……”年轻司机抓抓下巴说道，“可以啊，不过去那里也打发不了多长时间。”

“嗯？是吗？”

“您没听说吗？那是看到实景之后最令人失望的景点。”

“听说不怎么样啦……”

“嗯，等您看过就知道了。”

不久，车子就在一条宽阔的马路旁停了下来，平介正纳闷为什么停车时，司机便指指对面说道：“就是那里。”

“那里呀……”平介苦笑道。实景的确和照片上大不相同，那只不过是一栋屋顶上镶着时钟的白色洋房。

“如果您还有空余时间的话，不妨去旧道厅逛逛，沿着这条路靠左一直往前走就到了。要是还有时间，可以再往前走，里面有一座北大植物园。”司机一边收钱一边说道。

这个建议很管用。在钟塔逛十分钟，旧道厅逛二十分钟，植物园再逛三十分钟，然后搭出租车去饭店，刚好赶上办理入房手续的时间。一进房间，他就赶紧拿起电话，拨通了刚才抄的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终于有人接了。

“你好，这里是根岸家。”是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年轻。

“你好！那个，我姓杉田，来自东京。请问根岸典子女士在吗？”

“我妈现在不在家。”电话另一端的男孩说道。应该是她的儿子。

“啊，这样啊！那么，请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傍晚的时候吧……请问，您找她有什么事吗？”男人的语气听起来充满了警戒心。没听过杉田这个名字，一开始就说自己来自东京，他一定觉得很奇怪吧！

“其实我是为了梶川幸广的事来的……”平介开门见山地说道。

电话另一端一阵沉默。他感觉得到对方脸上的表情变了。

“有什么事？”男人问道，声音听起来越来越低沉。“那个人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

“我知道，我只希望能见根岸女士一面，因为有事必须当面跟她说。那个，梶川先生去世的消息，你们知道吗？”对方没有立刻回答，也许他正在思索该怎么回答比较好吧。

“知道！”对方终于开口了。

“不过，就算死了也跟我们无关。”

“你真的这么想？”

“你到底想说什么？”

“反正我想跟你母亲当面谈，我有东西要交给她。你说她傍晚才会回来吧！那么我到时再打电话过来。”

“等一下！”对方说道，“请问您现在在哪里？”

“我住在札幌车站附近的饭店。”平介说出了饭店名字。

“我知道了，等她回来再请她打电话给您吧。您会一直待在饭店里吗？”

“嗯，我会待在饭店里等你们的电话。”平介说道。反正札幌市的景点他都去过了。

“等我妈回来，就请她打电话给您。嗯，您是杉田先生吧！”

“是的，我姓杉田。”

“知道了。”根岸典子的儿子一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平介在床上稍微打了个盹儿，还做了好几个模糊不轻的梦，接着便被电话声吵醒了。

“您是杉田先生吧？”听起来像是饭店服务生的声音。

“是的，我就是。”

“大厅有您的访客，姓根岸。请等一下。”

电话好像换了另一个人接听。平介以为根岸典子直接来饭店找他，因此有点紧张。

“喂，您好！我是根岸。”想不到，话筒却传来根岸典子儿子的声音。

“啊，刚才真不好意思。”平介说道，“你母亲回来了吗？”

“关于这件事，我有很要紧的话要跟您说，能不能请您下楼？”她儿子的口气听起来比刚才更拘谨。

平介紧握着话筒，揣测对方话中的含义。

“根岸女士没有和你一起来吗？”他问道。

“是的，我妈没有来，我一个人来的。”

“这样啊……那我马上下楼。你现在在哪里？”

“在服务台前面等您。”

“知道了。”平介挂上电话，赶紧跑进浴室洗把脸，梳理了一下头发。他来到一楼大厅，环顾服务台周围，那里有许多等待订房的客人正在排队。不远处站着一名年轻人，身着白色休闲衫和牛仔裤，个子很高，脸型瘦削。由于皮肤晒得很黑黝，所以看起来很结实，年龄大约二十岁左右。平介确定就是他了。

年轻人慢慢转过头，当他看到平介时，视线就停留在他身上，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说，是你吗？

平介走近他，问道：“你是……根岸先生吗？”

“是我！”他说道。“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啊，彼此彼此。”平介低头打招呼，接着掏出一张名片。

他事先用圆珠笔在名片上写下了自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是杉田。”

年轻人将目光移到名片上。“啊……您在大木工作啊？”

“是的！”

“不好意思，请稍等一下。”

他快步跑到服务台前，在给客人准备的便条纸上写了些什么，然后又跑了回来。

“我还是学生，所以没有名片。”说着，便把便条纸递给平介。

纸条上写着“熊吉”拉面馆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还有“根岸文也”这个名字。他们决定到旁边的咖啡厅坐下来谈。平介点了咖啡，根岸文也也一样。“我来札幌出差，想顺便与你们联络一下。”平介直截了当地说道。

“您在大木从事哪方面工作？研究吗？”

“不是。”平介连忙摆摆手。

“我在工厂工作，制造汽油喷射器，那是一种叫做 ECFI 的零件。”

“ECFI……是电子操控式燃料喷射装置吗？”

他流利地说出这个专有名词，平介凝视着他。“你懂得不少啊！”

“我在大学里念的是机动车系。”

“啊！你念哪一所大学啊？”

“北星工大。”

“几年级？”

“三年级。”

“原来如此！”平介点点头。这所大学算是数一数二的理工大学。

咖啡端来了。两人几乎同时喝下了第一口。

“那……你妈妈呢？”平介切入正题。

文也舔了舔嘴唇才开口说道：“其实，我还没把您的事告诉我妈，我想先听听您的来意，再决定要不要告诉她。”

“嗯？为什么？”

“您想说的事不是和那个人有关吗？”

当他说到“那个人”的时候，脸上明显地露出了嫌恶的表情。

“梶川幸广是你父亲吧！也就是说，他曾经是你母亲的丈夫。”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现在可不这么想。他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文也严肃地说道。

表情有点僵硬，双眼因此显得略向上挑起。

平介拿起了咖啡，并思考如何让这个话题顺利进行，虽然也预想过会有这种情形发生，但是这孩子对他父亲的成见似乎很深。

“杉田先生，请问您和那个人是什么关系？”文也主动问道。

“其实这很难解释，说来话长。”平介把咖啡放回桌上，接着说，“你们已经知道梶川先生去世的消息了吧，所以也该知道他的死因。”

“他开的滑雪巴士摔落山谷的事故在这里也算是头条新闻。”

“你马上就知道那辆巴士的司机是你爸爸吗？”

“同名同姓，而且那个人住这里的时候也是开巴士的，所以我想不会错。”

“这样啊，住这里的时候也是司机啊。”平介点头说道。

接着，他直视年轻人的双眼说道，“我太太也是死于这场车祸。”

顿时，梶川文也脸上的表情显得惊讶而狼狈。他低下了头，接着又抬起头说道：“原来如此，真是太不幸了。不过刚刚我也说过，那个人与我们已经毫无瓜葛……”

“你别误会！”平介笑着摆摆手。“我并不是要过来向你们抱怨。不是的，我在电话里也说过了，我有东西想要交给你们。”

平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怀表，放在桌子上。然后尽可能简单扼要地把得到这只表的经过一一向他说明。文也默默地听着，但是当平介提到梶川幸广汇钱给根岸典子的时候，他显得相当惊讶。看来他对这件事毫不知情。

平介打开表盖，把放有小照片的那一面递向文也。

“我刚才一看到你就知道了。照片里的小男孩是你吧！梶川先生一直很在意你，才会随身带着它。”文也盯着贴在怀表内的照片看了好一会儿。

“我大概知道了，谢谢您大老远跑一趟。”

“别客气！那么，这个你就收下吧！”平介将怀表推向了文也。

“但是……”文也说道，“我不能接受，也不想接受。”

“为什么？”

“我们一直想忘记那个人。就算我收下这个东西，最后还是会把它扔掉，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接受。”

“看来你似乎很讨厌他。”

“老实说，我恨他！”文也断然说道，“当年，那个男人突然跟一个年轻女人跑了，丢下妈妈和年幼的我。后来我知道了我妈为此吃了这么多苦，我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他了。虽然现在我们自己开了一家拉面店，不过我妈以前还在工地做过苦力。我本来打算高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她却要我念大学，还为我筹学费，甚至让我复读。”

平介的心里感到一阵苦闷，梶川幸广果然是为了这种原因而离婚。但是，与他私奔的年轻女人又是谁呢？好像不是梶川征子。

“可是，你父母算是正式离婚吧！也就是说，你母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才会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吧！”

“她怎么可能会同意！她说她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婚协议书就被递交上去的。其实，如果要上法院告的话，很容易就可以让那张协议书无效。妈妈嫌太麻烦才放弃的，要是我当时年纪大一点，绝对不会让她受那种委屈。”真是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文也会这么痛恨梶川幸广也不是没有道理。

“那么，他汇钱给你妈妈，多少也有一些赔罪的心情吧！”

“关于汇钱，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件事，不过我不会因此原谅他。因为他抛弃了更大的义务。”

“你母亲也这么想吗？”平介问道，“她也这么痛恨梶川先生吗？即使得知梶川去世的消息，也不愿意参加他的丧礼吗？”

文也听了质问，沉默地垂下了眼帘。他低头思考着什么，接着又抬起了头。

“我妈知道他出事之后，曾打算去参加葬礼。她说虽然离婚了，但毕竟夫妻一场，基于情理也该去上炷香。我想或许是因为汇钱的关系，所以她想去吧。但是后来被我阻止了，我叫她别做这种傻事。”

“这是……傻事吗？”平介很能体会文也的心情。但是，梶川幸广为了汇钱给他们母子俩，不只牺牲了自己，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也牺牲了当时的妻子和女儿。关于这一点，平介觉得应该要让他知道，可是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因为这件事与根岸母子俩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直到梶川幸广死了，文也都不知道汇钱一事，也许他母亲从来没告诉过他吧。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不能接受。”文也将桌上的怀表推回给平介。

平介看着那只表，再看看文也。

“可以让我和你母亲谈谈吗？”他说道，“只要一下子就好了。”

“我不同意！我不希望妈妈再和那个男人有任何瓜葛了。她早就忘了过去的事，过着平静的生活，请您放过她吧！”

平介从他的口气发现，一开始他便不打算让平介与他母亲见面。

“这样啊！”平介叹了一口气。“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也没办法了。”

“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请问！”

“为什么您对这件事这么认真呢？梶川幸广是那场意外的肇事者，而您却是事故的受害者……”

平介摇摇头，苦笑道：“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俗话说，既然开始做了，就做到底吧！就是这样。”文也露出无法理解的表情。如果要让他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详细说明平介与梶川母女之间的微妙关系，但是现在说这些一点意义也没有，而且平介也没把握可以解释得很清楚。

“您还是早点放弃吧。”文也淡淡地说道。

“看来我真的要这么做了。”

平介拿起怀表，正想盖上表盖时，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他看着文也说道：“不过，你可以收下这张照片吗？因为我留着也没有用啊，而且把人家的照片扔掉，心里也不舒服。”

文也的表情看起来很为难，不过，看起来他还是理解了平介的解释。

“知道了。这张照片就交给我处理吧！”他说道。平介用自己名片的一角，把照片轻轻刮下来。照片并没有用糨糊黏住，只是剪成与表盖相同的大小再放进去。他把裁成圆形的照片交给文也。

“我想梶川先生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

“他这么做也不能赎罪。”年轻人斩钉截铁地摇摇头说道。

26

与根岸文也分别之后，平介回到了饭店房间。他躺在床上，拿着那只没能送出去的怀表，把玩表盖。经过浩三的修理，表盖可以开关自如了。

他不断地回想刚才与文也的对话，总觉得还有很多话想要对他说。或许今后不会再见这个年轻人了，但是平介还是想把心中不明朗的事情说出来。

最后，他还是不知道梶川幸广为什么会寄钱给根岸典子。根据文也所述，他们之间的离婚协议也没有正式成立。由此可见，梶川幸广与根岸典子并没有讨论过养育费和生活费一事。

可能是为了赎罪吧。最后也只能做这种解释了。把钱寄给曾经被自己抛弃的母子，这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对梶川幸广来说，征子与逸美又算什么？为了打发自己的下半辈子，而选择了这对母女作为与自己同居的人，仅此而已吗？平介特别在意梶川逸美。她对梶川幸广来说，到底算什么呢？只是再婚的女人带来的拖油瓶吗？在被抛弃的亲生儿子与必须扶养的继女之间，他是如何平衡自己的感情的呢？

平介无法用恰当的语言形容飘浮在胸中的雾一般的東西。他坐了起来，乱抓着头发。

这时，电话响了，是木岛打来的。平介曾告诉他们今晚会在这家饭店过夜。

木岛打这通电话的目的，是想邀平介一起去吃饭，然后再去薄野喝酒。木岛和川边刚好住在附近的饭店。

平介盖上手里的怀表，说道：“马上到！”

三人在一家石狩火锅的招牌店里饱餐了一顿后，便前往一家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是川边的朋友介绍的。

“随便找一家不熟的店花钱的话，要是被人坑了就惨了。”川边边走边说。

他们俩今天才逛过札幌市区。平介提起钟塔，他们俩便笑个不停。

“那个景点真的很糟糕，照片比实景漂亮多了！”木岛说道。

“就像电视连续剧的布景，画面上看起来一点也不奇怪，实际上那种简陋还真让人吓了一跳呢！”

两人一致认为今天逛过的景点以大仓山的风景最美。他们乘坐缆车抵达山上观光。

三人一边闲聊，一边在薄野的街道内绕了好几圈，却一直找不到目的地。不知不觉地，三人就走进了一条没有酒馆的黑暗小巷里。

“啊，糟了！”川边低声说道。

暗巷里弥漫着一股不寻常的气氛，两旁站着几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他们看起来并不属于同伙，每个人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平介一行人走在路中间，这时，一名身穿白色夹克衫的男子立刻靠了过来。

“出差吗？”男子问道。无人应答，接着他又问，“有空的话，要不要过来坐坐啊？”“我们有很多不错的女孩子。我们这一家最好了，现在去的话你们还可以自己挑自己喜欢的。”

木岛一言不发地摆摆手。那名男子便离开了。

还没走出那条巷子，又有两名男子跟了过来。他们说的内容都一样，这让平介感到好奇。

“他们以这种方式拉客，看来很多人出差都会来这里吧。”木岛问道。

“公司里也有人对我开这种玩笑呢！他们说我一定想去洗泰国浴。”川边笑道。

原来那就是泰国浴拉客的人啊。平介现在才明白，后来又想起出差前小阪对他提过的事。

他们终于找到了那家俱乐部。店面虽小，却有五名年轻的陪酒女郎。平介感觉比昨晚轻松了许多，但是坐在对面的那个超短迷你裙女孩，还是让他心跳得厉害。

川边负责热场，他讲了许多六本木的趣事，吸引女孩们的注意。平时，他在公司是一名认真严肃的技术员，今天平介才算是真正见识到他的另一面。

“杉田先生有孩子吗？”坐在一旁的的女孩问道。她穿着一件曲线毕露的紧身连衣裙。

“有啊！”他一手拿着兑水威士忌，答道。“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

“是女儿。”

“几岁了？”

“念初二。”

“这种年纪的小孩子最难带了。”她笑着说道。

“好像是吧。”

“是啊！初二不就是十四岁吗？这个时期最讨厌爸爸了。”

“嗯？真的吗？”

“嗯，该怎么说呢？只要老爸在身边就会头疼。”

这时，另一名女孩也插嘴说道：“我也这么觉得。光是看到老爸的内裤晾在那里，浑身就会起鸡皮疙瘩。要是他刚从厕所里出来，我就不敢进去，连浴室也一样。”

其他女孩也加入讨论阵容。像是嫌爸爸很臭啦、爸爸穿着内裤时，露出肚皮很恶心啦、看到爸爸的牙刷就想吐啦……道尽了爸爸的各种坏话。

平介问她们为什么？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讨厌啦！”女孩们这么回答。反正就是生理上无法接受吧！

“嗯，在二十岁以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后来爸爸的年纪大了，觉得他很可怜，就想对他温柔一点。”一旁的的女孩说道。

“可怜啊！”川边用一种怪异的语调说道，“做父亲似乎一点好处也没有，我看我还是不要结婚好了。”

“做父亲又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木岛说道。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有一天，突然发现有个小孩会叫我爸爸，从那时候起，就没有退路了，只好努力地做个好爸爸了！你说是不是啊，杉田？”

他征求平介的附和。平介只好含糊地应道：“是啊。”

“做父亲很简单，但是要一直持续下去可是很辛苦的啊！爸爸也是人，也会疲倦呀！”看来木岛已经醉了。

木岛和川边直嚷着要续摊。平介觉得他们似乎在兴头上，才不想这么早回去吧！于是与他们在酒店分手后，便独自走路回去。

没想到不久就迷路了。札幌的街道像个棋盘的格子一样井然有序，应该很好认。但是他现在已经搞不清楚方向了。

只好随便乱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一条似曾相识的巷道。那条巷子是刚才拉客的人聚集的地方。

平介才向前走了一步，马上就有个男人走近他。他轻轻地摆摆手，继续往前走。比起刚才的三人行，这时候他觉得有点不安。

一名瘦小的男子走近他，在他耳边小声地说道：“这里的姑娘不错的，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不用了，平介摆摆手说道。“来一下吧！做父亲的偶尔也该放松一下啊！”男子说道。

这句“父亲”引起了平介的注意。他突然停下脚步，看了那个人一眼。

那家伙以为这下子有希望了，因此更加靠近了平介。

“算你两万五千日元。我们的姑娘很不错的！”

“不，可是我……”

“既然都来了，当爸爸的就好好享受一下吧！”男子在平介的背上拍了一下。平介不明就里地和那名男子同行，他一心想赶快拒绝，却说不出话来。途中，男子向他索取了两万五千日元。我不去那种地方……这句话突然浮现在脑海中，但是却发不出声音来。是另一种想法让他又把话咽回去了。偶尔一次有什么关系？偶尔从“父亲”这个名词解放一下又有什么关系？他拿出了钱包。

艳俗的招牌立在一栋建筑物前。男子走向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平介跟随在后。

下了楼，有一扇门。男子把门打开，里面还有一扇窗，他对着窗口不知说了什么，窗边的小门开了，一名身材微胖的中年妇女走了出来。

两人在一旁进行私下交易。这时候，平介环顾了四周，昏暗的走廊向右延伸，四周鸦雀无声。

那个人终于离开了。中年妇女问平介：“请问您要上厕所吗？”

“嗯？”

“要上厕所吗？如果要的话，请您现在就去。”

“啊，不用了。”

“真的吗？真的不用吗？”她反问了好几次。平介开始猜想，等一下是不是要做什么特别的事？首先，他被带进一间狭窄的接待室，原本以为里面会有其他人，那样会很尴尬。幸好里面空无一人，墙上还贴着一张大型裸女海报。

中年妇女很快又回来了。“请往这边走。”妇人领着他走在阴暗的走廊上，然后在其中一扇门前停了下来。一开门，里面有一名围着红色浴巾的年轻女孩，屈膝跪着，一头长发紧紧地盘在脑后，她有一张猫一样的脸庞。

平介一进去，房门就在身后关上了。女孩站起来，绕到他身后，替他脱掉上衣。

“先生，您是从外地来的吧？”女孩一边将他的上衣挂起来，一边说道。

“嗯！从东京来的。你眼力真好啊？”

“因为您的外套很重啊！您一定以为北海道很冷吧？”

她说的没错。其实，平介在酒店的一个行李袋里还有毛衣。

“你观察得还真仔细。”

“可能是因为我住在最北边吧，不过可不是北极啊！要我替您脱衣服吗？”

“啊，不用，我自己脱。”

这个房间没有隔间，一进门就有一张床，里面还有一间宽敞的浴室。平介慢吞吞地脱衣服，女孩走进浴室，查看浴缸里的水温。不知何时，她褪去了身上的大浴巾，露出了纤细的胴体。

他按照她的指示，全身泡进浴缸里。女孩用海绵沾肥皂，搓出许多泡泡。他隐约看见她那微微隆起的胸部，年轻紧致的肌肤，虽然有点浅黑，但非常光滑柔细。

如此直视女人的裸体，不知道是几年以前的事了。不过，直子的裸体又另当别论，真正看到她的身体，是在事故发生之前，也就是两年半以前。

这段日子，我根本就不是男人，他这么想。我到底在干什么？

“这种地方，我是第一次来。”平介说道。

“啊，是吗？是巷子里的大叔带你进来的吗？”

“嗯！”

“那……你付了大概两万五千日元？”

“是啊！两万五千日元。”

女孩笑了。“里面有九千日元进了那个大叔的口袋啦！”

“哦，是吗？”

“下次你可以直接过来，指名说要找艾莉卡，只要一万六千日元就够了。”

“这样啊！”平介一边点头，一边想，为什么那个人拉客的佣金是九千日元这种不上不下的数字呢？女孩替他洗完身体，再让他躺在垫子上。女孩全身涂满了乳液，开始在他身上摩擦了起来。接着，她的下半身缓缓地滑到平介面前，顿时令他感到头晕目眩。

“您好像没什么精神啊！”

“啊，对不起！”

“喝酒了？”

“嗯，喝了一些。”

“那，我们到床上去吧。”床铺旁有一面大镜子，平介看到赤裸的自己，感觉很不好意思。枕边放着一只小闹钟，他发现那是用来计时的，还剩多少时间？一想到这里，他就突然变得很焦虑。可能心里越急，事情会变得越糟糕。不管这个艾莉卡如何服务他，他都无法展现男性雄风。

“这一招对喝过酒的男人最有效了。”她说，便拿了一条冰冷的湿毛巾压在他的下体，但还是没什么作用。

“先生，您怎么了？”女孩束手无策地说道。

“好像不行啊！”

“您一定很久没做了吧？”

“是啊。”已经两年半了，平介将这句话咽了回去。

“怎么办呢？时间不多了。”

“嗯，没关系。那……到此为止吧！”平介起身，坐在床边。

“麻烦你帮我拿下衣服！”

“真的不再试试看吗？”

“嗯。”

这个叫艾莉卡的女孩一脸情绪地把衣服放到平介旁边。他一件件地慢慢穿上。

“您有老婆吗？”女孩问道。他本来想回答没有，随即又改变想法。都这把年纪了，以单身的身份来这种地方，更糟的是还没有反应，岂不是太逊了。

“有啊！”平介答道。

“既然有……”女孩的嘴角泛起一丝嘲笑。

“只和您老婆不就行了吗？”

他涨红了脸，显然受到了屈辱。他很想扇那女人一记耳光，不过当然不能这么做。

“是啊。”他喃喃自语。

离开时，先前那个中年妇女又出现了。她领着平介走到来时没有乘的电梯前。

“坐电梯到一楼，从刚才进来那条巷子的反方向可以走出去。”中年妇女说道。进来还好，出去若被人看到，客人可能会觉得更难为情。他们或许考虑到这一点，才会把出入口分开的。

平介按照她的指示来到一楼。出口处果真没有风月场所的气氛，是一条寂静的巷子。路旁的垃圾箱还有野猫在觅食。

街上的路灯零星，今晚也看不到月色。这种黑夜倒让平介感到释然。他缓缓地迈着步子。

心想，今后我该用哪种方式生活呢？是父亲又不是父亲，是丈夫也不是丈夫。

也就是说，是个男人又不是男人。他的心在无情的现实面前颤抖着。

27

直子亲口宣布她的决定是在元旦的早上。餐桌上摆满了她亲手做的料理。说着新年快乐，彼此互道恭喜，举杯庆祝。今年，他们以日本酒取代屠苏酒。自从考上中学那天起，直子的酒量突然变得很好。

电视上播的尽是新年特别节目。当红偶像歌手打扮得喜气洋洋，在节目里玩游戏、唱歌；搞笑艺人被整、运动选手参加猜谜游戏。今天什么事都不要想，只要好好地吃喝玩乐，日本全国上下洋溢着这种欢乐的气氛。平介在听到直子的决定之前，也沉浸在这股欢乐气氛之中。

“考高中？”平介再度问道，电视看到一半，脸上还留着笑容。

“是的。”直子挺直背，抬起下颚说道，“明年春天，请你让我考高中。”

“等一下、等一下。如果现在学校里的成绩不错，不是可以直升高中吗？为什么还要考？”

“因为我想念别的高中。”

“别的高中？你对现在的学校有什么不满意？”

“不是满不满意的问题，是不符合我的目标。”

“目标？”

“应该说是将来的出路吧！”

“难道你已经决定要走哪条路啦？”

“嗯！”

“哪一条路？”平介一边问道，并关掉电视。

直子清楚地答道：“医学系。”电视关掉之后，直子的声音显得特别响亮。平介仔细端详她的脸，她也毫不遮掩地直视他。

“医学系？你想当医生？”

“目前还不知道。不过，无论如何我都想念医科，可惜我们学校的附属大学并没有医学系。”

“医学系啊！”平介摸摸脸，完全没有共鸣。医学系这个名词，对他来说根本就是缺乏现实感的。

“为什么你现在会这么想？”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自己真正想做什么？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就换个角度去想，对什么有兴趣？这么一来，答案很快就出来了。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最有兴趣。是什么原因才会发生这么不可思议的事？什么才是生存的意义？意识与肉体到底是什么？这些我都想知道，只有念医学系，才能得到解答，不是吗？”

“哦！意识与肉体……吗？”平介这才明白，直到现在她仍然在思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不可思议的状况，也能够了解她会这么有兴趣的原因了。平介双手交抱，一副沉思的模样，其实他不是真的在思考，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这是上大学以后才要考虑的事啊！跟现在升高中有什么关系？”

“话不能这么说。”

直子的理由是，目前念的学校水准的确很高，只要学业成绩不太差，几乎都可以直接升高中。因此，同学之间缺乏竞争的危机意识，这种倾向到了高中会更严重。到时候，就算自己为了上医学系的目标而努力用功，也会被周围环境影响吧！

“这一点看个人的吧，要是你有心，就会努力念书啦！”

平介没什么自信地说道。他并没有考大学的经验，中学毕业后就进高职就读。

“其实，我还有另一个理由。”

“另一个理由？”

“我想念男女混合学校。”

平介受到了小小的冲击，顿时哑口无言。事实上，他也曾想过这件事，当直子表明想考高中时，他的脑海里便产生了这个念头。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提出反对意见。

当被问及为什么想念男女合校时，直子的理由也极具说服力。总体来说，想念医学系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男生，当自己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时，很容易产生学习的斗志，并且能够正确地把握自己的位置。

或许她说的没错，平介不得不认同。不论做什么事，只要与人竞争，对手最好经常出现在身边，比较具有激励作用。

但是，平介的心理障碍却没有消除。那就是让直子与同龄的男孩子共处，这一点让他有一种说不出的抗拒感。

真的是为了学习才想念男女混合学校的吗……他很想问她，还是想和年轻的男孩子在一起玩，才随口说了这个理由来敷衍自己？或是想借着藻奈美的身体，再次享受青春呢？

但是，他并没有说出这些想法，要是被她指责满脑子邪念，就无话可说了。她若是纯粹为了好学，才提出这个计划，那么绝对会鄙视平介的这种武断地把男女混合学校与异性关系画等号的无知想法。

平介最怕被直子瞧不起了。“知道了！那么，你还得再努力一年了！”平介说完，悠然地在酒杯里注入日本酒。他决定扮演一位通情达理的父亲与丈夫。

“对不起！我太任性了。不过，我觉得咱们家现在应该有能力供我读医学部吧。”直子委婉地说道。

他立刻明白她的意思。她指的是赔偿金，那笔钱到现在还没动过，分成好几部分存在银行里。该怎么运用，才能使死去的藻奈美的意识与直子的肉体获得最大的安慰。关于这一点，他们也曾讨论过，最后决定再好好想一想。却一直找不出答案。不过现在，依直子的考虑来使用这笔钱，可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我想藻奈美一定会赞成。”他一口气喝完杯子里的酒。到目前为止从直子的行动就可以预想得到，为了考高中，她也丝毫不会松懈。以前每逢周六日或假日，都是她的休息日，现在几乎都取消了。连朋友也不再来家里玩了。

她的说法是：“人家只要听说你要考试，就不会再来找你玩了。”随后她又说，“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不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他们的邀请了，反而轻松一些。”

“从现在起要节省一点。”直子连小说也不买了。相对地，大批参考书和模拟试题占据了书架大部分的空间。

现在，她唯一的娱乐便是音乐。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只要听了雷特·崔佩林的音乐，数学题很快就解开了；念英文时，适合听莫扎特；读社会科就听“仙后座”；念国语则听“女王”；复习理科则适合听松任谷由实。多亏了这个习惯，现在只要听到房间里传出哪种音乐，平介就知道她正在做什么功课。

明明有捷径不走，偏偏要选择荆棘之路，牺牲欢乐时光来念书……凭着这股冲劲儿与努力，一定会得到回报。果然在第二年春天，她如愿考上了第一志愿。揭榜那一天，平介陪她去查榜。

直子在榜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号码，显然比考上初中时还兴奋。

28

平介好久没去制造厂了。厂内的空调开得这么强，并不是因为作业员，而是为了那些机械，这里摆放着许多精密仪器。

拓朗看到了平介，一边继续忙碌着手头的工作，一边向他打了声招呼。拓朗一如既往地斜戴着工作帽，脸上没有戴发放的护目镜，而是架着一副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时髦眼镜。

“你怎么有空来，视察吗？”拓朗问平介。

平介笑道：“也算吧！我来看看新郎官拓朗最近有没有偷懒啊！”

“哼，别老是说新婚新婚！烦死了，真是的。”可能是最近常被同事嘲弄，拓朗皱着眉头发起牢骚。中尾达夫走了过来，他看到平介，惊讶地瞪大了眼镜后的眼睛。

“哦？系长，有什么事吗？”

“没有，没事。最近很少来，只是顺道过来看看。”

“这样啊……那，要不要喝杯咖啡？”中尾做了一个拿纸杯的动作。

“也好。”

他们买了自动贩卖机的咖啡，便坐在休息室里。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现在算是加班，平介已经打了卡。

“平介，你是不是想回厂啊？”中尾问道。他以前戴着红色帽缘的帽子，现在改戴深蓝色的。这种颜色的帽子，平介以前也戴过，这是组长的标志。

“才没有。”平介喝了一口咖啡。厂里的速溶咖啡还是一样难喝，不过他很喜欢趁休息时和同事们在这里一起喝咖啡的感觉。

“系长的工作怎么样？习惯了吗？”

“啊，其实也没什么特别。”

四月份公司内部有人事变动，一个课分成好几个系，然后再进行编制。平介就在那时候升迁，很突然的变动。

工作内容也经过大幅度调整，小阪课长目前为止的工作，现在都成了平介的职责范围。小阪就跃升为管理几个系的主管了。

目前的工作，不同以往只要遵照指示执行就好，现在必须掌控几个组的进度，同时要考虑如何使这几组运作得更有效率。如果发生任何问题，他不需要马上解决，只要详细了解问题的内容，再评估是否有复原的可能性，然后调整日期，向上呈报就可以了。

若要成立一条新生产线，必须与现场技术员进行各种协商，这也是平介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接连好几天，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放满了会议记录，有时候他也会亲自记录会议内容。

接受下属的报告，再往上呈报；与其他部门进行协调沟通，再把商议结果告知相关部门。每天有许多资料文件经过他眼前，这与以往在生产线处理输送带上的产品和零部件完全不同。资料也就是情报，情报本身是无形的。这比处理商品或零件困难多了，也比较不容易获得成就感。

“在厂里做久了，有时候会变得不想往上爬。”中尾说道。

“就算往上爬，也不过升个小组长而已。如果再往上升，加班费取消了，工作内容也变了，好像没有半点好处啊！”

“你说的没错！”平介老实地说道。

“这也没办法啊！”中尾望着手中的纸杯说道，“工作就像是一场人生游戏。在公司出人头地，代表着年龄也累积到某种程度。不想出人头地，其实就是不希望年华老去。”

“是这样吗？”

“谁都想象个小孩子般，偶尔做做傻事，旁人却不会允许你这样做。比如有人会说，你已经快当爸爸了，要好好振作啊！或是你已经做爷爷了，应该要稳重一点。要是你对他们说：‘不，我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他们绝不会认同你。有了孩子，你就是父亲；有了孙子，你就是爷爷了。你是逃脱不了现实的。所以，这时候你只能思考，该扮演哪种父亲、爷爷。”中尾又补上了一句话。“说这种话似乎有点意气用事！”

“中尾，你一直都在考虑这种事啊？”

“哪有！我只是突然想到，这是身为长子的感想。”

“长子？”

“是啊！组长就是长子，系长是父亲，课长就是祖父。再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佛祖吧！”中尾说着，便把空纸杯丢进垃圾桶。

回到家已经晚上将近七点了，但家里却一片漆黑。平介皱着眉，打开了大门。屋内充满了一股湿冷的空气。他一脱完鞋就立刻打开日式房间的空调。

他换上运动裤和T恤，打开电视收看棒球比赛转播，今天是巨人队对Yakult队（Yakult，日本职业棒球队之一）一开始Yakult队就击出一支全垒打。平介敲敲桌边。

但是这时候，他已不关注比赛，之后与其说是看电视，还不如说一直在看墙上挂着的钟。已经七点半了，直子还没回来。她到底在干什么？

直子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理想的高中，从春天起就开始了她的高中生活。不过，有一件事是平介始料未及的，那就是她加入了网球社。平介以为直子以考入医学系为目标的话，就根本不会有空参加社团活动。

但是网球社的练习，使得她每天回到家都很晚，有时候还超过八点。事实上，平介今天会在下班以后去喷射器制作工厂晃一圈，也是因为他不想太早回去，坐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直子回来。

他再次看看时钟，七点五十五分。他开始不停地转动眼球。

直子很少提及网球社的事。社团里有哪些社员？平常都做哪种练习？平介一无所知。他唯一知道的就是社员人数不少。有一次，直子说要用打字机整理社员名单，就把写有几十个名字的报表带回来。这时候平介才发现，社团里的成员半数以上都是男性。平介的脑海里，浮现直子身穿网球装、挥舞球拍的模样。

只要想到她那双修长的腿，一定吸引住很多男孩子的目光，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她的身体，也就是藻奈美的身体，最近发育得很快，突然变得很有女人味。

刚好八点整，大门传来了开门的声音。“我回来了。”传来的是直子的声音。

平介站起身，走到门口等她。

肩上挎着大背包、手里抱着球拍的直子，从大门走了进来。另一只手还提着超市的塑料袋。

“嗯？爸爸，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今天回来得很晚啊。”平介说道。他无法掩饰内心的不悦。

“哦，有吗？”直子把背包和球拍放在走廊，提着塑料袋走进客厅。她坐在榻榻米上，伸直了双腿，开始按摩大腿和小腿肚。

“啊，累死了！今天练太久了。对不起，就等十分钟，然后我马上去准备晚饭。”

那双被晒红的双腿很耀眼，令平介不敢直视。他一边把目光转向别处，一边在直子身边坐下。

“已经八点了，你到底在干什么？”

“嗯？以前不都九点多才吃晚饭吗？因为爸爸你每次回到家都很晚了呀。”

“我不是指吃晚饭，我是说一个高中生这么晚才回家，不会很奇怪吗？”

“可是社团今天要练习啊！而且一年级还得留下来收拾器材，后来我又去超市买东西，再怎么快也得这个时间才回的来吧！”

“可是每天都这么晚，实在太奇怪了吧！那到底是什么社团啊？”

“没有啊！只是普通的社团。”直子站起来，提起塑料袋走进厨房。她先在洗碗池把手洗干净，然后就在锅里倒上水，放在煤气灶上煮。

“医学系现在怎么样了？”平介望着她的背影问道。

“什么怎么样？”

“你不打算考吗？当初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念这所高中吗？”

“要考啊！当然啦！”直子开始在砧板上处理鱼。

“像你现在这样，怎么考得上医学系？”平介吐出了这句话。

直子停下手边的工作。转身，背对着料理台，手里还握着菜刀。

“告诉你，准备考试不只需要智力，体力也很重要啊！像我这样的必须与男孩子竞争，更是如此。而且啊，在我们学校的应届生中，参加社团的人比没参加的人考入志愿大学的成功率更高。你知道为什么吗？”

平介并不知道，所以没有搭腔。

直子一边挥着菜刀一边说道：“因为注意力的差异。没加入社团的人虽然很早就开始准备，但是他们会以为时间还很充裕，很容易松懈。在这一点上，加入社团的人，时

时刻刻觉得自己会跟不上进度，所以直到考试当天都不敢掉以轻心，从起点冲到终点。这些人必须具备足够的体力。结果反而是参加社团的人念书更有效率。”

“真的这么顺利吗？”

“至少说参加社团活动会影响学习这种话是一点根据都没有的！”直子又转身开始处理砧板上的食物。她的背影和直子年轻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她用菜刀时，会微弓着背，稍稍抬起右肩。

“听你这么说，好像是为了考试才加入网球社的。”

“也不是完全为了考试，不过的确有考虑到这一点啦！”

“其实你另有目的吧！”

“另有目的？”

“社团里的男生比较多吧，其实你是想接近他们吧？”

她再次停下手边的工作，将煤气灶关小，转身面对平介。

“受不了！你刚才就在想这件事吗？真像个笨蛋。”

“什么笨蛋！你和男孩子一起打球总是事实吧！”

“告诉你，我们社团里的学长非常严格，他们不会因为你是女孩子就特别宽容。当然，也有人是因为你刚说的那种原因才加入的，不过她们都觉得练习太辛苦，很早就退社了。别把我们跟大学的联谊社联系到一起，我们可是一个正正经经的体育社团。”

“不管是体育社还是什么社团，男孩子不可能对女孩子没有企图的，要是一有机会，他们一定不会放过！”

“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会想到那里！”直子摇摇头，猛然抓起一把柴鱼，狠狠地丢进滚烫的热锅里。从她的动作看来，她真的生气了。

“年轻男人看到女人，满脑子想的只有那种事。你知道吗？”

这次直子并没有搭腔。她的背影表明了她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平介翻开身旁的报纸，“地价持续上涨”的大标题映入眼帘，不过他并没有认真在看。

一种自我厌恶的感觉在心中蔓延开来。平介虽然语气不好，但不是真的生直子的气。不，应该说他一点生气的感觉都没有。因为他自己知道，直子的话反而更有说服力。

她之所以会这么晚回家，主要原因并不是社团活动，而是后来去超市购物。而且他也知道，在这种状态下还要坚持社团活动，坚韧的意志力是必不可少的。她无法像一般高中生一样，回到家就直接倒在床上睡觉，也没有人替她做饭。就算像一摊烂泥一样累得精疲力竭，她还是无法摆脱那堆家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是不愿意退出社团，这表示这是她现在必须做的事。因为她有一股强烈的信念。

平介明明都知道，却还是责备了她。这是为什么？

或许是我嫉妒吧，平介心想。他嫉妒重走青春的直子。他嫉妒能与直子一同享受青春的年轻男孩。同时，他也憎恨自己不能对她产生爱情与情欲。

这天晚餐，是结婚以来最糟糕的一次。两人都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动着筷子。这一次的争吵与从前的夫妻吵嘴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这些不愉快的感觉并非来自愤怒而是因为悲哀。平介并没有生气，他与直子之间已经产生了一条永远无法填平的鸿沟，平介察觉到这一点，感到无比的悲伤。现在的直子与平介都有相同的感觉，从她的身体里散发出来的气息就可以看出来。讽刺的是，在这种时候，却产生了夫妻特有的心心相印。

29

即使已经放暑假了，直子为了练球还是会去学校，不过只练到傍晚。所以平介回家的时候，她一般都已经到家了。就算偶尔不在，也是因为忘了买晚饭的某种材料，又跑去附近的超市而已。而周六和周日不用练球，她就可以在家里陪他了。

对平介而言，只要他在家的时候，直子都会待着，所以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只是每次看到洗衣机旁边的洗衣篮里，有刚换下来的网球服，还有她那身一天天被晒成巧克力色的皮肤，平介仍然会有点介意。不过，他现在不会再主动提及网球社的事了。因为，若是直子聊起网球社，平介一定会想到社团里的男社员，这时候又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要是一生气，一定又会对直子抱怨。结果，两人肯定又会闹僵。若是演变成这种情况，想要再和好如初可能又得花上好几天的时间了，这种状况平介上次已经经历过了。

而直子似乎也尽量不去触及这件事。她不但绝口不提社团，自从上次与平介争吵以来连以前常收看的网球赛转播也不看了。她更不会把练球的日程表随便放在客厅的桌上，或是把球拍放在茶水间。

不过，对于两人来说，倒是有一件好事。那就是八月中旬的盂兰盆节，平介放假，而听直子说那段时间，学校网球社的练习也刚好暂停。“好久没去长野了，要不要回去看看？”平介提出这个建议。长野指的是直子的娘家，那次车祸之后，他们就没再回去。意外发生一年后，他们虽然曾经到车祸现场慰灵，但那时候直子并没有回娘家。

后来，直子为了考中学和高中，忙着念书没时间回去，这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最大的原因，是直子一直很害怕见到父亲。他并不知道藻奈美就是直子，所以，他一定会以对待藻奈美的方式来对待她。看到外孙女就想起女儿，接下来可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即使如此，直子也不能将实情告诉他，无法使他相信眼前的外孙女其实就是女儿。这件事要是让年迈的父亲知道了，一定不能接受，而且还会陷入一种惶恐的状态。但是，直子又无法确定自己能保持沉默到什么时候。

以前，平介为了到札幌出差，请直子的姐姐容子过来照顾她，那时候并没有问题。直子甚至还因骗得过姐姐，自觉很有成就感呢！但是对于父亲，她就没有把握了，这是她亲口说的。

平介却认为，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总不能从此与娘家断绝来往吧。

直子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有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她忽然说：“我明白了，盂兰盆节的时候，我们回长野看看吧！”

直子已经有十年没有在夏天回娘家了。他们一路上塞车，弄得精疲力竭地才抵达娘家。大清早出发，抵达目的地已经是深夜了。尽管如此，娘家的人竟然连晚餐也没吃，就一直等着他们。

直子的父亲三郎，比平介上一次所看到的模样更加瘦小。他那细瘦的脖子满是皱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被拔光毛的鸡。即使如此，三郎那布满皱纹的脸上还是堆满了笑容，因为可以再见到藻奈美，他高兴得不得了。

“啊，藻奈美已经是个漂亮的大姑娘啦！都长这么高了，比爷爷还高吧！已经念高中了吧，没错、没错！”

三郎一边仔细打量外孙女，一边说个不停，喜悦、惊讶、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他在透过藻奈美怀念什么，旁人人都知道，只是谁也没有说出来。

平介很不安，他不知道直子会出现什么反应。甚至还想象直子如果突然哭了，自己该如何替她圆场。幸好这些事都没发生，她成功地扮演了一个与祖父久别重逢的孙女的角色，甚至还偷空瞄了平介一眼，谁也没有察觉到她轻轻地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平介她能成功应付这一切。

但是，刚开始进行得很顺利，并不表示接下来就不会出问题。事实上，她必须极力地平衡自己，不能让自己崩溃。

就在全家人享用这顿迟来的晚餐时，她终于崩溃了。

当天的料理，由三郎的长女容子，以及她丈夫富雄亲手包办。夫妇俩不愧是继承了荞麦面店，厨艺果然了得。一道道精致豪华的日式料理被端了上来，一般人绝对做不出来。

三郎在用餐途中，突然离开座位。大家以为他去上厕所，可是他一直没回来，大家正觉得纳闷时，他终于出现了，手里还端着两碗荞麦面。

“这是什么？”容子问道。

“这个啊，这是我和藻奈美很久以前的约定啊！”三郎看着直子笑着说道。

这时，直子的表情略显不安，她并不知道三郎所指的约定。

“你忘了？你不是说过，有一天一定要吃到外公做的荞麦面吗？”

“啊，是啊！”直子开口了，显然松了一口气。

“嗯？藻奈美没吃过外公做的荞麦面？”富雄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她真的没吃过呢！对不对？”三郎问道，直子轻轻地点头。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自家人卖的东西，往往不会特别想吃！”容子笑嘻嘻地说道。

“我以前就一直想做给藻奈美吃，可是直子那孩子老说吃腻了荞麦面，想换换其他口味，结果连藻奈美也没机会吃。”这是平介他们回来以后三郎首次提到直子的名字，不过，谁都没有多说话，倒是平介注意到直子脸上的表情一瞬间显得很惊讶。

“别说那么多了，赶快吃吧！这可是我特地为藻奈美做的啊！平介也一起吃。”三郎把盛好的荞麦面和酱油放在平介与直子面前。

“爸，我想到白天看您在店里忙活了半天，原来是在做这个啊！”容子说道。

平介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细想起来，三郎亲手做的荞麦面，他也没吃过几次。

荞麦面的嚼劲儿十足，口感又好。吸一口面条时，荞麦面独特的香味在口中隐约扩散开来。

“实在太好吃了！”他忍不住发出了赞叹声。

三郎显得相当高兴，进而回头问直子：“藻奈美觉得怎么样？”

没想到三郎的脸上顿时浮现出惊慌失措的表情。平介望了直子一眼，发现她端着碗，拿着筷子，低头哭了。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打湿了地板。

怎么了？芥末放太多了吗？此时似乎不太适合开这种玩笑，大家都一言不发，只是看着她。

“怎么了？”平介首先问道。直子一边哭着，一边在嘴角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她从皮包里拿出手帕，擦拭眼泪。

“对不起！”她说完，便低下了头。

“是不是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三郎摸摸略秃的头说道。

“不是，不好意思……”直子挥挥手说道，“因为我想起了妈妈……她说她最喜欢吃外公做的荞麦面了，真希望她现在也能吃到，一想到这里眼泪就不听使唤了。”

这时，容子突然低头啜泣。三郎虽然没有流泪，但是脸色很难看。

在餐厅的另一侧，隔着走廊有一间八叠大的日式房间，平介他们晚上就睡在那里。这个房间以前是储藏室，现在已经整理过了。容子和富雄不知从哪里找来两床被子，并排铺在地板上。

待容子他们离开之后，直子喃喃说道：“刚才真是太反常了。”

“你是指刚才哭了吗？”平介问道。

“嗯！”她点点头。

“在那之前，我还很镇定，没有什么难过的感觉。爸爸对我说自己是外公时，我简直快笑出来了，但是那碗荞麦面就……”直子说着，握紧了放在膝盖上的双手。“那是爸爸做的面，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一想到这里，脑海里就突然涌现好多往事，等我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哭了。虽然告诉自己不可以，我不能哭，可是眼泪却不听使唤。”

直子的脸上挂着一道泪痕，泪水流到了下颚。

平介走近她，抱着她那小小的肩膀。不久，他的衬衣胸前也被她的泪水沾湿了。

“爸爸！”直子在他怀里说道，“我们早点回东京吧！这里对我来说，实在太难过了！”

“你说的没错！”平介说道。现在，直子可以称呼为“爸爸”的有两个人呢，他边说边这么想。

第二天，娘家里来了许多亲戚，都是来参加法事的。平介与直子光是招呼他们，就忙不过来。几乎所有人看到直子都会发出惊叹声并说道：“呀，越来越像直子了！”一位很疼爱直子的姨妈甚至含着泪水说：“简直像是直子又复活了！”

一行人扫完墓地，就在直子的娘家吃晚饭。在和昨天同样的房间开饭，只是今天把隔壁房间的拉门拆下来，所以空间足足大了两倍。

“藻奈美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啊？”直子的表妹问道。她长得圆圆胖胖，很爱笑。

“还没有啦！”直子以高中生惯用的口气说道。

“真的吗？太奇怪了，像藻奈美这么可爱的女孩子，怎么可能没有男生追？”

“她还小啦！”平介在一旁说道。直子的叔父听到这句话，便笑了起来。

“恐怕只有我们这些做爸爸的，还认为自己的女儿还是孩子吧！女儿啊，该学的都学会了。像三郎以前总是担心直子没有男人缘呢！想不到这么快就在东京找到好对象。你们结婚那天，他还在休息室里偷偷哭呢！”

“喂，你在胡说什么啊？我可没有哭！”三郎表情严肃地说道。

“明明哭了啊！还说要揍那男人一顿。”

“啊？”平介不由自主地摸摸自己的脸。

“我没说过，我可没说过。喂，你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

“好啦、好啦！”

这对一起走过半个世纪的兄弟，你一句我一句地拌起嘴来，周围亲戚们边笑着边忙着一旁劝架。三郎还是不停地念叨着。

聚餐持续到晚上八点多便结束了，喝了酒的亲戚，大多由未喝酒的妻子开车带回去。有些住在附近的亲戚，干脆走路回家。

直子洗好澡，躺在床上看文库本。没多久就传来了鼾声，她一定累坏了。

平介看电视看到了九点半，也去洗澡。他们还在用木制的浴盆，这只浴盆大得可以在里面把双腿伸直，头靠着盆边。平介想起第一次和直子回娘家的情景，就像现在一样，泡在这个浴盆里。突然间，他听到敲打窗子的声音，接着，窗子被打开一条缝，直子的脸露了出来。

“水够不够热？”她问道。

“刚刚好。”他答道。

“嗯，要是冷了，就跟我说一声，再替你加些柴火。”

“嗯？现在还有人用柴火烧水啊？”

“是啊！这间浴室简直就像文化遗产呢！”直子说完便关上了窗户。

平介把头发和身体洗干净之后，再坐进浴盆，没想到里面的热水已经变冷了。于是他叫着应该在门外的直子：“再帮我加些柴火好吗？”

没有回应。“喂、喂！”他叫了好几次，仍然没有回应。

正打算放弃时，才发现墙上有一个热水调节开关。什么啊！根本不是用柴火烧水的，明明就是用常见的煤气供应热水，被直子骗了。

不知道直子是不是存心骗他。其实只要仔细想一想，就明白直子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因为他刚才还用喷头洗头呢！

平介洗好之后，并没有说什么，而直子也没说话。因此，刚才他在浴室里大呼小叫，直子是否在一旁偷笑，到现在仍是谜。

当他泡好澡正要回房间时，忽然听到房间里有人在叫他。

“平介！”他拉开门一看，是三郎，正一个人在那里喝着兑水的威士忌。

“喝不过瘾啊？”平介说道。

“不是啦，这是睡前酒。怎么样？要不要陪我喝一杯？”

“好啊！”平介在三郎对面坐了下来。

“兑水威士忌可以吗？”

“好！”三郎替平介调了一杯兑水威士忌。平介看到桌上放的足够多的冰块和另一只干净的杯子，便可知道三郎原本就是为了和平介喝一杯才等在这里的。虽然晚餐的剩菜都收拾干净了，不过盘子里还有一些小鱼干之类的下酒菜。

“先干一杯吧！”

“干杯！”

两只酒杯轻轻对碰一下，平介饮了一口岳父调的威士忌，不浓不淡，最适合在刚洗好澡的时候喝了。烹饪专家果然在这方面相当敏锐啊！平介不由得感到佩服。

“你们这次回来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很高兴！”三郎低着头说道。

“哪里、哪里！”平介连忙摆摆手。平介和直子决定明天回去，已告知了三郎和容子他们。

“对了，才几年没见，藻奈美变得既成熟又懂事了啊！这样我就可以放心了。本来还担心她失去了母亲，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想到你一个大男人还可以把她调教得这么乖巧懂事，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不过我还是要替死去的直子谢谢你。”

“我又没做什么特别的，一切都跟平常一样啊！”

“哎呀，光是维持原状就很困难了，你平常工作不是也很忙吗？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老人一边嚼着烤鱼干，一边重复着同一句话。“真是太了不起了！”对于平介来说，这样反而让他坐立难安。

“不过啊，大男人带着一个小女孩，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吧。”

“不会啊，没这回事。直……藻奈美也帮了我不少忙啦！”

“藻奈美以后会更辛苦吧！刚才我无意间听到，她是不是打算念医学系啊？这么一来，就没时间照顾家里了。”

“嗯，是啊，您说的没错。”平介凝视着杯子里的琥珀色液体，大概猜得出老人接下来要说什么。

“平介！”三郎换了另一种语气说道，“你用不着替直子守身。”

平介望着岳父。果然是这回事。

“你还年轻，到我这个年纪还有好几十年的时间，不需要勉强自己打光棍儿。要是你想再婚的话，不用顾虑其他人，就直接再婚吧，我也会同意的。”

“谢谢！但是我现在还没办法想那么多。”三郎听到他这么说，连忙摇摇头。

“话是没错，但是时间过得很快，虽然我刚刚还说你现在还年轻，但实际上也没多少时间了，最好还是仔细考虑考虑，早一点做打算。”

“这样啊！”平介敷衍地笑了一下。

“当然啦，我也不能勉强你。”

三郎看见他的杯底空了，赶紧再调一杯给他。

“那么再喝一杯好了。”平介不好意思地说道。

回房的时候，身上的汗已经退去了。并不是因为冷气开得太强，而是因为这里是信州吧！他换上了睡衣，钻进被窝儿。

这时，直子转身面向他，原来她已经醒了。

“你刚才和爸爸在聊天啊？”

“啊、啊，嗯！”

“他是不是要你再娶？”

“你听到了？”

“嗯，因为爸爸的声音太大了。”她说的爸爸，指的是三郎。

“真是伤脑筋！”平介苦笑了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直子的口气听起来很认真。

“我倒是曾经想过。”一瞬间，眼前浮现桥本多惠子的模样，随即又消失了。

“不过并没有具体地想过。”

“是因为不让自己考虑吗？”

“根本没那种心情，因为我已经有了你。”

直子听了这句话，闭上了眼，迅速转身背对着平介。

“谢谢！”她小声地说，“但是，这样好吗？”

“嗯，很好了。”平介在她背后说道。

直子没有接话。平介也闭上了眼睛。

真的这样子就够了，他再次确认。自己已经有了直子，是别人看不见的妻子。这样子就够了，这样就很幸福了。意识开始模糊了。这样就够了，他抱着这种想法，渐渐地进入梦乡。第二天早上，平介和直子开始收拾行李回东京。回娘家经常收到各式各样的土产，光是这些东西就把汽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的，连后座也放了许多纸袋与纸箱。

“乖乖听爸爸的话，过年的时候再回来吧！”三郎隔着副驾驶座的车窗对直子说道。

“嗯，我会的，外公也要保重啊！”

“嗯，谢谢、谢谢！”三郎眯起眼睛说道。细细的双眼看起来像脸上的皱纹。

平介驾车离开。从后视镜反射的阳光，仿佛在说今天也是酷暑。返乡车潮已经开始了，从昨晚的新闻已经得知这个消息，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才离开娘家没多远，直子就说：“停一下车！”平介便把车子停在路边。

“怎么了？”平介问道。直子望望后面，叹了一口气。

“一想到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就觉得好难过。”

“为什么？想回来的时候就回来啊！”

直子猛地摇摇头。

“我不会再回来了，见到他们实在太难受了。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他们的世界从此不再有我的位置了。要是再回到这里，只会觉得自己像个幽灵。”正说着，直子的眼眶湿润了。她掏出了手帕。“不好意思，就哭一会儿。以后不会再这样了。好了，开车吧！”

平介不发一语地踩了油门，开动了车子。

现在只剩下自己是直子唯一的亲人了，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他们俩相依为命了……他打从心底这么想。

30

平介是在周日傍晚接到那通电话的。直子刚好出去买晚餐的食材，于是他把狭窄的庭院整理干净，就坐在落地窗边，望着天空发呆。好美的夕阳，云朵都染上了一层红晕。

久违的秋日午后是如此的悠闲，一想到明天起会以一种全新的心情来面对工作，平介就感到很满足。

这时候，电话响了，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杉田家的电话平常很少响，当直子在世的时候，娘家的亲戚或是她的朋友倒是常打电话过来，现在这种电话已经完全没有了。

难道又是房屋中介公司？偶尔会有中介公司来电推销小套房。他边想边起身接电话。

电话机放在客厅的收纳柜上，他接起电话。“你好，这是杉田家。”

对方并没有立刻回应。在短暂的沉默中，平介的不祥预感更加明确，他直觉对方没有立刻出声，并不是因为线路不通，而是听到了他的声音感到困惑。

“喂，您好！”对方开口了，是男孩的声音。

“那个……请问杉田藻奈美在吗？”

平介察觉到是直子的男同学，刚才的愉快心情，突然间被乌云遮蔽了。

“她现在不在。”他答道。语气中透露着不满，一半是无意，而另一半却是有点故意地发出这种声音。

“啊，这样啊！”电话那端的男生似乎退缩了。若是他现在就挂断电话，平介打算给他一点教训。打电话到别人家来也不报上姓名，真是太没教养了。不过，对方并没有那么失礼。

“嗯，我姓相马，如果藻奈美回来的话，麻烦您转告她一声我给她打过电话。”

“相马？哪一位相马啊？”

“我是她网球社的同学。”

又是网球社！平介感到一阵苦涩的滋味。“有什么急事吗？”

“没有，其实也算不上是急事。”

“不过，会在礼拜天打电话找她，一定是有什么急事吧！你可以告诉我，等她回来了我再转告她。”

“啊，不用了。这件事有点麻烦，不直接跟她说会说不清楚，总之，请您转告她，我打电话找过她。”

“这样啊！”

“再见。”那个叫相马的男孩子匆匆挂断了电话。平介放下话筒，感觉胃部膨胀。看看墙上的钟，直子才出去没多久，按照惯例，一个小时以内还不会回来。平介打开电视，NHK正在播放新闻，内容是什么他根本听进不去，只是呆呆地凝视着画面。他开着电视，然后上了二楼，打开直子的房门，走了进去。房间整理得很干净，只是桌面上有点乱，物理参考书摊开着，可能刚才正在研究力学吧。是斜面上的物体的作用力问题。摩擦系数、作用反作用……平介依稀记得这几个专有名词。直子用书架把资料

夹、笔记本和字典竖立在桌边，一共有五个资料夹，有红、蓝、黄、绿、橘五种颜色。资料夹的背面并未写上标示，可能是以颜色来区分的吧。

平介以前看过直子和网球社的人通电话时，身旁放着一个资料夹。想必那个资料夹里有网球社的相关资料。

他记得，那个资料夹好像是红色或橘色的。虽然感到有些内疚，但平介还是拿出了那两个资料夹。打开一看，红色资料夹里有许多直子平日搜集的菜谱，虽然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但也整理得很漂亮。

果然不出他所料，橘色资料夹里真的是网球社的相关资料，第一页便是一张秋季赛的日程表。

他哗啦哗啦地迅速浏览了一遍，然后在最后一页停了下来，那是所有社员的通讯录。

“记得他姓相马……”平介指着名字一边搜寻。不久就发现了相马春树这个名字，他是二年级的社员。接着，平介打开书桌抽屉，里面整齐地摆放着许多文具。

他撕下一张有小猫图案的便条纸，抄下了相马春树的地址和电话。他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想知道罢了。

他把便条纸塞进运动裤的口袋，再把资料夹放回书架上。能够得到一些关于给直子打电话的男孩子的资料，平介有一种满足感。

打开房门，走出房间，平介正想关上门时，直子刚好走上楼梯，看到他便停了下来。

“怎么了？”直子问他，“你到我房间干什么？”略带责备的口气。难道我不能进你的房间吗？这个想法与侵犯隐私权的罪恶感在他心中交战，也因此他编了一个极不自然的谎话。

“啊，没有啊！我想跟你借东西，可是又找不到，只好算了。”

“你要找什么？”

“啊……嗯……就是那个啊！书啊！”

“书？什么书？”

“那个啊！夏目漱石的书。”他边说边扯谎，并感到很后悔。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直子平时看什么书，就随口说出夏目漱石。

“《猫》吗？”

“《猫》？”

“是《我是猫》吗？夏目漱石的书我只有那一本。”

“啊，对了。就是那本。”平介说道，“刚才电视节目里刚好提到这本书，所以我想拿来看看。”

“哦？真难得！”直子迅速上楼，走进房间。

平介站在门口。只见她走近了书架，立刻抽出一本很厚的文库本。“你找到哪里去啦？它不就放在这里吗？”

“啊，是啊！我怎么没看到？”

“拿去吧！”说着就将文库本交给他。平介接过了书。

她原本就要离开房间了，却又回头看了一眼。

“奇怪？”她微微地皱眉，又走向书桌。

“你动了我的桌子吗？”

“没有，我没有动。”他吓了一跳，但故作镇定地答道。

“是吗？”

“有什么问题？”

“没动就好。”她边说，边把红色和橘色资料夹的位置交换了一下。

结果当天晚上，平介并没有把相马春树来电的事告诉直子。虽然他也想问她关于相马的事，但是心思敏锐的直子，一定会把这件事与资料夹放错联想在一起。平介不想让她发现自己翻过她的东西。

晚饭后，平介在直子面前翻开了那本一点也不感兴趣的《我是猫》。才看了两页，就昏昏欲睡了，他只好装模作样地看着。

第二天，平介回家的时间比平时稍晚一点，手表指向八点十五分。当他看到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就安心了，要是直子还没回来，他又会开始担心。

一如往常，有时候直子也会比他晚回来。不过，他们以前曾经为此争吵而冷战了好一阵子，所以平介尽量不抱怨，直子也是十分注意这一点，尽量都赶在八点以前回家。

平介打开大门，走进屋内，一边脱鞋一边正要喊“我回来了”。不过，他隐约听到了窃窃私语的声音，是直子在说话，还不时发出笑声。

平介察觉到直子应该正在打电话，他蹑手蹑脚地溜到走廊上。声音从日式房间里传出来。

“可是，有阪学长跟我说过呀！他说有人取笑我的反手拍。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毫无疑问，这是直子的声音。但她的口气与平时对他说话的语气完全不同。她不只用高中女生惯用的语言与对方交谈，还有一种撒娇的语气。

“哦？真的吗？我不敢相信啊！那……学长，下次要不要跟我一起双打？嗯，真的吗？好棒啊！啊，讨厌啦！为什么非要我做这种事！”直子边说边笑。她似乎发自内心地感到快乐。平介在走廊上倒退几步，再故意发出很大的声音。“我回来了！”他大声喊道。虽然看不见直子的表情，不过她一定很惊慌。

“啊，那明天再聊吧……好、好。再见！”

几乎在同一时间，平介走进日式房间，而她也刚好挂上了电话。

“回来啦！马上吃饭吧！”直子走进厨房。又恢复了以往的语气。

“你刚才在打电话啊？”

“嗯！同学打电话来问我英语作业。”

骗人！平介在心里反驳。刚才的口气听起来根本不像在与同年级同学讲话，更不像在讨论英语。值得一提的是，对方是个男生。

“我想起来了，昨天有人打电话给你，是网球社一个姓相马的男生。”

“啊……是吗？”平介发现面向洗碗池的直子，肩膀微微地颤了一下。

“他要我转告你一声，后来我忘了。你今天遇到他了吧？他有没有说什么？”

“啊……他提了一些新生赛的准备工作，昨天打电话来可能也是为了这件事吧！不过他并没有提起。”

“星期天打电话找你，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其实他只是想趁还没忘记之前赶快告诉我吧！”

“这样啊！那就好。”

平介上了二楼，一边换衣服，一边想着打电话的事。刚才与直子通电话的人，一定是那个叫做相马春树的二年级男生。问题是直子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不明说是网球社团学长打来的呢？

对了，平介想通了。直子今天应该也去练球了吧！从她刚才与相马的谈话内容来推测，应该没错。果真如此的话，平介一定会产生一个疑问：有什么事可以从学校聊到家里来呢？这么一来，她可没有自信能说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吧！

电话一定是相马主动打来的。因为直子不知道平介什么时候会回来，所以不可能主动打电话。

平介把手伸进口袋里，指尖碰到了被折叠的便条纸——那张写着相马春树的联络方式的便条纸。

打个电话问他吧！脑海里突然浮现这个想法。一位父亲打电话来，要求他没事不要找自己的女儿。大部分的男人接到这种电话应该都会却步吧！

“爸爸，吃饭了！”直子在楼下喊道。平介大声回应，随后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

“我先跟你打声招呼，下礼拜起，我可能会比较晚回来。”直子吃到一半，有些顾虑地说道。

“又是练球吗？”

“不是啦！是准备文化节，下周六日就是文化节了。”

“你说要晚一点，到底在学校干什么？”

“我们班要布置成视频咖啡厅。就是把教室弄得很暗，可以播放自制电影，顺便卖咖啡或是果汁之类的饮料。所以制作电影、布置教室的工作必须在下礼拜完成。”

“全班都要参加吗？”

“当然是全班呀！这还用问！”

“晚一点回来……要多晚？”

“不清楚啊！如果是实行委员的话，每年有几天还要通宵熬夜呢！”

“熬夜？你是说住在学校里？”

“是啊！”

“你该不会被选上实行委员了吧？”

“才没有呢！因为有社团活动的人无法两边兼顾，所以不会被选上。只有没参加社团的人才有机会担任，他们现在都已经在准备了，我们网球社的社员也必须从下礼拜开始帮忙。所以下个礼拜都不会有社团活动。”

“学校竟然还会举办这种劳师动众的活动。竞争考入东大的升学率的高中，办这种活动好吗？”

“寓教于乐啊！校方也知道让学生轻松一下的重要性。每天只会坐在书桌前念书，根本考不上东大啊！”直子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31

一如直子所预告，第二周的周一她就比平常晚回家。过了七点，她打电话交代自己要晚回来，让平介买点外卖便当什么的自行打发晚餐。没办法，平介只好到附近的拉面店吃了一份炒蔬菜快餐。

结果，直子回到家已经九点多了。平介本想数落她一顿，但是看到她那副疲累的模样，又说出口了。听她说晚饭是在学校附近她喜欢的日式烧烤店解决的。

直子洗完澡，便上了二楼。不久，客厅里的电话响了，平介吓了一跳，看看表，已经快十一点了。

正想起身接电话时，铃声就停了。他刚想着，什么啊！打错电话吗？不过立刻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话机上的小灯正在闪烁。那是“分机使用中”的讯号，也就是说，直子在楼上接起了电话。

杉田家在今年春天才把话机换成无线电话。直子提议楼上最好安装一支分机以方便接听，平介接受了这个建议，就把分机装在二楼走道的墙上。

平介直盯着那个闪烁的小灯，如果只是纯粹谈公事，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讲完了，但是这个通话讯号却迟迟不灭。他再次将目光转回电视上，看完了气象预报之后，再确认一次，小灯依然闪烁。

怎么搞的，这么晚了还在聊……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分机使用中”的讯号终于消失了。这段时间，平介一会儿看电视，一会儿读报纸。不用说也知道，他的脑袋里根本装不进这些东西。

第二天，直子也是九点以后才回到家。平介已经连续两天在拉面店解决晚餐了。

她到底在干什么？平介开始怀疑了。准备文化节真的需要这么多时间吗？也不过就是学生们开个模拟店啊！

正当他一边看电视，一边想这些事时，电话竟然又响了。

他条件反射似的看看表——十点五十分。时间和昨天差不多。铃声只响了一下，便停止了，“分机使用中”的讯号灯又亮了。直子已经回到房间里，看样子并不像是到走廊接的电话。很明显地，她知道有人会在今晚十点五十分打电话给她，所以才把分机拿进房间。

那个人是谁？

平介抖着腿，不安地看看电视、望望时钟，又瞄一瞄电话机。电视正在转播职业棒球比赛，巨人队已经取得优势，现在只要再赢一场就可夺得日本职业棒球总决赛的冠军了。这几天的赛程，近铁、西武、铃木的排名不断地变更。平介身为巨人队的忠实球迷，理应相当在意今年太平洋联盟的战果。不过，现在却不是关心棒球的时候。

时钟已经十一点半多了。平介悄悄地溜到楼梯口，观望楼上的情况。二楼的走廊上并没有直子的踪影，她一定躲在房间里讲电话。

平介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直子的房间里隐约传出声音，却听不清楚谈话内容。

相马春树这个名字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对方一定是他，到底是什么来历？他打电话给直子有什么目的？

听不见声音了。平介打算再凑近一点，他趴在楼梯上缓缓移动。

这时候，房门突然开了，门角差点撞到平介的头。直子低着头看着他，发出一丝小小的惊叫声。

“你在这里干什么？”

“没有……没什么！”平介坐在楼梯上，开始冒冷汗。他一时想不出什么好的理由。直子拿着话筒，正想放到挂在墙壁上的充电器上，好像察觉到什么似的，回头看着平介。

“你在偷听吗？”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只是……连续两天这么晚有人打电话找你，我有点介意，所以上来看看。”

“这样不就是偷听吗？”

“我什么也没听见，不过你讲得时间可不短啊！”

“是社团里的朋友。”直子语气生硬地说道，然后将话筒放回原来的位置。

“是那个叫相马的男生吧！”平介说道。

直子一言不发，一脸不悦。果然被他猜中了。

“那家伙是二年级的吧！那也不算什么朋友啊！”

“你怎么知道他是二年级？”

这回轮到平介哑口无言了，直子歪起嘴巴。

“你果然前几天偷看了我的资料夹，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不能看吗？”

“你懂不懂隐私权啊？”

“相马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

“我怎么知道。他想打电话，我也没办法呀！”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男人打电话给女人，明明没什么重要的事，理由只有一个……”平介在楼梯上发起火来。直子叹了一口气，低着头看着他。

“那我就直说了，我想他可能喜欢我吧！因为这个礼拜社团不用练球，在学校碰不到面，所以他才打电话给我。这种解释可以吗？”

“你叫他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这种话我怎么说得出口？他又没有说要追我。”

“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说要跟你交往啦！”

“到时候再拒绝也不迟。”

“其实你也乐在其中吧！和年轻男人聊天的感觉不错吧！”

平介说道，总觉得好像在自抽嘴巴似的。

“是很快乐啊！”直子说道，“我不能高兴吗？难道连这种程度的权利都不能享受吗？我不能转换一下心情吗？”

“你的意思是，比和我聊天还要快乐吗？”

直子并没有回答。她抓住门把说道：“我很累，想睡了。晚安！”

“等一下！”平介还想继续说。但是她已经走进房间，关上了门。

平介躺在被窝儿里难以入眠。为了讲电话这种小事就大惊小怪，他一方面对于自己气度狭小感到很厌恶。另一方面，他又气直子为什么不能体谅他的苦。

平介非常介意直子对相马春树的称呼……相马学长。

表面看上去他的确算得上直子的学长。但是在心智上，一个高二的男生对直子来说，也不过是个小孩子。记得直子念小学时，在平介面前称呼班主任老师桥本多惠子，都只说“她”“那个孩子”。在相马春树面前，她的心智就变成了高一小女生吗？所以称呼相马时必须加上学长这两个字吗？

平介希望这只是一时的变化。在长野的那个夜晚，他对直子说因为我已经有了你时，她说了声“谢谢”。这句话至今仍在心里支持着他。

32

从星期三起一连三天，直子几乎没和平介说过话。每天都是晚上九点之后才回来。一进门就躲进自己的房间里，除了洗澡和上厕所，几乎不踏出房门一步。

只有星期三来了一通电话，星期四、五都没有。或许直子对相马说了些什么。

文化节第一天——星期六早上，直子匆匆忙忙跑进平介的卧室，递给睡梦中的平介一张纸。

“这个……”她把那张纸放在他的枕边。

平介睡眼惺忪地拿起来一看，粉红色的纸上有几行字：想不想一边喝着饮料，一边欣赏绝妙录影带呢？欢迎您的光临！VIDEO BAR ANDON（暗灯电影吧）。下面还附上学校的地图。

“这是什么？”

“你想来的话就来吧！”

“你希望我去吗？”

“我是说你想来的话，就来吧！”

“我走了。”直子说完就走出了房间。

平介在被子上盘腿而坐，盯着那张宣传单看了好久。

他真的很想去，想亲眼看看直子的学校生活。其实，他从未看过直子在家里以外的另一面。

但是，他又不想知道，说穿了是害怕看到。

这并非意味着平介担心她不能适应学校生活。现在这一点已经完全不用担心。正相反，事实上，他担心直子的身心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常的高中女生，并与同学相处融洽，这才是他所害怕看到的。若是亲眼目睹这一切，那么他一定会倍感失落、孤独，内心充满了焦虑。

他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没去文化节。直子大约晚上八点左右回到家，对于他今天没去一事只字未提，而且也不太想把文化节的种种花絮告诉他。

第二天，直子什么都没说就直接出门了，也许她认为平介根本不想去，说了也没用吧！平介还没决定到底去不去。直到中午，他还躲在被窝儿里看杂志，接着又收看高尔夫球节目和中央联盟职业棒球赛转播。

最后，电视上播出的一家著名餐厅，促使他决定去学校看看。这个节目专邀男女艺人品尝当地餐厅提供的招牌菜。

事实上，是因为昨晚杉田家的餐桌上出现了几道久违的菜。不过，那只是直子在百货公司地下美食街买的小菜。今晚有可能出现同样情况，如果今天去学校找直子，说不定还可以一起吃顿饭呢！

已经过了下午两点。宣传单上写着文化节到下午五点结束，平介赶紧收拾，准备出门。

自从放榜以来，这是他第二次去直子的学校。与当时比起来，学校的外观已经改变了许多。门口排放着许多花哨的招牌，教学楼的墙壁上贴满了海报，不过变化最多的应该是学生吧！刚放榜时，每个人的脸上还带着些许稚气，现在都已经消失了。

校园里有许多看似家长的中年男女在各处转悠。不过，他们对于摊位上的商品似乎没什么兴趣，与其说是参加文化节，倒不如说是来确认自己的孩子所就读的学校的氛围吧！

一年二班的教室入口处，缀满了彩色纸箱及彩纸。穿着围裙的女学生，看见平介便笑着对他说：“欢迎光临！”

“啊，这个……”平介搔搔头朝里面窥探，教室里有几套用课桌椅组成的餐桌椅，还坐着几名客人。教室后半部有一处隔间，从门口看不到隔板后面的情况，可能是厨房吧。因为隔板上挖了一个方形洞口，有一些女学生端着托盘进进出出。“请问杉田藻奈美在吗？”

“啊，您是杉田的爸爸呀？”穿着围裙的女生问道，一双骨碌碌的大眼转动着。

“是的！”

“哇，不得了！”她一叫，并迅速跑进隔间。

不久，直子走了出来。和刚才的女生一样她也穿着围裙，一头长发挽了一个髻。

“你终于来啦！”直子面无表情地说道。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不高兴的样子。

“嗯，还是来看看比较好吧！”

“这样啊……”

她领着他坐在窗边的位子，座位旁有一台投影机。教室里一共放置了四台，每一台都连接着录影机。光是要搬这些器材就很辛苦吧！平介心想。

“你想喝什么？”直子问道。

“啊，喝咖啡好了。”

“咖啡啊。”直子迅速转身离开，消失在隔板后。平介这才发现，她的校服裙子长度比平时短了很多，每位扮演女服务生的学生都一样。平介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弄的，不过很担心她们弯腰时会露出内裤。

银幕上一直播放学生的自制录影带。不太有趣的内容，只有在垃圾场堆里觅食的乌鸦和猫的画面，配上关西黑帮分子的台词，让人觉得有些怪异。

“好看吗？”直子用餐盘端来一杯用纸杯装的咖啡。

“无厘头的情节比较好笑。”

“你别小看这些录影带，这可是男同学的精心杰作呢！”

直子在他身旁坐下，把容器里的奶精倒进咖啡里，轻轻搅拌之后，递到他面前。

平介喝了一口，也许是换了一个心情吧，他觉得这杯咖啡挺好喝的。

“这些布置全部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平介看到墙上和窗上贴满了彩纸及玻璃纸做成的装饰品，于是问道。

“是啊！虽然不够漂亮，却花了不少时间呢！”应该是吧！平介点点头。连续好几天晚归的原因可想而知。隔板后面有几个人不断地窥探平介他们。只要平介一转身，他们就赶紧躲进隔间。

“他们好像一直注意我们吧？”

“可能会觉得很意外吧。因为爸爸没来过学校，而我在学校也很少提家里的事。”

“是吗？”

“是啊，又不能把事实告诉大家，编谎话骗人又很麻烦。”

她说的也有道理，平介点点头，喝了咖啡。“活动是五点结束吧？”

“是啊！”

“咱们好久没在外面吃饭了，结束以后去吃饭吧！我等你。”

还以为她会很高兴，没想到她却露出为难的表情。

“文化节虽然是五点结束，但是接下来还有很多事……”

“什么事？”

“收拾善后啊，还有篝火晚会……”

“篝火晚会？”

对啊，还有这项节目呢！平介也想起来了。这是很久以前的回忆了。

“你会很晚回来吗？”

“应该不会吧，不过我现在无法确定……”

“是吗？”

“对不起！”直子低着头说道。

“没关系啦！我今天晚上叫寿司外卖。直子回来要是肚子饿了，也可以吃一些。”

直子轻轻地点点头，然后凑近他耳边说道：“不要叫我直子。”

“啊……对不起！”他向她比了一个道歉的手势。

刚才那位穿围裙的女孩走了过来。“藻奈美，过来一下！”

“怎么了？”

“咖啡滤纸用完了。”

“还是不够用啊！那就用纸巾吧！”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弄！”

“真拿你们没办法。”直子站起身，和那个女孩一起消失在隔板后面。平介稍稍站了起来，窥探隔板后面的情况。几个女孩子正在做三明治，其他人正在切水果准备榨汁。直子拿了一张厨房用纸巾，正在教几个女孩子如何将纸巾放入咖啡机里。她们虽然看起来年龄相仿，但是，平介觉得直子就像这些女孩们的母亲。

正当他要回座位时，一名年轻人迅速走到他身旁。这个男孩子长得很高，皮肤晒得黝黑发亮，五官的轮廓很深。平介起先以为他只是客人，等到坐下来之后，发现他还站在原地。

“请问……”年轻人问道。平介一听到他的声音，显得很激动，这个声音好耳熟。

“您是杉田藻奈美的父亲吗？”

“没错！”平介沙哑地答道。此刻的他，热血直冲脑门，浑身发热。

“前几天打扰了，不好意思！我是网球社的相马。”年轻人说道，便向他鞠躬。

“啊啊……”平介顿时哑口无言。正想开口的时候，却留意到四周有几个人正在看他们。

于是他说：“我看你先坐下来吧。”

“好！”相马就在平介的对面坐了下来。

平介很困惑，还望了隔间一眼，碰巧与直子四目相对。

她从隔板后面探出头来，一脸惊讶，看来好像不是她把相马找来的。

“我常常很晚的时候打电话找藻奈美，给您造成困扰，真的很抱歉！”相马再度低下了头。

“是不是藻奈美跟你说了什么？”

“嗯，她说您每天必须很早起床，这么晚了还打电话过去，让您很困扰。”

“哦哦……”平介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两天他都没打电话。

“真的很抱歉！”

“不，没关系。我也没生气啊！”既然对方当面向他道歉，他也只好客套一下了。

“这样就好！”年轻人放心了。

“你是专程来跟我说这些吗？”

“是的，有学妹告诉我，杉田藻奈美的爸爸来了。”

“这样啊。”

怎么回事？那个学妹为什么会告诉他呢？难道他们在学校已经是公认的情侣了吗……

“那么，我告辞了！”相马说完便站起身。

“再见！”

“啊，再见！”

相马朝教室后面的方向举起了手，他的嘴唇在动，好像在传话，然后就笑着离开了教室。不用看也知道他在对谁笑。

直子迅速走到平介的身边。“他跟你说什么？”她低声问道。

于是，平介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一遍，然后追问了一句：“好像校园青春剧啊！”这句话有一半是挖苦，一半是他真实的感觉。

“他是那种做什么事都很认真的人。”

“那家伙最喜欢在女朋友面前装模作样了！”

“才怪，别胡说八道啦！”她说道。嘴角连动都没动一下。

钟声突然响了，接着传来广播，再过十五分钟文化节就要结束了。校园内的叹息声此起彼落。平介起身说道：“我先回去了。”

“一路小心，谢谢你来看我。”

“别太晚回家啊！”平介说完便走出了教室。

他在五点以前离开了校园，不过并不想直接回家。于是，搭乘电车来到新宿，逛了大型电器商店，接着打算再去书店看看。但是，当他看到一对从电器商店走出来的男女，便停下了脚步。

这一对男女看起来像高中生。男生的头发很长，女生虽然化了妆，但是两人都穿着学校制服。男生搭着女生的肩膀，女生则环抱着男生的腰。即使在公共场所，两人也毫不在意，脸贴着脸，嘴唇几乎都快碰到一起了。

他将这两人的脸想象成直子和相马春树，顿时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一个画面瞬间闪现在他眼前……相马春树离开教室之前，对直子说了一句唇语。他现在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

“待会儿见！”他是这么说的，绝对不会错。那张嘴的动作，就像电影里的特写镜头，平介可以完整地回想起来。

待会儿见！是什么意思？会有什么事？平介再也无法待下去了，急急忙忙地奔向了车站。

我到底在干什么？平介不断地反问自己，但是并没有停下脚步。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又回到直子的学校，就站在校门口。

太阳下山了，平常这时候的校园应该笼罩在一片寂静与黑暗中。今天却不同，校园里还有大批学生。不知何处传来了音乐和歌声，可能是正在练唱的音乐社吧。

平介走进校园，来到操场，看到一处篝火。许多学生或站或坐，随兴地围着篝火。

操场的一角搭建了一个简单的舞台，几名学生组成乐团在台上表演，主唱是名女生，一身黑色亮面服装，反射篝火的光芒。外形打扮得很成熟，不过应该也是学生吧。

现在的营火晚会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平介心想，他以为这应该像一场交际舞舞会吧。

在场并没有校外人士，不过也没有人介意平介的出现，也许是天色昏暗，大家正在专心欣赏演唱会吧！

平介在人群中寻找直子的踪影，不过有的男学生个头比平介还高，站在他们中间，就看不到四周的动静了。

此时，台上表演的曲目突然变了，之前都是一些慢板的抒情歌，现在却开始唱起快节奏的歌。台下的学生们也跟着动了起来。

原本坐着的人全都站起来，大家跟着节拍又唱又跳又拍手。

年轻人一起舞动了起来，此刻的气氛突然有一种令人窒息的错觉。平介喘着气来回搜寻。

走着走着，好像绊到了什么，可能是别人的脚。他跌倒了，双手撑着地面，只好用这种姿势缓缓向前爬动。众人的脚配合音乐节奏踩踏地面，扬起的尘土覆着他的脸。可能是爬离舞台有一段距离，学生人数终于减少了一些，篝火就在不远处。平介站起来将身上的灰尘拍掉，然后抬起头。

这时候，他看到了直子。

她就站在距离篝火几米的地方，从这个方向刚好看到她的侧面。虽然她没有跟着节奏打拍子，不过却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

而她身旁就是相马春树，两人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

一瞬间，平介还以为他们手牵着手，不过那只是错觉。直子的双手交叉在胸前。

在场的学生们不停地摇摆身体，而直子和相马一动不动，仿佛是在细细品味这个欢乐时光。

平介感到浑身僵硬，喉咙里发不出声音。

篝火烧得更旺了，将直子和相马的脸孔映得通红。火光熊熊，两人的身影也跟着晃动了起来。

十二月份的第二个周六，杉田家收到一个包裹，寄件地是大阪的日本桥。直子去上课了，今天还要练球，所以傍晚以后才会回家。平介把那个包裹拿到一楼的日式房间，撕掉胶带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两个纸盒，他一个一个地打开，确认里面的东西。

一个是收录音机，约有手掌般大小，具有一般收录音机所没有的声音感应装置。也就是说，只要一有声音，就会自动录音，而当声音消失时，就会自动停止。即便是用于开会或演讲，无人说话时，也不会空录浪费带子了。

但是，平介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订购这台装置的。

另一个纸盒里有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零件，这个零件叫电子接拨器。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导线，前端连着一个插头，里面还有接线、电话用双插孔等配件。

平介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首先，他必须找到家用的电话插孔，就在收纳柜旁边的墙壁上，由于那里堆了一大沓旧报纸，得先将报纸移开才行。这个插孔原本就插着电话线，他将电话线拔起来，把那个双插孔插上，然后再把电话线插在双插孔的一孔，另一孔再插上接拨器的接线上。

接着，他把电池及录音带装进收录音机，再将录音用的麦克风装在电话接拨器上，然后把接拨器与接线连接，就算大功告成了。

平介拿起话筒，试拨一七七。话筒里传来气象语音播报。“为您预报十二月十日下午一点的气象信息。根据气象局的预测，东京地区目前并未出现注意警报……”他确定声音感应收录音机已经开始运作之后，就将电话挂掉，并把录音带倒带，按下播放键。刚才的气象预报果然又原音重现。他总算搞清楚了，于是再把录音带倒带。他将收纳柜挪开一点，在细缝间塞进收录音机与电话接拨器，再用旧报纸遮住隙缝。处理旧报纸是他的工作，所以直子不可能去挪动。他把空纸盒与纸箱收好，要是被直子发现了，那就前功尽弃了。

他知道这么做很卑鄙，但是当他在杂志上看到这组窃听装置时，还是忍不住订了一台。说得夸张一点，他想利用这个东西拯救自己。

直子在外面做了什么、和谁交往、说过哪些话，他可是在意得很。与他相处的直子，几乎与他所了解的直子没什么两样，但是这也不过是直子的其中一面罢了。这一点是他最近才明白的。

仔细一想，这也是理所当然。当她面对平介时，是以直子的身份出现的。一出家门，就必须以杉田藻奈美的身份生活。

平介对于她的另一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太在意。虽然她是以藻奈美的身份生活，但是本质上仍然是直子，平介一直相信直子是他的妻子，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然而现在，信心已经开始动摇了。不，其实应该说是信心全失，平介害怕失去她，并且越来越觉得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他感到很惶恐。

他把窃听器的空盒与纸箱用刀片切碎，再用报纸包好，正准备丢进垃圾桶时，大门处传来声音，好像有人在信箱里塞东西。平介立刻转头查看。

送来的邮件一共有三封：一封是寄给平介的宣传单、一封是信用卡账单，还有一封是寄给杉田藻奈美的信。

他看了一下那封信的背面，上面写着藻奈美的小学校名，以及第五十五届同学会干事等几个字。可能要举行小学同学聚会，而这封信应该是邀请函。

平介进屋，将三封信放在桌上，然后打开电视。

但是，他马上就在意起那封信，那真的只是同学会的邀请函吗？不，就算是同学会，也许不是大范围的，可能是几个交情比较好的同学办的聚会吧。

他仔细检视信封上的笔迹，可以肯定是男生的笔迹。

会不会是男生假借同学会的名义搞的联谊呢？平介开始产生这种想法。会不会是有人凭着小学时代的记忆，或是从毕业纪念册找出一些可能已经长成美女高中生的女生，再寄出这些信呢？正值年轻气盛的高中男生，为了满足色欲最容易做出这种事了。

只要一开始想象这些事情，平介就坐不住了。他走进厨房，烧了壶开水。

我一定有毛病！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但还是无法压抑情绪。

壶口开始冒出了热气。平介拿起那封信，把封胶处对准蒸气，没多久封口就湿了。

直到胶水融解，他才用指尖谨慎地将封口剥开。里面有两张折叠好的 B5 大小的复印纸，一张是地图，好像是通往某活动中心的路线；另一张果然是同学会的邀请函，不过内容不如平介所想象的，只是第五十五届全体学生的同学聚会，还有几位老师也会出席。

这样子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他把纸放回信封里，再用蒸气蒸融胶水，黏好封口。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偷拆直子的信了，平介以前就干过两次。平常若是直子比较晚回家，也都是平介把邮件拿进来。

第一次拆直子的信，是一封中学同学寄给她的问候信，寄信人是女孩子，内容也没有什么问题，只写着一些问候语，像是“现在不在同一所高中念书，彼此过得还好吗？”之类的话。其实，只要看信封上的笔迹就知道是女孩子寄的。但是，他觉得奇怪，精美的信封，娟秀的笔迹，反而有一种做作的感觉，会不会是男生写的？会不会是那个相马春树？只要冷静一想，的确不太可能。但是，只要与直子扯上关系，平介就会失去理智。

最后，他还是把信拆了，才得知内容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一切只不过是他的猜忌罢了。他对自己感到厌恶，但感到更多的却是从中得到安全感。

拆第二封信的结果更离谱了，因为那只是百科全书的广告传单，出版社为了让收信人尽快阅读，故意把信封做成私人信件，就连寄信人署名也印上了社长的亲笔签名，旁边并写上出版社社名。但是，平介只看到一个男人的名字，顿时怒火中烧，立刻将信封拆开来。直到看到五颜六色的广告传单时，才开始嘲笑自己。

第三次便是同学聚会的邀请函。

平介充满了罪恶感。但是若将与直子有关的信件放在一边不看，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当他发现只要看到了信的内容，就能让自己宽心，这种行为仿佛像吸毒般地上了瘾。

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无法仅从信件上得到满足了。

其实，平介最近总是趁直子不在时，偷偷进去她的房间，开过她的抽屉，翻过书架上的笔记本。理由与拆信相同，都是想窥探她的隐私。

一开始他是想知道直子有没有写日记，在他的印象里，女高中生里都是经常记日记的，一想到这里，平介就坐不住了。因此才进入直子的房间，想找不知有没有的日记本。

他并没有找到日记本，但是却把直子的房间摸得一清二楚。平介将她的通讯录抄在一张纸上，再把月历上注明的行程日期抄在自己的记事本里，连她下一次的生理期是几号、卫生巾去哪里买都一清二楚。

即使如此，仍不能消除他的不安，目前最困扰的还是电话。

最晚总是在晚上九点半之前有人打电话找直子，十点左右结束通话。来电的人应该是相马春树，他虽然为深夜来电一事道过歉，但似乎不认为这种行为有何不妥。

还有一点令平介相当介意，就是他发现直子偶尔也会打电话。只要查一下每个月的话费账单就知道了。

因此，他会时时刻刻留意家里的电话机。要是直子打电话出去，“分机使用中”的灯号也会闪烁。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对方来电，平介倒是从未发现那个小灯亮过，这就表示她不曾打电话出去。不过，这又无法解释电话费增加的事实，因为平介自己很少用电话。

不然，就是直子趁平介不在家时打电话。平介平时加班晚归、假日加班、出去理发时都有可能。再不然，就是趁他在家没注意的情况。也就是他洗澡的时候喜欢泡澡的平介，每次洗澡至少都要花掉三四十分钟。这么长的时间，也够他们放心闲聊了。

等他留意到这件事，就改掉泡澡的习惯，一洗完澡，也不好好泡一下就直接出来了。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困扰的并不是他们打电话，而是他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这让他感到极度地不安。

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看到窃听器广告时，深觉自己能够因此得救的原因。

平介看看时钟，下午四点半了，社团活动差不多要结束了。

今天有点冷，所以她应该会去“YUKINKO”吧……他想起一家札幌拉面店，那家拉面店位于直子的学校附近。他是从直子房间里的垃圾桶找到了收据，才知道她经常到那家面店吃面。除了“YUKINKO”之外，他还在垃圾桶里发现她喜欢的“味福”烧烤店、“KURURU”咖啡店的收据。应该还有其他餐厅吧！不过很多店家都不会开收据给高中生，所以就不得而知了。

要是去“YUKINKO”的话，应该会点叉烧面吧……

那是直子最爱吃的口味，他还知道一碗是六百五十日元。

34

平介轻松地泡在浴盆里，哼完了一首歌才起身，用毛巾擦干全身。步出浴室之后，还用浴巾擦擦头发与身上的水滴，抹上生发水，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穿上睡衣才走出更衣间。回到客厅看看时钟，他花了将近四十五分钟洗澡。

一看电话，“分机使用中”的讯号已经消失了。他从藏在收纳柜后面的录音机里拿出录音带，果然录过音了。可能是听到他从浴室出来的声音，才挂断电话吧！他最近才发现，开关浴室门都会发出很大的声响，而旁边就是走廊，声音会清楚地传到二楼。

平介拿着录音带上楼。这时候，直子的房间里不可能会传出说话的声音。刚讲完电话，现在应该正在用功读书。他走进卧室，从书架上拿起随身听，打开盖子，装入录音带，戴好耳机，倒带。听录音带是他每天的一大乐趣，从开始窃听至今已经持续一个礼拜了。他大概了解了直子的通话对象及他们的谈话内容。这么做让平介安心了不少。这个礼拜，相马春树都没来过电话，而直子也没打电话给他。现在，常打来的是一个名叫笠原由里绘的同学，好像是直子最要好的朋友，直子也常常打电话给她。

不过，要是打电话给同学，根本不需要趁我洗澡的时候打啊！平介一度这么想过，但马上又了解这是直子的体贴之处。她总是尽量避免做些让平介感到多余不安的事。

直子与笠原由里绘的对话，对于第三者来说，其实很有趣，也很好笑。笠原由里绘在批评老师或男同学时，直子几乎都是笑着聆听。她那极尽尖酸刻薄的用词，实在是一针见血，听了不仅不会感到不舒服，反而有一种痛快的感觉。

从她们的谈话中，也可以得知学校里的八卦消息。平介知道那个姓菅原的男教官，平时的作风非常严苛，私底下又跟几个喜爱的女学生交情匪浅；学校里还传闻一个姓森冈的男同学让外校女生怀孕了……诸如此类。连这种标榜东大学率的明星高中，内部也有这种八卦消息，让平介再次大开眼界。

录音带倒带完成，他按下播放键。今天会听到什么内容？他兴奋地期待着。

（喂，这里是杉田家。）

直子首先开口，听起来像是接到来电，所以这通电话应该是对方打来的。

（啊……喂，是我，相马。）

平介突然感到一阵燥热，那个男孩子终于打电话来了，原来并不是完全不打电话来了。

（啊，你好啊！）

（现在方便讲电话吗？）

（现在可以啊！爸爸在洗澡。）

（果然是真的！竟然都被你说中了，真准！）

（那是他的老习惯啦！搞不好连他自己都没发现呢！）

（哦？他都是九点半准时洗澡吗？）

（嗯，你看啊，职业棒球转播不都是九点半结束吗？本来是播到九点，现在延长了三十分钟。他每次都看完转播再去洗澡，久了就变成习惯啦！）

（哦，这样子啊。真有趣。）

经她一说，好像是真的。平介心想，的确每次都是九点半左右，职业棒球转播结束之后才会去洗澡。这个习惯一直到球季结束之后还持续着，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没发现。

并且，通过他们的谈话可以推断出，似乎是直子告诉相马如果要打电话来的话就在九点半之后。

两人的话题转移到网球社，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因为他们几乎天天见面，所以也没什么特别的事需要谈。

直子与相马交谈时，不再使用敬语，这一点让平介坐立难安。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变得这么亲近了？只要一想到这里，就让他气血上涌。

（嗯，对了，那件事你考虑得怎么样？）

相马压低了声音说道。

（你是说圣诞夜吗？）

（嗯！）

（我考虑过了……）

直子变得吞吞吐吐。平介用手堵住另一只耳朵仔细聆听，直觉告诉他接下来的对话绝对不能错过。圣诞夜指的就是圣诞节前一天晚上。

（你还有其他安排吗？）

（没有啊！）

（那就没关系呀！你平常都不肯跟我约会，至少圣诞夜那一天答应我吧！）

听起来像是要约直子与他共度圣诞夜。平介简直快脑充血了，真是太任性了，明明还是个小鬼，他气得心跳加快。

（我们不是天天都会见面吗？）

没错，这样说就对了。平介在心里嘀咕着。

（你是不是讨厌我？）

（问题不在这里。以前不是跟你说过了，我不能不顾家啊！）

直接说讨厌他不就好了吗？平介心想。

（我知道，小奈必须做家务，很辛苦。但是只有那一天而已啊，难道就不能想想办法？小奈也应该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啊！）

平介握紧了拳头。这个小鬼在胡说什么？你又懂什么？

（大家都以为我们在交往呢！他们还会问我去哪里约会？去哪里玩？我说我们从来没有约过会，他们都不相信。我觉得好难过。）

你自己难过吧……

（以前不是跟你说过了！你要是想约会，就去找其他女孩子啊！）

（又来了，你总是把我想成是那种一碰钉子就去找别人的花心大萝卜，我对你可是很认真的！）

直子沉默了，她的沉默让平介感到焦虑。因为平介觉得这个男孩子的话动摇了她的心。

（圣诞夜的约会，我已经计划好了，去哪里玩去哪里吃饭，可是要事先预约……）

（你不要为难我……）

（不到最后我不会放弃。所以，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吧！请积极一些）

（嗯……）

为什么不干脆拒绝他？平介气得咬牙切齿，只要叫他以后别再打电话来不就好了吗！

（对了，我刚才在电视上看到一只很奇特的动物。）

也许不想在不愉快的气氛下结束对话，所以相马主动转移话题，直子也跟着附和。这段对话持续了几分钟，在直子说了“我爸爸好像洗好了”这句话之后便结束了。

离圣诞节还有一个礼拜，平介根本无心工作，就算待在公司里，也无法专心于工作。幸好现在是年底，公司里的工作基本都告一段落。不然的话，常常心不在焉的平介或许会被上司小阪骂得很惨。

此刻，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直子的决定。那晚，他们通话之后，相马春树没有再来过电话。所以平介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决定，说不定他们早就在学校里说好了！不过，应该不可能，因为网球社练球的时候不可以随意交谈，这是在前一次的电话中他偷听到的。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似的，直子这个礼拜的言行举止好像怪怪的，常常发呆，有时跟她说话她也没反应，或许她正在烦恼该如何解决这件事吧。

想必她的内心一定混杂着两种感觉：一部分是以前的直子，还有一部分是十五岁的少女。成人的心态非常了解现实状况，也可以冷静地判断自己应该做的事。但是，少女的那一部分就像普通的少女一样，一直处于极度不安稳的状况，所以才会让她这么烦恼吧！

就在圣诞夜的前一天——十二月二十三日，相马来电话了。平介一如往常地在卧室里偷听他们的对话。

（明天四点，在新宿纪伊国屋书店门口。可以吗？）

相马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深思熟虑过的，充满了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等一下，我还是不能去！）

（为什么？要是你爸爸不答应，我去跟他说。）

（就算你拜托他，还是行不通啦！）

（怎么会？不试试看怎么知道！）

（反正明天不行啦！）

（你又不是有事……）

（我真的有事，一定要待在家里，对不起！）

（骗人！你别想敷衍我，这样做是没用的。）

直子顿时哑口无言。此时，平介开始坐立难安。

（我会等你，四点在纪伊国屋等你。如果你不想来也没关系，不过我会一直在那里等你。）

（你不要为难我。）

（是你在为难我吧！我根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干脆不想，决定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我还是不能去！）

（随便你。但是我会去，四点，别忘了！）

不等直子回答，相马就把电话挂断了。平介心想，或许直子等一下会打电话给他，索性让录音带继续转动，但是后来就没有声音了。

平介把随身听收好，走出了房间。他犹豫了一下，敲敲直子的房门。

“请进。”直子应道，声音听起来似乎心情不太好。

“我要进去了！”他说着便打开了门。直子坐在书桌前，桌上放着笔记本和参考书，不过这未必就表示她正在念书。

“今天这么晚了还在用功啊！要不要下楼喝杯茶？”

“啊……不要了。难得这时候你会想喝茶。”

“是吗？只是突然想喝啦！”

“微波炉上面有一些土产，人家送的，你可以吃呀！”

“好，那我去看看！”平介回到走廊上，又回过头来说道，“明天是圣诞夜啊！”

“嗯！”直子仍然面向着书桌。

“你有什么计划吗？”

“嗯……没有。”

“是吗？那我们明天晚上出去吃点好的！”

“明天一定到处都是人啦！圣诞夜，刚好又是周末。”

“还是叫寿司外卖？过个日式圣诞节。”平介说完，正准备离去时，直子叫住了他：“啊，等一下。”

“怎么了？”他问。

“我明天说不定会出去。”直子吞吞吐吐地说道。

“去哪里？”平介感觉脸上一阵痉挛。

“朋友要我陪她去买东西，不过现在还不确定……”

“这样啊！”平介知道直子在想什么，或许她还没有决定要怎么做，才会这么说。万一真的要出去时也有借口。

“你如果要出去，会不会很晚回来？”

“应该不会吧！我马上……嗯，应该一两个小时就回来了。”

“这样啊。”平介点点头便离开了。

听到一两个小时，这让他稍稍放心。就算直子是去赴约，也不过是在咖啡店里聊一聊而已。

即使如此，晚上平介还是失眠了，他觉得让直子与相马春树见面，其实有很大的风险。直子封存在内心深处的某些感觉，可能会一触即发。

平介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眼睁睁地看着天亮了。

第二天早上，果然是一个万里晴空的好天气，仿佛老天也在祝福着今天约会的情侣们。平介望着阳光普照的小庭院，吃着直子做的炒饭。这一餐算是早午餐，他昨晚整夜没睡，直到快天亮时才开始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睡醒时已经是早上十点多了。

“今天我想整理库房。”平介吃饱饭，边喝茶边说道，“那里一定有很多东西不要了。今年还会来收一次不可燃垃圾吧。所以我想先整理一下比较好。”

“可是，库房里的东西不都算大型垃圾吗！也不能全当成不可燃垃圾啊！”

“有什么关系？反正先整理好，等到要丢的时候，就比较轻松了。”

“又不能马上丢，你把它堆在外面，不是很难看吗？马上就要过年了，又是年末，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直子用小茶壶又替平介倒了一杯茶。

“是吗？”平介喝了一口，其实他也并不是非要今天大扫除不可，只是找个理由把直子拴在家里罢了。刚好想到了库房，才闪过这个念头。

“奇怪？放在哪里啦？树，圣诞树。藻奈美小的时候，我们不是买过一棵圣诞树吗？”

“啊，那个呀？应该放在壁橱里吧！”

“这里吗？”平介说着，便起身拉开壁橱的门。

“你在干什么？那种东西不用拿出来啦！”

“为什么？难得的圣诞节啊，拿出来应应景吧！”

壁橱里塞满了许多纸箱、收纳箱、纸袋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平介一一拿出来，放在榻榻米上。直子只是站在一旁皱着眉，冷眼旁观。

壁橱里有一只细长的纸箱，箱盖的隙缝露出了一些闪亮纸饰。

“找到了！”平介打开箱盖，里面放着一棵松树模型和许多七彩装饰品。

“你真的要弄吗？”

“是啊！不行吗？”

“也不是啦……”这时，直子偷瞄了一下时钟，这个举动还是逃不过平介的眼睛。现在才刚过了中午。平介花了一个小时，才把圣诞树组合完成，并把它放在收纳柜上。

“总算有一点圣诞节的气氛了。”

“嗯。”直子正在厨房里洗碗，瞥了他一眼。

“喂，要不要出去走走？”

平介的话，让她的心头震了一下，因而挺直了背。

“出去走走？去哪里？”

“去逛街啊！你最近都没买新衣服吧，我买给你，就当是圣诞礼物，然后再买一个蛋糕。难得连圣诞树都搬出来了，咱们就来过个像样的圣诞节吧！”

直子并没有搭腔。她只是站在那里，盯着料理台，最后慢慢地转身，走进了客厅。

“昨天不是说过了！我今天会出去。”

“可是你不是还没确定吗？而且你朋友也没打电话来！”

“我说过我要打电话给她，差不多是时候了。”

“回绝她吧，就说不去了。”

“但是人家非常希望我能和她一起去。”

“反正也不过是逛逛街，叫她找别人吧！”

“可是……我还是先打个电话吧！”直子走出客厅，好像想上楼打电话。

“在这里打吧。”平介说道，但是直子还是上楼了，装作没听见。

他望着话机。“分机使用中”的讯号灯闪烁着，她正在打电话，也许是打给相马。

几分钟之后就结束通话，直子立刻下楼。

“朋友还是希望我一起去，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你说的朋友是谁？”

“由里绘啊！笠原由里绘。”

“你们要去哪里？”

“新宿。我们约好三点见。”

“三点？”

“是啊！所以我得马上准备了。”直子再次跑上楼。

平介歪着头。昨天相马来电时，不是约四点在纪伊国屋见面吗？难道她刚才打电话给相马更改时间吗？

刚才那通电话应该录下来了吧！平介有一股想听的冲动，不过，万一被直子撞见了，那就糟了。

直子在两点多出了门，一身红毛衣外加一件黑色连帽外套，平介发现她还画了淡妆。

等她出门之后，平介便把录音机拿出来，直接倒带，按下播放键。

（喂，你好，我是笠原。）

（由里绘吗？是我。）

（啊，藻奈美，怎么了？这时候打电话来？）

（有件事想拜托你？）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也没有啦，只是接下来可能会很糟！）

（哦？怎么说？）

（我等一下要出去，只是想先跟你串通好，就说是我们约好去逛街。）

（嘿嘿……要我串供啊？）

（抱歉！我想我爸应该不会打电话向你求证。）

（嗯，知道了。我今天就不接电话了，我也会跟我妈说好，叫她应付你爸。我妈在这方面还算挺开明的。）

（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下次请我吃东西就行了。你要加油啊！）

（嗯？什么意思？）

（别装傻啦！圣诞夜找人串供，想干什么谁不知道，只是我要惨了！）

（真的很抱歉！）

（你不用一直跟我道歉啦，再拖拖拉拉的，约会就要迟到啦！）

（嗯，再见！）

这通电话便挂断了。直子早就知道平介会怀疑她，即使如此，她还是出去了。是因为很想见相马春树吗？还是因为相马那一句“我一定会等你来”而让直子很在意呢？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至少今天相马春树比平介重要。

平介盘腿而坐，双手交抱，盯着墙上的时钟。

不祥的预感正侵袭着他，随时都会失去直子的恐惧感，就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他。

平介动也不动地坐着好一阵子，屋内并没有开暖气，他却一点也不冷，额头上还冒出了汗珠。

然后，他站起来，冲上楼，急急忙忙换上外出服。

平介在三点五十分抵达新宿车站，便迅速走向纪伊国屋。虽然还不到四点，他却不敢掉以轻心，要是他们俩碰面了，应该会马上离开。

当他走到纪伊国屋前面时，刚好是三点五十五分。他就站在书店的不远处，不少人以这家有名的书店作为碰面地点，尤其是今天，几乎都是年轻人。

在一根四方形的柱子旁边站了一个很眼熟的年轻人，高大的体型穿着一件深蓝色双排扣外套，非常合身。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纸袋，应该是圣诞礼物吧！他看起来没什么精神，可能正在担心等的人不会出现。

年轻人稍稍抬起头，细长的双眼好像看到了什么，脸上的表情明显地变得明朗起来。

平介循着他的视线望过去，果然看到了直子。她有些腼腆地走向他，一脸十五岁高中一年级女生的羞涩表情。

平介迈出大步，径直向相马春树走去。

年轻人向前走了一步，直子则是边走边跑。两人的距离只剩下五十米左右，渐渐四十米、三十米。

直子正想开口，或许她想说：“等很久了吗？”没想到，连这句话都来不及说，就看到了平介。

此刻，仿佛一切都静止了。直子停下脚步，整个人，连同脸和表情都变得非常僵硬。

平介一言不发地走了过去。相马春树察觉有些异常，回头朝平介的方向看去。

如水波扩散般，顿时，相马的脸上出现了惊慌失措的表情。

35

这种场面好像在哪一部电影里出现过。此刻所发生的事也许只是一种错觉，而存在于平介身体内的另一种人格正客观地审视着这件事。

书店四周人来人往，但是平介的眼里只看得到直子与相马，或许他们俩也有相同的感受，一动也不动，凝视着这个步步逼近的中年男子。

接着，平介站着不动，三人的位置正如一个正三角形。

“爸……”首先开口的是直子。“为什么……”

这一句“为什么”充满了许多疑问。为什么知道我们约在这里？为什么你会出现？

平介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凝视着年轻人。

“你是相马……吧？”

是，他动了一下嘴唇，但是没有发出声音。

“感谢你在圣诞夜约我女儿。”平介向他低头致意，接着又抬起头看着他说道，“但是，藻奈美还是不能跟你交往，我也不会答应。”

相马瞪大了眼睛，然后看看直子。平介也望着直子。而直子交替地看看这两个人，默默地低下头，紧咬嘴唇。

“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不好意思，我要带藻奈美回去了。”

平介走到直子身后，轻推她的腰。她完全没有反抗，顺势向前跨了一步。

“等一下！”相马叫住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不可以？”

平介转头看着年轻人，他很想解释，但是不能。不，就算他说明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对方也是无法理解，一定会以为他在开玩笑，而感到很生气。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平介只好这么说，“我和我女儿的世界，与你的世界完全不同。就算你们交往也不会有好结果。”

平介搭着直子的背，轻推着她。直子就像棉花糖般又轻又软。

相马以哪种表情目送他们离去，平介无法想象。呆滞地伫立？还是怒火中烧？或是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状况？不管是哪种情况，平介认为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直子就像梦游般任由平介摆布，无论是走是停，她都没有自己的意识，只是有样学样罢了。在电车上，她一句话也没说，失神的双眼只是恍惚地盯着斜下方。

快要下车时，平介才留意到她手里的百货公司提袋，不用问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平介也明白她为什么要提早一个小时出门了，她是出去给相马买礼物。平介带着面无表情的直子回到了家，正准备开门的时候，隔壁的吉本和子刚好走了过来。平介微笑致意，直子依然面无表情，连看都不看一眼。吉本和子一脸讶异。

进屋后，直子慢吞吞地脱了鞋，步伐沉重地走进走廊，无非就是想直接上楼，把自己关进房间吧！平介并不想阻止她，打算让她静一静。

想不到，她却在楼梯口站住了，原本垂头丧气的她，突然抬起了头。

怎么了？平介连这句话都来不及问，直子就把手上的皮包和纸袋丢在地上，走进了客厅，站在正中央，低头查看收纳柜下方。

平介站在门口望着她，完全不知道她想干吗？直子走近收纳柜，一把抓起电话机，接线从隙缝中被拉了出来。她粗鲁地推开挡在前面的旧报纸堆，大批废纸顿时散落一地。

这时候才明白她想要干什么，平介心想，这下子完了。但是却愣在那里，呆望着她的举动。现在，就算阻止她也太迟了。

终于，直子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她把手伸进收纳柜与墙壁的隙缝，拿出了收录音机。

“这是……什么？”她拿着那台黑色机器，喃喃问道。接着，她的脸渐渐扭曲了，她大吼，“这是什么？”

平介哑口无言，只是愣在那里。直子按下了倒带键，接着再放下播放键，从喇叭里传出一段对话。

（喂，你好，我是笠原。）

（由里绘吗？是我。）

（啊，藻奈美，怎么了？这时候打电话来？）

（有件事想拜托你？）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也没有啦，只是接下来可能会很糟！）

直子按下停止键，她的手不停地颤抖。

“你竟然干了这种事？”连声音都在发抖。“从什么时候开始？”

“两个礼拜前……”平介的声音哽在喉咙，咳了一下才继续说，“大概是两个礼拜以前吧。”直子的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

“难怪我觉得很奇怪。你不可能知道今天的事啊！想不到你竟然……”

“那是因为我很在乎你啊！”

“但是也不能做这种事啊！”直子把录音机丢在地上，机盖开了，录音带掉了出来。
“我也有隐私权吧！你……做出这么卑劣的事，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那我问你，瞒着我去跟男人约会就可以吗？难道不卑鄙吗？”

“我不想让你担心才瞒着你呀！”

“哼！别说的这么好听。要是照你这种说法，只要瞒得住就可以在外面乱来吗？”

“才不是！我今天根本就不是跟相马约会，你既然偷听了应该也知道吧！他说他今天会一直在那里等，我不希望变成这样，所以才去见他，想把礼物送给他就回来了。如果不这么做，他一定会很难过。”

“他爱等就让他等，这样不是更快了断！”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明知他在等我……”

“问问你自己吧，为什么事情会演变到这种地步？是因为你跟那家伙太亲近了吧！故意向他示好，他才会喜欢上你。一开始别理他不就好了吗？”

“我又没对他怎么样！他问我就答，他打电话我就接，哪里不对了？”

“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平介脱口说出这句话。直子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呼吸变得急促，肩膀激动地颤抖着。平介直视着她的眼睛说道：“听好，你可是我老婆。外表虽然是藻奈美，但是你始终都是我老婆，这是永远都改变不了的事实。你得到一个年轻的身体，想要重新活过一遍，我并不反对。但是你别忘了，必须得在我允许的范围才行。”

直子蹲了下来，眼泪不听使唤地滴落。

“我并没有忘记！”

“不，你忘了，你想忘记。到目前为止，我还自认是你的丈夫，所以绝对不能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我不搞外遇，也没有再婚的念头。你还记得小学的那个桥本老师吗？我曾经对她有过好感，也想跟她交往看看。但是，到后来我连一次电话都没有打过，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背叛你，因此我觉得我还是你丈夫。”

平介紧握双手，低头看着直子，沉重的气氛充斥在狭窄的客厅里。这时，他听到一种怪声，像是风通过隧道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才发现，那是自己的呼吸声。直子站起来，好像一具损坏的木偶，被人用线拉起来似的。

她沉默地走出了房间，脚步比刚才回到家时更加无力，然后她走上了楼。

平介跌坐在地上，一种空虚感席卷而来，他看不见前方的路，也找不到退路，心中充满了绝望。他捡起地上的录音带，却不想装回去。他把手伸进收纳柜与墙壁之间的缝隙，再把接线拔出来。

此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种怪声，像笛声。平介竖起耳朵聆听。

声音从楼梯上方传来，那不是笛声，是嚤嚤的啜泣声。

过年后，一月份也过了一半。平介很久没去工厂探班，今天在休息室见到了领班中尾，中尾问他：“阿平，你是不是瘦了？”

“嗯？有吗？”平介摸摸脸颊反问。

“有啊，你们看是不是？”

在场的其他人纷纷点点头。“脸色也不太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最好去看看医生。”

中尾说道。

“我又没什么毛病。”

“这样可不行啊，等到你自己发现时就惨了。这可是为你好，去看医生吧！年纪也不小了。”

“嗯，这我知道！”

也许真的瘦了。平介知道原因，但绝对不是生病，只是最近没什么食欲。

并不是家里没东西吃，只要一回家，晚餐就准备好了。适逢假日，三餐一定准时出现在餐桌上。但是他一点胃口也没有，只要与直子共处，胸口就有一种压迫感，什么都吃不下。

自从圣诞夜以后，直子就很少跟他说话，而且面无表情。除了做家务，她几乎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好几个小时都不出来。

平介心想，她是不是只有在自己面前才这样？但是最近才发现并非如此。学校班主任打电话来询问藻奈美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原来，她在学校里一样地无精打采，并且在一过完年，就退出了网球社。

圣诞夜那天发生的事，对她来说是个打击，平介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深地伤害了她。但是，当他自问该怎么办时，却又找不到答案。

下班了，平介马上离开公司。从年初起，他就尽量避免加班，因为他很担心直子。回到家一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找鞋子，只要看到直子的鞋子整齐地放着，他就松了一口气。那表示今天一切正常，她乖乖地回家了。

会不会哪一天她出门以后，就不回来了？平介常常提心吊胆。因为，她只要逃到一个平介找不到的地方，就可以用十六岁少女的身份生活，不但可以谈恋爱，还可以结婚。她可以过一个全新的生活。可是，她到现在都没离开，可能是迟迟未做决定吧，也许她担心住宿和生活费的问题。不过，也有可能早就决定了，只差何时付诸行动而已。或许平介明天回家时，门口已经找不到她的鞋子了。

直子并没有在客厅。平介上楼，敲敲她的房门。“是。”一个微弱的声音应道。

这时候，平介才松了一口气。

其实，比离家出走更让平介害怕的一件事是他担心直子想不开会自杀。因为，这是让她摆脱痛苦的最简单方法。不，搞不好她曾经考虑过。

不过，至少她今天的情绪没有那么低落。

平介打开了房门说道：“我回来了！”

“回来啦！”直子面向书桌，头也不回地应道。她好像在看书，最近几乎天天都在看书。

“你在看什么？”平介靠近她问道。

直子的身体稍稍往后倾，然后把书拿起来，书本左上角有书名。

“《格林·盖布尔斯来的安妮》（格林·盖布尔斯来的安妮，原书名 Anne of Green

Gables。小说，加拿大女作家蒙哥马利著）啊！好看吗？”

“还好啦！有书看就好了。”直子说道。听她的口气，好像想逃避现实生活。

“该吃饭了，我来准备吧！”她把书本合上。

“没关系，不用急。”

这时，平介看到垃圾桶旁边有一张折叠的白纸，便把它捡起来。直子见状惊呼一声。

平介把那张纸打开一看，“一年二班—滑雪之旅指南”几个字映入眼帘。看起来像是打字机印出来的。

“这是什么？”平介问道。

“你看了不就知道了。班上同学计划春假去滑雪，这是组团的宣传单。”

“原来不是学校办的活动啊！”

“不是！所以我不会去，这样总可以吧！”直子从他手中抢过那张纸，狠狠地撕碎，再丢进垃圾桶。“要去煮饭了。”她说了这句话，便站起来。

“直子！”平介叫住她。“你恨我吗？”直子低着头，沉默不语。

“我不恨你。”然后，她发出蚊子般的声音。“只是很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

平介点点头说道：“是啊，我也是。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接着，两人都沉默不语，气氛变得凝重异常，窗外的寒风呼呼作响。平介有一种错觉，他们俩此刻正无助地站在荒野之中。

他突然想起了直子的种种，并不是现在的直子，而是过去的直子，那个爱笑、饶舌的女人。现在的直子已经不会笑了。

“喂，”她说道，“我们……做吧！”平介回头一看，她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在一头柔亮的长发间，隐约露出了白皙的脖子。

“你真的……要吗？”他再次确认地问道。

“我突然觉得，只有那个方法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仅仅是心灵上的交流，根本不够。”

“是吗？”

“你不想吗？”

“怎么说呢！突然跟我提这个……老婆，你想不想？”平介问了这句话，才惊觉自己的用词。“老婆！”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称呼的？

“我……我想，只有自己的身体才知道吧。”直子将手紧贴在胸口。

“是吗？我也一样吧。”平介搔搔头说道。他把现在的直子当成一个普通女人，所以才会对相马春树产生强烈的嫉妒心。但不代表他对直子充满性幻想。与其说不曾想过，倒不如说是潜意识抗拒这种事吧。

“要……试试看吗？”他终于开口了。直子沉默不语，走到床边坐了下来。

“把灯关掉。”她说道。

平介关掉墙上的开关，日光灯熄灭了，整个房间顿时笼罩在黑暗中。不过，窗缝透进了外面的光线，眼睛很快就适应了。

直子在床上开始脱衣服，平介隐约看到她白皙的背。然后，她背对着他钻进了被窝儿。

“可以了。”她说道。怎么办，平介开始思考。总之先脱衣服吧！脱得只剩下内裤时，便摸索着走近了床边，还踢到椅子。直子蒙着脸缩在被窝儿里，平介掀起被子的一角，感觉直子的身体很僵硬。

“那个……”她说道，“虽然很老套，但你还是要温柔一点。这可是我的第一次！”

“啊啊……对！”

平介有点犹豫地脱下内裤，他的下体还没有反应，但是他有预感会有反应。

“啊……”平介说道，“没准备，怎么办？”

“什么？”

“保险设备！”

直子仍然背对着他，说道：“我那个快来了，应该没关系吧！”

“是吗？”平介想起这是他们以前做事前的对话。

他把手伸进棉被，指尖触到直子的肌肤，感觉她的身体微微颤抖。于是，他把手再伸进去一点，轻轻抚摸她的右手臂。

没想到她的肌肤竟然如此光滑细致。如果不是这么柔软，如果没有体温，他一定会以为这是一具大理石雕像。这么完美的躯体令他深深心动。

一瞬间，他的下身开始发生变化，那里瞬间有了反应。他的手心开始冒汗，而直子的身体比先前更僵硬了。他想抚摸直子的身体，可是手却完全不听使唤，朝着直子身体的中心靠近，脑中似乎有一种强烈的念头阻止他。回来！回来！……是谁在叫唤。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黑暗中，平介和直子完全静止不动。

“直子！”平介说道，“我看算了吧！”

她深深吸一口气，答道：“好吧。”

平介伸出手，起身凝视某处。他拾起内裤穿上，并留意着脚边。

窗外的风呼呼地吹着，连街上的空罐子滚动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

平介有一通外线电话。之所以说外线，是因为响声与内线不同。下游工厂今天会打电话过来，可能就是这一通吧。他接起了电话，总机的回答却令他出乎意外。

“有一位札幌的根岸来电，要找杉田先生。”

“啊，我就是！”他答道。根岸是谁？但是立刻又想到，根岸这个女生和北海道拉面馆前的招牌。

根岸文也，他想。

“喂，你好。请问是杉田先生吗？”话筒那端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而且听起来有点上年纪了。

“是，我就是。您是根岸女士？”

“我是根岸典子。嗯，您可能忘了，不过您以前见过我儿子。”

“是、是！”平介换用左手拿起话筒。“我当然记得，已经有好几年了吧！”

“怎么说呢，我儿子当时对您太无理了，真是抱歉！我也是最近才听他提起的。”

“没有啦，他也没怎么样，您知道那个时候的事了？”

“是啊，我实在吓了一跳……”

“是吗？”

当时，听文也的口气，好像并不想让他母亲知道他们见面的事。难道是事隔久远，他才说出来的吗？还是不小心说漏了嘴？

“嗯……是这样，有件事一定要告诉您，明知您很忙，还是想占用您一点时间。”

“啊，没关系！不过，您不是在札幌吗？”

“嗯……我在东京，来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

“啊，这样啊！”

“只要三十分钟就够了，今天或明天都可以，只要您说定地点，我一定过去。”

“您现在在哪里？”

“我在东京车站附近的饭店。”

根岸典子说出了饭店名称。因为她的朋友后天会在这家饭店举行婚礼，她本来想明天到就可以了，但是为了联络平介，所以提前一天过来。

“那我过去找您吧！明天中午怎么样？”

“好，我当然没问题，不过您方便吗？不然我也可以去贵公司附近……”

“啊，不过我不知道今天会几点下班，反正您住的地方很好找。”

“这样啊，真不好意思。”两人约好下午一点在饭店的咖啡厅碰面，就结束通话了。

平介在想，她现在还来找我做什么？根据当时文也的描述，根岸典子根本不想与梶川幸广有任何瓜葛，现在却又主动与他联络，到底想说什么？

虽然，对于车祸的记忆依然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平介心中所占的分量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不然日子也过不下去。老实说，曾经想追根究底的他，到后来也觉得无所谓了。关于梶川为什么会超时工作到异常的程度，在得知是因为寄钱给前妻和孩子之后，调查就算告一段落了。虽然还有很多疑点，偶尔也会担心梶川逸美，但是这些都是过去式了。

而且，现在还有令他更烦恼的事情。

他并没有告诉直子要与根岸典子见面的事。若向她提起了，一定会唤起以前的回忆，到时候又会让她想起藻奈美的死，以及自己目前的境况。如果演变成这样，两人又要度过一段忧郁的日子，他想避免这种情况。

周六虽然天气晴朗，但寒风依然冰冷刺骨。平介围上围巾就出门了，他说是公司有事。今天是国定假日，所以学校放假，直子坐在暖桌旁织毛衣，这是她的拿手绝活。平介发现她最近在家里变得不太想念书，也绝口不提考医学系的事。当然，平介也不过问，他早就知道她会怎么回答。

走在路上，阵阵寒风比他预想的还要冷，耳朵都快冻掉了，上了电车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从东京车站走到约定地点还有几分钟的路程呢，平介心想，果然还是应该约到其他地方比较好。

平介站在饭店咖啡厅的入口，才想到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的长相。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服务生走过来问他：“请问，一位吗？”

“不，我约了人。”就在他说这句话的同时，坐在旁边椅子上的一名身材瘦削的中年妇女回过头来看他，并战战兢兢地站起来。一身淡紫色针织套装，罩着一件同色系的薄外套。

“请问，您是杉田先生吗？”

“是的！”平介点点头走向她。

“不好意思，让您百忙中抽空前来。”她说道，并鞠了躬。

“哪里、哪里，请坐吧。”

根岸典子面前已经放了一杯奶茶。平介则点了咖啡。

“您的儿子还好吧？”

“嗯，还好。”

“我记得那时候他还在念大学三年级，现在应该已经在工作了吧。”

“不，他去年考了研究生。”

“哦……”平介不由得注视对方说道，“真是太了不起了。”

“哪里，他说还有许多课程想念，而且想自己打工负担学费。”

“您儿子真了不起。”

咖啡送来了，平介什么也没放，就直接喝了一口。

根岸典子有个在念研究生的儿子，所以目前的年纪应该是五十岁左右吧！仔细一看，她的脸上的确有许多皱纹，不过五官清秀、气质脱俗，相信她年轻时候应该是个美人坯子。

“其实，我前几天在儿子的抽屉里看到一张照片，那是他小时候的照片，大概是四岁的时候照的，而且整张照片裁成圆形只有一张脸。”

“啊。”平介点点头，他想起了那张照片。

“我逼问他照片的来源。刚开始他说在旧相册里找到的，我知道他在说谎，因为家里并没有这孩子小时候的照片。后来他才勉强说出杉田先生的事，我听了之后，吓了一跳。没想到发生这种事，我竟然不知道。”

“他说他不会把跟我见面的事告诉您。”

“真的很抱歉！如果当时能见到您，就能早点向您说明了。”

“他已经跟我说了很多了，包括为什么会这么恨他爸爸……”

“是啊，但是他并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相。不对，其实……”根岸典子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望着平介说道，“事实完全相反。”

“相反？怎么说？”根岸典子低下了头，沉默了一会儿，又抬起头。

“杉田先生在那次车祸中失去了爱妻吧！”

“嗯。”平介应道。

“太不幸了。其实，那场意外我也应该负一半责任。不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补偿您。”

“您的意思是说，梶川先生为了寄钱给您，才会超时工作，引发这场车祸吗？”

“嗯……那时我刚开始做生意，并不十分顺利，资金周转困难。虽然平常的生活费勉强凑得出来，却没办法供儿子念大学。就在那时候，那个人打电话给我，他一直算着文也的年龄，知道他马上就要参加大学联考，所以才问我要不要让文也继续念书，然后又问我钱够不够用。虽然不想靠他，不过还是忍不住把困难全部告诉了他。”

“所以，梶川先生就替您想办法了吧。”

“是的，从那时候开始，他每个月都会最少寄给我十万日元。我想，就让文也念大学吧，哪知道那孩子居然重考，又让那个人辛苦了一年多。不过，文也也知道不能浪费钱，所以才报考国立大学……”

“原来如此。不过关于车祸，您根本没有必要道歉。梶川先生本来就是以赎罪的心情寄钱给您啊！”

“赎罪……”

“是啊，以弥补抛弃你们母子俩的过错。照您儿子所说的，应该是这样子吧。”

根岸典子缓缓地闭上眼睛、睁开，然后说道：“不是，正好相反。”

“怎么说呢？如果您觉得赎罪这个字眼儿太夸张了，那就解释成尽人父的责任吧，我认为父亲负担儿子的学费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根岸典子摇摇头说道：“不，那个人根本不用负责任。”

“为什么？”

她舔舔嘴唇，表情显得有点犹豫。过了一会儿，才叹了一口气说道：“文也他……不是那个人的孩子。”

“什么？”平介惊讶地注视着她。根岸典子则点点头。

“那……文也是谁的孩子？他总是您亲生的吧！”

“当然，他是我亲生的骨肉。”根岸的表情稍稍和缓地答道。

“那么，文也是您和前夫生的吧！不过他从没提过这件事啊！”平介指的“他”是根岸文也。

“户籍上登记文也确实是梶川幸广的孩子。”根岸典子说道。

“户籍上登记……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吗？”对于平介的问话，她点点头。

“在嫁给他之前，我在薄野陪酒，文也是我和当时的男朋友生的孩子。”

“是吗……”原来她以前是陪酒女郎，难怪衣着打扮相当时髦。平介恍然大悟。

“这么说，您和梶川先生结婚时，就已经怀孕了？”

她从皮包里拿出一条手帕，掩着嘴说道：“我本来以为和前男友已经断得一干二净了，没想到在婚礼之前，他突然出现，想和我重修旧好。虽然我们早就分手了，不过他发现我要嫁给别人，又觉得舍不得了。”这是常有的事，平介听了点点头。

“不过，当他知道我没有那个意愿时，便要求我陪他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拒绝就没事了，但是他保证只要我陪他一天，他就不会再来纠缠我，我怕将来会有麻烦，所以就答应了。”

“然后就怀了文也？”

“是的。”她轻声地说道，“那是发生在婚礼的前三个礼拜，还好从那以后他真的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可是我却怀孕了。当我知道自己怀孕时，也很烦恼。因为这个孩子有可能是他的，我本来打算瞒着先生去堕胎。”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也有可能是梶川幸广的。

“但是当我看到先生兴奋的表情，又狠不下心拿掉孩子，最后只好赌赌看了。这孩子也有可能是我先生的。”根岸典子不知道何时开始称梶川幸广为自己的丈夫，平介觉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您是从什么时候发现他不是梶川先生的孩子？”

“我记得在文也念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先生在公司里接受验血，回来就很不高兴。他问文也的血型。我想，完了！结果真的不同。我是A型，文也是O型。而我先生在验血前一直以为自己是B型，因为他的两个兄弟都是B型。”

“结果他不是 B 型。”

“嗯，检查结果是 AB 型。我先生也知道 A 型和 AB 型的人不可能生出 O 型的孩子。”

“您也是当时才发现的吗？”

“是啊，不过，老实说我并不意外。后来仔细一想，其实我在怀孕时，就有预感孩子不是他的，但是却故意忽视这种感觉。我早就发现，文也长得一点也不像我先生。”

“后来您有没有把真相告诉梶川先生？”

“我当然说了，因为根本不能再瞒下去了。”

“所以他一怒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他的确是为了这个原因离家的，不过却不是怪我。他从来就没骂过我，在听了我的坦白之后，显得异常冷静，即使喝醉酒也没有对我翻过旧账，对文也的态度也和以前一样，只是变得不太喜欢讲话，总是望着窗外出神，好像在想什么。在我说出真相的两个礼拜以后，他才离家出走，当时，他只带走一些随身衣物和文也的相册而已。”

“没有留下只字片语？”

“有啊！”根岸典子从皮包里取出一只白色信封，放在桌上。

“我可以看吗？”

“可以啊。”她答道。

平介拿起信封，里面有一张便条纸，打开一看，上面有一行潦草的字。

对不起！我没办法再装成是文也的父亲了。

“我看了就忍不住哭了。”她说道。

“在离家出走前的那两个礼拜，他都没有骂过我，只是自己在考虑能不能继续当文也的父亲。我现在一想起来就好心酸，对他真的很抱歉。我很后悔瞒了他这么多年。”

平介点点头，并想象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会怎么处理？要是直子对自己说出这种事，一定会臭骂她一顿，说不定还会出手打她呢！

“等一下，也就是说，梶川先生明明知道文也不是自己的孩子，却还是替他支付学费……”

“是的。”根岸典子用手帕轻按眼角。

“所以，我才会说您的推测与事实正好相反，需要赎罪的应该是我，但是他却不计前嫌还帮助我们。”

“为什么？因为他还爱着您？”她听了平介的话，轻轻摇摇头。

“当时，他已经再婚了，而且还说很爱他老婆。”

“那……为什么……”

“他是这么说的，文也需要父亲，在母亲困难的时候，父亲可以出面帮忙。但是，我却说，你又不是文也的亲生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却反问我，文也觉得怎样才幸福？”

“怎样？”

“承认我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会幸福呢？还是把我当成他的父亲？我想了很久，才回答他，把你当成他父亲。然后他就说，是啊，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才想继续当那孩子的父亲。当他遇到困难时，我就以父亲的身份帮助他。当我知道我和文也没有血缘关系时，我只是一味地考虑有没有心情当他的父亲，却没有想过让心爱的人幸福。我这么喜欢文也，却选择离开了他，我真傻……他说完了这些话，就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根岸典子挺直了背，似乎认为说这件事时必须端坐。她的声音虽然有些颤抖，却没有哭出来。从她的表情就可以得知她想整件事情解释清楚。

平介觉得呼吸变得有些不畅。心跳越来越快，胸口有些发疼。

“当我得知出了意外，本想立刻赶过去的，至少也要为他上一炷香。直到看了新闻报道，才知道肇事原因是他的疏忽，我忍不住想大叫，不是他一个人的错，他是为了我们母子才硬撑着工作的啊！但是，在文也面前我却装成毫不在乎。我明明受了他那么多的照顾，却又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根岸典子叹了一口气，喝了一口凉掉的奶茶。“但是，这次从文也那里听到关于杉田先生的事，让我觉得不应该再隐瞒下去了。就在三天前，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文也。”

“他有没有觉得打击很大？”

“多少有一点。”根岸典子笑道，“不过我很庆幸告诉了他。”

“是吗？”

“我认为您也该知道整件事的真相，所以才来拜访，也许您会觉得很无聊。”

“不，我很高兴知道事情的真相。”

“听您这么说，我这一趟没白来。”她把那只信封收进皮包里。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要拜托您。”

“什么事？”

“听我儿子说，他的老婆已经过世了。”

“啊……”她指的是梶川征子吧，“是啊，已经好几年了。”

“他们好像还有一个女儿。”

“嗯，叫逸美。”

“那……您知不知道怎么联系那孩子？我想见她一面，把她父亲的事告诉她，然后再尽力补偿她。”根岸典子边说边流露出诚挚的眼神。

“应该知道吧，她曾经寄给我贺年卡，等我确认之后再通知您。”

“对不起，那就麻烦您了！”她拿出名片放在平介面前，上面印着“熊吉拉面”的字样。

她收好皮包，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转头望着玻璃窗外的庭园。

“啊，真的下雪了，果然被我料中了。”平介也循着她的视线望过去，雪花就像白色花瓣般，无声无息地飘落下来。

38

平介离开饭店之后，在通往东京车站的长长的人行道走着。雪缓缓地飘落着。

根岸典子的话在他脑海中萦绕着，仿佛听到了未曾谋面的梶川幸广的声音，选择能让自己心爱的人幸福的路……

我和你不一样，梶川先生！如果我的处境和你相同，或许我也能做得这么潇洒。但是现在的我……

又是一阵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仿佛什么东西堵在胸口。

平介觉得很累，于是蹲了下来，脖子上的围巾掉在地上。雪花在水泥地上融化，看样子应该不会积雪。片片飘落的雪，让平介联想到天真的孩童。

“您没事吧？”一名年轻男子问道。

平介并没有看向对方，只是举起一只手说道：“嗯，我没事。不好意思。”

他站起来，将围巾重新围好。说话的人是一个瘦小的看起来像上班族的男子，身穿一件灰褐色外套。

“您没事吧？”男子又问了一次。

“嗯，我真的没事了，谢谢您！”

上班族笑了一下，便往反方向离开。平介目送他走了之后才继续往前走。

其实，我早就知道答案了，他想。不需要谁来告诉他，几年前他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到家时雪也停了，或许这里本来就没怎么下雪，因为路面并不湿。

大门没有锁，直子的鞋子在鞋柜上整齐地排放着。探头望望客厅，没有她的踪影，平介连围巾都还没脱下，就上楼找人，敲敲她的房门，也没有回应。

此刻，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猛然推开房门一看，直子并没有在里面，书桌上还放着读到一半的文库本。

难道在洗手间？要是在洗手间里，门外应该放有拖鞋才对啊！他记得刚才没看到。

平介下了楼，果然也不在洗手间里。他走进客厅，看看厨房，这时候，院子里好像有动静。

落地窗没上锁，平介望了一下院子，发现直子蹲在角落。她的面前有一只淡褐色的花猫，不知道是谁养的，脖子上还挂着一条蓝色的项圈，项圈上有一个小铃铛。

直子把手里的鱼卷剥成小块，正在喂它。猫咪好像吃得很高兴。

平介拍拍玻璃，直子闻声回头，她的脸上挂着最近几乎看不到的温柔表情。啊，对了！这就是她原有的表情。平介心想。

但是，直子的表情并没有持续多久，一看到平介，就像盛开的花蕾瞬间枯萎了一样马上就拉下了脸。

平介打开落地窗。此时，正在吃鱼卷的猫，摆出警戒的姿势。

“那是谁家的猫啊？”平介问道。

“我也不知道，这阵子它常常跑来。”

猫咪听到平介的声音，就迅速跳上围墙逃走了。吃到一半的鱼卷遗留在枯黄的草地上。

直子脱掉凉鞋，经过平介身边直接进屋，把猫咪吃剩的鱼卷用卫生纸包好，放在餐桌上。

“关于滑雪旅行……”平介舔舔干裂的嘴唇说道，“你去吧。”

直子突然停下了动作，一脸疑惑，她转头看着平介，皱着眉头说道。“什么？”

“滑雪旅行啊，行程表不是寄来了吗？你可以去啊！”

直子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愣愣地盯着他的脸。

“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件事？”

“我只是想说你可以去啊，你不是很想去吗？”

“你该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当然不是啊，我真的这么想！”

直子连眨了好几次眼睛，然后垂下了眼帘，从表情可以看出她正在思考平介的用意。

她重新望着他，摇摇头说道：“我不去。”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面无表情地走出了客厅，平介望着她的背影喊道：“藻奈美！”

直子站住了，肩膀上下颤抖，肯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她回头看着平介，眼睛布满了血丝。

“为什么……”她低声问道。

平介关上落地窗，面对着直子。

“对不起！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让你受苦了，现在我所能说的就只有这句话而已！对不起！”平介低下了头。

顿时，世界仿佛静止了，所有的声音突然消失了。不过，这只是一瞬间的感觉。过了一会儿，平介又听到了各种声音：车声、小孩子的哭声、邻居的音响声……

其中，混杂着一种哽咽声。他抬起头，看到直子在哭泣，脸上划过几道泪痕。“藻奈美……”他又呼唤了她一次。

她双手捂着脸孔跑开了，直奔楼上。接着，平介听到用力关门的声音，顿时浑身无力地跌坐在地上。他盘起双腿，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此时，他似乎瞄到院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原来是刚才那只猫，又跑回来继续享用遗留在草地上的鱼卷残渣。

没什么大不了的，平介心想，反正也不过是一个季节又结束罢了。

从傍晚开始，就一直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的直子，到了晚上也没有出来。平介很担心，数次到她门前探听屋内的动静。还好每次都听到啜泣声，这才比较放心。

平介只在门口叫了她一次，他隔着门问道：“要不要吃晚饭？”接着，她用沙哑的声音回答：“我不吃！”

过了八点，平介才煮了一碗泡面，独自进餐。

这时候居然还会肚子饿，连平介自己都觉得很可笑。不过，从现在起，最好开始学做饭了。

吃完饭之后就去洗澡了。接着，又看看报纸和电视来打发时间。平介觉得自己冷静得不可思议，他知道此刻自己已卸下了重担。

他把两块冰块扔进玻璃杯，再倒入一些威士忌，拿进房间独酌。他盘着腿坐在棉被上，一口一口地啜饮着威士忌，同时尽力把脑袋放空。他试着说服自己今天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不知是不是这个方法奏效了，玻璃杯一空，睡意也涌了上来。他关掉灯，钻进被窝里。

结果，平介这天晚上都没有再见到过直子。别说是晚餐了，她连洗手间都没去。

他想起婚前和直子约会的情景。从白天他们见面开始，一直到晚上在她家门口道别为止，她都没去过洗手间。而且这并非偶然现象，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平介在约会时，至少会去上一次洗手间，电影院的洗手间或是餐厅的洗手间。

本来以为直子是趁他离座时跑去上洗手间的，不过，怎么想都还是觉得很奇怪，因为通常男女两人同时进入洗手间，先出来的通常是男方啊！

等他们已经十分熟悉彼此了之后，他曾经问过她这个问题，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他。原因十分简单。

“我憋住了呀！”她说道。

追问她原因，她简洁地回答：“因为太煞风景了吧！”虽然平介觉得这根本不是问题，不过也没有再追究下去，他觉得直子可能有一套自己的原则。平介在黑暗中闭上双眼，这个举动也表示封存了过去的一切。眼帘里的黑色颗粒组成一种奇妙的图案，就在他仔细凝视时，世界突然颠倒了过来。

这是一种奇妙的苏醒方式。待他回过神来，眼睛却盯着天花板，也不知什么时候醒的，灵魂飘到了某处，现在又回到了身体里……他就是这样子醒过来的。

平介坐起身，打了一个寒战，这时才发现又是个寒冷的清晨。

他急忙脱掉睡衣，换上休闲服，还加了一件毛衣。穿裤子的时候，嘴里还不时叨念着好冷好冷。

走出卧室，对面的房门半掩着，平介犹豫了一下，才从门缝窥探，书桌前和床上都没有直子的身影。

平介下楼，在倒数第三阶楼梯上发现直子的一只拖鞋，然后又在走廊上看到另一只。

他往客厅一看，直子穿着睡衣，望着院子出神。

“藻奈美！”他叫了一声。她缓缓地回头，看见他。“爸爸……”

“穿成这样子会感冒的！”平介说道，同时察觉直子的神情有点怪异。她的手指按着太阳穴。

“爸爸，我怎么了？”

“什么？”

“我应该和妈妈坐在巴士上，一起回长野外公家啊！为什么会在这里？”

平介顿时无法理解自己听到的话。或许该说，理解是理解了，却一时无法接受。平介慢慢地靠近她问道。“你说什么？”

直子的表情瞬间变得很痛苦，她用双手抱着头。“我的头好痛！爸爸，我到底怎么了？好像生病了。”

“藻奈美……”平介急忙抓住她的手腕，并摇晃着她。“振作一点！”

她茫然地望着平介，然后皱起眉头。

“爸，你好像瘦了。”难道？平介想着。还是发生了吗？他咽了口吐沫，问道：“藻奈美……”

“什么？”

“你现在几岁，读几年级？”

“我？你在说什么啊！我现在五年级，马上就要升六年级啦！”直子简洁有力地答道。

平介忽然浑身燥热，心脏开始激烈跳动，呼吸也变得不顺畅。

他终于理解了目前的状况。藻奈美回来了，藻奈美的灵魂苏醒了，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才……

“藻奈美，乖乖听爸爸说，你还认得我吧？”他抓着她的肩膀问道。

“认得啊！”

“太好了。你才刚睡醒吧，醒来之后就下楼了，是吗？”

“嗯，但总觉得身体轻飘飘的，好像还在睡。”

“好！照我的话做，先坐下来。对，就是这样，慢慢地……”

平介让她坐在棉坐垫上，她则骨碌碌地转动着一双大眼睛。

顿时，好多事情涌进了平介的脑海中，就像令人绝望的大塞车的东京高速公路。他不明白，直子跑去哪里了。不过，只要一想到这个问题就会使目前的情况变得更混乱，所以只好将它暂时抛开，先解决眼前的问题。

“藻奈美，听好！先看看自己的手，再看看自己的脚。”她照做了，先看看双手，再看看睡裤下的脚。

“有什么感觉，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有啊！”

“哪里奇怪呢？”

“长大了，指甲变的好长啊！”

“这就对啦！”平介握住她的双手，说道，“刚刚你提到巴士，其实，那辆巴士出了车祸，你受了重伤，昏睡了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虽然刚刚才醒过来，不过在你昏睡的这段时间，身体一直在成长。”

“嗯……”她睁大了双眼，看着自己的身体，然后望着平介。

“我睡了几个月吗？”

平介摇摇头，说道：“是好几年，准确说来应该是……五年了吧！”

她倒吸了一口气，从平介的手中抽回了手，摸着自己的脸。

“就像植物人……一样吗？”

“不，说来话长……”平介含糊地应道，他不知从何解释。

接着，她又抛来一个问题。“妈妈呢？”

平介一脸狼狈，他知道必须说些什么，但是又找不到适当的词句，只能毫无意义地动着嘴唇。

“妈妈怎么了？出车祸以后怎么样了？”她一直追问。然后，她从平介的沉默与脸上的表情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她用双手捂着嘴巴叫道：“太过分了……”接着，就扑倒在榻榻米上，发出了呜咽的哭声，背部激烈地颤抖着。

“藻奈美、藻奈美！听我说，妈妈已经离开了，但是她还活着，妈妈的灵魂还活着啊，”平介边说边抚摸她的背。

但是，她并没有停止哭泣，以为平介这么说只是在安慰她。“藻奈美，过来一下。”平介抓起她的手腕说道。

但是，她却像婴儿般，摇着头闹别扭。

“藻奈美，你过来，你不想看看妈妈吗？”

她听到这句话，才终于停止了哭泣。

“可是，妈妈不是死了吗？”

“她的身体死了，不过灵魂还活着啊！”平介又拉着她的手，让她站起，走到走廊，带着她回到自己的房间。

“这是藻奈美的房间吧！”平介问道。她有点迟疑地望了一下房间，沉默地点点头。平介走近书桌，从书架上取出两本参考书。

“你仔细看看，这里摆的都是高中教科书和参考书，藻奈美现在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了。”

她拿起书本，茫然地站着，一脸惊恐。

“很奇怪吧？其实在你昏睡的那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死去的妈妈的灵魂，跑进你的身体里，并且代替藻奈美，以藻奈美的身份生活着！”

“以我的身份……”

“是啊，”平介将视线移到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小相册。

他拿起相册，翻开里面的照片，那都是直子参加网球社团时照的。他抽出其中一张藻奈美脸部的特写照。接着，又打开抽屉，拿出一面圆镜，再把这两样东西交给藻奈美。

“先看看自己的脸，再和这张照片进行比较。”

“我觉得好恐怖。”

“没关系。”

她把手里的参考书放在地板上，接过了镜子和照片，虽然有点迟疑，不过还是慢慢地照了照镜子。

“啊！”她不自觉地惊叫了一声。

“怎么了？”

“嗯……”她一边看着镜子说，“还长得……蛮漂亮的……”

“是吧！”平介笑道，“再看看照片吧！”她看看照片又看看镜子里的自己，然后抬起头。

“真不敢相信……”她喃喃自语，然后就蹲在地上，双手抱膝，把脸埋在其中。

“妈妈替藻奈美活得好好的呢！”平介把网球拍拿出来说道。

“她很用功学习，也考上了好学校，还加入网球社呢！你妈妈啊，过着无悔的青春呢！所以……”

他回头一看，顿时说不出话了。藻奈美缩着身子，一动也不动。

“喂！藻奈美、藻奈美……”平介摇晃着她的身体。她闭起眼睛，抬起了头，然后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盯着平介。

“爸爸……”她的脸上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表情。“怎么了？奇怪……”她看看四周，然后望着他。

“发生了什么事？”平介从她的表情和周围的气氛得知，直子又回来了，顿时一种安心感蔓延开张，他以为直子不会回来了。

“怎么了？”她又问了一次。

平介回答了她的問題。“刚刚……藻奈美出现了。”

40

幸好今天是周日，要是藻奈美在他上班时，突然现身的话，搞不好会一发不可收拾。

平介在客厅里，一边喝茶一边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给直子听。直子在他说到一半时就变得很兴奋。

“这么说藻奈美并没有死，而是基于某种原因，她的意识一直处在沉睡状态。”

“大概是吧！”

“啊……”直子双手合十，说道，“简直难以置信，我真的好高兴啊！没想到居然会有奇迹发生。”

“但是她又不见了。”

“只要出现过一次，一定还会再回来的。一定，一定会的！”

直子坚决地说道。她的表情和昨天以前大不相同。

“不过，我很难把整件事向她解释清楚。总之，我先把重点告诉她了……”

“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要她弄清楚啊！”直子好像在思考，沉默了片刻才抬起头说道，“我想，最好是由我来向她解释，毕竟我最清楚这孩子的事了。”

“可是，怎么可能啊！”平介说道，“藻奈美出现的时候，直子根本不在呀，”

“可以写信啊！等她出现时，只要让她看看我的信不就可以了。”

“啊，原来如此。”

“现在就写吧！然后最好随身携带，因为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回来。”

“那……如果我不在场，藻奈美突然出现的话怎么办？比如在学校……”

就算直子随身带着信，可是苏醒的藻奈美并不知情，一定会陷入恐慌。

“果真如此，那也没办法。”直子说道，“因为顾不了那么多。爸爸可以不上班，一直守在我身边吗？”

“怎么可能！”平介摇摇头说道。

“是吧！如果真的变成那样子，我们只好向其他人解释说女儿最近情绪不太稳定了！”

“还真麻烦啊。”平介面露难色。“看来，我们只能祈祷不要发生那种事了。”

“我倒觉得没什么好烦的。”

“为什么？”

“只要我不睡就没问题啊！只有我睡着后苏醒，藻奈美才有可能回来呀！这次的情形不就如此吗？”

“原来如此！或许你是对的。”

“我得注意别在上课时打瞌睡！”

“真是的！”两人相视而笑。如此会心的笑容已经好几个月都不曾有过了。

直子的表情又严肃起来，一边把玩着茶杯，一边说道：“可是，总觉得怪怪的。”

“会吗？”

“我和藻奈美共用一个身体，等于说我们交互使用。”

“啊……”平介点点头。“可以这么说。”

“其实……”直子盯着平介的眼睛说道，“是我该消失的时候了，一定是的。”

平介避开她的目光说道：“别说这种无聊的话。”然后一气喝光了杯里的茶。

然后，他们决定在晚上办一场温馨的小派对。直子炸了鸡块、煎好汉堡，平介则到附近的糕饼店买了一些精致的小蛋糕。这些都是藻奈美最喜欢吃的。

“欢迎回家，藻奈美！”两人如此说道，并用葡萄酒干杯。

藻奈美的意识，有一段时间都没再出现。平介每次下班，总是先看看直子的脸，心想她到底是谁，不过直子的回答总是一样。“让你失望了，还是我！”

有一阵子，直子的心情低落到谷底，让平介担心她会自杀，不过现在却变得很开朗。不知是否因为得知藻奈美复活，还是平介已向她表明从今往后要扮演父亲的角色。无论哪一种原因，只要能看到直子高兴的样子，就算藻奈美不再出现也无所谓。

不过，直子却一直深信藻奈美会再次出现，好像一直写信给她。

“如果，藻奈美在你在场的时候出现，就叫她看看袜子里面。”

“袜子里面？”

“我藏了一张便条纸，上面写了藏信的地点。”

平介明白了。随身携带一叠厚厚的信，的确有些困难。

就这样过了六天，然后又到了周日。

平介突然有一种预感，起了个大早，披上外套便去敲直子的房门。没有回应。

平介悄悄打开门，发现她坐在床上，背对着门。“那个……”平介试图叫她。

她挺直了背，回头一望。眼神看起来很空虚，是藻奈美，直觉告诉他。

“感觉怎么样？”她看看自己的手心，然后用手贴着额头，一副头痛的样子。

“我……好像又睡了好久。”

“嗯……”平介进入房间说道，“这次没有那么久，只有一个礼拜而已。”

“这一段时间我都在睡觉吗？”

“也没有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妈妈住在藻奈美的身体里吗？”

藻奈美一脸疑惑的表情，歪头说道：“让我照照镜子。”平介从抽屉里拿出镜子，交给她。她有些畏惧地照了照镜子。

“果然不是做梦，我真的长大了。”

“你上一次醒过来时，爸爸告诉你许多事，你还记得吗？”

她点点头，说道：“我还以为是梦呢。”

“这可不是梦。啊，对了！妈妈让我给你带话！”

“哦？妈妈给我的？”

“妈妈要我告诉你，如果你醒来的话，找找袜子里面。”

“袜子？”她看了看四周。床边果然挂着一双白色袜子。

她取下袜子，看看里面，好像发现了什么，她掏出一张便条纸，说道，“是这个吗？”

“这是妈妈给你的留言。”平介说道。藻奈美打开纸条，看完内容之后再交给平介。上面写着：书架的最下面。右边的笔记本。你一个人看。

平介望着藻奈美，然后将视线移向书架，她也循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藻奈美从床上下来，坐在书架前，按照纸条上的指示拿出一本笔记本。

“找到了……”她说道，然后把那本封面有猫咪的笔记本拿给平介。上面有粉红色签字笔写的一行小字“给藻奈美”。那是直子的笔迹。

“妈妈不是叫你一个人看吗？”平介说道。她沉默地点点头。

“那爸爸先下楼了，如果有什么事就叫我吧！”他走出房门，关上了门。在楼下等待的时间，令平介坐立难安。直子到底给藻奈美写了怎样的一封信？藻奈美会有以什么样的想法来接受？不管最后演变到什么地步，他都准备以平常心看待。

过了两个小时，楼上竟然没有任何反应。平介开始担心了，他准备起身察看时，突然听到楼上开门的声音。

接着，藻奈美从楼上下来，走进客厅，眼神看起来飘忽不定。

“还好吧？”平介问道。

“嗯！”她应了一声就一屁股坐下，凝视着榻榻米。

“发生了好多事啊！”她平静地说道。

“嗯，毕竟过了五年啊！妈妈把五年来的事情都写出来了吗？”

“嗯，不过她说一次也写不完，只写了大概。尽管如此我读起来已经很吃力了。”

“我想也是。”平介说道，不过他想写起来应该更不容易吧。

“真是不可思议。我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中学生，然后中学毕业又变成高中生。”

“妈妈参加了两次考试呀！”

“是啊，我真感到惊讶！”

“妈妈认为她是在替你生活，所以不希望做出后悔的事。”

“是吗……”她说道，突然间眼睛半闭，头开始摇晃。

“怎么搞的？我好困啊！”

“想睡觉？”

“嗯，好困。爸爸我睡着了以后，就换妈妈出来了吗？”

“是啊！”

“那……替我向妈妈问好，跟她说谢谢……”藻奈美闭上眼睛，躺在榻榻米睡着了，并传出熟睡的鼾声。这样会感冒的，平介想着，然后准备将她抱上楼，这时候，她突然睁开了眼睛。

“啊！”她惊呼一声。平介也跟着叫了一声。

她先是东张西望，然后抬起头看着平介。

“藻奈美出现了吗？”

“嗯，不过又睡着了，然后直子就出现了。”

“啊，对不起，我又来了。”

“哎呀，先别说这个……”平介坐好，说道，“那个笔记本，她好像看完了。”

“她有没有说什么？”

“她很吃惊，然后又说要谢谢你。”

“谢谢？”

“嗯！”平介把刚才藻奈美说的话转述给直子听。直子眨着眼睛说道：“得赶快写完让她知道所有的事，那孩子不知道的事太多了！”

“别写那些奇怪的事！”

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露出洁白的牙齿苦笑了一下。

“放心啦，我不会写的。”

“这样就好！”

“喂，爸爸！”直子说道，“藻奈美回来了，我真的很高兴！”

“是啊！我也是！”他答道，“就像做梦一样。”

“嗯，我真的好开心。”她说，望着院子。

平介以为那只猫又来了，也跟着看看院子，但是什么也没有，只有随风摇曳的杂草。

41

平介他们现在过着一种奇妙的家庭生活，也许这样说比较贴切。在外人的眼中，杉田家并没有任何改变，丧妻的中年男人和女儿的感情非常融洽。或许旁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其实这个家庭有三个成员，外人无法体会。

三月了，从藻奈美复活的那一天起，到现在刚好满一个月。

“我觉得藻奈美明天早上可能会出现。”晚饭时，直子吃到一半说道，表情略显紧张。

“你确定？”平介停下筷子问道。

“有可能啊！”

平介点点头。直子会这么说，藻奈美就一定会出现。根据她的说法，她总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预感。

“怎么办？”平介问直子。

“让她去上学吧！我跟她说过了，如果平常早上醒来的话，该怎么应对。我觉得那孩子不会惊慌的。”

直子和藻奈美好像用那个笔记本交换日记。因此，藻奈美才能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的状况掌握得一清二楚。

“上学的路线、教室的位置、同学的长相和名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平介确认道。

“我都告诉她了，她说她记熟了。”

“再来，就是上课了。”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嗯，好像没什么问题。不过实在很不可思议，藻奈美竟然会做高一的数学题目呢！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把问题解开了，而且她也懂得那些高中数学的符号。”

“真的很不可思议。”直子侧着头应道。从车祸发生至今，这五年来所发生的事，藻奈美当然不知道。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只有通过学习才掌握的知识，藻奈美却和直子具有相同的程度。对于昏迷前还是小学五年级的藻奈美来说，那些高中生的习题都难不倒她，甚至连从未接触过的英文单词也不例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是看得懂。”她边说边解答英文习题。

关于这一点，平介和直子有一套自己的解释。可能是直子和藻奈美共用的大脑，在不同区域产生个别的自我意识，所以才会有独立的感觉，与意识有所关联的体验也分别记忆在脑中。

不过，基本上和体验无关、靠学习所得的知识等，都被储存在脑中的共有区域。所以，直子所吸收的知识，藻奈美也可以应用。

藻奈美从平介那里得知这种假设，兴奋地说道：“那以后念书就交给妈妈，我负责玩就好了。”不知直子知道后会在日记本上如何数落她。

“在学校里会不会发生交换的情形呢？”平介问道。

“不知道啊。最近，藻奈美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应该可以撑到第六堂课结束。不过，以防万一，我叫她尽量利用午休的时间睡觉。而且，在睡着之前所发生的事，都必须准确记录在笔记本上。如果在学校突然要交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真不容易啊！那个笔记本算是你和藻奈美的另一个头脑。”平介说道。直子严肃地点点头。

“真的啊！就像科尔萨科夫综合症一样。”

“什么？”

“科尔萨科夫综合症啊！得了这种病症的人记忆力急速衰退，很容易忘记刚才发生的事。这种人如果想过正常的生活，必须依赖备忘录。自己的所作所为和言行举止都必须完整的记录下来，然后在进行下一个行动之前，一定要先看过备忘录。例如，在公共澡堂洗完澡之后，先看看备忘录，确定洗过澡了才会回家。如果不这么做，很可能等一下又会去洗一次澡。我和藻奈美的情况就和那些人一样。只是，我们清醒时不会出问题，所以还是比他们幸运多了。”

接着，直子又说：“我想这种辛苦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了。”

“为什么？”

“嗯……我只是有这种感觉而已。”

她将餐具放在托盘上，走进厨房。平介看着她洗碗，心中五味杂陈。

直子虽然没有明说，不过平介却明白，这与她刚刚说的，藻奈美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有关，这表示直子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最近，只要藻奈美一醒来，就会持续好几个小时，这也是真正的父女俩相聚的时间。对平介来说，应该很高兴。但是相对的，他也发觉自己正在渐渐失去直子。

他不想失去任何一个。但是，这种想法毕竟太自私了。

藻奈美第一次去上学时，并没有发生问题。这一天，平介一回到家，就看到直子正在做晚饭。据她所言，藻奈美在回家之前都没有睡觉。回来后，大概是累了，躺在床上睡了一会儿，就换直子醒来了。

“课程好像都跟得上，和同学之间也能自然交谈。她真的很开心呢！”直子好像打从心底高兴地述说着。

接着，藻奈美从每三四天去一次学校，变成两天一次。到了放春假之前，几乎天天都去。只是，精神上似乎有些负担，回家后一定会睡着。所以平介下班时，等着他的都是直子。平介和藻奈美见面的时间，只有短暂的早上和星期六的傍晚，还有星期天而已。

“这和藻奈美不在的那一段时间没什么不同啊！”平介如此抱怨。直子稍稍挑眉说道：“对你来说也许是这样，不过我很辛苦呀！只要一醒来就得煮饭，煮好了又得帮藻奈美写作业。天天如此，一直重复一样的事。那孩子要是肯帮忙就好了，她本来就该做功课啊！”

当然，藻奈美也有话说。

“我也想看电视啊！可是又没有时间，我都忍下来了。我一睡醒就得去上学，回家就睡着了，醒来又得去学校，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我觉得很麻烦，还想干脆住在学校好了。虽然对于妈妈替我写功课感到很抱歉，但是我觉得妈妈也没那么辛苦吧！因为我上课都很专心，把老师教的都确实记在脑子里。妈妈只是把我记住的写在纸上而已啊！”

世界上竟然会发生这么奇妙的情况。不过平介却很高兴可以听到她们各自的抱怨，就算母女俩共用一个身体，仍然感受到一家三口的其乐融融。

在放春假之后不久，母女俩出门进行一趟冒险之旅，她们参加了四天三夜的滑雪旅行。出发日期居然和那次意外是同一天，不过谁也没有提起。

这四天，平介一个人顾家。虽然很担心，不过却不怕她们露出马脚，他完全信任她们的默契。藻奈美不是一个人，直子和她在一起，平介对自己这么解释。一想到藻奈美身边跟着妈妈，一副不能为所欲为的不满模样，他就忍不住笑了起来。母女每天都会报平安，不过打电话的通常是直子。

“那孩子太过分了，害我每天晚上都腰酸背痛，而且她又爱乱花钱，皮包里的钱一下子就用光了。我今天一定要在笔记本上好好说说她。”

藻奈美一定也有所抱怨吧，平介在心里叨念着。

42

不过，平介前往千叶的下游公司洽谈，回程却发生了一件事。当时，平介一时兴起，在仲町站下车。他突然想起那里有一家店的荞麦面很好吃。

已经进入五月。天气很晴朗，阳光照在路面上很刺眼。平介去面店之前，顺道去富冈八幡参拜。因为他想起藻奈美七五三节（七五三年，为祝贺幼儿的成长，男孩子三至五岁，女孩子三至七岁的11月15日参拜氏神的仪式）时，曾来这里参拜。

走出寺庙，在商店林立的街道上，他看到一个很眼熟的男人迎面而来。对方年约五十多岁，皮肤黝黑，油光满面，和身上的白色夹克很不搭调。若是直子或藻奈美看了，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

对方也一直注视着平介，表情透露出他也觉得平介很眼熟的意味。没多久，平介就想起来了，对方也同时察觉了。

“啊，是你！”平介先向他打招呼。

“啊呀呀……”男人伸出右手边说，“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嗯，还好！”平介握着他的手应道。这男人是车祸罹难者家属自救会的成员藤崎。他经营一家印刷公司，那场车祸夺走了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

“你常来吗？”藤崎问道。他和平介最后一次见面在四年前，现在整个人比当时胖了一圈。

“不，我刚出完差，准备回去。”

“原来如此，要不要去我那里坐坐？我的店就在附近。”

“哦？是吗？可是……”平介有点犹豫，不过在藤崎的热情招呼下，只好跟着一起走了。看来，好吃的荞麦面只好下次再捧场了。

藤崎虽然说地点很近，却让平介坐上他的车。那是一辆崭新的奔驰轿车，车内残留着新车的气味，车窗旁还挂着小娃娃吊饰。

“公司在茅场町附近，开车只要五分钟就到了。”

“嗯？你以前不是说在江东区吗？”

“现在还在啊！不过三年前我把总厂转到这里。”

奔驰开进茅场町车站旁的一栋大楼里。藤崎把车子停在地下停车场，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下了车。整大楼的一层是他的事务所；公司名是“SAFEPUT”。在明亮清爽的办公室里，有排放整齐的电脑和相关机器，还有好几名员工。

藤崎招呼平介坐在皮沙发上。

“目前我们公司主要是从事电脑程式设计，不过也提供输出服务。”藤崎跷着二郎腿说道。

“输出服务？”

“例如将电脑上的画面打印出来。如果使用普通打印机，不但色泽差，颗粒也很粗大，整体变得模糊不清，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遇到这种情形，只要把磁盘或是 MO 盘片交给敝公司，我们就能为客户打印出最精美的品质，这就是所谓的输出服务，就是英文的 OUTPUT，但是 OUT 这个字不吉利，所以就把它改成 SAFE。”

“哦……所以贵公司才叫做 SAFEPUT 啊……”

“杉山先生在哪里高就？”藤崎单手放在沙发背上问道。平介迟疑了好几秒，才察觉他所说的杉山就是自己。本来想纠正他的，又觉得挺麻烦，只好将错就错了。

“我在一家普通的制造厂工作。”他如此答道。

“是吗？最近的制造业好像不太景气啊！”藤崎以实业家的语气说道。接下来，就是平介一边喝咖啡，一边聆听藤崎夸耀自己的丰功伟业。然后，他看看时间，准备起身告别。

“我们都要加油啊！别忘了我们对着山谷吼叫的那一天。”藤崎送平介到门口时，用力握着他的手。这时候他们才提及车祸的事，平介想起在一周年忌日时，这个男人对着山谷大喊“混蛋”的模样。

他离开那栋大楼，在路口等红绿灯时，旁边站了一个男人。男子身材矮小、秃头，平介刚刚在藤崎事务所见过他。

“您好像被他缠了很久。”男子微笑地上前搭话。

“嗯，还好啦。”平介苦笑道。

“那个社长只要一开口就没完没了，都是听他一直说……您和他在自救会认识的吗？”

“是的。”平介答道。男子好像听到藤崎和他在道别时的谈话内容。

“那场车祸，大大地改变了社长的命运！”男子说完，回头留意四周。

“是吗？”

男子点点头，说道：“那场车祸发生时，他正负债累累，印刷公司快倒闭了。后来他因为死了一对女儿，所以领到一亿日元以上的赔偿金，而且是一次付清。他就是靠这笔钱，才有今天的成就。”

“这样啊……”交通信号变成绿灯，平介走过人行道，男子也跟着一起走。

“那个社长常常会对我们说呢，老伴死得早，自己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到那个年纪，那两个不听话的女儿，最后总算对老爸尽了一点孝道。这种话叫我们听了，要怎么回答才好？”

两人走到了地铁站的入口。男子好像还要继续往前走，平介跟他告别之后，就走下台阶。

并不是所有的悲伤都能看得到……平介很想告诉那个男人，不过还是没说出口，因为他觉得藤崎并不想让外人了解内心的感受。

平介的眼里，浮现出奔驰轿车里的娃娃吊饰。那是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可爱娃娃。

43

一进家门就闻到咖喱香味。真稀奇！直子很少做咖喱料理，出车祸之后，就更不做了。

平介经过客厅，偷瞄了一下厨房。直子站在煤气炉前，正在搅拌大锅里的食物。她穿着一件白色围裙。

“啊，你回来了！”她说，并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

“好久没吃咖喱了。”平介闻一闻说道。

“现在先做好，明天早上藻奈美也吃得到，她一定很高兴。”

说完之后直子就一脸不开心，不停地眨眼睛。那是什么意思，平介并不了解，直到她嘟起嘴才明白过来。

“啊！你……是藻奈美？”

“嗯。”她点了点头。

“对不起，妈妈没出现。”

“你今天还没睡吗？”

“嗯，不知道为什么一点都不想睡……想着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才赶快去便利商店，买了做咖喱的食料。”

“原来如此。这么说来咖喱可是你的拿手好菜呢！”

“你不喜欢吃吗？”

“不，没那回事。我很喜欢咖喱的！”

平介上楼，一如往常地换上家居服，心中有一种含糊不清的感觉，他知道为什么，但是越想心情就越沉重，所以他努力不去想这些。

他一边欣赏歌唱节目，一边享受藻奈美做的料理。她做的饭非常好吃，一点都不输直子的手艺。藻奈美听了，露出开心的表情。

“我很会做饭呢！再加上妈妈整理的菜谱，就更加没问题了。”说完还做了一个胜利手势。

“仔细一想，好久没有和爸爸一起吃晚饭了。感觉好奇怪啊！”

“因为，平常这个时候你都在睡觉啊！”

“对哦！”她停下手边的动作。

“爸爸果然还是希望妈妈早点出现吧？”

“不，没那回事。”平介摆摆手，歪着头说道，“但是，如果说一点也不想的话，搞不好要换成妈妈发脾气了！”

“说的也是，那我就装作没听见好了。”藻奈美笑道，继续享受她的咖喱大餐。

吃完饭之后，藻奈美仍然坐在电视机前面。她一边看连续剧，一边说妈妈告诉她这个节目多有趣。平介则利用这段时间洗碗盘。

“啊，谢谢！”她盯着电视说道。

平介洗完之后回到客厅，发现藻奈美趴在桌上睡着了。

电视上传来连续剧的片尾曲。

当他正要坐下时，她突然睁开眼睛，好几秒都是一脸睡眼惺忪的样子，然后慢慢起身，揉揉双眼，又睁开眼睛问道。

“现在几点了？”

“大概九点了。”

“是吗？我睡了好久。”

“我回家时发现藻奈美还在，吓了一跳。老实说，我也很担心你。”

“你以为我不会出现了？”

“嗯！”

直子避开他的目光。

“有时候会有一种半睡半醒的感觉，那时候只要一鼓作气就能清醒。不过，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困得要死，一下子就又睡着了，所以才会这么晚出现。”

“原来如此啊！”平介勉强点点头。她的解释，还真难懂。

“喂！”直子回头看着平介说道，“说不定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为什么？”

“我的事我自己最清楚了，我会慢慢地消失的。”

“闭嘴！别再说了！”

“可是，奇怪的是，我并不难过，因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仔细想想，现在的情况本来就很奇怪啊！”

“那又怎么样？我喜欢现在的生活，藻奈美也觉得很有趣。我们就这样维持下去吧！”

“谢啦，我觉得维持现状也不错。”直子吸了吸鼻子说道。

“今天吃了咖喱饭吧！”

“是藻奈美做的。”

“是吗？这是她的拿手好菜呢！不过其他料理应该也不错吧，因为她从小就常常帮我忙。”

“她自己也是这么说，全靠妈妈的菜谱呢！”

“菜谱？”直子点点头说道，“啊！看来我必须趁现在多给她写一些啊。”

“你别说这种话啦。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在一起啊！”平介有点生气地说道。

“也对，抱歉啦！”直子笑着道歉。

当天晚上，平介很想熬夜，他想和直子相处久一点。但是，快到十二点时，直子就呵欠连连了。

“我好困啊！”她说就回房了。明天早上，出来的应该是藻奈美。

大约三个小时……这是今天直子与平介相处的时间。

平介洗好澡，在客厅里喝威士忌。每喝下一口，喉咙和胃就感到灼热。他边喝边强忍着泪水。

44

在七月初的某一天，一位意外的访客出现在平介的公司。九州地区已经解除梅雨警报，东京市天天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在最炎热的时候，那个人穿着深蓝色西装，出现在公司的会客室里。真可怜！平介第一眼见到他时是这么想的。

会客室里摆了几张四人坐的桌椅。他们就面对面地坐着。

“我母亲冬天时突然来访，真的很失礼。她对于您在百忙中抽空见她，感到很过意不去。”根岸文也低头说道。他头发整齐清爽，与一身深蓝色西装十分相衬。

“哪里！她告诉我许多宝贵的线索，很多事情也明朗化了。”

文也听到平介的话，表情显得有点尴尬。

“多年以前，我对您那么失礼，什么都不知道就把您赶走了。趁这个机会再向您道歉。”

“哪里、哪里，那种情况下也是难免的。更何况那时你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别再提了，也别再向我道歉了。”

平介又重复了好几次，文也才点点头，然后掏出手帕，擦拭额上的汗水。

“我母亲交代我转告您，她已经联系上梶川逸美小姐了。”

“啊，是吗？”是平介打电话将梶川逸美的联系方式告诉根岸典子的，至于接下来的发展，他就不便再过问了。

“她现在在做什么？”

“好像准备考美容师。她一个人生活，似乎过得挺辛苦的，所以由我母亲提供她经济上的资助。”

“是吗……”

“就当是偿还吧。”

“原来如此。”

逸美的父亲以前也曾经资助过这个年轻人。平介看着他的脸，不禁连连点头。

“不过真是很意外啊！”平介重新打量他，然后摇摇头说道，“文也居然会来我们公司工作。”

“是吗？我本来就打算找汽车业相关的工作啊！”

“听说你以前在大学是汽车系的吧。”

“是的。”文也点点头。

已经有不少应征者前来平介的公司面试。理工系的学生一般都有大学的推荐信，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顺利录取。这对于即将拿到硕士学位的文也来说，更是轻而易举。

“这么说，原来只是巧合啊。”平介问道。

“是啊！事实上汽车业的相关工作也没有很多空缺啊！”文也摸摸领带说道，“如果没认识您的话，我也不会选择这家公司。”

“是这样子啊！”平介拍拍头说道，“那么我的责任很重啊！说不定你以后会向我抱怨我们公司不好呢！”说完还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文也打算今晚住在新宿的饭店，明天才回札幌。平介听了便邀请他今晚到家里吃饭。

“哦？方便吗？会不会太麻烦了？”

“要是我觉得麻烦，就不会请你了。那就这么定了。”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文也挺直腰答道。

文也和他约好快下班的时候打电话过来，然后就先行离去。平介等到五点多才打电话回家，藻奈美已经回来了，平介告诉她今晚要带个客人回去，她似乎显得很慌张。

“你突然说要带客人回来，让我怎么办啊！晚饭要怎么准备啊？”

“吃鳗鱼啊！打电话给‘野次郎饭店’叫外送吧！记得点最好的烤鳗鱼和鳗鱼肝汤！”

“这样可以吗？”

“嗯，可是你要把房间扫干净！”

平介挂上电话，才想到家里已经有好几年没招待访客了。

下班后，他才接到文也的电话，他们约好在车站前的书店碰面。

平介一到，就发现了他。在这种天气穿深蓝色西装本来就很显眼，他正在买东京市地图。

“如果能够顺利录取的话，明年春天开始就得在东京生活了，所以先预习一下。”文也笑道。

“刚开始会有一段时间必须住在公司的单身宿舍。如果有不便之处，随时告诉我。”

“谢谢！”

“如果你觉得吃不饱，就常来我家坐坐吧！所以你一定要记好我家的路线啊！”

“嗯，我会的！”平介发觉不知不觉中，自己讲话已经不再使用敬语了。

他虽然不清楚以后该怎么办，不过还是决定维持现状。因为他觉得这样很自然，而且文也比较自在。

下班时电车里的拥挤程度，连文也都没办法忍受，车内虽然有冷气，但还是满头大汗。下了车，他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

“东京人的体力绝对比札幌人好。”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到了家，平介一进门便朝着里面大喊：“喂，我们回来了！”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藻奈美光着脚跑出来。身上的黑色T恤还罩着一条围裙。

“啊，回来啦！”

“回来了！这位是我在电话里提到的根岸文也。文也，这是我的女儿藻奈美。”

“我是根岸！”他说完便低下了头。

藻奈美接着说：“我是藻奈美，你好。”

接着，两人的视线交会了两三秒。也就是平介脱一只鞋的时间，当平介开始脱第二只的时候，两人已经错开了视线。

平介走进客厅时，吓了一跳。桌上摆满了菜肴：沙拉、炸鸡块、生鱼片等。

“全是你做的？”平介问道。

“嗯，难得有客人来啊！”藻奈美说完之后，轻瞄了文也一眼。

“太厉害了！还是高中生吧。佩服佩服！”

“还怕您见笑呢！仔细看就会发现偷工减料了。”藻奈美摆摆手说道。

“好了，快开动吧！我饿死了。藻奈美，去拿啤酒。”平介说道。

“是！”她应声便走进厨房。

“请问……”文也问道，“那里一直都是这样吗？你们不打开吗？”

平介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回答。那里是佛龕，根本不开，因为没有祭拜的对象，至少对现在的平介来说是如此。

“那个吗？”平介摇摇头说道，“里面虽然放着亡妻的照片，但是该怎么说呢……后来觉得很麻烦……”

“我想上炷香，方便吗……”文也看看平介和藻奈美问道。

“也不是不方便啦……”平介支支吾吾。

藻奈美却拿起啤酒说道：“有什么不可以，对吧！”

“嗯……可以啊，那，你先为她上炷香吧！”

“请您一定允许我这么做！”文也坐正之后说道。

他双手合十，跪坐在久未开启的佛龕前，线香的烟像丝线般袅袅上升。平介在一旁跪坐着等待。

文也终于抬起了头，再次注视直子的照片，然后把坐姿转向平介。

“不好意思！做出这么无理的要求。”

“哪里、哪里。不过，你双手合十了好久啊！”

“嗯，因为要道歉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文也说道。表情略有舒缓。

“来，干杯吧！”藻奈美拿着啤酒站起来。

“庆祝根岸先生找到新工作。”

“好啊、干杯吧！”平介把杯子放在文也面前。

“嗯……医学院。好厉害啊！”文也听了，一脸惊讶的表情。

“才没有呢，那只是我的理想啦！还不知道考不考得上呢！”

“以医学院为目标就很了不起了。你是女孩子啊！啊，这样讲好像有点性别歧视，不过你真的好厉害啊！”文也显得有点口齿不清，他喝了不少酒。

“文也先生是北星工大的硕士吧！你也很厉害啊！”

“那根本算不了什么，想读的话谁都可以啊！”

“我可不这么想，文也先生念的是理工学院吧，数学一定很好吧！我有很多数学问题不懂，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教你。”

“嗯？现在吗？不知道行不行，现在脑袋不太清醒。”

“等我一下！”藻奈美说完便上楼去了。

“对不起，女儿一直缠着你。”平介说道。他自己坐在一旁喝着兑水威士忌。

“没关系！我很乐意。藻奈美小姐真的很厉害，她居然想考医学院。”他靠着门板说道。

“那是她母亲的遗愿。”平介说道。

“去世的夫人……”文也将视线移向佛龕。

“嗯，就算不是医学系也没关系，她的梦想就是不希望女儿对人生有遗憾。”

“这样啊……”文也看着直子的照片。

藻奈美下楼了，她把习题放在文也面前，说道：“就是这个问题。”

“嗯？原来是积分的证明题。”由于喝了点酒文也满脸通红地说道：“哈！原来如此。这题果然很难，首先假设 x 的平方等于 t ，然后将 t 带入 x 的程式中进行微分。”文也虽然两眼无神，不过还是拿起圆珠笔作答，藻奈美以信赖的眼神看着他的侧脸。

根岸文也在十一点以前回去了，虽然脚步不太稳，不过意识还很清醒的，这点从他毫不费力解开藻奈美的三道数学题就可以证明。

“这个人的个性真直爽，一点都不拐弯抹角。”藻奈美目送他离去后，如此说道。平介从她的眼神里察觉出一丝异样，不过并没有说出来。

两人一起洗碗，快十二点才弄完，而且还没洗澡。不过，好像事先说好了一样，在客厅里对坐着。

“累了吧！”

“有一点。”

“幸好明天是周六，不过藻奈美还是要去上学。”

“嗯，不过只有半天。”她望着父亲说道，“爸爸，妈妈今晚大概不会来了。”

“是吗……”

“嗯，今晚她不来了。”

“这样啊？”平介看着佛龕，照片里的直子正在对他笑。

“爸爸，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什么事？”

“明天放学后，请你开车带我去一个地方。”

“兜风吗？好啊，去哪里？”这是藻奈美第一次对他提出这样的请求，所以平介感到有点疑惑。

她稍稍犹豫，才说：“山下公园。”

“山下公园……横滨的那个吗？”

“嗯。”她点点头。平介感到一阵寒意，顿时令他坠入无底深渊。

“明天吗……”

“嗯，明天。”

“知道了。”他点点头。

藻奈美的双眼布满血丝，她捂着嘴巴站起来，离开客厅，上楼去了。

平介连打了好几个喷嚏，他转过头去，再次看着佛龕里的照片。

山下公园……那是他和直子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45

这是一个繁忙的周六。一大早平介先去加油，然后把车子洗干净。这辆旧车洗过后，隐约可见车身上的刮痕。

平介加满油之后，又去唱片店买了几张 CD。女店员憋着笑替他结账，因为他买的 CD 与他中年的年龄很不相符。接着，他又到电器行买了一台手提音响。

下一站是理发厅。

“剪得自然一点，别剪得像刚从理发厅出来一样。”

“您今天怎么了？要去相亲吗？”老板一脸疑惑地问着这个熟客。

“不是相亲，是约会！”

“哦，真的吗？”老板笑道，脸上表情好像觉得他在说谎。

“没骗你啊！我要和我女儿约会。”

“嗯，那就不得了啦！”老板突然变得很认真。

“作为一个父亲，一生也没几次机会能和女儿约会啦！”

理完头发后，时间刚刚好。平介开车前往藻奈美的学校。

上次来的时候，这所学校正在举办校庆活动。熊熊篝火的景象又浮现在眼前，虽然才过了一年，不过回想起来似乎很遥远。

好像已经放学了，大门口陆陆续续走出来不少学生。平介把车子停在路旁，留意每个女学生的脸。

藻奈美终于和两个朋友一起出来了。平介本来想按喇叭的，不过她好像发现了，对朋友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一个人跑了过来。

“车子好干净啊！”她坐进来之后立刻说道。

“是啊！”

“啊，还剪了头发。”

“男人的仪表很重要。”

“这样很好啊！像个年轻的爸爸呢！”

“真的吗？听起来挺舒服的。”平介说罢，发动了车子。

一上车便喋喋不休的藻奈美，此时突然沉默了下来，她专心凝视着窗外的景色。平介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天气这么晴朗，车里的气氛却很沉重。接着，他们把车子停在休息站，买了汉堡餐。藻奈美一言不发地吃汉堡、喝可乐。平介则一边手握方向盘，一边咬着汉堡。

不久，两人抵达山下公园附近，平介先把车子停在停车场，然后拿出那些行李。

“拜托，你这样看起来很俗啊！”藻奈美指着那台手提音响说道。

“哦？会吗？这是新买的！”

“我不是指这个，我是说拿着音响在公园里走很俗……”

“那我把它放回车里好了。”

“不用了，这对你来说很重要吧？”

“还好啦。”这是一个晴朗的周末，公园里的游客多半都是一家大小或情侣双双。平介朝面海的长椅子走过去，那里只有一张椅子空着。

“应该在靠近港口那里。”他说道。

“什么？”

“我和你妈妈第一次约会时坐的长椅就在那边！”

“那怎么办啊？那边有人坐啊！”藻奈美在椅子上坐下来，平介也坐在她旁边。一个穿制服的女孩和一个提着音响的中年男子，不知道旁人看到会怎么想。

两人并肩坐着看海，海面平静无波，偶尔会有船只经过。

“是妈妈让你这么做的吗？”平介凝望前方问道。

“是啊！”她答道。

“什么时候？”

“昨天早上，她写在日记本上。”

“指定星期六吗？”

藻奈美点点头，说道：“妈妈吩咐我，叫你周末带我来山下公园。她说……在那里。”

“在那里……什么？”她用力摇摇头，看来并不想说。

“是这样啊。”平介叹了一口气。

“爸爸！”藻奈美说道，“我回来了，是一件好事吗？”

平介转头看着她，藻奈美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当然是好事啊！”他说道，“妈妈也很高兴呢！”

藻奈美放心地点点头。然后突然闭起眼睛，头也开始摇晃起来，靠着椅背，不久就睡着了，好像一个洋娃娃。

平介拿起手提音响，打开电源开关放入CD，按下播放键，那是松任谷由实的歌。

音乐流泻出来的同时，藻奈美也睁开了眼睛，平介没有说话，静静地注视着大海，她也是。

“你居然还去买由实的CD。”她说道。声音听起来很平静。

“付账时我觉得好别扭啊！”

“但是你还是为我买了。”

“因为直子喜欢啊！”

他们默默地凝望着大海，海面上的阳光十分刺眼，看久了有点不舒服。

“谢谢你最后一次带我来这里。”直子说话了。

平介转身面对她。“真的……是最后一次吗？”

她点点头，没有避开他的眼神。

“不管什么事情，都会结束。本来在出车祸当天就该结束了，却还能拖到今天。”她小声地说道，“能拖到今天，都是因为你。”

“就不能再多陪我一会儿吗？”

“不能了！”她笑道，“我没办法解释清楚，但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很清楚，直子会在这里消失。”

“直子……”平介握住她的右手。

“阿平！”她呼唤着，“谢谢！再见，别忘了我。”

直子，他很想再叫她一次，但是却叫不出来。

直子眼神和嘴角充满了笑意，她静静地闭上眼睛，头部缓缓向前倾，平介握着她的手，却没有流下眼泪。不能哭，好像有人在他的耳边轻轻说着。

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搭着平介的肩膀。他抬头一看，便看到藻奈美的眼睛。

“妈妈已经走了吗？”藻奈美问道。

平介默默地点点头。藻奈美的表情显得很哀伤，她把脸埋在平介的胸前，大声痛哭起来。平介温柔地抚摸着女儿的背，望着大海，远处有一艘白色的船。

手提音响传出了由实的歌——《昏暗的房间》。

“你会哭的，我跟你打赌，你一定会哭。”平介的大舅子富雄自信满满地说道。

“我才不哭呢，这种时代谁会为了嫁女儿哭啊！”平介挥挥手反驳他。

“说这种话的人才会呢！像老爹又不是嫁女儿，是招了一个女婿回来，却在喜宴上哭得稀里哗啦，是吧，老爹！”

“我有吗？”三郎抓抓脸颊。他已经穿上和服，准备随时出门。

富雄也已穿戴整齐，只有平介还穿着睡衣，他只洗了一把脸。

一阵脚步声从楼下传上来，是富雄的老婆容子。她一身正统和服装扮。

“呀！平介，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啊，动作快一点！藻奈美已经出门了。”

“藻奈美刚出门，那还有时间，听说新娘妆要化两个小时呢！”

“新娘的父亲也不能闲着，总要招呼亲朋好友啊，那就够你忙了。”

“没那回事啦！”富雄摆摆手说道。

“新娘的父亲只要哭就行了。”

“你很烦啊！我说过我不会哭的。”

“绝对会，容子你觉得呢？”富雄问老婆。

“平介吗？”容子先是看看平介，然后扑哧笑了出来。“那还用问，他一定会哭的。”

“怎么连你也这么说啊！”平介皱起眉头。

“好了、好了，别开玩笑，咱们也该走了。平介，你最晚半个小时以内一定要出门啊！还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家新娘的父亲迟到的呢！爸，富雄我们先走吧！”

容子昨天就来了，她负责所有事宜，今天的行程也是由她安排的，她带着丈夫和父亲急匆匆地走了。

寂静的房间里只剩下平介一个人。他发了一会儿呆，才慢条斯理地站起身，穿上昨天挂在衣架上的礼服。

自从婚期决定以后，日子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根本没有时间感伤。也许真是这样，一旦要失去某种东西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藻奈美已经二十五岁了。她目前在大学的附属医院里当助理，并同时研究脑科医学。本来还担心她一心扑在研究工作上，误了终身大事，这些担心显然都是多余的。

平介和藻奈美现在很少提起直子的事。藻奈美对于当初那一段不可思议的体验也有了不同的想法。学生时代的她，曾经这么说过：“总之，那应该算是一种双重人格吧！由于遭遇事故所受到的冲击，在我心中产生了另一种人格。那个人格一直以为自己是

母亲。医学上有很多实例，都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对于一些连本人都不知道的事情，或突然具备某种才能等，其实都是很主观的，所以不能完全相信。像我从小就爱黏着妈妈，所以要模仿她的行为并不难。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原来的人格就会重现，而另一个人格也会慢慢消失。这比灵学推论的可信度还高。”

平介并没有反驳她，只是静静地倾听。如果藻奈美以这种想法说服了自己，对她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可是，平介肯定那绝对不是双重人格，因为他和直子在一起整整生活了五年，不可能分辨不出真伪。

那时候的直子，一直只活在我一个人的心中！平介是这么想的。

裤子的腰围太紧了，他摸摸肚子，觉得自己又胖了。

平介打好领带，顺手拉开衣柜的抽屉，拿出怀表。这只怀表是梶川幸广的遗物，他决定今天带着它去参加婚礼。

但是……即使上紧了发条，指针还是不动，连声音也没有。平介很懊恼，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出这种问题！他看看墙上的钟，确认了时间，在心中盘算了一下，算啦！

先出门再说。他带着那只怀表，急匆匆地走出家门。

婚礼的会场在吉祥寺，离荻洼并不远。他决定先绕到荻洼的松野钟表店修怀表。他之前在那家店里修好过这只怀表的盖子。

老板松野浩三一看到平介的打扮，显得很惊讶。

“原来今天是藻奈美大喜的日子啊！”浩三说道。

“奇怪了，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的婚戒是在我这里定做的啊！”

“啊，原来如此。”平介现在才知道这件事。对于藻奈美的婚事，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干涉，一切都是藻奈美自己决定的。

平介把那只怀表拿给浩三，连浩三这种专业师傅看了也不禁皱着眉头。

“这种情况很麻烦啊，今天是修不好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要是早一点发现就好了。”

“你想带着这只表参加婚礼吗？”

“嗯，其实藻奈美的未婚夫是这只怀表主人的儿子。”

浩三听了，一脸讶异。

“那个人已经过世了，所以我才想用这只表代替他。没办法啦，看来只好将就点了。”

“只好这样了。喜宴结束之后你再拿过来吧，我会替你修好的。”

“就这么办！”平介取回故障的怀表。

“原来……”浩三说道，“双方都有意用遗物代表先人出席啊！”

“什么？”平介问道，“双方都？这话是什么意思？”

浩三露出一副说漏了嘴的表情，舔舔嘴唇说道：“这个啊，是藻奈美叫我保密的，不过我还是告诉你好了，因为这件事实在太感人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请你快告诉我！”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吗？那枚婚戒……”

“是啊！”

“藻奈美的确来我这里定做戒指，不过她也寄放了一样东西。”

“是什么？”

“戒指呀，和你手上戴的同款戒指啊！”

平介看看自己无名指上，和直子结婚时的婚戒，才想到这枚戒指也是在这里定做的。

“直子的戒指吗？”

“嗯，藻奈美指定要用直子的戒指，重新打造一枚婚戒，她觉得那枚戒指是母亲的遗物。”

“那枚戒指……”平介突然感到胸口一阵猛烈的心跳，接着脉搏加速，浑身燥热不已。他想，怎么会这样？

“我当然照做了，同时也很感动。只是不明白这件事为什么不能告诉你？藻奈美虽然没有告诉我原因，不过她再三叮咛绝对不能告诉爸爸。她甚至还说，如果我泄露秘密，她会一辈子恨我，其实我并不在意，你也不会因此心情而不好吧？”

平介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答的，等到回过神来，已经走出了钟表店。

“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边走边喃喃自语。

那枚戒指应该还放在布偶熊里面啊！而且是直子亲自放进去的。

为什么藻奈美把它拿出来呢？不，为什么她会知道这件事呢？藻奈美应该不知道戒指在那里啊，那是我和直子的秘密啊！

是直子在日记中告诉藻奈美的吗？但是为什么又要用那枚戒指重做一个呢？为什么要隐瞒我？

平介坐上出租车，告诉司机举行婚礼的宾馆名称。

他摸摸自己的戒指，突然感到一股暖流。

直子……

难道你没有消失吗？难道你只是装着自己消失了吗？

平介想起藻奈美第一次现身的情形。在那天以前，平介做了一个决定，他打算把直子当成藻奈美，并以父亲的身份对待她。他称呼她“藻奈美”来表明心意。

他不知道直子是怎么想的，难道是察觉了丈夫的心意，进而做了另一个决定吗？

她扮成藻奈美苏醒过来，然后把自己慢慢转变成藻奈美。

但是又不能操之过急，所以她才选择了一种方法，打算让直子一点一点地慢慢消失。

九年……她整整演了九年，而且还打算持续下去，直到死去的那一刻。

他想起那天在山下公园发生的事。那天，并不是直子消失的日子，而是她决定完全抛弃直子的身份继续生活的日子！在她以藻奈美的身份苏醒之后，曾失声痛哭，那眼泪难道不是为抛弃自己而流淌出的悲伤的眼泪吗？

直子，难道你还活着吗？

平介抵达饭店，急急忙忙付了车钱，冲进大厅向大堂经常询问喜宴会场的位置，上了年纪的大堂经理慢条斯理地回答他。

他搭上电梯，抵达会场，看到了三郎和容子。

“哎呀，你总算来啦！动作还真慢啊！”

“藻奈美呢？”平介气喘吁吁地问道。

“我带你过去。”

容子领着他来到新娘休息室门口，敲敲门并探头望了一下，回头对他说：“你可以进去了！”接着容子像是领会到了什么，又跑回到大家中间。

平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打开了门。

刚进门，一身白纱礼服的藻奈美的姿容一下子映入眼帘，那是透过一面大镜子映出来的。她透过镜子看着平介，然后慢慢地回过头来。房里充满了花香。

“这……简直……又……”他想起三十年前的直子，也很适合穿着这身白纱礼服。造型师打点完毕后就离开了，房里只剩平介和藻奈美，他们彼此凝望着。

直子……

这瞬间，他什么都懂了。

现在再说什么也没有用，再问什么也毫无意义。她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就是直子，只要她不承认，就永远都是藻奈美。对平介来说，她只是他的女儿罢了。

“爸爸！”她说道，“谢谢您这么长时间、这么长时间以来扶养我长大！”她的声音变得哽咽。

“嗯。”平介点点头，就把这个秘密永远埋藏在心里吧！这时，传来敲门声。平介应了一声，根岸文也把头探了进来。他看看新娘，眼中顿时直放光彩。

“哇，简直太美了！美得无法形容。”他对平介说，“是吧，爸爸！”

“三十年以前我就知道了。”平介说道，“对了！文也，你出来一下。”

“是，有什么事？”

平介把文也带进另一个休息室，幸好这里没有人。他注视着这个即将成为藻奈美丈夫的男人的脸。新郎显得有些紧张。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平介说道。

“是，什么事？”

“这件事并不难。你有没有听说，新娘的父亲一定会对新郎做一件事，你可以让我这么做一次吗？”

“哦？什么事？”

“就是……” 平介将拳头伸到文也面前说道，“让我揍你一顿！”

“啊？” 文也倒退了一步，说道，“现在？在这里？”

“不行吗？”

“不，不是的。只是等一下还要照相……” 文也搔搔脑袋，终于用力点点头说道，“我懂了！因为我把您那么美丽的女儿娶走了，所以这种事我可以忍受。请您揍我一拳吧！”

“不，是两拳。”

“两拳？”

“一拳是因为你抢走我的女儿，另一拳……是为了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

“别啰唆，眼睛闭起来！”

平介握紧拳头，但是，在出拳之前早已热泪盈眶。他跌坐在地上，用手捂着脸，声嘶力竭地哭了起来……